武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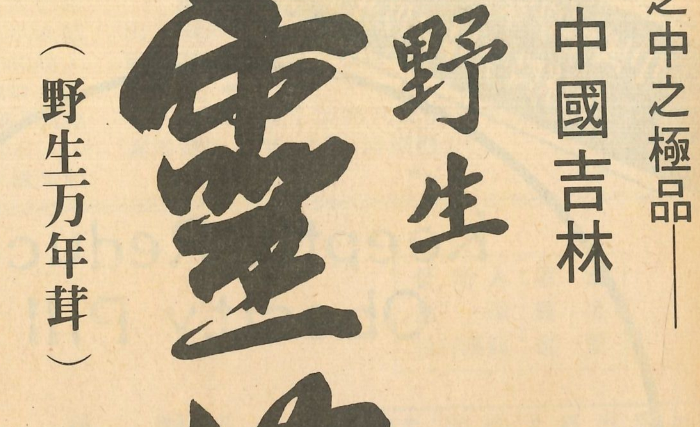


第32年

23

$12.00

品質超卓 風行全球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100粒裝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潢，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靈芝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尚推崇。稱之爲上藥。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特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增强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葆青春，除皺養顏；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SOLEAGENT：M & A CO.,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6015715
圖文傳真：(852)6918344



消炎鎮痛・救肝之寶



漳州製藥廠獨家生產的救肝名藥「片仔癀肝寶」是以多種專理肝臟的民間中草藥研製而成，經臨床實驗及用戶實踐，証實其消炎鎮痛、理肝功效卓越，獲得治療及時，“無不應方而癒”的高度評價，被醫藥界譽其爲「救肝之寶」。

中國福建省漳州市製藥廠監製
中外合作企業：漳盛製藥有限公司經營
總代理：香港華閩(集團)有限公司
總經銷：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78 3721(4線)
分銷處：好得洋行有限公司 電話：544 9895 華冠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42 2127
國貨公司・藥行均售

編者話

今期貢獻給大家的巨型小說乃蕭顯先生所著「神雕俠傳奇故事」之「龍爭虎鬥」，滿清皇朝康熙立儲的遺詔從年羹堯之手轉至邵永亮、海雲寺善覺，再由馬武奪得之後，本想轉交蒙古狠爺，以便聲討雍正帝、豈料被雍正半途截獲，以為得手，又從旁殺出一個飛雕劉廣智和尚，奪詔後逃去無踪……雍正帝把年羹堯殺掉滅口，再將反對自己的八阿哥處死，毒死年羹堯同黨「血滴子」，但立儲遺詔仍無法尋獲，使他坐立不安……故事內容充實，橋段曲折離奇，把宮廷內爭權奪利、明爭暗鬥、你虞我詐等等醜惡面貌，描繪得淋漓盡緻，佳作當前，不容錯過！

*　　*　　*

雲飛雁先生新著「燕山雙鷹」由今期起分三期刊出，凌霄所著「半部神經半截劍」也在今期刊出。連篇佳作，令你目不暇給！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所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天降橫財」。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龍爭虎鬥（神雕俠傳奇故事）
雍正帝爲了獲取先帝的遺詔，鞏固自己的權力，使用各種手段……………蕭　顯　5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諸葛亮渡瀘水（三國演義之卅四）◀四▶………徐　正　54
燕山雙鷹（三期完武俠故事）◀上▶
解家集盤川被盜　兄弟倆被逼分手……………雲飛雁　60
半部神經半截劍（江湖軼事秘聞錄）
巧計安排誘敵　奸徒墮網伏誅……………凌　霄　68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廢園刀聲（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廢園鬧鬼　嚇退神偷……………辛棄疾　76
刀開明月環（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非常手段制和尚　取得解藥救同伴……………東方玉　85
烽火大俠（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
再報深仇大恨　尋回舊日戀人……………西門丁　95
雪蓮情（俠義倫理連載故事）
慨嘆技不如人　依約從此歸隱……………陳　瑜　10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夢中劍手（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桃花塢主是霍保　疑雲重重難明瞭……司空羽　111
七殺刀（新派武俠長篇）
唐家堡祖孫相認　百香園老賊被困……歐陽雲飛　121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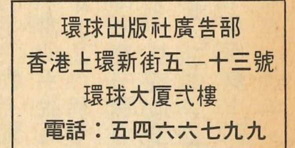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23期

（總號162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神雕俠傳奇故事

蕭顯・文
可飛・圖

龍爭虎鬥



康熙遺詔

沒有月亮，也沒有星光，烏雲籠罩着整個京城。

街道上，暗無燈火，闃無人跡，除了更夫一個時辰發出一陣「篤篤」的竹梆聲和偶然出現在街上的巡更健卒的腳步聲外，一切都歸於寧靜。

南小街東廠胡同年大將軍府第，卻有着另外一番不祥的景象。

無數盞在黑暗中晃盪的燈籠，映照着兵丁們困倦的臉。

不時從四角裡傳來輕輕的呼叫聲：「注意，睜開眼睛，莫讓人進，莫讓人出。」還有幾條黑影從枝葉濃密的樹上向年府裡窺視探望，一片如臨大敵的緊張氣氛。

年府裡，燈色昏幽，雖然天氣炎熱，卻帷幕密遮，羅簾低垂，一派死氣沉沉，不時傳出幾聲女人的抽泣和嘆息聲音。

一等公、撫遠大將軍年羹堯，躲

朝野爭奪

在書房裡，把窗和門緊閉，顯得緊張、膽怯、孱弱、遲鈍，由於連日來夢寐難安，本已腫脹的眼瞼，如今像裝滿水的皮囊垂掛在兩頰上。

昏暗的燈光在微微地跳躍着，把他和另外一個人的身影投向窗簾。

他遲滯地轉過了頭，神情頹喪地看了看坐在自己面前的那個人，一邊緩緩地站起身，一邊長長地嘆一口氣，說道：「我即使逃過了今天，也難以逃脫明天的。邵賢弟夤夜冒死而來，爲兄十分感激。賢弟自去吧。只是我死後，那惡魔肯定還是不肯罷休的。」他用木呆的眼光看了看這個已多時不來往的「平鷹會」結義兄弟。

邵永亮不由微微一震，他知道，年羹堯所說的惡魔就是當今的雍正皇帝。

他急切地說道：「兄長天下英雄，武藝高强，府外雖有朝廷派遣的千軍萬馬，但又何礙於兄長行動？兄長豈可甘心束手待斃？還是請快快與小弟一起離開此地，再聯絡『平鷹會』、『血滴子』、『打虎營』等弟兄，以圖東山再起，這豈不更好？」

年羹堯長嘆一聲，搖了搖頭：「這惡魔手段極其毒辣，逃走一個，他會殺掉十個。歷來『狡兔死，走狗烹』，我是罪有應得，逃避又有何用？」

他停頓了一下，繼續說道：「現在該打發的，差不多都打發了，只是尚有這隻黃匣，還未找到去處。」

說到此，他從桃木立櫃裡拿出一隻長方形的黃緞小匣子來，雙手有些顫抖地遞給邵永亮：「裡面裝着那份先帝立儲的遺詔……」

「立儲遺詔？就是外面傳聞已久的雍正奪位……」邵永亮有些吃驚地打斷了年羹堯的話。

年羹堯點了點頭：「這遺詔關係十分重大，宮廷內外許多人都想得到它。那惡魔要置我於死地，就是爲了這份遺詔。當初先帝臨終昏迷時，矯詔奪位的主意是我出的，這惡魔坐穩了江山，卻要來加害於我。唉！我人死而無憾，這遺詔決不能落到那惡魔手裡。現托付賢弟帶走，倘有不便，可去海雲寺交給二兄長。」

他看着邵永亮，心裡不免難過，昔日何等顯赫的「平鷹會」，如今早已七零八落了。十個弟兄，除了他、邵永亮和皈依佛門在海雲寺任住持僧的二兄長善覺禪師之外，其餘的早已作古，不在人世了。

「不！不！」邵永亮連連搖着頭，「兄長三思，千萬不能束手待斃啊！」

年羹堯有些發急了，板起臉孔說道：「賢弟快將黃匣帶走吧，倘使天色一明，如何再走得了？事情急迫，不能再猶疑了。」又朝外喊了聲：「來人。」

守候在門外的次子年富應聲從外推門而入，侍立在一旁。

年羹堯囑咐年富道：「你快跟邵永亮叔叔從後花園甬道逃命去吧。」

說罷，從墻上摘下一柄寶劍，交給邵永亮，悲切地說道：「這柄劍乃爲兄的心愛之物，賢弟留作紀念吧。」又拉着年富的手說道：「我把犬子托付給賢弟了。」

邵永亮一屈右腿，跪接寶劍，咬了咬牙，長長地嘆了口氣，恨恨地說道：「事已至此，弟去矣。兄長善自爲之，千萬保重！」又將黃匣塞入懷中，朝年羹堯一拱手，拉着年富，挽劍出門去了。

看着邵永亮和年富悄然消失在黑夜之中，年羹堯像剛從鏖戰中脫身出來，感到十分疲乏。

他癱坐在檀木大理石椅上，一眼看到案几上的那隻青龍瓷壺，不禁打了個寒顫。

壺裡裝的毒酒，是雍正賜給他自盡的。

他是武夫，戰場上出生入死，對他說來死並不可怕，並且那份遺詔已經托邵永亮帶走了，他盡可以死而瞑目了。但即使這樣，他面臨死亡總有些於心不甘。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雍正爲人兇險狠毒，他是最清楚不過的，他就知道自己不會有甚麼好下場的，但他以爲雍正對他，最多來個「削職爲民，永不錄用」。正因爲如此，他才死死扣住那份雍正奪嫡篡位的矯詔，作爲挾制雍正的資本，誰知他的一廂情願非但未能如願以償，反而將自己送入了地獄之門，這才是他臨死前最遺憾的。

他默默地端起酒壺，注視着酒壺上那條造型逼眞、張牙舞爪的青龍，又長長地嘆息起來。

突然，從外面傳來一陣騷亂聲，年羹堯打開窗門，墻外傳來的報警鑼聲和人馬喧鬧聲清晰可辨，幾張嘶啞的喉嚨在叫着：「有人跑了！快追呀！快追呀！」

他不由大驚，糟了！難道邵賢弟被發現了？倘若事情敗露，就有誅滅九族之罪。他似乎不敢再往下想，一狠心，將一壺毒酒咕嘟嘟灌下肚去。須臾，他七竅流血，「咚」的一聲便倒在地上。

＊　＊　＊

烏雲潑墨般地瀰漫了天際，風呼呼地刮着，山中林木枝葉亂舞，發出淒厲的悲鳴。

一道慘白的閃電撕裂了黑色的天幕，接着轟隆隆的一串滾雷，猛地在屹立於山頂的海雲寺上空炸開。

海雲寺住持僧善覺禪師身披袈裟，手提紙燈，從禪房中緩步走出。

他抬頭看看電閃雷鳴的夜空，眉頭微蹙，邊向後院走去，邊輕聲喚着：「慧能，慧能。」

「來了！」隨着一聲稚氣的應答聲，從後院跑出一個赤着上身年約十二三歲的小沙彌。

「暴雨即至，快去察看山門關好沒有。」

「是。」慧能調皮地眨動着一雙大眼睛應道，朝四下一掃，見身旁有一塊石頭，說道：「師父，請看小徒的技藝有長進否？」

言畢運氣，對着石頭用腳一跺，石頭碎成了幾塊。

善覺微微點頭，撫摸着慧能的光頭道：「練功貴在持久，切忌貪急求快，更忌自滿驕傲。」

他俯身拾起一塊石頭，在手上掂了掂，然後五指收攏，慢慢的只見指縫間紛紛落下細碎的石粉來。

慧能驚得伸出了舌頭，連聲讚道：「師父好神力，好神力。」說着，蹦蹦跳跳着走了。

慧能穿過大殿，來到山門，見山門虛掩，便推門探視，只見閃電光下，一條黑影從小道的石階上跌跌撞撞奔來。

慧能一驚，海雲寺一向冷落，大白天也很少有人問津，是誰在這風雨之夜匆匆前來呢？他正思忖着，又見山脚下星星點點的十幾個火把也向寺院移來，同時還隱隱約約傳來嘈雜的人聲。

這時，黑影漸漸近了，只見他脚步踉蹌一瘸一拐，行動甚是艱難。

猛然又一道閃電，慧能看見那人渾身是血，手中握着一把染有血跡的鋼刀。

他駭然一驚，連忙縮身將山門重重地關上。

「小師傅，小師傅，快開門！」外面傳來了那人急遽的叩門聲。慧能不敢答理，逕直朝寺裡走去。

「出甚麼事啦？」善覺禪師不知何時來到慧能的面前。

慧能驚懼地答道：「外面有個人，渾身是血，手持鋼刀，說要找師父。」

「唔！阿彌陀佛。」善覺濃眉一皺，聽門外又頻頻叩門，便厲聲喝道：

「甚麼人？黑夜到佛門喧鬧！」

「二哥，我是邵永亮。快開門！」外面傳來了焦急而又虛弱的答話。

善覺心中頓時一沉，他急忙拉開寺門，不禁驚呆了：「啊……」他手中的燈籠照着邵永亮慘白而被血污染的臉。「阿彌陀佛！罪過，罪過呀！」善覺急急吩咐慧能：「快，快將寺門上栓。」自已扶着邵永亮前往方丈室。

善覺把邵永亮安頓在卧榻上，見他口中又冒出血來，便問道：「老四，怎麼回事？如何傷成這樣？被誰所傷？」

邵永亮大喘粗氣，雙手顫抖着，從胸衣裡面拿出那隻沾染上血跡的黃匣，遞給善覺，艱難地說道：「大惡魔已經殺害了年大哥，現在正千方百計地尋找這份遺詔。」

「遺詔？」善覺將黃匣打開一看，明亮黃絹紙上赫然幾個黑字跳入他的眼簾：「……傳位于四貝勒……」

他大吃一驚，急忙將匣子闔上，「怎麼會在你的手裡？」善覺堅實的雙手微微顫抖起來，他知道這份遺詔的份量！

啊，天下有多少人在尋找這份遺詔啊！不但當今皇帝雍正在尋找，雍正的兄弟在尋找，就連許多俠客義士也都在尋找。

對於雍正改詔奪嫡的傳說，他早就有所耳聞。四處在沸沸揚揚地傳說康熙死前遺詔所立的乃是雍正的弟弟、十四貝勒胤禩，雍正卻在其黨羽年羹堯、隆科多等的策劃幫助下，將「十四」改爲「于四」，從而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而這份遺詔，竟在雍正君臨天下之後失踪了。

雍正的兄弟們感到事情蹊蹺，雖表面上臣服，却一直千方百計地在暗中尋找先帝的立儲遺詔，其中以胤祀、胤禩等幾個活動得最爲頻繁。連一直否認遺詔失踪的雍正也在暗中出重金尋找。

對於雍正的這一舉動，善覺也和絕大多數人一樣，認爲只不過是在演戲，做給天下人看的，誰知，現在卻眞的在「平鷹會」四兄弟邵永亮的身上。

「年大哥要我轉交給兄長的。」邵永亮的眼睛微張，聲音微弱。

他那夜離開年府，剛翻出院牆時，就被外面的兵丁發現了，年富被兵丁一箭射中大腿，跌落院中。

他憑借着自己的一身好功夫，東殺西砍，左避右躲，與追兵在山中一連周旋了三日，仍未能逃脫。

第四日，雍正竟派了他的心腹侍臣高敬德帶着大內侍衛追來了。

高敬德身高臂長，面貌猙獰，武藝超羣，手掌功夫尤其厲害，武林中號稱「硃砂掌高魔頭」。他本來是綠林中人物，雍正在藩邸時，廣結江湖綠林勢力，暗蓄力量，他便也成了雍正

的心腹。

當雍正前天從被捕的年富的供詞中得知遺詔被邵永亮帶走時，便急令高敬德帶人馬前去追趕。

高敬德果然十分厲害，交手幾個回合，邵永亮便感到難以抵敵，想跳出圈子突圍，竟被高敬德的硃砂掌連連擊中，當下吐血不止，身負重傷。

幸好當時刮起一陣大風，飛沙走石天昏地暗，加之天色將晚，暮色蒼茫，他才得以趁機逃脫，便掙扎着投奔附近的海雲寺來了。

這時，邵永亮的嘴裡又冒出一口血來。善覺急忙命慧能去僧堂拿「八寶救生丹」。

邵永亮艱難地搖了搖手，微聲吁氣地說道：「不用了，我不行了，追兵馬上就要到，來人叫高敬德，武藝十分了得，兄長千萬要當心。」

「高敬德！」善覺聽了，心中一凜，「就是硃砂掌高魔頭麼？」

「正是他。」邵永亮的身子突然一個抽搐，抬手指了指床邊的那柄劍，嘴裡含混不清地說着：「這劍……這劍……」聲音未斷，又嗆出股紅的鮮血，腦袋一歪，眼睛尚未閉攏，早已斷氣了。

善覺提劍湊近燭火，那寶石鑲嵌的手柄上刻着「年羹堯」三個字。

此時，山門外傳來一陣雜亂的擊門聲，其間還夾雜着粗啞的吼叫：「開門！快開門！他娘的。」

站在一旁的慧能滿臉驚慌，不知如何才好。

善覺將邵永亮的眼瞼抹攏，暗暗祈禱道：「四弟放心，有我善覺在，也就有這份遺詔在。」隨即，從容地將黃匣藏在大殿的佛像後面，才帶着慧能前去開門。

顯然，門外的人已不耐煩了，兩扇結實的寺門被打得搖搖欲墜。

善覺一拉開門栓，幾個正在撞門的侍衛猝不及防，猛地跌入，摔倒在地。

善覺雙手合十，唱喏道：「阿彌陀佛！官兵夤夜來到敝寺，不知有何貴幹？」他斜瞟過去，便見到那個三綹鬍鬚、鷹勾鼻子、滿臉殺氣的高敬德了，心中暗忖道：「來者不善，今日必有一場惡鬥。此人手掌功夫十分了得，剛才邵賢弟已挨了他硃砂掌。」

只聽高敬德冷笑道：「大和尚何必裝糊塗，我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只向你要一個人！」

「甚麼人？」善覺裝出一副驚訝的樣子，卻暗暗將袈裟往手臂上方攏了攏。

「一個朝廷要犯！」高敬德驕矜地說。

「客官莫非是找錯了地方吧！敝寺佛門淨地，那裡有甚麼朝廷要犯？」

高敬德眼珠骨碌一轉，連連冷笑道：「大和尚，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啊！看看你這佛門弟子身上的血跡吧。哈哈哈……」一陣大笑。

善覺垂眼一掃，才發覺自己的袈裟上已沾染了邵永亮的血跡。

他只得應對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剛才確有一人進入敝寺，不過此乃貧僧胞弟，剛才血淋淋逃到敝寺，小僧以爲他遇到强人，正想報告官兵。」

「好，我們要尋找的正是此人，進去看看。」高敬德不待善覺答話，便招呼官兵一擁而入。

善覺見事不妙，急忙跟在高敬德身後道：「官爺造訪敝寺，貧僧不勝榮幸。善哉，善哉。」

高敬德來到方丈室，見邵永亮躺在禪床上已經死去。他推了推屍體，又瞟了善覺一眼，然後在屍體上搜尋起來。善覺連忙阻止道：「人已死了，官爺還是讓他安靜些去吧。」

高敬德突然被激怒了，狂吼道：「禿驢，逃犯身上的東西呢？」

「罪過啊！甚麼東西，貧僧如何知道？」

「你不知道，就拉你去見聖上。」高敬德暴跳如雷，向侍衛命令道：「搜！」

「慢！」善覺猛喝一聲，用手一擋，兩個衝上前的侍衛已被撥倒於地。他怒目圓睜，威嚴得像一座金剛：「佛門聖地誰敢褻瀆！」幾個侍衛被震懾得倒退了兩步。

高敬德頓時火冒三丈，罵道：「好呀！你這老禿驢還敢撒野！我看你是不要命了，也不看看爺們是誰！」

善覺鼻中輕輕地哼了兩聲，藐視地說道：「是誰？不就是江湖上的高魔頭麼？」

「既然知道爺們的大名，你就該給我放老實點，不然，定叫你這顆禿驢頭不保。」

善覺冷笑道：「想來官爺對『鬼見愁』這個名字也不會太陌生吧？」

高敬德一怔，認眞打量起面前這個年逾半百、眉宇間仍英氣橫溢的和尚來。

「鬼見愁」這個名字，的確使高敬德頭皮發麻，他萬萬沒有想到，竟會在這座破敗的寺廟裡遇見這個煞星——「平鷹會」的二掌門、在江湖上已經隱姓埋名了十多年的武林高手，天下曾有多少武林高手吃過他的大虧啊！

高敬德的師傅「蛇頭霸」的那條胳膊就廢在他的手裡的，因此，江湖上稱之爲「鬼見愁」。

自從年羹堯與四貝勒胤禛拜金蘭之後，「鬼見愁」就隱沒得無聲了。

不想，寃家路窄，當年的「鬼見愁」就是眼前這個老和尚。

高敬德不覺有些膽虛了。可是事已至此，又那裡有退路？硬着頭皮也要上了。

他不自然地朝善覺一拱手，笑道：「原來是老英雄，幸會，幸會。不過

，萬事都應明曉事理。老英雄何不將聖上的愛物獻出來，立下萬世功勛！不然，聖上動了雷霆之怒，不但這座海雲寺要化爲灰燼，而且老英雄亦死無葬身之地了。」

善覺合掌答道：「罪過，罪過。佛寺聖地，自有菩薩庇佑，官爺還是回轉去吧。」

高敬德不禁惱羞成怒了：「如此說來，老英雄是不肯賞臉的囉？那好，別人怕你，我卻不怕你，來呀！」

他的臉陡然一沉，一抬手，「弟兄們，給我上。」

話音才落，已擺開了架勢，用雙手在空中劃出幾個圈來，猛地揮掌一擊。

善覺一見不好，急忙閃身躲避，那一掌擊在檀木案几上，「卡察」一聲，案几已斷作幾截。

善覺剛躲過一掌，正欲反轉身子出腿，只覺耳邊風到，高敬德的第二掌早已直抵他的太陽穴。

善覺大叫一聲「不好！」急忙將頭一偏，撩起手臂去撥，只感到手臂一陣痲木，已被拉扯一塊皮肉，頓時鮮血直淌，這硃砂掌確是厲害！

善覺大驚，一蹲身子，「唬」地飛起一脚，直點對方面門。

高敬德抽出手臂一擋，「刷！」又是一掌擊來。

說時遲，那時快，善覺瞧準機會，一甩袈裟袖子，那袖子像蛇似的，緊緊纏住了那條手臂。善覺迅即用力一拉，高敬德竟被扯離地面，身體騰空朝外跌去。

高敬德順勢一縮身子，凌空翻了一個觔斗，脚剛着地還未站穩，善覺又飛起一脚，踢在高敬德的臀部上。

善覺這一脚力重千斤，高敬德被重重地摔在地上，自己再也爬不起來了。

衆侍衛見了大驚，一起亮出刀來，欲衝上前來。

善覺猛地大喝一聲：「誰敢動手！」說着，抬脚一跺，鋪在地上的石板已斷作三截向下陷落去。

侍衛們面面相覷，呆若木雞，那裡還敢衝上來？善覺又向石板猛踢一脚，只見火星四濺，侍衛們嚇得瞠目張口，伸出舌頭縮不回去了。

高敬德臥地呻吟着，他的褲子裡滲出殷紅的鮮血來。

善覺厲聲道：「爾等濁物褻瀆佛門淨地，本當重重懲罰，姑念我佛好生之德，饒你一命，快快給我滾回去吧。」又指着地上的高敬德厲聲對侍衛道：「還不將他架出去！」

「是，是。」衆侍衛像是囚犯得到赦免似的，連聲應答着，手忙脚亂地架起高敬德，逃離了海雲寺。

看着大內侍衛們的狼狽相，小沙彌慧能的心裡十分舒坦，他重新關好山門後，蹦蹦跳跳地向方丈室跑去。

師父剛才和高敬德的交手又驚險又好看，他見那麼多人衝進來圍住師父時，不禁爲師父擔憂起來。

高敬德出手兇猛，他又爲師父捏一把汗。

雖然，他堅信師父武藝十分高强，但强人背後有强人，一旦師父失手，那他是拚了小性命也要上去相救的，而師父把高敬德打翻在地，威懾住衆侍衛時，他高興得叫喊起來。

他記不得自己是甚麼時候跟隨師父的，只記得從懂事的時候起，就跟着師父學習武功了。在他幼小的心靈中，並沒有得到父母之愛，不過，他矇矇矓矓的從善覺身上感覺到了這種父愛。

他回到方丈室裡，見師父正在燭燈下包紮着傷口。

硃砂掌果然厲害。善覺的那條手臂血肉模糊，紅腫異常。「師父，師父！」慧能的心像被人捏住了似的，驚叫起來：「我去拿『八寶丹』去。」

「快，此地不可久留，必須盡快離開此地。」

「甚麼？要離開這裡？」慧能疑惑地問道。

善覺點了點頭：「官兵今夜吃了虧，肯定不會罷休的。快，你到僧堂裡給我拿『八寶救生丹』來，咱們立刻準備準備吧。」

慧能急急穿過廡廊。殿中的佛像、供桌在幾支香燭晃晃悠悠的光綫照耀下，投下了抖動着的黑影，給幽靜的佛殿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突然，佛像後面有條黑影一晃而過，慧能心中一凜，高聲喝問：「誰！」

話音才落，從佛台竄出一個人來，寂然無聲地攔住了慧能的去路，寒光閃閃的刀尖直抵他的喉嚨：「小和尚，那隻匣子在哪兒！快把它交給我。」

慧能驚悸地抬起頭，只見昏濛的燭光下，來人的一雙碧眼閃露着兇光，臉上長長的一道刀疤痕，泛着淡紫色光亮，一身黑衣裹着他魁偉高大的軀體，使他像偏殿中的兇煞一般，顯得陰森、兇惡、恐怖。

慧能還以爲是剛才躲藏未走的官兵，便喝道：「饒你性命，還不快走？在這裡要甚麼匣子？」

黑衣人將刀尖在慧能眼前晃了晃：「休得囉嗦，快把匣子給我，不然，就要你的小命。」

慧能大怒，罵道：「手下敗將，還敢來逞能？看拳！」他倏地伸出拳頭，將短劍隔開，另一手已直搗黑衣人的「海底」。

誰知黑衣人只輕輕用手一撥，反腕一轉，早已扭住了他的手。

慧能頓時感到一陣揪心的疼痛，「喔喲喲」地叫了起來。

黑衣人罵道：「小小年紀，出手倒狠毒，快把匣子交出手，不然，我擰斷你的胳膊。」

「慢來！」善覺突然出現在眼前，

「客官快把小徒放開，不得在菩薩面前逞兇。」

黑衣人哼哼冷笑道：「你就是善覺大法師？」

善覺合掌應道：「正是貧僧。」

「那就更好！」黑衣人收起短刀，將慧能一推，慧能「蹬蹬蹬」向前跌了十幾步。

善覺喝道：「放你走，爲何還賴在這裡？」

黑衣人又連連冷笑道：「老法師年老眼花，看錯人了。我可不是那幫飯桶。」

善覺仔細打量來人，見他凹目碧眼，捲鬚隆準，分明是個胡子；那張兇煞般的刀疤臉上橫溢着殺氣，不由疑惑地問道：「壯士莫不是……」

黑衣人冷冷說道：「在下就是『索命鐵鏈』馬武。」

善覺大驚：「原來是馬大俠，失迎，失迎。請問大俠夤夜到此爲了何事？」

馬武臉色陰沉，蠻橫地說：「休得囉嗦，快把那隻黃匣交出來，否則，莫怪我『索命鐵鏈』要送你們上西天了。」

善覺心裡不禁一沉。

這馬武乃是江湖上有名的殺人魔王，他是西域人，生得偉岸豐軀，力大如牛，武藝十分高强，擅長使用一根鐵鏈。這鐵鏈長有八尺，重八十餘斤，到了他手裡，竟如玩弄繩索一般，應心自如。

他與人對陣，別人尚未近其身，這條馬鞭粗的鐵鏈就如飛蛇似的直朝對手竄去，其力可達千斤，百發百中，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死於此鏈。

他品格極低，絲毫不講武德，常被人用重金收買，充當刺客，天下視其竟如瘟神一般。現在這個惡魔突然出現在海雲寺，口口聲聲要索黃匣，實在是兇多吉少了。

不過，馬武的功夫雖然遠遠勝過高敬德，而且善覺的手臂又負重傷，然而，要想從善覺手裡搶走一樣東西，也畢竟不是件簡單的事情。

善覺見馬武口出狂言，不禁也怒從心底起，答道：「大俠行俠之人，怎可如此傲慢强橫，依仗武功奪取他人之物，豈不要被天下人耻笑？若想奪到黃匣，要先問問我這雙老拳是否答應！」

馬武「咯咯咯」一陣鬼哭的陰笑：「那麼，這不要怪我『索命鐵鏈』無情了。」

說着，他一抖身子，「嗆郎」一聲，從腰間扯出一條鐵鏈來：「今天我就是來取你性命的。記住，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忌辰。」言罷，掄起鐵鏈朝善覺打來。

善覺一見不好，「颯」的一聲，躍出殿門，從甬道兵械架上抽出一口扑刀，擺好架勢。

馬武見善覺退出殿去，便收勢追了出來，對準善覺就是一鐵鏈。

善覺跳出圈外，鐵鏈打在地上，爆出一片火星。

善覺趁機一個魚躍，對準馬武連劈過去。

馬武連退幾步，將鐵鏈橫向一掃，竟將善覺手中的扑刀裹扯過去。

善覺大驚，躍起身子，猛地飛起腿來朝馬武踹去，馬武躲避不及，腿上挨了一脚。

「哎呀！」一聲，疼得大叫，倒退了幾步，又掄起鐵鏈，把鐵鏈舞得像車輪似的直逼善覺，善覺連連招架。

慧能在一旁見馬武漸漸佔了上風，心急如焚，便從馬武背後竄上去，對準馬武就是一脚。

馬武耳邊聽到風聲，急忙躲避，橫過來一脚，反而把慧能掃倒在地，摔暈過去了。

善覺見徒弟吃虧，急得叫喊起來「慧能！慧能！」他一分心神，被馬武擊中一掌，接連退卻幾步，漸漸有些不支了。

慧能在昏迷中，朦朦朧朧地聽到師父的叫喚聲，他睜開眼睛，見師父只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了。他掙扎着站起來，想上前助戰，善覺大叫：「快帶了黃匣跑！」

慧能眼見看師父艱難地招架着，猶豫着不肯離開，善覺又叫道：「還不快跑！」

慧能雙眼流下了淚水，他返身朝殿裡跑去，馬武見慧能去拿黃匣，遂捨棄善覺，回身追趕慧能。

善覺振作精神，大吼一聲，連連向馬武進擊。

馬武脫身不得，只得回過頭應戰。

慧能跳上佛台，拿起裝着黃匣的小包裹，急急衝出殿去。

他回頭看時，正見師父當胸被馬武接連踢中兩脚，跌倒在地上。

馬武抖開鐵鏈，朝善覺掄去，鏈條纏住了善覺的脖子。

善覺急運內功，拚命用雙手解鏈掙脫，馬武陰狠狠地勒緊了鐵鏈。

這時，天際又一道閃光，照射在馬武兇煞般的臉龐，他臉上的刀疤閃着暗光。

善覺的手漸漸地鬆開了，鐵鏈緊緊地扣進了他的脖子的肉裡，他的腦袋歪在一邊，眼珠可怕的突出着，嘴角上淌着鮮血，流在那已經有些花白的鬍鬚上。

慧能躲在不遠處的松、檜樹蔭裡。

師父慘死的情景使他目不忍睹，他緊緊地咬着嘴唇，嘴唇被咬破淌下了鮮血，他的眼裡淚水如泉水般地湧出，他身子顫動了一下，發出了輕微的響聲。

馬武轉身循聲看望，一眼正見慧能，便朝慧能奔來。

慧能轉身逃跑，機警地躲在一塊

石頭下面。

馬武在黑暗中失去了目標，他走到石頭邊上，累得直喘粗氣。

慧能匍匐在他的脚邊，緊張的屏住了呼吸。

天空中又突來一個閃電，一陣風吹過，前面路邊的樹影一晃動，馬武以爲是慧能，直奔過去。

慧能從石頭邊探出頭來，看着仇人，悄悄地消失在夜色中。

* * *

「通……通……通……」鼓樓上傳出的沉悶的報時聲，在空曠的紫禁城裡迴響，已經三更天了，整個北京城早就在夜色中睡去了。

然而，養心殿裡，燈光卻依舊通明。

雍正怒氣衝衝的在殿中來回走着。

他的臉色陰沉，默默不發一語，看上去卻顯得很不耐煩。

宮中幾個值夜的太監、親隨侍衛心裡都明白，皇上又遇到了極不高興的事情了。

高敬德跪伏在地，額頭碰着地，不敢抬頭。

雍正突然停住了脚步，提高嗓門，說道：「往下說呀！」

「是，是。」高敬德微微地抬起了頭，偷偷覷了一眼雍正的臉色，聲音有些發顫地說，「奴才一想不好，知道硬奪不成，便想盜取，派人潛回海雲寺，誰想到寺門大開着，殿外甬道上血淋淋的，那老和尚橫躺在地上，已經死了。」

「死啦？」雍正受到震動，「那麼？黃匣呢？」

高敬德畏懼地答道：「奴才派人裡裡外外都搜尋遍了，只找到年逆那柄劍，黃匣卻不知下落。」

「飯桶！」雍正像被激怒了，出口罵了一句。

「奴才罪該萬死，罪該萬死。」高敬德嚇得前額貼地，不敢出大氣。

雍正大步踱了幾個來回，又不耐煩地停下來問道：「你說，那老和尚是怎麼死的？」

高敬德抖抖瑟瑟地答道：「像……像是被人殺死的。」

「嗯？」雍正懷疑地思索着，又問：「被人殺死的？據你說來，老和尚武藝高強，能殺死他的人本領更是了得。現在年逆的餘黨尚盛，『血滴子』當然不會殺死他的，還會有誰去殺那和尚？」

「奴，奴才不知……讓奴才再去尋找。」高敬德有些不知所措的說。

雍正又道：「那麼，那個小沙彌呢？」

「小沙彌？」高敬德被雍正一提醒，才猛然記起那個小和尚，「那小沙彌已經不見了，也沒有發覺他的屍體。」

雍正哼哼地冷笑道：「這樣看來，小沙彌並沒有死。海雲寺也不必去了，黃匣肯定不在寺裡了。現在那個殺老和尚的兇手既然下落不明，只有找到那小沙彌，才能追回黃匣來。」

「奴才明白。」

「你起來吧。」雍正似乎心平氣和了不少，對高敬德說道。

高敬德又偷看了雍正一眼，用手巾將額頭上的汗水偷偷拭去。他從地上爬起，躬身侍立一旁。

「這黃匣關係十分重大，朕一定要得到它。好吧，你也夠辛苦了，休息去吧。明天清晨多帶些人馬去，先把小沙彌找回來。」

「喳。」高敬德伏在地上叩過頭以後，躬身退了出去。

對於高敬德的報告，雍正是十分不滿意的，遺詔沒有得到，連目標也失踪了，怎能叫他不惱火？

他是以權術陰謀從他的兄弟手中奪得大位的，這份立儲遺詔一旦落到外人手裡，他的奪嫡秘密就要被揭穿。那時，不但會因此而引起兵戈之亂，而且他的帝位也難以保住了。

他的心裡很清楚，直到今日，他的不少皇兄皇弟還都覬覦着大內裡的這個寶座。因爲，盡管當初他和年羹堯、隆科多等人把奪嫡改詔的陰謀搞得自以爲天衣無縫，但終究還是露出些蛛絲馬跡來的。

首先是他的那些皇兄皇弟們，公開在朝廷上表示懷疑這份立儲遺詔的眞實性。父王康熙在臨終前，諸皇子全被年羹堯攔在暢春園外，不得進園侍疾，僅他雍正一人在身邊，而在場的重臣隆科多、年羹堯却偏偏又是他的親信。

其次是朝野「沸沸揚揚」流傳的議論，認爲按清廷的規定，重要文件一概要用漢、滿兩種文字書寫，而遺詔的滿文册書從來也沒有誰見過。言下之意，就是說他在其間玩了花樣。

他雖然以禁抑「朋黨」之名，狠狠地處罰了爲首的幾個，但「腹非」又如何能禁抑得了？

最使他惱怒的是，連他的心腹年羹堯也以「藩邸勢力强盛」爲由，硬是將遺詔揑在手中不放，企圖利用遺詔來挾制他。

他之所以要殺年羹堯，大抵也是爲了這份遺詔。

而這個年逆，却在臨死前，將遺詔轉移了出去，現在却不知落到什麼人手裡？

他已經得到可靠的情報，不但他的皇兄皇弟們在千方百計地想得到它，就連蒙古的準噶爾部也在想方設法得到它。

而不管是前者得到它，抑或後者得到它，對他來說都是極其可怕的災難。

想到此，雍正不禁感到一陣恐懼。

高敬德退了出去，一陣睡意向雍正襲來，他感到倦極了。

自從殺了年羹堯以後，他幾乎一直置身於危險之中，「血滴子」給了他巨大的威脅，使他幾天以來，沒能好好睡上覺。

此時，他終於有些支撑不住了。

「通通通……」鼓樓的報時聲又隨着涼風飄進殿來，他輕輕地踱到花窗邊上，悄悄的探頭向外望了一望。只見門外廡廊下幾個侍衛像木偶似的站立着，他的心稍稍有些安定了，輕輕地咳了一聲，喚道：「來人。」

當值太監姚亦仁輕聲走了進來：「皇上今夜住宿……」

「就在『無倦齋』吧。」

「喳。」姚亦仁躬着腰在前面引路。

門外的侍衛見雍正出來，「嗻嗻」一陣聲響，一起跪倒在地，行禮後簇擁着雍正，穿過西暖閣，來到長春書屋旁的「無倦齋」。

屋裡早已安放好御床。朱漆描金的御床上，垂掛着香綾紗帳。

內侍撩起紗帳，裡面疊放着紅綢黃緞褥。

雍正朝四周打量了一下，一揮手，內侍等朝他叩頭後，悄悄地躬身退了出去。

雍正睡在御床上，盡管感到十分疲勞，却怎麼也睡不着。

養心殿原是他的宵旰寢興之所，現在，他却不敢在那裡就寢。

他殺年羹堯才三天，那班「血滴子」就一直在伺機刺殺他，爲年羹堯報仇。

他完全知道「血滴子」的厲害，他們飛檐走壁，掘地行道，無所不能。

當初，他雍正龍潛舊邸時，能在諸皇子中奪得寶座，實在是得到「血滴子」不少幫助的。

他本以爲，大位到手，殺一個年羹堯還不是易如反掌的小事，豈知自己本來用以剪除敵手的「血滴子」現在竟然是他最大的威脅，使他整日處在惶恐之中。

白天尚好，晚上特別難堪，大內的厚厚宮牆和衆多的侍衛對於武藝高强，擅長特技且殺人不貶眼的「血滴子」來說，又有甚麼用呢？

他不怕地底會突然鑽出不速之客來，因爲他深信，大內所有的地基甚堅固，大塊漢白玉的石板下面，還縱橫交叉地排鋪着好幾層大塊的花崗石巖塊，「血滴子」縱有劈山打洞的本領，但欲要在大內中挖掘地道，那只能是痴妄之舉。

令人擔憂的倒是從空中來。

飛檐走壁是「血滴子」的絕技，他們登躍上高高的皇宮屋檐，簡直如同跨一級石階那麼容易，並且他們的輕功特好，在屋頂上行走如飛。

最使他害怕的是，他們所使用的「血滴帽」，會乘人不備，突然從天而降，罩在行刺目標的頭上，被套住的人尚未弄明白是怎麼回事，帽中平行成環的八刄利劍便會自動彈出來，極快地將頭顱割下，往往脖子上的血還未流出，腦袋已經下來了，這就是「血滴子」叫法的來歷。

想到此，雍正眞是不寒而慄了。

就在殺年逆的次日，「血滴子」潛進養心殿。

總算祖上神靈庇佑，他恰巧幸莅坤宮中，一頂「血滴帽」突然從外飛進養心殿的御床上，將龍枕剜去了一截，自此，雍正便再也不敢大模大樣的寢宿在某一宮殿了。

即使在大內中，他也像如臨大敵似的，要侍衛前後左右的護駕，東睡一夜，西睡一晚，恰如流浪兒一般，弄得他整日心神不定，總好像有人在屋檐上窺探他，隨時會飛出一頂「血滴帽」來摘去他的腦袋似的。

而現在又出了一個能把「鬼見愁」殺死的人，單憑這一點，雍正感到又多了一個身份不明的可怕得難以對付的敵人。

幾支蠟燭發出黯淡的光芒，在輕輕的跳動着。「來人呀！」他突然感到有些膽虛起來，喊道。

「奴才在。」侍候在「無倦齋」外間的長隨偷偷地揉了一下惺忪的眼睛，急急忙忙地跑了進來，跪在一邊。

「去，去把侍衛喊進屋來。」

「這……喳！」長隨被弄得莫名其妙。

雍正見侍衛進了內室，環侍在屋的四周，似乎放心不少。不一會兒，從御帳裡傳出了粗濁而又均勻的鼾聲。

* * *

慧能跌跌撞撞地在山間叢林中奔跑着，一隻手不斷地撩撥着阻擋他前進的樹枝，另一隻手緊緊地護着袍襟中的那隻黃緞匣。

看來，那個兇狠可怕的「索命鐵鏈」已經被甩掉了，他那緊張的腦袋可以輕鬆一下了。

可是，他又不敢停留下來，他要到哪裡去呢？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是向前跑。

此時，風已經小了許多，烏雲也散去了不少，月亮似隱似現地躲在雲層的後面，投下了淡淡的光線。

他回頭看了看，海雲寺遠遠地座落在那個高高的山巔上，顯得那樣的靜謐，那樣的平和，好像甚麼也沒有發生過似的。

慧能禁不住又掉下了眼淚，他的腦子裡一直浮現着剛才那可怕的格鬥場面。

馬武那張帶有刀痕的臉和師父被鐵鏈勒緊斷氣時的慘相，一直纏繞着他。

「師父，師父。」一想到此，他抑止不住地痛哭起來：「師父，我一定要給你報仇啊！」

他恨，恨那個兇惡地殺死師父的馬武，恨淡淡月光下的山影和樹叢，

也恨那個藏在胸懷中的黃緞匣子，師父就是爲了這個倒霉的匣子而死的。

他弄不明白，這個小小的黃匣怎麼會如此貴重？平時與世無爭的師父會爲它而大動干戈直至被人殺死。

他更弄不明白那張黃紙上寫的字有甚麼稀奇。不過，既然師父是爲了這隻黃匣而死的，他就有義務好好保護它。

他在山中毫無目標地走着，周圍安靜得很，四下裡除了呼呼的風刮着樹木發出的聲音外，便是各種蟲豸的和鳴聲了。

慧能又餓又累，却又找不到充饑的食物，眼皮也老是往下垂。

他抬頭看看東邊的天際，襯着山影，空中已經出現了魚肚白，快要天亮了。

他連連打着哈欠，睡意一陣濃似一陣，實在支持不住了，便找了一個山凹處，倚着石塊，呼呼地睡去了。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突然被一陣馬蹄聲和嘈雜聲驚醒了。

他睜開眼睛一看，太陽已經開始西沉了。

附近的山坡上，十幾個大內侍衛躬着腰，像是在搜尋着甚麼，一個騎在馬上的軍官正指手劃脚地叫嚷着。

慧能揉揉眼睛，仔細一看，心裡暗暗叫起苦來，那騎馬的軍官不正是被師父打敗的高敬德嗎？他顧不得轆轆饑腸，拔起脚來就跑。

「小禿驢在那兒，在那兒！」侍衛突然發現了他，叫喊着追趕上來。

慧能叫苦不迭，不顧一切地奔跑着，恨不得再生出一雙腿來。

可是，慌亂中反而重重的跌了一跤，黃匣也從袍襟中飛落出來，摔在地下。

幾個侍衛如狠似虎般地撲了上來，如抓小鷄似的把慧能縛住。

慧能急忙掙扎，卻哪裡還掙扎得動？他一發急，朝一個侍衛的脚下狠命踩下去。

「哎唷唷！」侍衛疼得跌倒在地上，捂住脚直叫：「好厲害哪，這小禿驢。」他脫下靴子看時，那隻脚已經高高地腫起來了。

高敬德顧不得慧能，看見地上的黃匣，急忙翻身下馬，從地上拾起黃匣，打開一看，裡面的黃絹紙好端端地置放着，便仰起頭哈哈大笑起來：「寶貝啊，終究還是到了我的手中了。」

他把黃匣裝進背上錦兜裡，見慧能已被綁得結結實實，便下令道：「走，把小禿驢也帶上。」

一行人押着慧能，帶着搶回的黃匣，得意地往回走。

沒走幾步，轉過一個彎道，迎面慢悠悠的走來一個人。

他一身黑衣，夜行人打扮，見了官兵也不避讓。

慧能一見，嚇了一大跳，這不就是那個殺害師父的仇人「索命鐵鏈」馬武嗎？他脫口而出地驚叫起來：「索命鐵鏈！」

高敬德騎在馬上，正爲尋得了皇上的黃匣而暗自高興。

他肚裡打着如意算盤，這次替皇上立了大功，又可以得到大筆封賞。

他起初並不注意有人朝他走來，等到馬武快走到他面前，還不見有避讓的樣子時，才大聲喝道：「大膽歹徒，吃了老虎膽了，膽敢擋你爺爺的道路，不要性命啦！」說完，揮起馬鞭朝馬武打去。

馬武見高敬德一鞭打來，側轉身子躲過，向前一躍，竄到高敬德的身旁，冷冷說道：「咱們是冤家路窄，註定要碰在一起的。你倘識時務，就快把黃匣交出來，否則，叫你的狗頭不保。」

高敬德聽了，氣得絡腮鬍鬚根根往上翹，雙眼環睜着叫道：「你是哪裡來的狂徒，竟敢在老爺子面前胡言亂語？瞎了你的狗眼啦！連當今皇上御前的高老爺都不認識！」

「噢，這麼威風，我道是誰？原來是個無名小卒。」馬武輕蔑地，幾乎是從鼻腔裡哼出來的說道。

高敬德氣得「呀呀」直叫：「快，快，給我綑起來！」

馬武連連哼聲冷笑着，「嘩郎」一聲，從腰間扯起鐵鏈，陰森森地說道：「誰敢上來？我『索命鐵鏈』正想拿幾顆腦袋來玩玩呢。」

侍衛們大驚，都打量起眼前這個碧眼濃鬚的鬍子來。

「索命鐵鏈」傳奇般的傳聞他們是早就聽說過的，想不到眼前的此人正是這個死神，不由得往後退了幾步。

高敬德一聽，心中暗暗吃驚，盡管他一向目中無人，但「索命鐵鏈」這個魔鬼一般的名字也使他禁不住有些心寒。

不過，他身爲聖上御前的重要使臣，怎麼能在一個亡命之徒面前顯露出半點畏懼的神色來呢？既然狹路相逢，也只能硬着頭皮上了。他罵道：「區區草賊，還敢口出狂言！快快與我讓道，不然聖上震怒，誅滅九族！」

馬武哼哼地冷笑：「好大的口氣，休得囉哩囉嗦。我馬武自有要事，快快把黃匣交給我。」說完，將鐵鏈「倉倉」地掂了掂。

高敬德大怒，猛喝一聲：「草賊放肆！看刀。」騎在馬上揮刀向馬武劈去。

馬武不慌不忙地用鐵鏈一擋，「噹」的一聲，刀和鐵鏈相擊，迸出了星星火花。

高敬德又掄轉刀口，快速向馬武的左路連劈兩刀，再急轉刀猛刺。

馬武急忙抽出短刀，從左路招架，心中暗暗喝采：皇帝的侍臣，果然身手不凡。

他一躍身子，竄出丈把遠，一擺

架勢，掄起鐵鏈，「嘩啦」一鞭朝高敬德打來，其勢迅如天上直竄下來的飛龍，直鑽高敬德的心窩。

高敬德大驚，急忙用刀來擋，「噹」一聲，他只感到手臂一陣發麻，正想抽出刀來，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馬武用手輕輕一抖，那鐵鏈竟像蛇尾似的猛然向上捲了起來，將高敬德手中的刀席捲而去。

高敬德大叫一聲「不好！」急忙掉轉馬頭想逃，馬武手起一揚，鐵鏈又像出洞的蛟龍，飛竄出去，高敬德只感到突然間一個震動，從馬背上飛跌出去，摔跌在地上，趴着動彈不得，他背上的錦兜跌落在兩丈開外，黃匣也滾落在一旁。

高敬德見黃匣落在地上，顧不得自身的危險和疼痛，掙扎着起來搶奪，但他哪裡還能爬得動？

他回頭看時，見自己的坐騎四條腿全被鐵鏈勒斷在地上，奄奄一息了。

四周那些侍衛都像被定了身似的，個個僵立在一旁，儀態木然。

高敬德見馬武一步步向他走來，嚇得魂飛魄散，心想，今日老命休矣。

馬武卻並不答理高敬德和那班侍衛，逕直走到黃匣前，拾起來打開一看，「哼哼」地笑了幾聲，收起鐵鏈，悠悠然揚長而去。

高敬德見馬武消失在山脚下，才如夢初醒，殺豬般地嚎叫起來：「混賬東西，還不快來扶我！」

侍衛這才上來扶，再尋找慧能時，哪裡還有人影？

高敬德見慧能已經逃走，自己的坐騎也死了，到手的寶物，卻被人搶去，心裡眞有說不出的懊惱，叫他這個雍正皇帝的親信侍臣如何交代？

他被衆侍衛抬着，「哼哼唷唷」的呻吟着下山去了。

＊　＊　＊

「索命鐵鏈」得了黃匣，扔下高敬德和衆侍衛，像一道黑色的幽靈，一路向西而去。

他自以爲行踪詭秘，來無影，去無踪，卻不料被慧能緊緊跟上了。

慧能在馬武和高敬德相鬥，衆侍衛被驚得呆住的時候，趁機掙脫綑綁逃脫而去。

這次，他不敢再大意，躲在亂草叢裡，不敢輕易動彈。

此時，他的心裡像一蓬亂蔴，理不出個頭緒來。

師父慘死，大仇未報，黃匣又丟失，他感到對不起師父，於是，他小心翼翼地從草叢裡爬出來，鑽入綠蔭中，向海雲寺方向跑去，他打算去看看師父，他不知道師父的遺體怎麼樣了。

他沒跑幾十步路，回頭看看，正見馬武搶得了黃匣走了，他一轉念：不好！不能讓他把黃匣拿走。

於是，他靈機一動，與馬武隔開了一段距離，暗暗地尾隨着馬武而去。

馬武果然功力非淺！他雖然體格魁偉，身高臂長，行動卻敏捷非常，勝似猿猴。

只見他兩脚生風，疾走如飛，慧能跟在後面，連奔帶跑，累得氣喘咻咻。

約莫走了一個時辰，來到塔河鎮上，馬武放慢了脚步，開始在鎮街上徜徉起來。

此時，太陽已經落下山去了，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

被遠遠的拋在後面的慧能見馬武在鎮上停了下來，如釋重負地加快了脚步跟了上來。

他以爲馬武是在找客店投宿了，卻見馬武走進一家酒肆，上樓去了。

慧能跟着進了酒肆，小心的走上樓梯，探頭尋找了一下，只見樓上桌淨客少，環境倒很悠雅。

馬武坐在右廂朝外的一張桌前，臉朝窗口斟着酒慢慢地喝着，那隻黃匣就放在桌上。

慧能扶着樓梯的柵欄，把臉靠在欄杆上，偷偷的張望着馬武。

他多麼想上前把那黃匣奪過來啊！可是……

他暗暗祈禱菩薩保佑，希望馬武能喝得酩酊大醉，到時候，他就可以……

正想着，冷不防酒肆的跑堂上來打了他一下光腦袋，罵道：「小禿驢，這地方是你來的麼？」慧能不禁有些發怒了。

他很想立刻伸出拳頭給跑堂一拳，可是他忍住了，心中暗忖：是呀！憑着這身衣服和光腦袋，實在有些不方便。

只得忍氣吞聲地竄下樓來，站在街上，守候着馬武。

過了好久，還不見馬武出來，他饑腸轆轆，又困又累，又着急又緊張，身邊又無分文。

聽到酒樓上飄出的划拳行令聲和嘻笑胡鬧聲，他不由得在心裡暗暗罵起來：「這惡鬼倒也悠悠的喝酒，叫我在此挨餓。」

又轉一念，和尚四方爲家，我何不依靠着這身僧服，去化些緣來果腹？

於是，他輕輕地叩開了酒肆對面一戶人家的房門。

一個老婦人出來開門，見是一個小和尚來化緣。

她見慧能雖然一臉塵土，卻生得眉清目秀，便生出幾分愛憐之心，急忙端出一碗稀粥和幾隻饅頭來。

慧能謝過後，接過粥碗，便狼吞虎咽的吃起來。

驀地，他看見對面酒肆門口黑色衣裳一晃，知道馬武已經出來，再也顧不得自己的肚皮，放下半碗還沒有

喝完的稀粥，急急將剩下來不及吃的饅頭塞進衣襟裡，向老婦人躬身道謝一聲，就追趕馬武去了。

老婦人看着突然離去的慧能，被弄得莫名其妙。

天色越發昏暗，路也迷茫不清了。

慧能尾隨着馬武半天，體力漸漸不支，距離拉開得越來越大了。他多麼希望這個惡魔能夠立刻投宿休息啊！可是，馬武卻好像不知疲倦似的，依舊朝前趕路，好像一直要趕到天邊去似的。

慧能無奈，只得咬緊牙關，艱難地跟在後面。

他的腦海裡，師父昔日的音容笑貌一直在閃動着，尤其是師父被前面這個惡魔用鐵鏈勒死時的那一霎間，那種悲慘的場面，一直縈繞着他。

想到此，他的心頭便頓時昇騰起要爲師父報仇的火焰來。

正是這復仇的火焰，才使他能夠以出乎尋常的毅力來追趕眼前的仇人。

他眞想衝上去，一拳把馬武砸扁，但馬武的本領他是領教過的，武功如此高超的師父和那個皇帝的侍衛都遠不是馬武的對手，他又有甚麼用呢？硬搶既然搶不過來，現在只有設法暗偷了。

跑出二、三里路，前面又出現了一個市鎭。

他遠遠地看見馬武走進一家客店，便急忙跟上，心想，這惡魔要投宿了。

他在客店門口徘徊了一會兒，見掌櫃的正忙着招呼客人，便趁店主不注意溜了進去。

這客店有個不小的院落，院裡靜悄悄的。

隔着院子有一排瓦房，其中有兩間從窗門裡洩出了昏暗的燈光。

他不知道馬武究竟住哪一間，便躡手躡脚的靠近房屋，探頭從窗戶向屋裡張望，只見四五個商賈打扮的人圍在一張方桌前喝酒。

他移身又探頭窺望另一間客舍，見一個彪形大漢正光着上身，背朝着窗門獨自喝酒。

他正想縮回腦袋，突然發現裡面的床鋪上正放着那隻黃匣，此人正是馬武。

慧能心中一陣高興，好像黃匣已經回到他手中似的。

他知道，要偷取黃匣，並非是一件易事，只有等到夜深人靜，馬武沉睡時才能下手，便又悄悄地溜出了客店，在外面胡亂地找了些東西吃，又尋找了個僻靜的角落打了個盹。

醒來時，已是滿天繁星、月光如水的夜晚了。

他又一次來到客店，見客店雙扉緊閉，便四周觀望了一會兒，偷偷地翻上了圍墻，跳進院中，弓着腰輕輕摸到馬武的房門。

此時，他的心蹦蹦直跳，緊張得簡直快要從胸口蹦出來了。

他極力想控制住自己，休息了片刻。

他看見馬武的窗戶敞開着，心中大喜，暗暗祈禱道：「阿彌陀佛，菩薩保佑，師父助我一臂之力啊！」

他慢慢地探頭朝房裡張望，見房裡的床鋪上張掛着蔴帳。

他正想抬腿從窗戶裡鑽進去，突然感到有些害怕了，這屋子會不會是一口陷阱？萬一馬武沒有睡着，說不定此時自己正一步步走向羅網。

想到此，他渾身有些發顫了。可是，他一想到師父的慘死，復仇的烈火又在胸中燃燒起來。

帳子裡傳出了「呼嚕，呼嚕……」勻稱的鼾聲。

慧能伏在窗下，豎起耳朵仔細地聽了一會兒，感到沒有甚麼危險，便躬着腰，輕輕地鑽入了窗戶，摸到了床邊，蹲下身子，凝神屛氣地略停了一會兒，自感到鎭靜了不少，便四下裡打量了起來。

借着月亮的銀輝，他看清了四周的一切，卻不見那隻黃匣，心裡想，糟糕，黃匣一定藏在帳子裡面了。

他心裡慌張得厲害，悄悄地掀開了帳子的一角，朝裡看去，見馬武光着身子背朝外側身睡着，心裡稍稍有些放心。

他正想把帳子拉開得大些，猛然間「骨碌」一下，馬武翻過身來，嘴裡嘰哩咕嚕地罵着甚麼。

他大吃一驚，急忙放下帳子，蹲下身子，剛剛安定下來的心又咚咚地跳了起來。

帳子裡慢慢的又傳來了沉重的鼾聲，原來，剛才馬武並沒有發現慧能，只是他的夢囈。

慧能待心跳稍稍平靜了些，便又一次慢慢地掀開了帳子，一張兇惡醜陋的臉龐出現在他的面前，就是這個惡魔，活活地勒死了自己的師父，又搶走了那隻黃匣。

他看着這張臉，這個惡魔離開他是多麼的近啊。這眞是一張醜惡得出奇的臉：一條長長的刀疤從前額左部一直橫到腮骨的下沿，被濃密的鬍髭包圍着的，微微張開的咀巴裡少了兩顆門牙，從裡面散發出一陣陣酒濁的臭氣。他寬闊結實的胸脯上長滿了捲曲的胸毛，顯得兇猛慓悍。

那隻黃匣就放在他的枕邊，枕邊還放着那條令人生畏的鐵鏈。

此時，慧能的心裡突然萌發了一個念頭：「要報仇，要殺死這個惡魔，現在是最好的機會。」

這個惡魔就像死了一般地橫躺在他的面前，他動手殺他，這惡魔是完全沒有戒備的，只要用刀在這個惡魔的頸脖處猛砍下去，或者把刀刺進他的心臟，這惡鬼準會身首分離去見閻

王的。

但是刀呢？他快速地用眼睛四下裡搜尋了一下，見馬武的枕頭底下露出一把刀柄。

「刀！」慧能幾乎要叫喊出聲來，心又在胸膛裡蹦蹦亂跳起來，血直朝嘴邊湧來。

於是，他輕輕地伸出微微有些顫抖的手來連扯了兩下，可是刀連動也沒動。

他不敢再扯了，生怕會弄醒這個惡魔，自己反而要遭毒手。

他又打算用雙手猛掐這個惡魔的脖子，但是這個惡魔內功肯定極好，萬一掐不死呢？他有些恨起自己來，爲甚麼不隨身帶一把刀呢？那怕是再小的刀也是好的呀！他猶豫了一下，看來只能悄悄盜回黃匣作罷了。

他屛住呼吸，輕輕地爬上了床，佝僂着身子伸出手去，抓住了黃匣，兩眼直盯住馬武的那張醜臉，緊張得頭髮根根都好像豎起來了。

他覺得馬武也像在盯着他看，他的雙腿有些發軟了，瑟瑟打顫，一不小心，踩到了馬武的腿上。

慧能大驚，見馬武身子動了起來，嚇得急忙跳下床來，直朝窗口竄去。

馬武在酣睡中只感到腿上一陣壓痛，驚醒睜開眼睛時，朦朧間看見一條黑影朝窗外竄去。

他突然意識到有賊，大喊一聲：「誰？」急忙伸手去摸黃匣，已經不見了。

他翻身起來，抽出枕邊的短刀，拉開房門，竄了出去。

慧能在慌亂中從窗口竄逃了出來，有些手足無措。

「噗」的一聲，黃匣掉在地上。

他想回過身去拾，聽見房中「嘩啦」一陣聲響，知道馬武追來，嚇得再也顧不得黃匣了，見不遠處院墻邊上有幾個凹處可以躲藏，便急中生智，伏身隱藏在暗處，心中暗暗叫苦：此番總難逃脫性命了。

隔壁客房中，住着四、五個販珠寶的商賈。

此時，其中的一個正好半夜裡起身小解，突然聽到門外一陣響聲，心中疑惑起來。

生意人生性機警，心想，此時怎麼會有這般響聲，莫非有強人盜賊要來搶劫珠寶？便一面急急地叫喚同伴，一面走出房門探望。

正是無巧不成書，正好被出來尋賊的馬武看見，以爲他就是盜賊，便一步竄上去，當胸揪住珠寶商人，厲聲喝道：「你這該死的傢伙，那東西呢？快交出來！」

珠寶商猛然間被人抓住衣領，見眼前站着一個光着上身、手持利刀、疤痕滿臉、殺氣騰騰的大漢，嚇得瑟瑟發抖，哪裡掙扎得動？雙膝跪倒在地上，心想：「大事不好了，果然遇到了強盜了。」便連聲討饒道：「大王饒命，饒命，東西在裡面，大王盡管去取就是了。」

馬武鬼哭似的嘿嘿冷笑道：「搶到我的頭上來了，豈有此理。」言畢，竟然揮起短刀將寶珠商人殺於院中客房門前。

慧能在暗處看得眞切，哪裡還敢出氣？心裡忖道：這個惡魔果然是個吃人的兇煞，只是冤枉了這個無辜的人了。

馬武衝進珠寶商人的房間，珠寶商人亂作一團。

其中的兩個光着身子、睜着惺忪的眼睛、跪在地上求饒。

馬武四處一打量，並沒有看見黃匣，喝道：「那隻黃匣哪兒去了？」

珠寶商急急忙忙戰戰兢兢的回答：「有，有。」取出包袱遞交到馬武的手中：「好漢請盡管拿。」

馬武猶疑了一下，又打量了房間四周，感到這些人不像是偷盜他黃匣的人，便用刀將包袱斬斷，裡面全是金銀珠寶，又喝道：「那隻黃匣呢？」

商賈們面面相覷，有些莫名其妙：「黃匣？甚麼黃匣？」然後哭喪着臉對馬武道：「好漢，我們沒有黃匣呀！」

「嗯？」馬武瞪着那雙兇狠的眼睛，揚起了手中的利刀。

珠寶商人嚇得呀呀地叫起來：「好漢饒命呀，好漢饒命呀！我們全給你，全給你吧。」抖抖顫地又從行李包中抽出一隻包袱，遞到了馬武的面前。

馬武一刀又將包袱斬斷，裡面嘩嘩地掉落下來盡是珠寶。此時，另外兩個珠寶商人哭了起來，淚流滿面地向馬武求饒道：「好漢饒命啊，我們可是老實的生意人哪，這些是我們的全部家當，我們都是上有娘親，下有妻兒好漢開恩，給留條活路吧。」

馬武看了，才明白這些人並不是盜走黃匣的，剛才是錯殺了人。

他顧不得眼前的珠光寶氣，又返身出來。

見月光下，自己客舍的窗下一隻扁扁的長方形的小匣悄然無聲的横在地上，他跳躍過去，拾起一看，正是那隻失落了的黃匣，便急忙捧在手裡。

他朝自己的房門走了幾步，猛然又折轉身來衝進隔壁的客房。

那幾個珠寶商人原來還以爲馬武見財不取，是個義俠，感到十分意外，正在手忙脚亂的收拾散落的珠寶，誰知馬武又衝了進來。

馬武嘿嘿的冷笑着對珠寶商說道：「黃匣已經找到了。」他揚了揚手中的黃匣：「我誤殺了你們的同伴，實在是冤枉得很，不過爲了減少麻煩，我也要委屈你們了。」言畢，揮刀向珠寶商砍去。可憐，那幾個珠寶商還不曾叫出一聲「饒命」來，已全部倒在血泊中了。

馬武把滴着血的刀在屍體上揩了揩，將桌上的珠寶收攏起來，全倒在包袱裡，走出了房間。

他回到自己房中，穿上衣服，帶上黃匣和珠寶走出了房間，朝四處望了望，並無其他動靜，輕輕地向院牆邊走去。

慧能在黑暗處看得清清楚楚，他看着馬武縱身一躍，跳上了院牆，又飛身躍了下去。

慧能急忙從暗處跑出來，見客房中屍體橫臥，污血滿地慘不忍睹，恨得牙齒咬得格格作響，卻又無可奈何。

他略略思考了一下，也跑到院牆縱身一躍，也飛到了牆脊上。

見到月光下，遠遠的有一條黑影在晃動，知道就是馬武，便躍下牆頭，又尾隨着馬武去了。

機智和尚　搶走遺詔

高敬德帶傷狼狽逃回，使雍正非常氣惱。

他萬萬沒想到自己的心腹侍臣會如此無能，接連兩次被打得大敗而歸。

當然，他對江湖上武林的情況是十分清楚的，除了「血滴子」、「平鷹會」外，還有「白蓮敎」、「三祖敎」等，宗派林立，多擅其長，而每個宗派中大都蓄養着許許多多武林高手。

他自己在藩邸時，就暗中與其中的不少人有來往，搜羅並控制了一大批勢力，現在大內侍衛中的許多人就是從江湖武林中來的。

高敬德本來就是「白極會」的人，以其掌上功夫聞名於武林之中，才被雍正任用為貼身侍臣的。

可是現在如此沒用，接連敗了兩場，簡直把他雍正的面子都丟盡了。

高敬德在海雲寺吃了大虧倒還情有可原，因為既然那和尚是年羹堯的結義弟兄，「平鷹會」的二掌門，並且佛門雖是慈善之地，卻往往是藏龍伏虎之處，異人極多，本領自然不會在高敬德之下的。

雍正殺了年羹堯，「血滴子」、「蛇蝎會」都派人來報仇。

但「平鷹會」、「三祖敎」的殘餘勢力遠遠不如「血滴子」厲害，不足以對雍正造成大的威脅。

雍正也一直把精力放在對付「血滴子」上，現在突然冒出一個「索命鐵鏈」，把高敬德打得大敗，竟然獨自從高敬德的手中搶走了黃匣，難道眞的有這麼厲害嗎？他又屬於哪個宗派的呢？想到此，雍正開口問道：「高敬德，你說，那個『索命鐵鏈』眞的有這麼厲害麼？」

趴在地上，連頭也不敢抬的高敬德偷偷的側起身子覷了雍正一眼，見雍正臉上的怒氣已消退了不少，才敢答道：「此人确實厲害，手段高强；奴才庸庸碌碌，實非他的對手。」言畢，又叩了一個頭，將額頭碰在地上。

雍正的臉上毫無表情，侍立在丹墀兩旁的「大內十虎」恨得牙齒咬得格格作響，紛紛作出不平之色。

雍正從御座上站起來，咬了咬嘴唇說道：「高敬德，依你看來，這『索命鐵鏈』是甚麼人派來的？」

「奴才不知。」

雍正心中暗暗罵道：「笨蛋。」他沉思了片刻，「這麼說來，朕倒要親自去會一會他。」他加大了嗓門：「張炳，高子辰。」

「喳！」從「大內十虎」列位中走出兩個偉岸豐軀的大漢，跪倒在丹墀下。

「隨朕出獵。」

「領旨！」張炳、高子辰及其他「八虎」的應答聲在養心殿中迴響。

雍正帶上高敬德，親自點了「大內十虎」。這「十虎」乃鎖骨戟張炳，雙鋼鞭高子辰、單鋼鞭任曉明、飛槎將沈克喬、金彈丸吳偉宏、鐵脚樂剛、金刀章毓清、紅面獸楊彪、青目鬼沙益羣、滚地雷韓去病，都有萬夫不當之勇。

一行人十二匹快馬，裝扮成商賈模樣，馬不停蹄地向西追去。

一連追了兩日，仍不見踪影。

到了第三日中午時分，來到一個小鎮上，見鎮上人情汹汹，好像發生了甚麼大事情，雍正一行便混在人羣中探聽起來。

雍正見一個銀鬚老漢搖頭嘆息着走出人羣，臉上激憤之色密佈，便上前問道：「請問老丈，此地發生了甚麼事情，為何人情汹汹？」

老漢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慘哪！殺了好幾個人哪！」

「殺了人？」雍正問道：「兇手抓到了沒有？」

老漢道：「哪裡抓得到哇，死了不就是白死了！」

「官府如何不管呢？」雍正問。

「管？我們這個地方出了哪樁案子官府管好過？倒也好，兇手倒不去抓，抓了客店主作抵償豈不省事？客人啊，可憐哪！這個店主是老街坊啦，膽子小得連殺雞也不敢，怎麼會殺人呢？唉，這個世道！」

雍正皺了皺眉頭：「人全死了嗎？」

「早晨還有一個活着，現在也死啦！他臨死前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是一個臉上有刀疤的强盜殺人，搶走了他們的財寶。唉！官府倒好，强盜不去捕拿，屍體不派人收殮，倒將店掌櫃抓走交差去了。」說着，搖着腦袋唉聲嘆氣地走了。

雍正的臉變得陰沉起來，他對於瀆職的官員一向是十分痛恨的，依着他平時的性子，會立刻派人將這種官員革職嚴辦的，但是現在他最關心的倒是那個殺人的强盜。

那强盜臉上有條疤痕，不就是高敬德所說的那個「索命鐵鏈」嗎？綫索有了。他向高敬德、張炳等一使眼色，離開了小鎮，催馬向前馳去。

＊　＊　＊

馬武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會在小鎮上得到這麼多珍寶。

他略略估計了一下，這些財寶可以使他受用幾輩子，心中不勝之喜。

他不是個慣賊，也不做偸雞摸狗的勾當，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是憑着自己的本事吃飯的。

確實，他依仗着一身武藝和手中的鐵鏈，浪跡於天涯海角，橫行名山大川；使他自己萬分得意的是，只要他想要的，從來沒有落空過，目的總能達到，而且他在武林中混了約二十年，除了臉上那條再也不會消失的刀疤外，總算沒有吃過甚麼大虧。

他幾乎認為自己是天下無敵的了。

現在，他腰纏着珍珠寶貝，胸懷着黃緞匣子，感到渾身輕鬆，似乎有些飄飄欲仙的感覺。

這次出來太順利了，幾乎沒有出甚麼力氣就把事情辦成了。

他本以為要辦好這件事是很棘手的，否則，為何要叫他出來搶奪這份遺詔呢？正因為如此，他本以為要血戰一場，豈知這黃匣會如此輕而易舉的得到。

想到馬上可以回去覆命，馬上就可以和她相見，他的脚步不覺輕快了許多。

一連過了兩天，他曉行夜宿，一路辛苦自不必細說。

第三日晌午時分，他正沿着一條崎嶇山路朝前走，突然，他發現在不遠處的一棵粗大的白皮松背後，探出一個光光的小腦袋來，小腦袋伸了伸又很快縮了回去，樣子很是鬼祟。

憑着他的經驗，他一下子意識到他是被人跟踪上了。

跟踪他，對他說來，簡直如大象被蚊蚋叮吮，根本算不了甚麼，不要說叮，就是大口地咬，那又奈何他怎樣？可，他倒要看看是哪個大膽的傢伙敢來盯梢他。

於是，他有意裝出一副不加防備的姿態來，又向前走了約半里路的光景，前面出現了一條大道。

道旁三岔路口處是一個頗為熱鬧的市鎮。他見市鎮大街上人煙稠密，店鋪齒列，便信步走進街市。

街面上一長溜的掛着十幾面酒旗子，茶牌子。

馬武特意揀了一家小客棧，進去找了一張桌子坐下，要了一大盤牛肉，幾樣小菜，打了幾壺酒，獨自斟酌起來。

回頭看看，見客棧對面的鋪子門口，果然有個小和尚對着他這方向在探頭探腦。

他也不去理他，仍舊津津有味的喝着。

看看日頭已漸漸西沉，他有意裝出一副醉態，跌跌撞撞地走進隔壁的旅舍中去，敞開着房門，把黃匣放在桌上，自己鑽進帳中，躺在床上，像一個獵人，等待着獵物掉進自己的陷阱裡去。

不一會兒，門口出現了探頭探腦的慧能，他側耳聽馬武已「呼呼」的睡去，便一步一步偸偸地溜進了馬武的房間。

馬武的喉裡發出了深沉的鼾聲，眼睛卻慢慢地睜開了一條縫隙，見進來的人原來就是海雲寺的那個小沙彌，心中暗暗稱奇：想不到這小和尚跑了那麼多路程來追取，倒也眞難為他了。

正想着，見慧能回過頭來朝床上看了看，又躡手躡脚地走到桌邊，輕輕捧起黃匣。

當他要轉身離開時，馬武突然從床上躍起，哈哈一陣狂笑：「原來是你這個小雜種，青天白日的，竟敢闖進來偸東西。」一手緊緊抓住了慧能的手腕。

慧能只感到一陣疼痛，哇哇地叫了起來。

馬武罵道：「小禿驢，快說，是誰叫你來偸我東西的？」慧能只感到頭腦中在轟轟作響，心中忖道：「這下可眞的完了，這惡魔肯定不會饒過我的。」

正在這時，有兩、三個房客從門口經過，慧能一見，靈機一動，嚎地直叫起來：「哎唷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呀。」

叫喊聲一下子招來了不少房客，他們看見一條大漢抓住一個哇哇大叫的小和尚，也弄不清究竟是怎麼回事，便紛紛上前，抱拳打招呼道：「客人息怒，不知道這小和尚有何事情冒犯了客人？」

「看在佛門慈悲的份上，饒了這小和尚吧。」

馬武見眾人圍上來，不想把事情張羅開來，便趁勢說道：「這小禿驢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潛入我房中盜竊，本當送官懲罰，既是諸位說情，我姑且饒他一回。」

又對慧能說：「倘敢再來偸偸摸摸，一定重責不饒，滾吧！」說完用手一推，慧能差一點跌倒，他哪裡還敢向眾人作辯解。

慧能逃脫馬武魔掌，顧不得感謝眾人相救，恰似一條漏網的魚兒，急急竄逃去了。

慧能逃出客舍，手臂在隱隱作痛。他再也不敢輕舉妄動，只在路上徘徊着，既不敢再上前去，又不甘心就此罷休。

奪不回黃匣，他感到太對不起死去的師父，自己也實在有些不甘心，而要奪回黃匣，危險實在太大，萬一再落到馬武手裡，小性命眞可要完矣。

他絞盡腦汁，左思右想，卻無計可施，心裡焦急萬分，竟倚在路邊的一棵樹上哭了起來。

天色漸漸暗了下來。這時，從道路的東邊，傳來了一陣急馳的馬蹄聲。

十二匹快馬，裹着風塵，風馳電掣般地奔跑過來。

騎着棗紅大馬在前面領頭的高敬德突然看見路邊有個小和尚在哭泣，心裡暗忖；他莫不就是那個小和尚？便拉住繮繩，翻身下馬來到慧能面前，一看，果然是海雲寺的小和尚，便一把抓住慧能，大聲叫喊起來：「就是他，就是他。」

「嘶」！一陣馬鳴聲，其他馬匹一起轉過頭，圍了上去。

高敬德小跑幾步，到雍正面前輕聲稟報道：「皇上，這就是海雲寺的那個小沙彌。」

「是嗎？」雍正回頭看了慧能一眼，沉吟片刻，對高敬德說道：「這個小和尚獨自一人在這地方一定有甚麼緣故。」

高敬德走上前去，一把揪住了慧能的胸襟。

慧能剛才正在傷心時，突然見十幾個商賈騎馬圍上來，不知道有甚麼用意，他驚疑地看着那些來人，等到被高敬德一把揪住，仔細看時，嚇得魂魄都要飛散掉了。

這個商人不就是那個被師父打得負傷逃走的皇帝侍衛嗎？他心裡嘀咕道：「這個人也是來奪這個黃匣的。看來，我是才脫狼窩，又入虎口了。」

他的眼珠滴溜的一轉：有了，我何不帶着高敬德去奪回黃匣？讓他們雙方爭鬥，自己說不定倒可以從中得到些好處呢。

想到此，他一邊拚命從高敬德手中掙脫着，一邊叫嚷道：「放開我，快放開我。我認識你，我是特地給你來報信的，黃匣在那個『索命鐵鏈』手裡。」

雍正一聽，忙用眼色止住高敬德，問道：「『索命鐵鏈』在哪裡？」

「就在前面的小鎮裡，我帶你們去。」

「好！」雍正點着頭道。一行人跟隨在慧能的後面，來到客店前。

卻見客舍已經關了大門。雍正便派金刀章毓清、滚地雷韓去病、鐵脚樂剛、青目鬼沙益羣守住客舍四周，自己和高敬德、其餘「六虎」，帶着慧能輕輕的上前叩門。

店掌櫃正因客人稀少，生意輕淡而發愁，才關門不久，又聽見叩門聲，以爲又來了客人，忙出來開門，笑臉相迎道：「客人投宿？裡邊請。」

雍正也不答理，跟在慧能身後直往裡衝。掌櫃一看，見來人個個兇狠，知道不好，急忙上前阻攔，被紅面獸楊彪扯了一把，跌在地上，半天動彈不得。

來到裡面，慧能用手一指道：「就是這間。」

「上！」雍正低聲的命令道。高敬德、張炳等立刻撲了上去，衝入馬武的房間，卻不見馬武的人影。

高敬德等四處張望了一會，正在驚詫間，卻見屋頂上「颼」的一聲，竄下一條黑影來，手裡捏着一條鐵鏈，兇煞般的堵住了門口，冷冷地說道：「又是誰呀，敢大膽撞進我的房間。」這聲調很有些怪異，令人聽了有毛骨悚然的感覺。

「六虎」見了，不覺吃了一驚，高敬德的臉色頓時有些變了。

來人正是「索命鐵鏈」馬武。原來，馬武爲人十分機警，他趕走慧能後，心想，可能還會有麻煩尋來，便萬分戒備，將黃匣、珍寶綑縛在身上。

剛才高敬德等叩門衝進客店時，一陣聲響，其他客人尚未發覺，卻早就驚動了馬武。

他出來一看，見一羣商客帶着海雲寺小和尚朝裡衝，便知道來者不善。

於是，他縱身一躍伏在屋頂上，窺視下面的動靜，見來人全是商賈打扮，以爲不過全是些平庸之輩，並不放在心上。

等到高敬德、張炳等人闖進他的房間，不禁有些發怒，從房頂上竄下來，想堵住房門，把來人全殺死在房裡。

卻不料這些「客商」卻個個如狠似虎，兇猛異常。

馬武手中的鐵鏈尚未出手，鎖骨戟張炳已經舞動着雙戟奔了出來，雙戟恰如兩隻鋼鐵的螯子，直鉗向馬武的脖子處，其速度之快，竟像閃電一般。

馬武大驚，急忙避讓。

門口處地方狹小，鐵鏈施展不開。

他叫了一聲：「不好！」一躍身從門口退到院中，另一手急忙從腰間抽出短刀來招架。

外面雙鋼鞭高子辰又揮動着兩條渾龍鋼鞭，「啪啪啪」一連串向他劈來。

馬武前後遭到夾攻，嚇得出了一身汗，急忙跳出圈外，順手掄起鐵鏈，朝高子辰打去，「噹噹」一聲，鐵鏈和鋼鞭相擊，迸出火星來。

裡面張炳早已奔出，猛喝一聲，來了個「蝎子出螯」，左戟直刺馬武面頰，右戟早已朝馬武的腰間横掃過去。

馬武見前後受敵，對手來勢十分兇猛，看看躲避不及，猛然「呼」的一聲，縱身起來，在半空中掄起鐵鏈朝張炳、高子辰打去。

張、高二人大驚，急忙舉起戟、鞭招架，卻不料，馬武一抖鐵鏈纏住扯脫飛去。

兩人大驚，睜眼看着馬武，卻並

不怯陣，急忙運氣，徒手相向。

高敬德、沈克喬等一擁而上。院外章毓清、韓去病四人也奔了進來，那馬武卻全然沒有一點懼色，掄起鐵鏈飛車似的舞動着。

只見那條鐵鏈如剖天的閃電，發出迫人的寒光；像一架飛速轉動的大刀環，能截山斷水，鋒利無比；像出洞的銀蛇，直撲蒼穹，要一口吞下整個世界。

兩方相鬥，直殺得天昏地暗，神哭鬼泣。

雍正在一旁看了，拈着鬍鬚連連讚嘆道：「眞是一員虎將。」

猛然間，只聽得「卡嗒」一聲巨響，但見一道銀光從馬武手中飛出，直射天際。

張炳，高敬德等大驚，不知是甚麼東西。

僵持了片刻。馬武叫聲不好，看手中的鐵鏈，僅有尺把長的一段了，原來，剛才飛向天空的正是被撞斷的一截鐵鏈。

張炳哈哈大笑道：「你這賊人，死到臨頭還不投降！」言畢，揮動雙戟直撲馬武。

馬武閃身躲避，「嗤啦！」一聲，脊背上的包袱被劃破了一個大口子，珠寶紛紛落在地上，馬武不敢戀戰，跳出圈子。

張炳、沈克喬二人緊追不捨，雍正也驅馬追趕上來。

馬武持刀應戰，邊戰邊退，他見對方逼得兇狠，甩脫不掉，便對張炳、沈克喬叫道：「好漢住手，不要再追了，黃匣奉還，後會有期。」說罷，將黃匣扔在地上，頭也不回的去了。

張炳，沈克喬見馬武丟下黃匣，便一躍而上，拾起黃匣，像兩隻爲主人追捕着獵物的獵犬，捧着黃匣來到雍正面前邀功。

雍正接過黃匣，臉上露出了一絲不易覺察到的微笑來。

這種表情旁人或許感覺不到，張炳、沈克喬卻從這微笑中得到了無限的振奮，他們知道，雍正的這一微笑，表明他是滿意的了。

他倆站在一旁，滿心的歡喜，正期待着雍正的嘉獎，卻見雍正小心翼翼地打開匣子，突然皺起了眉頭。

張炳、沈克喬鑒貌辨色，心想：難道又出意外了？兩人面面相覷，有些不知所措了。

雍正將黃匣遞到張炳，沈克喬面前：「你們看看吧。」張、沈一看，匣內空無一物，驚得說不出話來，知道中了馬武的計了，嚇得跪伏在地上：「這，這……奴才罪該萬死。」雍正冷笑道：「不必再嚕嗦了，還是快想辦法再追回來吧。」

「是，是。」張炳、沈克喬被雍正提醒，急忙從地上爬起來：「奴才趕緊追上去就是了。」說着，朝雍正叩頭，翻身上馬要走。

「慢！」雍正說道：「天色如此昏黑，四周空曠，到哪裡尋找？那賊人武藝十分了得，弄得不好，倒要遭那賊人的算計。現在不必急於追趕了，朕料那賊人也不會再走遠。」他指了指四周：「就躲藏在這個地方。」

此時，天色已黑，一輪明月斜掛在山脊上，將銀色的光輝瀉在山巒的樹林上，給人以一種神秘寂寞的感覺。

空曠的山崗和密密的樹叢就像一座迷宮，馬武躲在迷宮的哪個角落呢？

張炳、沈克喬等人不禁暗暗佩服雍正謀事的細緻了。

雍正騎在馬上，持轡徐行了幾步，手指着說道：「你們快與朕一起順着路徑向前奔走，分頭把住路口，朕料定一到天亮，那賊人必然從那裡經過。」

「喳！」

「『索命鐵鏈』，你可逃不出朕的手掌啊。」雍正捏緊了拳頭，咬牙切齒地說。

「喳！」帶着慧能，十二匹快馬分成四隊，順着馬武潛逃的方向分散開來，向前追去。

張炳、沈克喬、高敬德三人騎着快馬，踏着夜色，順着山中的小道急追。

他們一口氣跑了一、二十里路，見小路的三岔口處有兩座頹敗的泥屋，便停下馬來，將馬繫在路旁斜坡的樹上。

三個人躲進小房裡，輪流朝外窺探，直到天邊露出了晨曦，果然見小路的盡頭出現了一條黑影。

三人從破墻縫隙中朝外探望，待來人走近時細看，果然是馬武。

原來，馬武見慧能幾次三番跟踪他，便知道情況有些不妙了，很顯然，這隻黃匣絕對不會是小和尚自己要的，其背後肯定還有人在。

他雖然並不懼怕別人來算計他，但是，萬一有個疏忽，遺詔被人搶走，那麼自己回去怎麼才能向那個女人交代？

一想到此，那女人漂亮而又兇險狠毒的面龐就顯現在他的腦際中，使他不安起來。

於是，爲了以防萬一，他把遺詔從匣子裡取出來，用錦緞包好，放在自己的胸懷裡，心想，即使黃匣被盜，也無關緊要了。

他住進客店，小和尚果然領着人馬找上門來，他原以爲來者不過是些稍會刀槍拳棒的家伙，誰知卻吃了大虧，險些性命不保，連手中的器械都被破壞了，倘若不是用「金蟬脫殼」的辦法，丟下黃匣，是萬難脫身的。

他從交手中感到，這些「商賈」來歷不小，每個人的本事都不會低於他多少，空匣子當然瞞不過他們，只要他們一旦發現匣子是空的，肯定會不

顧一切的追趕上來。

他自己卻丟失了鐵鏈，像失去了利爪的鷹隼一樣，還有多少餘勇可恃呢？

他拿定主意避開這伙人的鋒芒，好在現在時值深夜，盡管月光朗照，但周圍全是起伏的山巒和濃密的樹林，他盡可以憑借着婆娑濃密的樹蔭躲避起來，於是，他丟下空匣之後，便飛快翻過一個小山崗，竄入了樹林之中。

正走着，頭上突然被甚麼東西重打了一下，他大吃一驚，急忙抬頭看，面前一條東西在晃晃悠悠地動着，竟然是自己那條飛脫開去的鐵鏈，垂掛在面前的樹枝上。

他心中頓時大喜，一把扯下鐵鏈，將樹的枝葉也扯下一大片來。

他鐵鏈在手，膽壯不小，「呼呼」的舞弄了幾下。

鐵鏈雖說短了一截，卻依然得心應手，心中又盤算道：這些人的本領實在不低於自己，他們人多勢壯，不躲避肯定要吃眼前虧的，並且自己的身體也很疲乏，極需休息，便依着一棵松樹呼呼睡去。

天色微微有些發亮時，他一覺驚醒，才起身順着小路往前走。

走到圮塌的泥屋面前，卻冷不防竄出幾條黑影來，也不答話，操起兵刃就打。

馬武急忙用鐵鏈來擋，看清又是在客店中的老對手。

他不敢戀戰，想趁機逃走。一連幾個回合，雙方分不出勝負來。馬武心中焦急，手中的鐵鏈使得神出鬼沒，猶如出水的蛟龍。

張炳、沈克喬等亦精神抖擻緊緊纏着不放，圍住馬武厮殺。

此時，山路上慢悠悠地走來了一個胖和尚，敞開着胸懷，挺出一個大肚皮，臉上帶着三分笑容，活像彌勒佛轉世。他眼看張炳等人圍住馬武惡鬥，嘴裡連連叫道：「有趣，有趣。」一屁股坐在地上，竟獨自一個鼓起掌來。

不一會兒，雍正等也趕到了。

章毓清、楊彪、吳偉宏等見張炳等不能取勝，也揮動刀槍上來助戰，將馬武緊緊地圍困在裡面。

此時，任憑馬武的武藝再高強，心再狠毒，也無可奈何了。

雍正目睹着眼前這場惡鬥，心中沉吟道：「此賊兇狠異常，要麼將其除掉，要麼將其歸降，否則，定然是個禍害。」便在馬上叫了聲：「住手！」

張炳、高子辰等聽了，立時住手跳出圈子，環立在四周瞧着雍正。

馬武正感到漸漸有些招架不住，突然間對手一起退出圈子，也感到莫名其妙，正疑惑間，聽見雍正開口說道：「壯士且住手，你已日暮途窮了，再鬥又有何益處？不必再打了，把東西還給我就是了。」

馬武聽了，哼哼冷笑道：「那還要問問我手中的鐵鏈呢！」

那邊的胖和尚卻在一旁嘻嘻哈哈地叫道：「怎麼不打了呀？快打呀，打呀！」

雍正冷冷地斜看了胖和尚一眼，皺了皺眉頭，心想這和尚來歷很有些古怪，只見他手一揮，一道亮光直向胖和尚飛去。

胖和尚用手一撥，一支鋼鏢應聲落在胖和尚的脚邊。

原來，雍正見胖和尚在一旁幸災樂禍，心中十分惱怒，甩手從袖中打出一支鏢來，誰知卻被胖和尚輕輕地撥了下來。

他暗暗吃驚，心想這胖和尚的本領眞是了不得，看來還是不予理睬爲好，便裝出一副旁若無人的神態對馬武說道：「好漢怎麼如此不識時務？你看看我的這些奴才本領如何？再這般斷殺下去，你今日可走脫得了麼？」

馬武聽了此話，不禁暗暗吃驚，他知道高敬德是御前侍衛頭領，此人竟稱之爲「奴才」，心中念道：此人莫不是……用眼睛上下打量着問道：「你，你是甚麼人？」

「你問的是朕？朕就是當今皇上。」雍正的臉上露出了一絲奸詐的笑容，「好漢如若肯歸順於朕，朕又何吝嗇高官厚祿！若是執迷不悟，朕定要重責不饒。」

馬武聽了，沉吟了片刻，問道：「你果眞是當今天子？」

「那還有假？」雍正周圍的「十虎」厲聲吆喝起來。

馬武放下鐵鏈，「噗通」一聲，跪倒在雍正馬前：「小人有眼無珠，冒犯聖駕，眞是罪該萬死。小人今日得見天容，甘願棄暗投明，爲皇上效犬馬之勞。」

雍正聽了，哈哈大笑起來：「好漢能通曉大義，棄暗投明，歸順於朕，何愁榮華富貴！好漢起來說話吧。」

馬武叩過頭，站立起來：「皇上所要的東西，小人未敢動過，這就奉獻皇上作進見之禮。」說完，開始動手解衣襟。

正在這時，只聽胖和尚笑嘻嘻地大叫起來：「好漢暫且住手，貧僧自有話相告。」一邊叫着，一邊移身過來，看上去步履緩慢，卻眨眼來到馬武的面前。

衆人見了，驚疑不小。

雍正見胖和尚走上前來，高聲呵斥道：「放肆！你是何人，到這裡做甚麼？」

胖和尚雙手合掌，不緊不慢地嘻嘻笑道：「阿彌陀佛，貧僧自有小事與這好漢商量，與你何干？」回過頭來對馬武說道：「馬武，汚穢之物怎可隨便予人？倘要給人，不如給我貧僧。」

馬武怒喝道：「大膽禿驢，膽敢在這裡狂言亂語，還不快與我滾開！」言罷，用手來推胖和尚。

廣智和尚怒拔雙刀，勇創鐵索奪命馬武。

胖和尚退縮一步讓過。

馬武本想在雍正面前露一手，見自己出手落空，不禁惱羞成怒起來，「颼」的一聲，猛出一拳，朝胖和尚臉龐打去。

胖和尚一側身子，讓過了馬武的重拳。馬武又出一掌，胖和尚卻不再躲避，嘴裡唸着「罪過」，伸出手來接住了馬武的手掌。

馬武只感到一陣刺骨的疼痛，嘴裡發出「嘖嘖」的噓聲。他用力想掙脫出來，撩起腿來對胖和尚就是一脚。

胖和尚一閃身躲過，馬武趁機從地上抓起鐵鏈，「嘩啦」一鞭，朝胖和尚打來。

胖和尚不慌不忙，一個「蜻蜓點水」，將身子直挺的貼在地上，躲過了馬武的鐵鏈，然而，一個「白鶴衝天」，挺身竄立起來。

馬武吃了一驚，想不到這胖和尚竟然這樣輕捷靈活，又「嘩」的一鐵鏈，朝胖和尚打去。

胖和尚向上一躍，竟然像飛雕一般，身子騰空而起，又一個「燕剪春水」，俯衝下來，用脚一勾，雙脚竟不偏不倚的正好踩在馬武的頭上。

這一手好功夫，連在旁邊觀戰的「大內十虎」等也禁不住喝起彩來。

馬武突然被胖和尚一擊，只覺得胖和尚的鞋底在自己的頭頂上一轉動，頓時變得昏昏沉沉起來，再也無力進擊了。

他指着胖和尚，有些口齒不清地說着：「你，你是甚麼……」

胖和尚依然笑嘻嘻的，走近馬武身邊，用手在馬武臉上的刀疤處一比劃道：「無知痴郎，難道你忘記了這條刀疤了麼？」

馬武聽了胖和尚的話，竟像突然發痴了似的，僵立在那裡一動也不動，雍正等人在旁邊看了，也弄不清楚胖和尚的來歷，怔怔地看着。

胖和尚推了推僵立着的馬武道：「不要裝腔作勢了，快把那件濁物給我吧。」

只見馬武慢慢地解開衣襟，取出錦緞包袱，服服貼貼地交給胖和尚。

胖和尚打開包袱，見了裡面的遺詔，便哈哈一笑，折疊起來，塞入懷中。

雍正見遺詔到了胖和尚手裡，又氣又惱，大喝了一聲：「快給我上。」旁邊張炳不待雍正言罷，早就一步跑了上來，掄起雙戟，直取胖和尚。

胖和尚伸出手臂，見張炳衝上來，一閃身子，讓過雙戟，翻轉身用手掌直擊張炳雙腕，雙戟便從張炳手中跌落到地上。

胖和尚順勢一舒手臂，竟像老鷹抓小雞般的把張炳夾在肋下，雍正大驚，其他「九虎」和高敬德也面面相覷，作聲不得，哪裡還敢再衝上去。

胖和尚見狀，哈哈大笑道：「原來

都是些膿包，還要到世上來賣弄。哈哈！」又對肋下的張炳說：「佛門有好生之德，姑且饒你一命吧。今後不得再如此冒失！」言罷，將張炳一摔，張炳跌出一、二十步之外。

胖和尚哈哈大笑，朝雍正等道：「客人但請放心，此物暫且放在貧僧這裡。待到該還之時，自然送還給客人。」

說着，從懷中掏出錦緞，拿在手裡朝雍正揚了揚，再繫在褲帶上。

又朝慧能招了招手，說道：「小師弟，快跟貧僧去吧。」

雍正等人眼睜睜的看着慧能一步步向胖和尚走去，心裡恨極了，卻又無可奈何。

雍正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他心裡七上八下的，不知道這胖和尚是甚麼人？猜想不出遺詔到了這人手裡會釀成甚麼樣的禍事？

胖和尚手扶着慧能，撇下雍正等人，旁若無人地哈哈大笑着走開了。

* * *

葫蘆屯是一個方圓不滿十里的小地方，四周被羣山環抱，山勢險峻，樹木葱蘢，一條羊腸小道橫穿過去，曲曲折折地向兩邊蜿蜒伸展開去，大部分地方只容得下單騎通過，顯得神秘而又險惡。

雍正帶着高敬德、「大內十虎」，騎在馬上，悻悻地向京師方向走去，一行人搭拉着腦袋，垂頭喪氣地走着，誰也不吭一聲，唯有馬蹄踏在道路上發出單調而又紊亂的聲音，在這空曠的山間迴響。由於道路狹窄崎嶇，這十餘人的小隊伍距離拉得長長的。

「索命鐵鏈」馬武遠遠地落在隊伍的最後面，顯得有些沮喪、恐懼，再也看不到那種兇狠驕橫、不可一世、目中無人的儀態。

雍正陰沉的臉色、緊皺的雙眉，使他心中忐忑不安起來。

今天，他本想在新主子面前露一手，誰知卻天公不作美，半路上殺出個胖和尚來，當着雍正以及大內衆高手的面，硬是將遺詔從手中搶奪去了，他又氣惱，又羞愧，卻又無法發作。

看雍正的臉色，便知道雍正對他是極不滿意的，心裡一直在計謀着如何尋找借口向雍正交代。

一行人默默無言地催馬走着。前面的道路漸漸平整開闊起來，只見道路兩旁山石陡峭，樹木蔭翳，光殘昏暗，涼風習習，顯得優雅爽人。

雍正駐馬回頭問稍後的高敬德道：「此地可是葫蘆峪？」高敬德躬身答道：「正是，此地涼爽清靜，皇上連夜勞頓，人倦馬疲，是否休息片刻？」

雍正正感到十分疲乏，想休息一會兒，便道：「朕亦是如此打算。」

高敬德翻身下馬，剛想上前扶雍正，突然間，只聽得「呼哨」一聲，從兩旁山崖上跳下十幾個人來。

雍正大吃一驚，看那些人一律黑衣打扮，窄袖裹頭，臉上蒙着黑布，手持刀械向他們撲來。

只聽前面的小個子蒙面人叫道：「着哇，爾等過客快快留下買路錢來！」

雍正心中暗暗冷笑道：「這些盜寇眞正是有眼不識泰山了，竟然打劫到朕的頭上來了，諒這些微末草寇，不過是些打家劫舍，偷雞摸狗的烏合之衆，如何知道我的『十虎』的厲害，今天送死送到門上來了。只是在這繁華的京畿之地，堂堂皇帝的眼皮底下，這班强盜還如此猖狂，着實有些可恨。也罷，既然是送上門來的，那我就照單全收，莫怪我不客氣了。」

想到此，他對「十虎」大喝一聲：「快給我上。」

張炳等得旨，立刻像逃出樊籠的猛獸，各自舞動着兵器向强盜撲去。

此時，從山崖上又跳出十幾個黑衣蒙面人來，一下子圍住雍正、「十虎」厮殺，只見寒光閃閃，劍來刀往，勢均力敵，張炳等人並未佔一絲上風。

雍正看了大驚，心想：這班草寇怎麼如此厲害，和我的大內高手不分上下？正驚疑間，只聽盜寇中有人喊了聲：「殺死那戴黑帽子的！」

話音剛落，已有五、六個人衝到雍正面前，將雍正緊緊地圍在當中。

雍正驚懼地揮舞着寶劍招架，見盜賊個個刀法精湛純熟，兇猛異常，忖道：怪哉，怪哉！這些强盜怎麼都這樣厲害！又回頭看了看「十虎」和高敬德，正和盜賊殺作一團，脫身不得，心裡忖道：怎麼這般晦氣？看樣子今天不破費些錢財是過不了關的了。

便揮刀連擊，叫了聲：「爾等不得無禮，快快與我住手，拿些錢財去吧！」從兜中摸出一錠金元寶，朝地上一扔，「噹噹」，金元寶落在山石上，發出錚錚之聲。

「十虎」等見了，也紛紛從兜中掏出黃白扔在地上。

誰料强盜卻連看都不看一眼，依舊死死纏住雍正厮殺。

雍正一看不妙：這些盜賊怎麼見了黃白並不動心，還緊緊纏住朕幹甚麼？莫非他們不是爲了錢財而是要朕性命？想到此，他急得大叫起來：「高敬德，張炳在哪裡？」

高敬德、張炳正被盜賊圍着，脫身不得，聽雍正召喚，大聲應道：「奴才在！」覷準空檔，呼嘯一聲，跳躍到雍正面前，叫道：「皇上莫驚，奴才來矣！」兩人拚死護住雍正。

山崖上又「颯颯」的跳下了十幾個蒙面黑衣人來，個個生龍活虎，將雍正圍困，形勢十分危急。

「哇啊」！兩聲慘叫聲突起，雍正回頭看時，只見楊彪、沙益羣兩人已倒在血泊之中了。

雍正叫苦不迭，心想：此番性命

休矣！可憐我堂堂眞命天子，竟是不明不白地死在這些草寇手裡，豈不太寃枉了？

蒙面人越來越多，雍正漸漸感到力氣不支，手中的那柄寶劍越來越沉重，他喘着粗氣，越來越感到難以招架了。

突然，只見身後呼呼一陣聲響，黑衣蒙面人紛紛退下，「索命鐵鏈」揮動着那條鐵鏈，在黑衣蒙面人羣中橫衝直撞，勇不可當，蒙面人頓時大亂。

馬武來到雍正面前，大叫道：「皇上快走！」雍正、高敬德、張柄見是馬武，不禁大喜過望。

雍正叫道：「馬愛卿救我！」高敬德、張炳左右護着雍正，緊跟在馬武的後面，朝圍外衝去。

高子辰、吳偉宏等見了，也紛紛聚攏在雍正的身旁。

馬武的鐵鏈神出鬼沒，兇猛異常，黑衣蒙面人看看不易取勝，呼哨一聲，一下子跳出圈子，朝山崖上撤去。

馬武等哪裡還敢追趕？急急將楊彪、沙益羣血肉模糊的屍體放在馬背上，緊護着雍正，如挨了揍的喪家之犬，失魂落魄地朝京師方向倉皇逃去。

* * *

翌日清晨，雍正在大內養心殿召見馬武。

馬武從侍衛內監引着，曲曲折折地走進深宮裡去。

他雖然是江洋大盜，走南闖北，浪跡天涯，見過不少世面，卻從來沒有到禁宮中來過，眼前的紫禁城，飛檐崇階、玉台珠閣、嵯峨閶闔的帝闕氣派使他猶如山村俗夫突然進到凌霄天宮似的，有些惶惶然起來。

他自己也弄不清到底穿過多少道宮門，走了多少路程，見面前朱欄黃瓦，崇基玉階的一座宮殿，氣勢十分庄嚴，殿前一排漢白玉石柱，柱上雕鑿着雄獅，露出猙獰怒吼之姿。

他抬眼看時，見飛簷下一匾上草書着筆力遒勁的「養心殿」三字。

他被內監引入殿裡，見崇台御座上高高地端坐着一人，丹墀下近十個武侍挺身站立着。

馬武注目看時，武侍正是張炳、高敬德等人，御座上端坐的正是雍正皇帝。

馬武見殿內氣氛森嚴，心中暗暗顫抖了一下，禁不住曲屈雙腿，跪在階下。

只聽崇台上雍正開口道：「馬愛卿，朕昨日大難不死，多虧愛卿護駕有功。愛卿平身，朕要好好地獎賞你。」

馬武有些受寵若驚了，他叩過頭從地上站起謝恩道：「謝皇上！」

雍正停頓了一下，又拉長着嗓音道：「來人哪！賜馬愛卿朝珠一掛，雙眼孔雀翎一枚。」

內監從屏後捧出一隻染金托盤，上面擺放着色彩斑爛的孔雀翎和朝珠，降階走到馬武面前。

馬武跪下接過御賜之物，他知道當廷賜賞恩典的隆重，也知道在殿上御賜孔雀翎和朝珠寵幸的份量。

他早就聽說過，雍正爲人殘忍狠毒，但他也不吝封賞，而一個侍臣能在殿上受到皇上的孔雀翎、朝珠之封，這也是前所未聞的了。

於是，他感激涕零，喜不自勝，手捧着御賜的孔雀翎、朝珠，連連叩頭謝恩。

雍正緩慢而又拉長的嗓音又在階上響了起來：「馬愛卿平身。」

「謝皇上隆恩！」馬武站起來，才直起身子。

又聽雍正問道：「馬愛卿，待朕問你。」雍正的語氣突然變得嚴厲起來，「你到底在搞甚麼名堂？那胖和尚又是甚麼人？你如何肯服服貼貼地將朕之愛物奉送與他？」

馬武不由自主地抬頭看了看，見雍正方才那張和藹可親的笑臉已經換成一副陰沉鐵板的面龐了，不覺大吃一驚，額頭上頓時沁出汗水來，他嚇得不敢吭聲。

「嗯！你倒說話呀！」雍正的話語變得更加尖刻起來，「馬愛卿武藝高强，非常人可比，朕十分欣喜。如何見了那和尚就肯俯首貼耳、心甘情願地將朕之愛物奉送與他呢？你可知道朕不憚馬背之勞頓，刀劍之危險，喬裝離京，正是爲了此物。朕之出京，志在必取。而你竟當着朕面將朕之愛物慷慨予人，朕如何肯罷休！」

馬武嚇得面如土色，刀痕脹得通紅，像要流出血來似的，那串朝珠和那枚雙眼孔雀翎跌落在地上，他渾身有些打顫地答道：「這……這……奴才並非甘心將皇上的心愛之物送予那胖和尚，也並非不作爭鬥，只是那和尚……那和尚……」他說到此處，嘴裡不禁囁嚅起來，小眼睛骨碌碌地偷覷了雍正兩眼，又朝侍立在兩邊的「八虎」和高敬德看了看。

高敬德等亦個個都嚇得如突遭雷擊的寒鴉，不敢出口大氣。

「嗯？怎麼不說呀！」雍正逼問道。

馬武急急爭辯道：「這和尚本領十分了得，奴才遠不是他的對手，這……這……」他朝班中的張炳看了看，「這大概張將軍可以知其一二。」

張炳曾被胖和尚挾在肋下，他深知和尚的厲害，不但外功極好，而且內功也格外到家。他堂堂御前侍臣、大內「十虎」之首，卻當衆被胖和尚如鷹隼捕捉雛雞似的挾在肋下，自覺臉上無光，一直不敢再提及和尚。現在又被馬武揭開老底，頓時羞得滿臉通紅，恨不得一下子衝上去掐死馬武，卻又奈何不得，只得狠狠地瞪了馬武兩眼。

雍正如何會不明白胖和尚的本領？他本人雖然是皇帝，卻也從小就特別崇尚武功，三教九流亦見識頗多。

那天他鏢打胖和尚，被胖和尚輕輕撥落時，就暗暗感到吃驚，意識到這和尚很不尋常，待馬武與胖和尚一交手，他就感到武藝如此高强的馬武也遠非和尚對手，而當張炳不自量力，直撲胖和尚，被胖和尚輕舒健臂，一把挾在腋下時，他更感到這和尚來歷古怪了。

他很淸楚，即使馬武加上「十虎」也遠非這怪和尚的對手，要想拚命奪回遺詔，結果只能是喪失「十虎」的幾條性命而已。

他爲人機警乖巧，極善於察言觀色，他見胖和尚在馬武刀疤上一比劃，馬武就服服貼貼地取出遺詔交給胖和尚，便察覺出其中的蹊蹺，心中暗暗念道：看來馬武肯定知道胖和尚的來歷，遺詔的綫索就不會斷，就不怕奪不回遺詔來。

按照他的脾氣，他要立即處死馬武，但他克制住了，他並不派人追踪胖和尚，也不處死馬武，只帶着敗將暫回京師再作計議。

卻不料半途上又遭人襲擊，使「十虎」中失去了「二虎」，幸虧有馬武全力保駕，他才沒有遇難，否則，大概早就該去陰曹地府中去見康熙帝了。

想到這些，雍正又像是威脅、又像是安撫地說道：「朕爲了此物，可殺大臣，滅親朋。馬愛卿護駕有功，朕自然要獎賞，然而，朕之愛物，馬愛卿又將作何打算呢？」

馬武擦着額頭上的汗水，偷覷了雍正一眼：「奴才以頭顱擔保，一定將皇上的心愛之物找回來。」

雍正噓了一口氣，說道：「如此，則朕甚感欣慰，只是時間不宜遲，朕給你一個月的時間，到時候，朕等候愛卿的佳音。」

「一個月？」馬武囁嚅着，鷹勾鼻上冒出了粒粒汗珠。他眼珠骨碌碌轉動，瞥見雍正用兇狠的眼光注視着他，便拭了拭鼻上的汗水，猶豫了片刻，終於鼓起勇氣奏道：「奴才前去追擊，路途不會很近，所費時間不會太少，一個月恐怕……懇請皇上開恩，給奴才兩個月的時間，奴才定當取回皇上珍物。」

「兩個月？」雍正捻鬚沉吟道。此時，一個內侍從屏障後出來，給雍正行過禮後，把嘴凑到雍正的耳旁嘀咕了幾句。

雍正臉上露出了一絲不易察覺的笑容來，點點頭道：「朕知道了。」又回過頭來，對馬武慢悠悠地說道：「既然如此，就兩個月吧。馬愛卿忠心可嘉，事成之後，朕又何吝封賞，愛卿好自爲之，即日啓程去吧。」

馬武這才舒了一口氣，叩頭謝恩後，從地上爬起來，由內監引導着走出殿去。

雍正見馬武的身影消失在殿門外面，又輕聲喚道：「張炳、高子辰。」

張炳、高子辰出班列跪在地上，齊聲應道：「奴才在。」

雍正輕輕地用左手捻着鬍鬚道：「你二人即刻啓程，尾隨馬武而去，可暗中助其一臂之力。」

「領旨。」

雍正又道：「倘使一旦情況有所不測，你二人可將馬武除掉，提着他的腦袋來見朕。」

「領旨。」張炳、高子辰叩過頭後，也離開了養心殿。

「高敬德。」雍正看了看台階，又喚道：「你帶五百旗兵去暗中接應張炳二人。」

「領旨。」高敬德叩頭退下。

雍正又朝吳偉宏、章毓淸二人招手道：「你二人過來。」

吳偉宏、章毓淸行過禮後凑了上去，雍正低聲囑咐道：「你們兩人帶上五百旗兵，立刻去廉親王府將胤祀請來。」

雍正眼看着侍臣們一個個走出了殿門，感到身子特別疲乏。他把頭靠在御座的堅硬而又涼快的靠背上，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愜意地閉上了眼睛。

猛然間，他從御座中驚跳起來，一張使他不安的臉躍入他的腦際，那是他的八弟廉親王胤祀。

他還在藩邸時，胤祀就一直覬覦着大位，勾結王公大臣，籠絡皇兄皇弟，外結死鬥之士，勢傾朝野，甚是囂張，還多次指使朝廷重臣奏請康熙立胤祀爲儲君，要不是隆科多等人的阻撓，要不是年羹堯、隆科多等在康熙彌留之際扶助他早行動一步，那今日的君臣關係就會顚倒了。

昨天午間，他在葫蘆峪遭到强人暗算，回來後，他越想越感到事情嚴重。看來，問題十分明顯，這些黑衣蒙面人並不是一般的强盜。

從行劫的情況來看，絕對不會是普通的强盜攔路謀財搶劫，因爲他們見了黃白之物並不動心。

再者，倘是普通的半路劫財的强盜，他的「十虎」要對付他們是綽綽有餘的，而這些蒙面之人，個個武藝高强，完全不是烏合之衆的草寇，而是訓練有素，功底深厚的死鬥之士，還傷害了跟隨他多年的楊彪、沙益韋「二虎」。

最使他不安的是，這些蒙面人完全知道他的身份，直追着他斷殺，差點兒送了性命。

那麼，他們是誰呢？會不會是「血滴子」、「打虎營」的人呢？看來不像。「打虎營」姑且不說，就是「血滴子」也絕對不可能知道他打扮成商賈去追截遺詔的。

那麼，到底是誰呢？他自然而然

地想到了他的那些尚未剪除掉的兄弟。而一想到此，他就不禁會連打幾個寒顫。

他一回到京城，就立即派出探子四出察訪，剛才已有諜報送來，廉親王府昨日人員出入繁雜，行跡鬼祟，十分可疑；胤祀的武術教師身負重傷，正在延醫治傷。

雍正聽了，立即派吳偉宏、章毓淸去「請」胤祀，倘使眞的有一二分證據，則趁機除去胤祀，除去他心頭的隱患。

想到此，他的心情一下子放鬆了不少，重新坐在御座上。

此時，從遠處飄進了一陣輕脆悅耳的絲竹聲，伴隨着絲竹聲的，是一陣甜潤的歌聲：

青陽淑景滿乾坤，樓閣祥雲捧玉尊。鴛鴦成雙依綉幄，笙簫一派引金樽。妾心願比春冰潔，天語眞同化日溫。稱祝華封歌且醉，還將斑管紀殊恩。

歌聲甜潤，玉音婉轉，如泉水淙淙，似銀鈴叮叮。

他不用辨別，就知道這是他寵愛的珉妃的玉喉。

此時，他才猛然想起，自己已經好幾日沒有幸祥寧宮了，他曾經答應陪珉妃換裝演戲，因連日被遺詔事情打擾，早已經忘卻了。

現在，該去祥寧宮了，一來可以會會心愛的珉妃，解除一下疲勞，二來遺詔尚未有下落，他心頭依然十分沉重，需要鬆弛一下。於是，他從御座上站起來，對恭候在一旁的長隨說道：「幸祥寧宮。」

他在祥寧宮與珉妃一起用了御膳，又化裝與珉妃同演了一會兒戲，興緻很高。然後又携了珉妃的手，在御花園中同遊了一會兒，稍稍感到有些疲勞了。

到了酉時，宮中掌燈，他和珉妃一起來到西閣，御膳房又送來了珍饈。

他讓珉妃坐在自己的身旁，在酒杯裡斟滿了一杯酒，遞到珉妃面前：「朕敬愛妃一杯。」

珉妃尚未來得及謝恩，長隨匆匆掀開掩簾進來稟報道：「啓奏皇上，吳偉宏、章毓淸在値舍恭候。」

雍正一聽，放下酒杯，亦顧不得珉妃，只說了聲：「朕有要事，愛妃暫且迴避。」又對長隨吩咐：「宣吳偉宏、章毓淸。」

珉妃無可奈何地站起身來，向雍正行了禮，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領着衆宮人從屏風後轉出去。

雍正見吳偉宏、章毓淸手提着包袱進來，向他請安，有些迫不及待地揮了揮手道：「免了，免了，事情辦得如何了？」

吳偉宏一邊打開包袱，一邊奏道：「皇上聖明，那胤祀果然是個不逞之徒，這是在他府裡查獲的。」他從包袱裡拿出一件黑衣氅，雙手遞給雍正。

雍正接過黑衣氅，見衣上尚有斑斑血漬，狠狠地拿在手裡，咬牙切齒地說道：「果然是他，朕今日不殺了他，朕也算不得是人了。人呢？」

「已被奴才捕捉，現監押在値舍。」

「好，將他帶至西廡。」雍正邊說邊站起身來。

「領旨。」

＊　嬗　＊

大白蠟燭的火焰在「卜卜」跳動着，不時爆出了點點火星，燭火將整個西廡照得通明，由於燭火在跳躍着，整個西廡看上去好像在顫抖。

西廡乃內監値舍，陳設十分簡單，除了一隻花梨木的台子、兩把桃木的椅子外，只有靠東墻下的那一排暖炕了。

裡面的原宮內監已經被趕走。雍正領着心腹長隨人等，駕至西廡，他進到裡面，很自然地坐在炕床上。

不一會兒，外面一陣「郎噹」聲，吳偉宏、章毓淸拖着一個人進來。

雍正看時，正是八阿哥胤祀，只見胤祀面無人色，左顴上一塊傷痕，留着血漬，錦袍上撕破了一大口子，雙手被嚴嚴密密地反綁着，他見了雍正，並不下跪，只是「哼哼」冷笑了兩聲。

雍正不覺大怒，猛然喝道：「跪下！」

胤祀又哼哼冷笑道：「先帝予我雙膝，不是向亂臣賊子下跪的。」

兩旁吳偉宏、章毓淸上來，按住胤祀雙肩，用脚猛踢胤祀雙腿彎部，硬是將胤祀掀倒跪在雍正的面前。

雍正坐在炕上，捋着鬍鬚冷笑道：「八阿哥，你可知罪！」

胤祀破口大駡：「我弟兄又何事有礙於你了？爲何如此不容於天下，要置我於死地？你這寡恩少德的禽獸，不講智信仁義，亦不念手足同胞之情誼乎？曹丕稱帝，計除曹植，尚不忍心置其於死地，你難道不怕被天下恥笑，爲萬世唾駡嗎！」

雍正臉色鐵青，猛地一擊炕案，叫道：「快給我掌嘴！」吳偉宏、章毓淸跑上前去，對準胤祀的臉龐猛摑耳光，劈劈啪啪一陣聲響，頃刻之間，胤祀鮮血掩面，皮開肉綻，眼睛腫得高高隆起。

雍正做一手勢，吳偉宏、章毓淸住手。雍正吃吃冷笑道：「再駡如何？」

胤祀又駡道：「你這畜牲，你陰謀奪得大位，千方百計地陷害儲君，懼怕諸阿哥不甘心服從，想全部斬盡殺絕以滅衆口，你難道不想想能掩沒天下人之口，天下人之筆麼？我又何懼於死，我正想見先帝於九泉，控訴你的獸行。你傷天害理，天地不容，定遭五雷殛頂。」

雍正見胤祀揭他的老底，心裡十

分害怕，又不禁想起了那份流失在外面的遺詔。這遺詔眞是一個禍害，倘使遺詔一旦落到胤祀的手裡……他越想越怕，大叫一聲：「快用神水伺候！」

兩個侍臣從外面抬進一口大甕來。

吳偉宏拿出一隻小瓷瓶，和章毓清兩人一起，硬是掰開胤祀的嘴巴，將瓶中的白色藥粉倒進胤祀的嘴裡。

胤祀掙扎着，喉嚨裡「咯咯」的發出了兩聲，身子頓時癱軟了下來，頃刻間，鼻息裡已經沒有氣了。

吳偉宏又拿起一把刀來，立時將胤祀斬成幾段，一塊塊丟進甕中。

雍正坐在一旁，端着細瓷茶碗來，慢慢地品嘗着，好像房裡不是在斬人，倒是在舞蹈一樣，顯得格外清閒、安逸。

兩旁的太監見了，嚇得顫慄不已，殿內闃無一聲，空氣緊張得快像要凝固了似的。

隨風又飄傳進來一陣悅耳的絲竹聲，不知是何人在唱着：「風物鮮妍飾禁城，豪家戚裡競留情。花圍錦幄清明宴，香擁珠樓乞巧棚。叱撥馬搖金轡具，絣幪車颺綉簾旌。他年定擬持鉛槧，細數繁華紀太平。」歌聲輕快，流暢，與西廡殺人的景象恰恰形成鮮明對照。

雍正隨着歌聲的節奏，搖着頭，脚輕輕踏着節拍。

一闋終了，他示意吳偉宏、章毓清打開甕口。

吳偉宏、章毓清二人打開甕蓋看了看，回奏雍正道：「啓奏皇上，事已畢矣。」

雍正坐在炕沿上，伸長頭頸，向甕內諦視。

吳偉宏拿起一根鐵棒，在甕裡撩了撩，再將甕口略略傾過來，甕口裡流出紫黑色的腥水來。雍正對準甕口「咳咳」冷笑兩聲，悻悻地說道：「看你還能罵朕否？」又對長隨道：「爾等快速將此濁物拋入御溝裡去，讓他仍舊和濁流爲伍。」

長隨應答了一聲，抬起大甕走出西廡去了。

雍正站起身來，朝窗外望去。此時，紫禁城裡已經華燈齊上，一片光明，涼風習習，帶着御花園荷花池中散發出來的清香，吹拂在人們的身上。

內殺親王　外捉亂黨

雄偉壯觀的萬里長城，像一條巨龍，俯卧在橫亘不斷，蜿蜒起伏的崇山峻嶺上，將長城內外劃成兩個世界。

然而，這條巨龍現在卻變得有些蒼老，破舊了，就像有生命的動植物有新陳代謝一樣，它也有强盛衰老的變化。

千百年來，它經歷着日曬雨淋，風吹雨打，再加上人類兵燹戰亂，使它變得傷痕累累，破敗蒼涼，然而，它卻依舊忠實地護衛着廣袤的中原大地，阻擋着朔北的風沙和熱浪，阻擋着準噶爾部落覬覦中原的馬隊。

此刻，烈日正直射在長城外面廣袤的蒙古草原上，牛羊馬駝等牲口看來也抵擋不住烈日的暴曬，全都躲在齊胸高的蒿草堆中，躲在大馬羣山山脚下的陰涼處，一陣風吹來，熱浪蒸騰、沙霧瀰漫，好像整個世界都是屬於酷熱和風沙似的。

此時，在廣袤的綠草如茵的大草原上，遠遠地出現了一個白點。

白點由遠而近，一個女人身披着白衣袍，頭裹着白頭巾，騎着白駿馬，風馳電掣般地朝大馬羣山奔來。

由於跑的速度太快，即使在草地上，駿馬過後也留下了一道黃色的塵土煙霧來。霎眼間，駿馬已經奔馳到大馬羣山南麓的一塊廣場上。

女人一提馬繮繩，白駿馬一聲長嘯，早見從大帳中跑出兩個青衣少女來。她們跑上前去，跪下行禮後，扶白衣女人下馬，說道：「狠爺辛苦了。」

這個被稱爲「狠爺」的女人跳下馬鞍後，拍了拍那匹渾身無一雜色的「雪中霜」名種坐騎，對其中的一個少女道：「快去溜溜馬。」

一邊和另一少女向大帳走去，一邊問道：「馬爺還沒有消息麼？」

「嗯，馬爺已經來了兩天了。他等狠爺您都等急了。」

「噢！」狠爺聽了，加緊了脚步，掀開紗簾，鑽進帳去，裡面的衆人一起向她行禮致敬。

她一屁股坐在一隻大理石石凳上，用眼睛在衆人中搜索起來。

「索命鐵鏈」馬武出列跨步走到她面前，拱手行禮道：「馬武叩見狠爺。」

「唔，是你。那遺詔拿來了沒有？」狠爺見了馬武，大眼睛眨動了幾下，不覺露齒一笑，問道。

她看上去三十歲出頭，生得極其美麗，雖然在烈日暴曬下膚色有些發黑，卻依然顯得齒白唇紅，清澈的明眸一閃，生出無限光輝來，兩頰上微染着兩堆紅暈，只是二條長眉中間，尚蘊藏着一絲殺機，使人見了既垂涎三尺而又望而生畏。

馬武見狠爺氣色平和，略略猶豫了一下，答道：「馬武此次路遇不測，遺詔未有取回。」

「嗯！」狠爺雙眉倒豎，逼視着馬武，漂亮的臉龐上呈現出一副兇相來。

馬武搖了搖頭，嘆了口氣：「說來話長，容我與狠爺單獨細談。」

「嗯？」狠爺略略沉思了一下，點了點頭，對衆人說道：「你們衆人且退下。」

馬武見衆人退出帳去，湊近狠爺道：「這次馬武竭盡全力，卻沒有拿回狠爺要的遺詔，卻也怪不得我。你道遺詔給誰拿去了？」

「誰？」狠爺有些疑惑地看着馬武。

「廣智和尚，就是你的師父飛雕劉！」

「是他！」狠爺吃了一驚，皺緊了眉頭，緩緩問道：「他怎麼會來拿此東西？」

於是，馬武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向狠爺訴述了一遍，只是隱瞞了他已經投靠雍正，受雍正派遣來尋遺詔一事。

狠爺聽了馬武敘述，默默不作一語，半晌，她咬了咬嘴唇說道：「這樣也好，遺詔既然到老和尚手裡那也算了。飛雕劉拿了遺詔，也決不會讓愛新覺羅氏安寧的，我們等着，有好戲可瞧的了。」

「不，不能就此作罷。」馬武見狠爺不想再奪回遺詔了，心想：狠爺不去，我一人如何能從胖和尚手中奪回遺詔？又如何向雍正交代？

於是在一旁攛掇道：「狠爺此言差矣。飛雕劉決不會讓咱們看好戲的。他曾說到時候要還給雍正。狠爺與清廷有殺父之仇，豈可不報？且現在雍正兄弟勾心鬥角，相互猜疑，正是行動的好機會，萬萬不可錯失良機。馬武甘願赴湯蹈火，與狠爺一起尋找遺詔，傾覆清廷，爲老狠爺報仇。」

狠爺連連點頭，她被馬武這番慷慨陳辭感動了，走上前去，用左臂勾住馬武的脖子，微笑着說道：「馬爺如此忠毅，妾又有何言可說？謹照馬爺的計劃辦吧。」

馬武鬼哭般地笑道：「那麼，事不宜遲，你我明日就啓程出發吧。」

當晚，馬武留宿在狠爺帳中，擁抱着狠爺睡覺。兩人顚鸞倒鳳，進入溫柔鄉中，自有說不盡的樂趣，等到興盡睡去，東方已漸露白了。

翌日一覺醒來，時間已至辰巳時分了。狠爺、馬武二人盥洗已畢，匆匆騎上快馬，向南而去，一路上馬不停蹄，翻山越嶺，跨溝涉澗，諸般辛苦，自不必細說。只是二人雖然道同，志卻不合，各人打着各人的算盤。

狠爺本名卜勒巴珠，乃蒙古準噶爾部落主老狠爺噶爾丹的獨生女兒，她雖然生得天姿國色，溫柔嫵媚，形如露潤的海棠，看上去有些弱不禁風，其實卻是十分剛强。

其父噶爾丹生性粗野慓悍，把卜勒巴珠倒視爲掌上明珠，格外地寵愛。平時他騎馬習射，弄刀使槍，小卜勒一直在一旁觀看。她從小受到騎射風尚的薰陶，也酷愛刀槍騎射，加上噶爾丹指點，十三、四歲時就練出了一套較嫻熟的馬上功夫。

噶爾丹率領蒙古各部數十萬兵馬，向清廷尋釁，殺人放火，搶劫財物，無惡不作。

康熙帝領諸子，任命大將軍費揚古爲元帥，親自北征噶爾丹。

大軍所到之處，噶爾丹望風披靡，土崩瓦解，噶爾丹衆叛親離，日益窮蹙，連自己的心腹衛隊也整個投降了清兵，反而領着清兵捕捉噶爾丹。

噶爾丹走投無路，把幼小的愛女卜勒巴珠托付給族人丹吉喇，自己服毒自殺。

訣別前，他拉着卜勒巴珠的小手，老淚縱橫地嗚咽着：「女兒切記，清廷愛新覺羅家族，乃是你父的仇敵，爲父老朽不中用了。女兒日後長大，一定要替爲父的報仇，有朝一日你能割下清廷皇帝的腦袋，到我的墳頭上來祭奠，爲父才能瞑目。」

小卜勒巴珠哭着被丹吉喇帶走。

她飄流異鄉，四海爲家，後來在行道上遇見了大俠飛雕劉廣智和尚，被飛雕劉帶到小五台山上，收做徒弟。

她雖爲女流，身體素質卻極好，人又極其聰慧，且一心思念爲父報仇，練功格外刻苦勤奮，功業長進極快。

飛雕劉見她異常聰敏，甘願耐勞吃苦，心裡自然分外高興，也竭盡全力敎她。

卜勒巴珠受到名師指點，刀、槍、棒、劍、鏢、箭、鈎、戟樣樣精通，尤其擅長一雙雌雄彎刀，舞得神出鬼沒，密不透風，萬人難敵。

一晃十年過去了，卜勒巴珠已經長大成一個大姑娘了。

她青春年少貌美，生得如出水之芙蓉、帶露之海棠，光耀照人，越發艷美，而她的武藝也練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她十年汗水，十年淚水。二十年中，她一刻也沒有忘記爲父親報仇。現在，她見師父讚她武功已成，心中十分高興，認爲替父報仇的時機已經到了，便請求師父一起下山，替她爲父親報仇。

飛雕劉見卜勒巴珠跪在他的面前，泗涕橫流，又是愛憐，又是不滿地說道：「爲師教授妳武功，僅爲防身自衛之用。妳父在世，兇猛驕橫，殺人成性，稱霸一方。大清天子殺妳父親，鏟除兇暴，大義不弭。你孝心忠誠，精神可嘉，爲師十分敬佩。妳倘有他事相求，爲師義不容辭，唯此報殺父之仇一事，斷斷行不得。」

卜勒巴珠見師父一口回絕了自己的請求，心裡不高興，心想，我吃盡艱辛學武，又不是弄着玩玩的。現在武功已成，有切齒大仇不報，又有何顏面見人？學得的功夫又有何用？師父也太不近情理了。

她看了看師父，低下頭默默不作一語，咬着牙齒，揩乾了眼淚，向飛雕劉鞠了一躬，退出門去。

「回來！」飛雕劉見卜勒巴珠不高

與地退了出去，又把她喚了回來，拍了拍她的腦袋深沉地嘆了一口氣道：「妳大概在埋怨爲師的不近情理吧。其實，爲師的又何嘗與清廷無仇，又何嘗不思想報仇？只爲一有風吹草動，倒霉的還是天下的黎民百姓。」

他痛苦地停頓了一下，又繼續說道：「妳已長大成人，武藝也已經精通，雄鷹的翅膀硬了，自然該到暴風雨中去搏擊。不過，憑着妳這點本領，要在天下走動，尚嫌不夠，何況清廷現時擁有將長兵精，高手雲集，妳身孤影單又怎能得手？依爲師的看法，妳不如回到部落中去，領導妳的族人，安份守己，共保天下平安，這樣豈不更好？」

卜勒巴珠跪下告道：「如此，則徒兒告辭去了。」

卜勒巴珠離師下山，打算越過長城回部落去，才來到山脚下，突然見前面一個彪形大漢迎面走來。

她並不在意，與其照面而過。沒走幾步路，突然聽見身後有招呼聲：「小娘子，且慢走。」

卜勒巴珠回過頭去，見那大漢小跑步向她奔來，便停住了脚步。

大漢跑到她的面前，一躬身子，皺起了鷹勾鼻子嘿嘿笑道：「小娘子，荒山野地的爲何獨自一人行走？豈不感到寂寞？」

卜勒巴珠厭惡地白了他一眼，並不答理他，掉過頭自顧走了。

她來到一個山凹處，「突」的一聲，從巖崖上跳下一個人來，擋住了她的去路。

她抬頭一看，又是那個鷹勾鼻大漢，嘿嘿笑着：「小娘子怎麼不理人？還怪怕羞的呢？此地人煙稀少，野獸出沒，妳水靈靈的一個美人，叫狼吃了多麼可惜！還是讓妳哥哥陪着妳吧。」言尚未了，已上來動手扯卜勒巴珠。

卜勒巴珠怒不可遏，頓時柳眉倒豎，撩起手掌，「啪」地一掌打在大漢臉上。

大漢猝不及防，猛被一擊，痛得「唷唷」直叫：「小娘子手脚怎麼如此厲害！」

卜勒巴珠拔出彎刀，不打招呼，就向大漢劈去。

大漢見卜勒巴珠刀法純熟，來得兇狠，不覺大驚，連忙躲避。卜勒巴珠雙刀連連進劈，大漢招架不住，大叫一聲，拽出一條鐵鏈招架，「噹」的一聲，兵器相交，迸出了火星。

兩人手上都略略感到一陣麻木，彼此都感到了對手的份量。

兩人四目相視，在地上盤桓了幾圈，又廝打起來。只見雙刀如霹靂滾地，如蛟攪江河，又見鐵鏈似飛蛇出洞，似天龍鬧海。

兩人糾纏在一起，相鬥五十回合不分勝負。漸漸地卜勒巴珠感到有些支持不住，她叱喝一聲，用力格開飛竄過來的鐵鏈，又舉刀連連進劈，趁大漢招架之機，一縮身子，跳出圈外，叫道：「你且住手，你是何人？且報個姓名來。」

大漢哈哈大笑道：「這，好辦！在下姓馬名武，人稱『索命鐵鏈』的便是。」

卜勒巴珠道：「我與你萍水相逢，何必相逼？告訴你，我乃大俠飛雕劉的徒弟，你若知趣，快快讓道，否則，待我稟報我師父，你小命休矣！」

馬武嘿嘿陰笑道：「甚麼飛雕『留』，飛雕去的，我又何曾怕他！我祇知道天下有『索命鐵鏈』。你少嚕嗦，戰得過則戰，戰不過則跟我走。」說完，又掄起鐵鏈朝卜勒巴珠打來。

卜勒巴珠邊招架邊暗念道：這個惡徒，如此猖狂無禮，倒要好好教訓教訓他。便且戰且向山上退去，將馬武一步步引上山來。

她退到山頂，跳進廣寒寺，跪在飛雕劉面前唔唔地哭訴起來。

飛雕劉見卜勒巴珠突然又轉了回來，哭着跪在地上，不覺大吃一驚，問道：「徒兒如何又回來啦？」

卜勒巴珠哭道：「徒兒一下山去，就遇見一個歹徒，要調戲徒兒，徒兒教訓他，誰知這歹徒本領高强，徒兒打他不過，就說出師父大名。歹徒聽了，卻道正要教訓教訓師父。」

飛雕劉沉靜地問道：「眞有此事！」卜勒巴珠點頭道：「他已經跟着

上山來了。」

此時，馬武已經摸上山來，正在寺院中探頭探腦着。卜勒巴珠道：「就是此人。」

飛雕劉跨步出去，問道：「客人有何事情？」

馬武見卜勒巴珠站在飛雕劉身後，便冷冷說道：「幹甚麼事情？我就是找這姑娘。」說着，直撲卜勒巴珠。

飛雕劉大喝一聲：「客人不得無禮。」伸出二臂攔住馬武。

馬武嘿冷笑道：「你和尚管甚麼閒事，想自討苦吃？」說完，飛起一掌，直打飛雕劉門面。

飛雕劉輕輕一撥，馬武一個趔趄。

馬武大怒，掄起鐵鏈朝飛雕劉打去。

飛雕劉輕輕一躍，人騰空而起，如雄鷹展翅，落在丈把遠開外，見馬武來勢凶猛，便拔出雌雄雙彎刀迎着馬武的鐵鏈，兩人你來我往殺作一團。

猛然間，只聽得「嗆」的一聲，鐵鏈從馬武手中騰空飛去，馬武大驚。

他見刀光纏着他閃耀，只感到渾身上下全是利器，嚇得大叫一聲，跌倒在地上，渾身顫抖，頭上直冒冷汗，連聲叫道：「師父饒命，師父饒命。」

卜勒巴珠見馬武如此狼狽相，在一旁哈哈大笑起來。

飛雕劉用刀抵住馬武的額頭道：「你仗着一身蠻力，調戲良家女子，我武林中豈容得下你這種敗類！」

馬武大叫道：「小娘子救命，救命！」眼睛中充滿了惶恐的神色。

卜勒巴珠拉住師父的手臂道：「師父，難得他有一身好武藝，看在我的面上，饒他一命吧。」

飛雕劉回頭看了看卜勒巴珠，心想這丫頭倒會做好人，也罷，不如就此放他回去。

又轉念一想，這人本事不小，看其樣子長相凶惡，不是個善良之輩，身爲武林中人，竟在白日裡明目張膽的調戲女子，且貪生怕死，毫無骨氣，分明是個有本事的小人，留下世上定會貽害百姓，不能輕易饒他，便對馬武喝道：「你這苟且偷生之徒，本當要你腦袋祭山，現在姑且看在徒兒情面上饒你一命。不過，你爲人兇惡，我要在你臉上留下一點記號，讓你永遠牢記這個教訓。」

言罷，將刀從馬武臉上劃下。馬武頓時血流滿面，他捂住臉龐，呀呀地大叫着，爬起來轉身就逃。

「回來！」飛雕劉在馬武身後猛喝一聲，「倘若以後再在外面爲非作歹，讓我碰上，一定不留情面。」手指着遠處地上的鐵鏈：「把你的破家什帶上。」

馬武那裡再敢出聲？從地上拾起鐵鏈，抱頭鼠竄而去。

卜勒巴珠在一旁格格地笑個不停：「師父，那歹人眞是自討苦吃，何不再在他的臉上劃上幾刀，鏤出幾朵花來才好看呢？」

飛雕劉默默地看着卜勒巴珠，驀地感到一陣不祥之兆，徒兒有些反覆無常，半晌，方對卜勒巴珠道：「那妳爲何又替他求情？妳也快下山去吧。」

停頓一下，他又道：「我斷定那個馬武是歹徒，他不會就此罷休的，還會來尋找妳的麻煩。來，爲師再教你家傳奪命刀法，用此，足以對付那個歹徒了。」

言畢，他將一百二十路奪命刀法傳授給卜勒巴珠。又解下自己身上所佩的那雙雌雄彎刀，對卜勒巴珠道：「這是一對雌雄寶刀，其刃鋒利無比，乃爲師所佩之寶刀，你就留下做個紀念吧。」說着，他從刀鞘中抽出一雙刀來。

這雙刀甚是奇異。他一按刀柄機關，猛地從刀尖處竄出尺把長的一截利刃來。

卜勒巴珠看了，不禁倒吸了一口氣，失聲叫道：「好刀！」

飛雕劉收回利刃，把雌雄刀重新放入刀鞘中，遞給卜勒巴珠道：「切記，此刀只能用來殺你的一個最大的仇人，除此以外，除非萬不得已，千萬不可隨便動用。切記爲師的話。」

卜勒巴珠雙腿跪在地上：「徒兒當永世銘記師父的教訓。」接過雙刀，叩過頭後，第二次下山去了。

卜勒巴珠回到漠北，老丹吉喇見她已學得技藝回來，十分高興，便讓她統領部落。

卜勒巴珠也並不謙讓，自此做起「狼爺」來了。她天天訓練部衆，又到處招兵買馬，把師父的教訓早忘得一乾二淨了，一心準備殺進長城，報殺父之仇。

這日部卒進來稟報道，有個猛士求見。

卜勒巴珠叫部下將猛士帶進來一看，暗暗吃了驚：這個臉上長長一條疤痕的大漢不正是馬武嗎？她正想開口問訊，只見馬武雙手抱拳，朝她鞠了一躬，開口說道：「狼爺，妳一定認得我吧。我馬武得知狼爺在此招兵買馬，甘願投效於狼爺麾下。」

卜勒巴珠有些疑惑地「啊」了一聲。

馬武繼續說道：「馬武聞得狼爺一心圖報殺父之仇，心中不勝敬佩，願跟隨狼爺，爲狼爺效命。」

馬武接着說道：「不過，我有一個小小的條件。」他用輕蔑的眼光看一看卜勒巴珠和她周圍的衆人，傲慢地說道：「我想讓你的族人看一看我這個外族人到底有多少本事！狼爺，你對你的部屬說一說，你是如何被我打得暈頭轉向的。」

卜勒巴珠聽了不禁大怒，拍案而

起：「好，你今天送上門來，狠爺我倒要教訓教訓你。」她的眼中閃着兇光，對向馬武湧上來的部屬喝道：「退下。」

「請吧。」她一伸手，示意馬武出帳較量。

馬武嘿嘿冷笑道：「上馬比試。」

兩人在衆目睽睽之下，騎上戰馬，擺開架勢。

說時遲，那時快，卜勒巴珠舞動兩把彎刀，直取馬武。

馬武也挺劍相迎，刀劍相撞，錚錚作聲，兩人你來我往，絞成一團。只見馬蹄蹶土，掀起團團塵霧；刀光閃閃，射出道道銀箭。

卜勒巴珠越戰越勇，刀刀蘊藏殺機。馬武見不能取勝，又甩手拋出鐵鏈。

兩旁的人看了，都驚得目瞪口呆，從未見過如此激烈而又驚人心腑的惡鬥。

突然，馬武猛一拉馬繮，用腿在馬肚兩旁一夾，戰馬長嘶一聲，騰空向上竄起。

卜勒巴珠一驚，馬武趁勢掉轉馬頭，拍馬向前方逃去。

圍觀的人羣中發出「霍！」的一陣轟叫聲。卜勒巴珠見馬武敗去，頓時精神大振，亦一夾馬肚，催馬向前追去。

她只感到馬蹄生風，耳邊呼呼作響，霎時間已追出二十多里路。

卜勒巴珠見馬武消失在前面的山石後面，生怕馬武逃脫，一夾馬肚，緊追不捨。她一轉到山石後，却見馬武坐在一塊巖石上，悠閒地像在等候着她似的。

她正想衝上前去，却見馬武站起身來。對她叫道：「狠爺暫請住手，讓我且問妳一樁事情。」

卜勒巴珠被弄懵了，怒目吼道：「甚麼事？快說！」

馬武平靜地說道：「狠爺不是要爲父報仇麼？」

卜勒巴珠道：「不錯。」

馬武又道：「狠爺俠骨爽直，氣度不凡。你不是說過，誰能替你報殺父之仇，甘願爲其做牛做馬麼？」

卜勒巴珠道：「不錯，這又怎麼樣呢？」

馬武臉上露出奸邪的笑容道：「我馬武甘願爲狠爺……不，小娘子報殺父之仇，不要妳做牛做馬，只要與你結爲百年之好。」

卜勒巴珠大怒道：「你這歹徒着實可惡，看狠爺我先殺了你。」說着，又舉起刀欲向馬武砍去。

馬武嘿嘿冷笑道：「想不到狠爺竟是個自食其言，不講信用的僞君子。妳倘若宰了我，又如何能在部落中間立脚？」

卜勒巴珠聽了，不覺放下了手臂，低頭一聲不吭。

馬武見卜勒巴珠猶疑，便一步步向她走去，說道：「狠爺，我是眞心喜歡妳，甘心效命於狠爺馬前，狠爺怎能失信於天下勇士，拒天下勇士於關外呢？如此下去，殺父之仇何時能報！又如何能報！」言畢，竟雙膝彎曲，跪倒在卜勒巴珠的面前。

卜勒巴珠見狀，心中不覺暗暗顫動了一下。

她自已親口許下的諾言，只要能爲父親報仇，她甘願做牛做馬。眼前這個馬武，雖然行止粗俗，品格不高，但武藝精湛絕倫。卜勒巴珠除了師父，從心底裡服佩他，這樣的人，正是她得以實現替父報仇願望的理想人物。想到此，便翻身下馬，想去扶馬武。

馬武見卜勒巴珠臉色已平和，一步步走近前來，攤開雙手，情緒激動地說道：「狠爺，殺父之仇不可忘，天下義士不可却哇。」

他突然撲了上去，緊緊地摟住卜勒巴珠，拚命吻着，撫摩着：「狠爺，快嫁與我，一起報殺父之仇。」卜勒巴珠縱有女媧補天之功，又如何掙脫得了馬武鐵鉗般的擁抱，她掙扎了一番，動彈不得，嘴裡連連喊着：「快放手，快放手！」

好一會，馬武才鬆開手來。兩人相對而視，默默無言，眼神既非愛情交流，也非仇敵間不懷好意的尋衅。

這種氣氛，與周圍的山石草原融合在一起，給人一種古怪、凝滯的感覺。

過了片刻，卜勒巴珠嘆了口氣道：「好吧，既然如此，你要依我一件事情。爲了證實你的忠實和誠意，我將用小刀在你的兩肩下剜去兩塊肉，你答應嗎？」

馬武默默地看着卜勒巴珠的臉，那張臉依然是那樣的嬌艷美麗，那樣的楚楚動人，只是眉宇間隱隱約約閃露着一股令人生畏的殺氣。

馬武心中一個顫抖，心想：想不到這個長着一張漂亮臉龐的女人竟有這樣一顆狠毒的心。我馬武又何嘗懼怕這些小皮肉之苦，我倒要看看你如何下得手來。

想畢，喉嚨口泛出一陣濃濁的聲音：「好吧，狠爺請吧。」他解脫衣服，露出寬闊的背脊。

卜勒巴珠慢慢地從腰間拔出匕首，臉上殺氣騰騰地對馬武說：「你現在後悔還來得及，不然我要動手了。」

馬武道：「別多說了，快動手吧。」他轉過身子，將背脊對着卜勒巴珠。卜勒巴珠從身邊摸出一隻小包，她用匕首尖刃抵住馬武的左脊上，輕輕一用刀，尖刃刺進馬武皮肉中去，鮮血頓時如注一般地朝外流淌。她一翻手腕，尖刃刮在胛骨上面，發出「咯咯」聲響，「咯咯」一聲，割下一塊肉來。

馬武疼得咬緊牙關，頭上虛汗直冒。卜勒巴珠拔出刃來，毫不留情地

對準右脊上又是一刀，她的臉上泛着笑容，好像尖刃刮骨發出的聲音是悅耳的絲竹聲似的。她剜下第二塊肉後，從小包裡拿出「血見愁」敷在傷口上，「撕啦」一聲，將自已的衣袍撕下一塊來，包紮在馬武的傷口上。

她朝馬武的傷口上拍打了幾下，伸出雙手摟住馬武的脖子，笑着道：「英雄！英雄！」把馬武弄得啼笑皆非。

從此，準噶爾部落就多了一個「馬爺」。卜勒巴珠加緊訓練部衆，積極做報仇準備。

一日，飛雕劉突然來到大馬羣山，出現在卜勒巴珠的面前。

卜勒巴珠驚異師父突然會到塞北來，又喜又驚地問道：「師父爲何此時來到這邊塞荒漠之地。」

飛雕劉瞪了她一眼，道：「你要點兵攻打邊關麼？」

卜勒巴珠欠身答道：「徒兒十年生聚，正想報殺父之仇。」

飛雕劉搖着雙手道：「萬萬使不得，現在天下承平，你又要煽動兵燹，不顧百姓安危，豈可以一人恩怨使天下生靈塗炭。」

卜勒巴珠答道：「徒兒與清廷有深仇大恨，怎能有仇不報？師父與清廷不也有深仇大恨麼？何不與徒兒一起進京報仇。」

飛雕劉道：「我確有大仇要報，但怎可以私仇公報？俗話說，不是不報，時辰未到。現在實在不是時候啊！」

正說着，馬武一步跨進帳來，見了稍稍有些發胖的飛雕劉，暗暗吃了一驚，「嘩啦」一聲，抽出鐵鏈來。

卜勒巴珠見馬武殺氣騰騰，猛喝一聲：「馬爺不得無禮！」飛雕劉見進來的竟是馬武，亦大吃一驚，對卜勒巴珠道：「此人如何會在這裡？」

馬武却不答話，指着飛雕劉對卜勒巴珠道：「這和尚硬是阻擋狠爺替父報仇，分明是居心不良，莫不是清廷的奸細。」又回過頭對着飛雕劉道：「我與你有破相之仇，今日正好與你了結。」說完，掄起鐵鏈朝飛雕劉打來。

飛雕劉縱身一躍，躲避開去，仰天大笑道：「汝乳臭未乾，還要動武？」提起刀來迎擊，兩人一來一往地激鬥起來。

馬武又如何是飛雕劉的對手？六七個回合之後，就漸漸有些招架不住了。

卜勒巴珠在一旁見了，急忙拔出雌雄雙刀，將飛雕劉的彎刀架住。

飛雕劉大驚，叫道：「妳拿這刀是來對付師父的麼？」

卜勒巴珠手中握着的正是飛雕劉贈送給她的那雙雌雄彎刀。

「師父，請你不要阻止我報殺父之仇。」卜勒巴珠急着叫道。

飛雕劉大怒道：「大逆不道的畜牲，我贈妳寶刀是讓妳來對付我的麼！你我從此斷絕師徒之情了。」說完，他憤憤轉身離去。

然而，卜勒巴珠報仇尚未出發，康熙皇帝玄燁已經任命年羹堯爲大將軍，帶精兵良將北征。卜勒巴珠、馬武部衆又如何抵擋得住，只得遠遁逃至漠北，不敢再輕舉妄動。

康熙賓天（駕崩），諸阿哥紛爭。雍正陰謀奪嫡篡位，成爲清廷的皇帝。

當卜勒巴珠派出的探子回來報告說：「年羹堯手中有一份康熙的立儲遺詔。」她立刻覺察到可以利用這份遺詔來製造大亂，使清廷毀於內訌。

於是，她派人召回在外游弋多時的馬武，令其偷偷潛入長城，務必盜回遺詔。

却不料馬武到手的遺詔又被飛雕劉奪了過去。現在，卜勒巴珠和馬武想去飛雕劉那裡去奪取遺詔，但又談何容易呢？

而最可悲的是，卜勒巴珠此刻還蒙在鼓裡，她的那個半是情郎、半是部屬的馬爺，雖然與她同轡而行，却並不是爲了替她報殺父之仇，而是她的仇敵清廷皇帝的可恥的走卒。

* * *

小五台山地處河北境內，主峯高達二千八百七十公尺。它西接恒山、五台山、東連妙峯山、百花山，南靠狼牙山，北面與大馬羣山脈遙遙相視。這一帶山山相連，重崖疊巒，氣勢十分壯觀。

山上老松古杉，掀空障谷；雲蒸霞蔚，靈雨怪霧，鹿游於山巖，鳥鳴於樹叢，而人跡稀少。

小五台山高聳入雲，地勢險要，順着石砌的小路可直達山頂。山頂上修建着一座十分簡陋的寺院——廣寒寺，這是一座年代久遠的寺院，曾經有過香火旺盛的時期，只是由於交通不便，逐漸衰弱下去了。

飛雕劉帶着小和尚慧能就在這裡修煉，由於海拔較高的緣故，山上經常被雲靄霞氣所蔽，看上去山像是被山霧吞吐似的，形成一種奇特的氣氛，加之周圍林木葱郁，人跡稀少，倒是個十分幽靜可人的地方。

飛雕劉的祖父就是明朝大名鼎鼎的勇將，遼陽總兵劉鋌。

薩爾滸一戰，明軍主帥楊鎬指揮失靈，致使劉鋌深陷清兵重圍。

劉鋌臨危不懼，指揮明軍兵士奮勇殺敵，自己身先士卒，親手斬敵一百餘人，最後終於寡不敵衆，慘死在戰場上，劉鋌所部全軍覆滅。

噩耗傳來，飛雕劉父親劉傑拈香跪泣，對天發誓，要斬清酋頭顱，爲劉鋌報仇，卻不幸報仇大志未酬，反而被清軍捕殺，劉傑也慘遭「滅族」之災。

當時飛雕劉尚在襁褓之中，僥倖免於災難，被異人帶至小五台山收養。

他和清廷有殺親滅族之仇，在山

上用心修行苦練，造就了一身好功夫，也一心想着報仇雪恨。

十幾年前，他收留卜勒巴珠作徒弟亦是同病相憐的緣故。他人雖在小五台山上，心眼卻注目着整個朝廷轉勢的變化。他既痛恨滿清入主中原，卻又爲康熙時出現的盛世景象而高興；既痛悼明廷的覆滅，卻又不滿明末社會的黑暗，這使他經常處於一種異常痛苦的矛盾之中。

他是個血性漢子，完全有可能仗着自己的一身本領以酬報仇雪恨的大志。但是，他又看到，他的舉動可能會使時局失去平衡，導致天下大亂。一想到此，他便硬是壓下了自己强烈的報仇慾火。

但是，即使是這樣，他也並沒有熄滅自己要報仇的熾烈火焰，相反，這火焰却越燃越烈，全家七十多條性命不能白白送掉啊！最使他不安的是，年齡不饒人，歲數在一天天地往上爬，他的軀體雖然仍然輕捷靈活，但卻已經開始發胖了，在截奪遺詔的時候，馬武竟認不出他來了。

如果再拖延下去，到了年弱體衰之時，再圖報仇，則爲時晚矣！然而，天下大亂，遭殃最多的還是天下的百姓啊！想到天下百姓，他終於還是强忍下來了。

當他得知卜勒巴珠欲趁年羹堯將遺詔外流的機會，奪得遺詔，以達到搗亂中原，圖報復父仇的目的，便下山截住了康熙的立儲遺詔，防止有人利用遺詔製造混亂，動盪政局，還收留了海雲寺的小和尚慧能。

當然，他既是血性漢子，就絕不會輕易放棄自己要報仇的夙志宏願的，但這必須是既能達到報仇雪恨的目的，又不危及天下黎民百姓，這就需要捕捉機會。

而現在雍正雖然登上了皇帝的寶座，但並不穩固。康熙的那些衆多的皇子們一刻也沒有停止過覬覦帝位，誰都想嘗嘗君臨天下的滋味。長城以外，除了卜勒巴珠在礪兵秣馬，窺探中原外，西北部也烽煙時起，天下很不太平。現在倘若遺詔被公佈於天下，那麼，整個局勢將會發生不可估量的逆轉。雍正會被他的兄弟們當作國賊征討，卜勒巴珠也會興風作浪，興兵前去進犯，時局將亂得不可收拾，天下的百姓也將横遭禍難……因此，他在奪得遺詔以後，再也不外出雲遊，只悄然無聲地隱居在山寺之中，帶着慧能在山上練功。

卜勒巴珠和馬武曉行露宿，饑餐渴飲，一路辛苦，來到小五台山的山腳下。

她一身夜行人打扮，黑衣緊袖，頭上用黑布挽成一個環髻，腰間插一柄彎刀，顯得格外英武標悍。

太陽已經西下，夕陽的餘輝照在山崗上，給山石、樹木染上了一層金色的餘輝。他倆沿着石階爬上了山頂，那座顯得蒼老的廣寒寺沐浴在夕陽的光芒之中，靜靜地蹲伏在山頂之上，顯得莊重、肅穆、神聖。

卜勒巴珠和馬武躲在寺院大門對面的樹叢中，窺視着寺院的動靜。山頂上靜悄悄的，不見一人，四周是勁松蒼柏，一對石幢分列在寺門的兩旁，寺院圍墻的左邊是一個很大的石砌蓄水池。這所有的一切，對卜勒巴珠來說是太熟悉的了。

她曾經在這裡和師父飛雕劉一起渡過了整整十個春秋。這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是這樣的親切，這樣的熟悉，這樣的令人神往。

她清楚地記得，當初她剛來這裡時，一不小心跌進了墻邊的水池裡，是師父飛奔過來一把把她從水中救起的，嚇得她哇哇大哭起來，她還記得，眼前這棵枝葉繁茂，結着一顆顆綠色果實的大胡桃樹，就是她親手栽種的，而這棵樹的樹苗，正是師父買來的，師父曾經說過，小樹長大了，她也就成材了。

現在她已經成材，卻……她不敢往下想。當然，這裡基本上沒有甚麼大的變化，只是那本來就泥灰剝落的簡陋的山寺顯得更加蒼老，更加陳舊了。而變化最大的，大約就是她本人了。

小胡桃樹苗已經長成大樹，她也已經不再是個幼稚、任性，常愛撒驕的小丫頭，而是一個部落的狠爺了，她再也不是需要依靠師父翼扶的雛鳥，而是一個不甘受任何羈絆，統率十多萬部衆的女主宰者了。

此時，天色開始昏暗下來，馬武見卜勒巴珠看着寺院沉思，催促着：「狠爺，不要再等了，咱們動手吧。」

卜勒巴珠被馬武提醒，才從遐思中醒悟過來，她考慮了一下，說道：「先讓我進去看一看，你待在此處不要動。」

馬武知道飛雕劉厲害，巴不得卜勒巴珠一人前去，聽卜勒巴珠一說，連忙答應下來。

卜勒巴珠一閃身，躍出樹叢，三竄兩蹦已經摸到山門邊。

輕輕推門虛掩着的寺門，見裡面靜悄悄的，並無一個人影，寺院裡也沒有甚麼變化。

她知道，凡是比較珍貴的東西，師父都是放在大佛上面的遮幔後面的。

她輕捷地鑽進佛殿，騰身躍起，飛上佛台，熟練地伸手向上摸去，從遮幔下拖出一隻包袱來。

她輕輕地打開包袱，遺詔果然在裡面。她不禁大喜，將遺詔小心的塞進夜行衣裡，從佛台上跳下來，正準備離開佛殿，門外突然有兩條人影一晃，有人正要從外面進來。

她大吃一驚，見情形危急，無處躲避，急亂中縱身一躍，跳到寺廟的橫樑上，門外進來了一個「X」字形的

影子。

他仔細一看，原來是慧能頭頂頭的頂着飛雕劉走進寺來，她知道這是師父正和小和尚在練「吐吞功」，看來師父並未發覺。

她暗暗慶幸自己臨危不亂，及時躲避，化險爲夷。

她見飛雕劉進寺後，從慧能頭上翻身下來，便暗忖道：「等師父離殿進禪房後，就趕緊溜走。」又暗忖道：「想不到此番走一遭竟這麼順利，並不曾動槍動刀的，連口舌也不曾費半句。」又在暗中譏笑師父道：「老和尚日後打開包袱，見遺詔不在時，一定會驚得兩眼發直的。」

一想到此，她不禁仔細窺視起飛雕劉來：啊！這老和尚比以前胖得多了，原來的四方臉現在已變成胖鼓鼓的圓臉了，怪不得馬武會認不出他來。

她心裏正在暗自得意，誰知飛雕劉卻並沒有要離開寺殿的樣子，他吩咐慧能將素齋端到佛殿上來吃。

她暗暗驚訝：這和尚的外形變了，怎麼連吃飯的習慣也改變了？怎麼在佛殿上用起膳來？心裏暗暗着急，卻又無可奈何。

一會兒，只見慧能拎着飯籠走了進來，將飯菜一樣樣端上桌來。

她見飛雕劉和慧能坐在殿墻邊的案桌前細細地咀嚼着，不時發出嘖嘖的聲響來，她心裡越來越着急了，心想，馬武在外面一定等急了，千萬別衝進來。

飛雕劉、慧能吃得津津有味，她的食慾也被勾引起來，肚子裡咕咕直叫。

她又氣又惱，卻不敢發出一絲聲響，心中正在暗暗咒罵老禿驢的時候，突然聽飛雕劉仰頭向上喚道：「樑上君子，何不下來一起用膳！上面灰塵污土，豈是居止之處。」

卜勒巴珠聽了，驚得說不出話來，看看已無法隱藏，只得硬着頭皮跳下樑來，跪在飛雕劉面前，稟告道：「師父別來無恙，請受徒兒參拜。」

飛雕劉見跳下來的竟是卜勒巴珠，不覺暗暗吃驚，他連連冷笑道：「是妳！罪過，罪過！狠爺不必客氣。來，坐下說話。狠爺突然造訪寒寺，不知有何指教？又如何躲在樑上不肯下來？」

卜勒巴珠被說得滿臉通紅，無言以對，嘴裡支支吾吾地不知所云。

飛雕劉嘻嘻地挖苦道：「其實，狠爺要找地方棲息，又何必蹲在樑上？」

卜勒巴珠被羞得無地自容。飛雕劉武藝高强，她不敢發作，置身殿內就如同坐在針毡上一般，難以忍受，心想，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於是忍氣吞聲地朝飛雕劉一抱拳，强打起笑容道：「師父保重，徒兒告辭了。」說完，拔腿要走。

「慢！」飛雕劉伸出一臂，攔住了她：「狠爺怎麼可以私自把我的東西藏在懷裡就想走了呢？」

卜勒巴珠大驚，暗暗叫苦道：「事情不妙哉！想不到這和尚越發厲害了，倘再不走，就越發難以脫身了。」

她急亂中「刷」的一下，從腰間抽出彎刀，「刷刷刷」向飛雕劉連劈幾刀。

飛雕劉大叫一聲「好哇！」身子一閃，騰身一躍，躲避開去，順勢從身上摸出短劍來擋住卜勒巴珠的進攻。

卜勒巴珠趁勢跳出殿門，奪路而逃。

飛雕劉「哇呀」大喊一聲，一運氣，身子騰空而起，如飛雕翔空，又「嗦」的一聲落地站在卜勒巴珠面前。

卜勒巴珠驚恐萬狀，舉刀再向飛雕劉砍來。

飛雕劉舉劍相迎，兩刀相撞，發出「噹」的撞擊聲響。

卜勒巴珠只感到手臂一陣發麻，略略向後退了一步。

飛雕劉手腕一翻，劍刃直撲卜勒巴珠臉面。卜勒巴珠急忙舉刀招架，說時遲，那時快，飛雕劉突然手腕一翻，劍鋒猛然下沉，他大叫一聲：「我不傷你皮肉，快快把東西留下。」

卜勒巴珠只感到「喇啦」一聲，有東西跌落在地上，低頭一看，自己的衣服已被對方劃破，遺詔落到地上，而皮膚卻沒有一點傷痕，她驚懼的、有些不知所措的站在那裡。

飛雕劉對卜勒巴珠喝道：「今天姑且饒你一命，你趕快走吧！」說完，俯下身子，將遺詔拾起。

卜勒巴珠將刀扔在地上，跪倒在飛雕劉的面前，流着眼淚，悲愴地說道：「師父，徒弟與清廷誓不兩立，不報殺父滅族之仇誓不爲人，現在機會難得，望師父能看在師徒情份面上，成全徒弟大事。」

飛雕劉只是冷笑道：「你我刀兵相向，還有甚麼情份可言？我再三告誡過你，報仇事大，不可輕舉妄動，你卻與我動刀動槍。要報仇，你自己去吧，找我何用？不過，我有言在先，寃有頭，債有主，倘若你敢與兵侵邊，我爲天下百姓着想，定與你誓不兩立。」

卜勒巴珠有些絕望了，她流着淚哀求道：「師父不肯助徒弟一臂之力，懇求師父不要阻擋徒弟報殺父之仇。」

飛雕劉的臉色變得灰白，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扭過頭去，對卜勒巴珠道：「你走吧，我不願再見到你。」

卜勒巴珠見乞求無望，緩緩地從地上站了起來，撿起彎刀，咬了咬牙，對飛雕劉鞠了一躬，朝寺院走去。

馬武躲在山崖的樹林中，等着卜勒巴珠的消息。

他雖然力大如牛，武藝出衆，但自從同飛雕劉交過兩次手後，便知這和尚功底極深，自己遠不是他的對手，只要一提起「飛雕劉」三個字，他就

禁不住要膽怯起來。

那次馬武正要將遺詔交給雍正作爲進見禮，飛雕劉出面阻攔，馬武竟然沒有認出他來。

當飛雕劉用手在他臉上一劃暗示時，馬武才驚疑地發覺，眼前這個胖嘟嘟的和尚，就是他唯一見之害怕的飛雕劉。他恰如老鼠見到貓一樣，遇到了尅星，也顧不得雍正的天子龍顏，乖乖地把遺詔遞給了飛雕劉，以致引起了雍正的極度不滿。

他是硬着頭皮答應雍正從胖和尚手裡奪回遺詔的，但是他沒有這個膽量。他估量着，要奪回遺詔，除了卜勒巴珠之外，他人萬萬難以辦到，所以只好回到他已準備和她斷絕往來的卜勒巴珠身邊，哄騙她一起來。

卜勒巴珠讓他躲在林中等候，他眞是求之不得，卜勒巴珠摸進寺院大門以後，遲遲不見出來，他在外面等得心焦，如坐針毡上一般，不知裡面怎麼樣了。

正在不耐煩時，突然背後有人輕輕地拍了拍他的肩頭，他嚇了一跳，猛地回頭看，卻見是張炳、高子辰二人。

馬武驚疑萬分，來不及施禮，便問道：「二位如何也在這裡？」

張炳湊上前道：「奉皇上聖旨，前來助馬仁兄一臂之力。」

馬武道：「謝皇上恩典，有二位仁兄相助，何愁皇上愛物不能取回來？只不過這和尚非同小可，實在厲害得很，你我多加小心才是。」

高子辰嘿嘿地輕聲乾笑道：「馬仁兄請來異人相助，又何愁這和尚不束手就擒！」其實，他們三個人都知道飛雕劉的厲害。

馬武自然不必說，張炳就曾被飛雕劉夾在脅下，動彈不得，高子辰雖然沒有直接與和尚交過手，但他卻像是驚弓之鳥，非常害怕這個體形臃腫的和尚，三個人嘴硬心虛，躲在陰暗處嘀咕着，突然見卜勒巴珠走出了寺門，神情甚是沮喪，不像是得手的模樣。

馬武心中暗暗叫苦，知道有些不妙。

此時，只聽得山路上隱隱約約的響起了雜亂的脚步聲。

張炳、高子辰、張炳大驚，回頭看時，卻見清兵的傘形軍帽像螞蟻般地朝山上湧來。

不一會兒，高敬德出現在他們的面前，三人大喜，頓時精神振奮，一起竄出樹叢，向廣寒寺圍了上來。

卜勒巴珠正垂頭喪氣地從寺內走出來，猛然間見人頭攢動，清兵蜂湧圍了上來，不覺大驚。

她來不及招呼馬武，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內心一股惡氣正愁無處發洩，如今見了這些清軍官兵，一下子殺性驟起，抽出彎刀，衝進清軍中砍殺起來，兇猛得像一隻竄進羊羣的餓狠，頃刻之間，已有六、七具清兵屍體橫在地上。

張炳見卜勒巴珠兇猛，不覺大怒，大喝一聲，舞動着雙戟迫了上來。

卜勒巴珠被清兵團團圍住，看看不能取勝，急得大叫起來：「馬爺！馬爺！」

馬武在一旁傻了眼，急得大聲叫道：「別打了，別打了！」可是，衆人已殺作一團，哪裡還會有人聽他的。

此時，飛雕劉也被外面殺聲驚動，他急急帶着慧能跑了出來。

「抓住這賊禿驢！」馬武見飛雕劉出現，尖叫起來。

高子辰、高敬德等直奔飛雕劉，清兵像一羣瘋狗似地圍了上來。

飛雕劉見清兵來勢洶洶，心中不覺一沉，知道清兵又是爲遺詔來的。他見清兵人衆勢猛，不敢戀戰，用刀連連逼開清兵，向寺院左邊的山崖退去。

這些清兵本都是精選出來的，雖然對手兇狠，卻緊緊圍住不放。

飛雕劉退到崖邊，一手提刀，一手挾住慧能，「嗦」的一聲，縱身竄下山崖去了。

馬武、高子辰、高敬德大驚，急忙趕到山崖邊上，俯身探首向下一看，見下面影影綽綽的一片綠蔭，雖然不見得怎麼深峭，卻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深淺，而黃昏投下的陰影，增加了幾分幽玄的氣氛。

馬武、高子辰、高敬德等面面相覷，急得直跺脚。

那邊，張炳帶着兵士截住卜勒巴珠斯殺。卜勒巴珠背腹受敵，情況十分危急，但卻毫不畏怯。

她的那柄來勢兇猛的彎刀上已經染滿了殷紅的鮮血，但清兵卻像是不怕死似的，一個倒下，一個又補上，緊緊咬住她不放。

看看不能取勝，卜勒巴珠不禁有些慌張起來，她知道，如此鬥下去，她的處境會越弄越僵的，清兵殺不完，自己卻漸漸有些支持不住了。

在這性命攸關的時候，馬武卻不知道躲到哪兒去了。她急得直駡爹娘，手中的彎刀越來越沉重，而張炳的那雙戟卻越來越兇猛，招招都欲置她於死地。

她念頭一轉，好漢不吃眼前虧，暫且便宜了這些清兵，突圍走吧。

想到此，她邊戰邊向寺後面退去。寺後靠右邊是一條羊腸小道，從小道下去是一片亂石堆，她可以憑借熟悉的道路，從這裡逃脫出去。

她退到寺後，一縱身跳到小道上，向前急奔而去。可是清兵也一個個縱身跳了下來，叫喊着緊追不捨。她見脫身不得，只好返過身子，抖擻着精神，奮力劈殺，又有幾個清兵倒在血泊之中。

高子辰帶着一羣清兵衝進寺院裡，翻箱倒櫃，摔碗破盆，將寺裡的東

西乒乒乓乓地砸個粉碎，並沒有一絲收獲。「燒，把這個賊窩燒掉！」他聲嘶力竭地叫道。

熊熊的烈火立時吞沒了這座已經有幾百年歷史的古寺，濃煙瀰漫了潔淨的天空。

胖和尚挾帶慧能縱身跳入山崖，看來是九死一生了。遺詔在胖和尚的身上，要取回遺詔，只要找到胖和尚的屍體就行了，問題一下子變得簡單起來。

對於高敬德、高子辰等人來說，攀山越嶺並不是件難事，而要下山崖去尋找胖和尚的屍體，更是件不費吹灰之力的事情。

馬武自告奮勇地願意追下山崖去。他認爲胖和尚假使沒有被摔死，也肯定差不多要奄奄一息了。倘使胖和尚身上找不到遺詔，那麼割下胖和尚的腦袋也盡可以向雍正交差了，這垂手可得的功勞不能讓別人搶去。

他順着繩索往下溜，下到兩丈深左右的下面，脚忽然着地了。

原來，下面的綠蔭根本就不是甚麼樹林，只不過是一片矮矮的叢生着的灌木罷了。

高敬德等對此處地形不熟悉，傍晚時分朦朧間又看不分明，誤以爲是高深莫測的山崖了。

馬武大吃一驚，不要說是飛雕劉輕功極好的人，即使是普通之人，跳下來亦不致於摔傷，哪裡會有甚麼屍體？馬武此時方知上當，急得大聲叫喊：「中計了，咱們中計了！這裡根本不是甚麼懸崖，胖和尚早就跑啦！」

「跑了？怎麼會跑了？」高子辰、高敬德等見馬武果然站在下面，紛紛縱身跳下崖來，一看周圍情形，懊惱萬分，後悔莫及，叫道：「快追！」又帶着清兵盲目地追趕去了。

馬武眼珠骨碌一轉，目前形勢對自己極爲不利，遺詔看來又要落空了，雍正面前難以交代，卜勒巴珠也不知是死是活？看來自己已經到了無家可歸的地步了。

拿不到遺詔無法投奔雍正，而卜勒巴珠即使不死，大概也一定會懷疑他和清軍有勾當，現在最好的辦法就是一走了之，躲避痲煩。想到此，他悄悄離開了高子辰、高敬德和清兵大隊，獨自走上了岔道。

他急急地繞了幾個彎，來到一個空曠的場地上，突然吃了一驚，見前面不遠處正有人殺作一團。

他定睛一看，不覺傻了眼，原來是張炳帶着二十來個清兵圍着卜勒巴珠斯殺。

只見張炳擧戟左右出擊，清兵各持刀槍，逼住卜勒巴珠，明顯地佔了上風。

卜勒巴珠四面受敵，迫於招架，破綻百出，險象迭生。

張炳虛晃左戟，猛然一個「烏龍爪」，右戟直撲卜勒巴珠胸口，卜勒巴珠急忙招架，躲避不及，左臂上被割出一道大口子，鮮血頓時染紅了左臂。

卜勒巴珠「哎唷」一聲慘叫，劍眉倒豎，竟然不顧性命地竄向張炳就是一刀。

這一刀着實厲害，顯然卜勒巴珠不顧自己正面空虛的危險，在敗相中狠出殺手，想和張炳同歸於盡了。

張炳沒有料到卜勒巴珠竟會使出這武林大忌的一刀，他嚇出一身冷汗，急忙抽回右戟阻隔，已經來不及了，右肩上竟挨了一刀，幸好這一刀被左戟一擋，無甚力量，僅傷着皮肉。

馬武見他們殺得如此激烈，知道自己勸阻已無濟於事，並且不知道究竟應該幫助哪一方，心想，還是少管閒事爲好。主意已定，回轉身子想溜。

這時，卜勒巴珠已一眼看到了馬武，大聲喊道：「馬爺，馬爺！快來殺這幫臭狗子！」

幾乎是在同時，張炳也看見了馬武，急叫道：「馬仁兄，快來相助！」

卜勒巴珠和張炳等都已經鬥得精疲力竭了，見了馬武，都把他當作是自己的救星，高興地叫喊起來。

馬武僵立着，不知如何是好。卜勒巴珠見馬武站着不動，不禁發急起來：「馬爺，快來呀！」

馬武緊皺着眉頭，猶豫了片刻，迅速地朝四周看了看，咬了咬牙齒，一步步向卜勒巴珠走去。

張炳見馬武走上前來，以爲是來助他一臂之力的，喊道：「馬仁兄，快將這母老虎活捉了。」馬武臉上露出猙獰的笑容，對卜勒巴珠道：「狠爺放心，看我來收拾他們。」

張炳大驚，直瞪瞪地看着馬武：「你，你……」

馬武「嘩郎」一聲，抖動了手中的鐵鏈，對準張炳就是一鐵鏈。張炳大驚，急忙擧戟招架：「馬武，你，你瘋啦！」

馬武却不答話，對準張炳又是一鐵鏈。

張炳與卜勒巴珠已鏖戰了多時，力氣已幾乎用盡，並且身上多處負傷，勉強抵擋住了馬武兇猛的一鐵鏈，又如何能招架住馬武的第二鐵鏈，霎時間，張炳慘叫一聲，腦袋早已被打得粉碎。可憐堂堂「大內十虎」之首的張炳，竟死得如此悽慘！

那些清兵見馬武如此兇狠，哪裡還敢再戰？嚇得轉身欲逃，馬武追上前去，掄動着鐵鏈，截殺清兵。

卜勒巴珠見了，精神頓時倍增，飛奔上去，追殺潰逃的清兵。頃刻功夫，這些清兵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都一個個成了地獄中的寃鬼了。

「馬爺。」卜勒巴珠見清兵已被消滅，終於有些支持不住，她開口叫了一聲，便昏了過去。

清兵亂哄哄地離開了小五台山巔

，飛雕劉又從山崖樹叢中轉了出來。

他笑嘻嘻地看了看已經遠去的清兵。一縱身跳上了山頂，向下輕輕地招呼道：「慧能，上來吧。」

說話之間，慧能已躍了上來，兩人見廣寒寺已被燒成灰燼，心中無限惱怒，却又無可奈何，「罪過啊，罪過！」飛雕劉口中說道。

他朝四周看了看，拉着慧能的手，說道：「咱們也走吧！阿彌陀佛，我佛慈悲！」

不一會兒，兩人悄悄地消失在樹蔭叢中。

＊　＊　＊

胖和尚的再度失踪，遺詔又失去了線索。

高子辰、高敬德等率領清兵追趕搜索了一陣，却毫無結果，這小五台山重巒疊崗的廣袤地帶，哪裡尋得見胖和尚的半點身影？

衆人又四處聚攏在一起，神情都十分低落、沮喪，張炳身亡，一百多名大內禁兵橫屍山野，馬武又不知去向，這樣回去，怎麼向皇上交代呢？

高子辰的心情顯得格外的沉重，皇上的愛物失落了，當初出京時，皇上密令他和張炳盯踪馬武，叮囑不見物見人頭，現在既不見物，也不見頭，連張炳也賠上了，自己罪名實在不小。

他知道聖上的脾氣，如果他空着手這樣回去，雍正肯定是會大發雷霆的，輕則遭一頓臭罵，重則笞杖，弄得不好，說不定還要身首分離，他不禁有些不寒而慄起來。

他看了看高敬德，見他也呆呆地僵立在一旁出神，便道：「高仁兄，你看看眼下這情景該怎麼辦？」

「該怎麼辦？回去覆命吧。」高敬德沮喪的，粗聲粗氣地答道。

「就這麼回去？提着張仁兄的腦袋去見皇上？」高子辰問。

「不回去怎辦？總不能老在外面流蕩！聖上要剮要殺，也只有聽天由命了。」高敬德睜着佈滿血絲的眼睛說道。

「我只是才一回，你老兄空手回去可已經三回了。」高子辰見高敬德不思振作，挖苦地說道。

「這，這……依你看怎麼辦？」高敬德嘟囔着。

「不如你我兄弟合力，再盡力找找。即使皇上的愛物找不回來，能探出些消息也是好的。」高子辰說道。

「唉！你老弟的辦法也不見得有多少高明。好吧，就依你的辦。」

他們兩人挑出了幾個身強力壯的清兵，把其餘的都打發回去復命。

高敬德、高子辰和衆清兵共十人左右，一律換上了便裝，裝扮成老百姓，出發去尋找連他們自己都不清楚的東西去了。

＊　＊　＊

太陽從西山的山頂收盡了最後一抹光輝，天開始昏暗下來了。

圓明園通往京城的官道上，靜悄悄的寂無一人，偶然有一兩聲呱呱的烏鴉叫聲，在這靜寂的空間迴響着，顯得有些淒涼、肅穆。

突然，遠處傳來了一陣急遽的馬蹄聲，漸漸由遠而近，不一會兒，一隊快馬飛馳着出現在官道上，霎眼間，又消失在遠方……

雍正帶着親信長隨，幾乎是馬不停蹄的一口氣從圓明園趕回皇城的。

剛才，總管太監姚亦仁悄悄地派人來報告，說高敬德、高子辰已回到皇城了，事情辦得極不順利，遺詔沒有取回，張炳陣亡，馬武失踪。

他聽了大驚，匆匆地結束了筵宴兼程趕回紫禁城。

進了養心殿，姚亦仁跪着叩見了他。他怒氣沖沖地脫下披氅，扔給內侍，一屁股坐在御座上，喝問道：「人呢？」

姚亦仁趕緊從地上爬起，應聲答道：「在值舍恭候。」

「宣他們進來！」雍正厲聲喝道。

他見姚亦仁躬着身子退了出去，又心煩地從御座上站了起來，來來回回地踱着步子。

他惱怒他的這些手下都如此無能，高敬德連連失手，十虎之首的張炳又死於那個不明來歷的胖和尚手裡……

一想到胖和尚，雍正的心不覺又沉重起來。他自己也領教過胖和尚的手段，知道胖和尚的厲害，看來這胖和尚已經對自己造成了極大的威脅，不除掉此人，他不得安寧。

現在，由於他防範得緊，「血滴子」的活動已經有所收斂，並且，他熟悉「血滴子」的內部情況，派出他的另一支精銳的別動力量大內「十蛟」，專門對付「血滴子」，他已經收到了「十蛟」之首阿喇拂的報告，「十蛟」活動得很是順手，已經設下圈套，讓「血滴子」來鑽。

想到這兒，他的臉上露出了一陣陰沉的奸笑，咬牙切齒地說道：「飛雕劉，朕不除掉你，誓不罷休！」

門口掛簾一動，姚亦仁又悄然無聲地躬身鑽了進來：「皇上，他們已經來了。」

「傳他們進來！」雍正又在御座上坐了下來，兩眼射出兇光，逼視着門口。

高敬德、高子辰像兩隻受驚的老鼠似的，抖抖瑟瑟地進來跪在雍正的面前：「奴才叩見皇上，恭請皇上聖安！」將頭緊緊地貼在地面上。

雍正見他倆這般模樣，又氣又好笑，想到這二人連日勞頓，一股憐憫之情不由從內心昇起。

「高敬德！」雍正拉長着聲調，一字一句地說道。

「奴才在。」高敬德打着冷戰伏俯在地上應道。

「你這般模樣見朕，可是第幾回了？」雍正依然用那種不緊不慢的聲調說道。

「奴才罪該萬死，罪該萬死。」高敬德叩頭如搗蒜般地說道。

「朕問你是第幾回啦！」雍正的聲調嚴厲起來。

「第……第三回！」高敬德頭上冷汗直冒。

「好。」雍正吁了一口氣，又問高子辰，「高子辰，馬武呢？馬武的腦袋呢？」

高子辰不敢抬頭：「馬武，他……他不知去向。」

「好，很好，你們兩人眞能幹。」

「奴才該死，奴才該死。」兩人嚇得連聲回答。

雍正從御座上站起來，又踱了幾個來回，語調變得有些溫和起來：「你倆站起來說話吧。」

高敬德、高子辰有些惶恐地偷偷抬頭看了雍正一眼，又相互覷了一眼，這才謝過恩後，站立起來，低首躬身侍立一旁。

雍正皺緊着雙眉，逼視着兩人，一言不發。

高敬德、高子辰不知道雍正的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只感受到雍正眼神的重壓，惶恐地不時偷覷着雍正。

過了許久，雍正才嘆了口氣說道：「其實，朕也不想怪罪於你們，那個胖和尚實在厲害，你們決非他的對手，朕自有辦法來對付他。」

停了停，接着說道：「這次情形怎樣？張炳又是怎樣死的？快與朕一一講來。」

「喳！」於是，高敬德、高子辰兩人相互補充着，將事情的經過原原本本地說了一遍。

雍正聽得很仔細。他聽完後沉思了片刻，問道：「如此說來，張炳不是被胖和尚殺死的？」

高子辰答道：「胖和尚是被奴才們逼着跳下山崖的，不大可能是他殺的。張炳和馬武請來的黑衣人殺作一團。待奴才燒了那座寺廟，追踪胖和尚不着，才發現張炳已被人殺死，衆兵士也全部橫屍地上，唯獨不見黑衣人的屍體，奴才以爲，張炳是被黑衣人殺死的。」

「哦？你講的不會有錯？」雍正感到有些意外。

「奴才不敢說謊。」

雍正被弄糊塗了：馬武是受他之命去奪遺詔的，他請來的異人怎麼會和張炳廝殺呢？他模模糊糊地感到馬武此人大有疑問。

不過，現在關鍵還在胖和尚身上，他要不惜任何代價派人去暗殺飛雕劉，同時，還要把馬武找回來，哄着馬武把那個異人誘騙來，再設計除掉。

想到此，他問高子辰道：「你看看『索命鐵鏈』現在可能在甚麼地方？」

高子辰猶疑地答道：「這個麼，奴才沒有把握。不過，奴才以爲，他很可能在蒙古大馬羣山一帶。」

雍正道：「你和張炳親眼見他和黑衣人一起從蒙古草原來的嗎？」

高子辰道：「正是。我們領旨，一直悄悄地跟踪監視着他，到了大馬羣山一帶，他突然失去踪跡，我們在草原上尋找了兩天，後來正好見他和那個黑衣人並轡在草原上出現，就再暗中跟踪到小五台山的。」

「那黑衣人如何模樣？」雍正問道。

「奴才不曾看得清楚，那人一身玄衣，臉部也大部分用黑布包着，只露出兩隻眼睛。不過，他的身材並不高大，瘦瘦的。」

「好。」雍正點了點頭，思考了片刻，又道：「你倆先去休息幾天，然後再帶些人馬，去大馬羣山尋找馬武和黑衣人，朕要見見他們，要安撫他。倘使馬武不肯來見朕……」他停了停，「你可以傳朕的旨意，讓他領張炳之銜，朕還有厚賞。」

高子辰、高敬德一聽，不覺心中一動：「怎麼，大內十虎之首的位子給馬武了？」

雍正大約看出了他倆的心思，臉上微微露出奸詐的笑意道：「去吧，朕自有安排，此事不得有誤。」

「是！」高子辰、高敬德叩過頭後，轉身欲走。

「回來！」雍正突然在身後又叫道。

高子辰、高敬德不知又有何事，又轉身回來。

雍正注視着他倆，又上上下下地打量起來，像是在考慮着甚麼。過了會兒，對高子辰道：「你去吧。」

他看着高子辰離開遠去，對高敬德道：「高敬德，朕給你三次立功機會，可是你三次空着手回來見朕，實在太辜負朕了。」

高敬德嚇得連稱該死。

雍正繼續說道：「朕這次再給你一次立功的機會，朕決意要除去那個飛雕劉。朕考慮再三，決定讓你再帶領精兵良將前去捕殺，務必要除掉此人！」

高敬德嚇了一跳，連忙叩頭謝恩後，說道：「只是這和尚來無影，去無踪，不易尋找……」

雍正打斷高敬德的話：「這次可別再辜負朕的期望了。」說着，從腰間摘下一塊金牌，扔在高敬德的面前，「拿去吧，所有大內高手都受你調度，朕這次寬限你一年內覆命，辦好了朕自有重賞，去吧。」

高敬德恭敬地從地上拾起金牌，心中有着說不出的味道。他叩頭謝過恩後，躬身退了出來。

雍正見高敬德離開了養心殿，剛想喚姚亦仁進來，姚亦仁已經輕輕地來到他的面前：「時間已晚，皇上請用

些甚麼酒膳?」

此時，雍正才感到肚子有些餓了，他要御膳房將御膳搬進殿來，獨自一個靜靜地享受起來。

毒殺燕子　追捕飛雕

十月的蒙古草原，乾燥、多塵，一望無際的青草已經開始枯黃。

大地脫下了綠裝，換上了黃澄澄的外衣，準備迎接即將來臨的嚴寒。

天空高深而又開闊，分外的明朗，清澈得像一塊半圓形的透明的淺藍色水晶，十分可愛。

放眼望去，天是那樣的寬廣，地是那樣的遼闊。

參差橫亘的大馬羣山就座落在這塊廣袤的土地上，遠遠望去，赤褐色的巖石錯落地分散着，各具形態，就像一羣棗紅色的駿馬，在草原上悠閒地嚼食着肥嫩的青草。

大馬羣山就是這樣叫出名的。它雖然說不上巍峨雄偉，氣象萬千，然而，在這藍天黃地中，卻使這蒙古大草原顯得庄嚴而有生氣。卜勒巴珠所率領的準噶爾部就棲息在這一帶。

馬武哈哈大笑着跌跌撞撞地從蒙古包裡出來。他的雙眼通紅，滿嘴噴着酒氣，還嘰哩咕嚕的嘟囔着甚麼。他的身後跟着兩個準噶爾部兵。蒙古包裡傳出了女子的哭聲。

馬武從木樁上解下繮繩，搖搖晃晃地翻身上馬，他突然大叫一聲，雙腿一夾馬肚，駿馬「唬」的一聲，高高地騰起前蹄，箭一般地向前奔去。

「馬爺，馬爺。」兩個部兵在後面急叫着。他倆相互看了一眼，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急急忙忙地從木樁上解下繮繩，飛身上馬，追趕馬武去了。

從小五台山回來後，由於馬武救了卜勒巴珠的性命，卜勒巴珠格外的感激他。

她在養傷期間，爲了報答馬武的救命之恩，把部份事務交給他管理。

馬武受到這樣的恩寵，自然躊躇滿志，十分得意。他開始代理「狠爺」職務時，尚能克制約束自己，半個月一過，便有些放蕩不羈，甚至胡作非爲起來，肆意侮辱打罵部民，弄得人人怨恨。

無奈他和狠爺有着特殊的關係，部衆也奈何他不得，對他只敢怒而不敢言。剛才，他又喝醉了酒，闖進部民木克仁的家，見裡面只有木克仁的女兒娜仁一人在，便硬是摟住擁抱，嚇得娜仁流淚直哭。

兩個部兵在一旁看了，恨得牙齒咬得格格作響，卻又無可奈何。他在玩弄了娜仁之後，又發着酒瘋揚長而去。

馬武驅馬狂奔了一陣，醉眼朦朧，迷迷糊糊的「咕咚」一聲，從馬背上跌了下來。侍候他的兩個部兵急忙下馬來扶他。

此時，從不遠處悠悠然飄來一陣少女的歌聲。歌聲清脆、甜潤、悅耳動聽。馬武撐起脖子，循聲望去，歌聲是從一座裝飾華麗的蒙古包裡傳出來的。

馬武臉上露出邪惡的笑容，他從地上爬起來，跌跌撞撞地朝蒙古包奔去。

「馬爺，馬爺，這裡去不得。」兩個部兵急忙上前阻攔，「這是丹吉喇大爺的家。」

「唔?怎麼去不得?」馬武睜着兩隻佈滿血絲的眼睛說道，他一甩手，兩個部兵跌倒在地。

馬武鑽進蒙古包，見一個姑娘一邊梳着頭髮，一邊在歌唱。

他醉眼突然覺得一亮，眼前這個少女生得唇紅齒白，粉頸烏髮，十分美麗。

他呆了一呆，恰如饞嘴的餓狼見了羊羔一樣，口水直流，一步步向少女逼近，嘴裡叫道：「美人哪，我的美人，咳咳……」

丹吉喇的獨生女兒斯塔娜冷不防有人會突然闖進來，她見馬武步步向她逼近，嚇得向後退卻：「你，你……要幹甚麼?快出去，快出去。」

馬武奸詐地笑着衝了上去，一把抱住斯塔娜，亂吻亂摸着。

兩個部兵見了大驚，上前哀求道：「馬爺，你不能這樣，千萬不能這樣。她是斯塔娜，丹吉喇大爺的掌上明珠，這樣要出事的。」說着，想上去拉。

馬武對準部兵當胸就是一腳，部兵慘叫一聲，倒在地上，鮮血大口噴出，頃刻之間就咽氣了。斯塔娜見狀，嚇得大叫一聲：「救命!」暈了過去。

馬武嘿嘿地陰笑着，一把撕下了斯塔娜的衣服……

* * *

卜勒巴珠手裡捏着馬鞭子，漫無目標地踽踽獨行在草原上。她比以前瘦削多了，臉色有些蒼白，雙眉緊蹙着，顯得有些沉悶憂郁。她緩緩地走着，不時下意識地用馬鞭子抽打着脚旁的蒿草。

她的兩個貼身侍女牽着她的那匹「雪中霜」戰馬，遠遠地跟在她的後面，不敢靠近她。她們知道，這幾天，「狠爺」的心緒壞到了極點，誰撞着她，就該誰倒霉。

卜勒巴珠長長地吁了一口氣，站住不動了。大風吹起了她的披鬢，吹散了她的頭髮，她卻像一尊威嚴的雕塑一樣，站在風中一動不動。

她從來也沒有料到會出這種事情。

斯塔娜死了!斯塔娜是不甘凌辱，含恨去世的。她的死，使平靜的大馬羣山變得動盪不安起來，整個準噶

爾部像煮開了的一鍋粥，眞亂透頂了。老丹吉喇老淚縱橫，痛不欲生，揪住馬武要拚命，部民自動聚集在一起要殺死這個在自己頭上作威作福的外族人。

卜勒巴珠驚呆了，面對着洶洶憤怒着的部衆，面對着悲憤欲絕、淚水洗面的老丹吉喇，她的心亂到了極點。

她可憐這個從小扶養過自己的丹吉喇，可憐含恨死去的斯塔娜，她恨這個狂妄自大，行爲卑鄙的馬武，她眞想一刀殺死他，然而，一想到馬武在小五台山中救下了她，一想到她立下的誓報殺父之仇的大志未酬時，她猶豫了。

馬武是她的救命恩人，她不忍心下手殺他，並且，馬武武藝高强，自己要報大仇少不了他……但是，民憤難泯，部衆之心不可欺，倘使她違背部民的意願不除掉馬武，她的部衆就要潰散，她將落得衆叛親離的下場。她面臨着痛苦的選擇，最後決定，殺掉馬武以謝部衆。

現在馬武已被細綁在大馬羣山石洞的死亡柱上，明天中午就要砍頭的，想到這裡，卜勒巴珠不禁長長地嘆息起來。

天空中傳來了一陣「呱哇……呱哇……」的叫聲，顯得悲愴、凄涼。卜勒巴珠抬起頭，只見一羣候鳥排着長隊號叫着，凌空向南方飛去。她注視着候鳥，不禁又想起了南方的仇敵，想起了復仇，繼而想起了馬武。

她決定最後一次去看馬武，於是，她掄起鞭子，「啪」的一聲，打了個響鞭。侍女牽着馬跑了過來。

卜勒巴珠翻身上馬，一揚鞭子，「雪中霜」撒開四蹄，裹着疾風奔馳而去。

* * *

廣袤的草原上，五匹駿馬飛馳着，由遠及近，向大馬羣山方向而來。

高子辰、章毓清、吳偉宏、樂剛、任曉明騎在馬上，他們暗藏兵器，一律蒙族打扮，臉上蒙着塵灰，誰也不會料到他們是大內的武林高手。

他們在一個蒙古包前停了下來，見附近有兩個牧民在放羊，便上前行禮道：「請問，此處可有一個叫馬武的人麼?」

「馬武?」牧民疑惑地打量着這幾個素不相識的客人，「沒有聽說過。」

高子辰微笑着問道：「他的臉上有一條長長的疤痕。」

「喔，有，有的，你們打聽這個人?哎，作孽啊。」牧民臉上露出愠色來。

高子辰忙問：「他怎麼啦?」

「害死人囉，明天中午就要砍頭啦。」

高子辰等人大驚：「要砍腦袋?現在他在哪裡?」

「這……」牧民感到有些異常，警惕起來，「你們問這幹甚麼?」

高子辰嘻笑着，塞了一錠銀子給牧民。

「就關在石洞裡。」牧民接過銀子，說道。

高子辰噢了一聲：「石洞離這裡遠不遠?」

「不遠，就在那邊的大馬羣山邊上。」牧民殷勤地用手指點着。順着他的手，可以看見大馬羣山的影子。

高子辰等人相視了一眼，謝過牧民後，向大馬羣山飛馳而去。

他們來到大馬羣山，很容易的找到了石洞。石洞處在一個背風的巖石下，就像一個天然的石屋。有兩個部兵持刀守衛在洞口。部兵見有幾個陌生人走來，齊聲叱喝道：「不准靠近，你們是幹甚麼的?」

高子辰他們並不答理，臉上堆着笑容走上前去：「我們是別部客人，乍來剛到。」說着，已到洞門口。高子辰問部兵道：「馬武就關在這裡?」

「對，就在這兒，咦，你們問他幹甚麼?」部兵知道說漏了嘴，急忙止語反問。只見刀光一閃，章毓清、吳偉宏早已扯出尖刀，朝部兵砍去。那兩個部兵還沒有弄清怎麼回事，頭顱早已掉落在地上了。

五個人摸進了石洞，石洞裡彎彎曲曲的，不甚寬廣。

洞裡光綫並不太暗，從石罅中透進的光亮，照在洞內的巖石上，照在洞中間一根根大石柱上。

其中的一根石柱上結結實實地用鐵鏈綁着一個人。四周的地上，散落着不少骷髏與殘骨，顯得陰森可怖。

高子辰、章毓清等都是出生入死之人，見了也不覺倒吸了一口冷氣，身上暴起了鷄皮疙瘩來。

他們仔細一看，被細綁着的正是馬武。

「馬仁兄，」高子辰輕輕地喚道，「你如何會在這兒?」

馬武一看，來人竟是大內五虎，也暗暗吃驚：「你們怎麼會到這裡來的?」

高子辰道：「小五台山一仗，馬仁兄不辭而別。皇上愛仁兄英勇，特派遣我等查訪尋找仁兄，我等踏破鐵鞋，不想仁兄竟落難致死，倘使再晚一步，且不相見了。」

馬武眼珠一轉，說道：「既然如此，快將我解脫開了。」

他掙扎了一下，手指粗的鐵鏈橫在他的身上一動不動。

高子辰感慨地問道：「仁兄勇猛無比，如何會受縛於此地?」

馬武嘆了口氣道：「說來慚愧，我馬武竟然中了奸計，硬要負荊請罪，誰知卻縛細住不放了。」

高子辰等將鐵鏈砸開，馬武掙脫了出來。

「馬仁兄現在將作甚麼打算?」高子辰問道。

馬武像是被打斷了脊骨的野狼，嘆氣說道：「我是無臉再見皇上了，從此以後，我馬武以四海爲家，飄泊天涯，諸位仁兄相救之恩容在下日後再報，今後有用得到我馬武的地方，只要吩咐一句，馬武我一定盡力效勞。咱們後會有期，告辭了。」

他雙手一拱，轉身欲走。

高子辰一把拖住他，說道：「哎！馬仁兄此言差矣。我等不辭辛勞，在外尋找一個多月，好不容易相見，仁兄如何可以說走就走啊。皇上有旨，令你與我等一同回京復命。」

馬武有些意外，懷疑地說了聲：「噢？」

高子辰繼續說道：「皇上傳旨，授仁兄爲大內十虎之首。」

馬武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這是眞的？」

高子辰緩緩地說道：「不過，還有一樁事，皇上命你將上次所請的異人一同進京，皇上欲一見英雄。」

馬武有些吃驚，喃喃地說道：「這，這不可能，不可能，萬萬不可能，我馬武差一點成了人家的刀下之鬼，如何還敢上門送死？」

高子辰沉思了片刻，說道：「那麼，馬仁兄自己進京覲見皇上面述吧。」

馬武點了點頭。

一行六人摸出石洞，騎上快馬，向南馳去。

* * *

卜勒巴珠驅馬來到石洞前，翻身下馬，向洞門走去。

拐了一個彎，她突然發現守門的部兵倒在血泊中，不覺大驚，用手摸了摸死屍，早已僵硬了。

她大叫一聲：「不好！」從腰間拔出劍來，三步並作兩步朝洞內奔進去，一看，馬武果然不在了。

她在四下裡搜尋了一遍，並無異常發現，渾身的血一下子往腦子上湧來。

「這個馬武，眞是太可惡了。」她暗暗咒罵道。但是，繼而一想，逃了不是更好嗎？自己並不眞心要殺掉馬武，只是迫於洶洶羣情，才不得已作出此決定的，自己要救他也苦於沒有良策，現在馬武自己逃走了，眞是太好不過的了。

想到此，她心裡倒暗暗祝願起來，願馬武盡早地逃出她的轄地。

兩個侍女在一旁有些緊張地說道：「是不是快召集部人追趕？」

「不，讓我再看看，莫要讓他躲在甚麼地方啊。」她有意識地慢吞吞地在石洞裡尋找起來。

好一會兒，才帶着侍女朝洞外走去：「走，快召集部人追趕！」

* * *

「噹……噹……噹」渾厚而又沉悶的鐘聲從鐘樓中悠揚地飄逸出來，在山川，在空中振蕩迴響着。

一大清早，地處京畿涿州城東北隅的智度寺裡就紅燭高燒，香火繚繞，磬鈸木魚之聲不絕，作功德佛事的和尚整整齊齊地排成隊形，跪在蒲團上半闔着眼睛依依呀呀地唱經唸佛。

廣智和尚飛雕劉披着色彩艷麗的袈裟和身穿僧服的慧能也在佛徒中間，神態甚是虔誠。

自從小五台山遭劫，廣寒寺被焚之後，飛雕劉就帶着慧能裝扮成雲遊僧人，隱姓埋名，一路化緣。

半個月前，來到智度寺，他們見智度寺地處京畿邊緣，殿院寬敞，僧人衆多，打算暫住數月，以觀事態動靜。

這智度寺始建於初唐時期，據說安祿山叛亂時，曾到這裡來祈禱，被菩薩狠摑了一記耳光。

安祿山被打得暈頭轉向，自此以後心中常懷鬼胎，惶惶不可終日，後來不知怎麼搞的，好端端的卻被其子安慶緒所殺，人們都傳說這是菩薩顯靈，借他親生兒子的手來懲罰他。

從此，智度寺煙火旺盛，朝拜者日多。

唐後歷代都有增建，到了清代雍正朝時，已經殿宇廡廊，樓台塔幢，巍巍然規模頗爲宏大壯觀了。又因其地處於北陲，僧人大都來自邊地，四方雲遊僧人也常在這裡落脚，使智度寺眞正成了口吃四方的僧人之家了。

明代高僧鑒智曾咏智度寺詩曰：

「悲風涿鹿散吹笳，寶刹凌雲貯法華。
杖履天人穿百磴，樓台畿甸俯千家。
登高興好難逢菊，懷土愁深已及瓜。
最是大夫能作賦，山川搖落不須嗟。」

早佛事完畢，太陽早已高高地掛在空中了，衆僧紛紛散去，各操己業，整個寺院秩序井然，井井有條。

「慧能，後山劈柴去。」一個年齡和慧能相仿的小和尚拿着扁擔繩子蹦跳着招呼。

「來了！我拿柴刀去，法能。」慧能應聲道。

兩人蹦蹦跳跳一前一後地順着石板徑道向寺左邊的山上跑去。

這時，迎面從徑道上走來了五六個和尚，攔住了跑在前面的法能：「喂，小師弟，向你打聽一件事。」

其中的一個攔住了法能，問道：「你們這裡近來可曾有一老一小的和尚來過沒有？」

「一老一小？」法能望着這幾個粗魯的，不明來歷的僧人，有些摸不清頭腦地問：「此地師父師兄衆多，不知師父要尋找哪個？」

「唔，有個法號叫廣智的，樣子胖乎乎的，帶着一個小師弟。」那個長着粗眉大眼的和尚說道。

慧能跟在後面，原先並不十分注意，聽來人說要找廣智，心想，他們是找師父的。

仔細一看，不覺大驚，問話的那個粗眉大眼的僧人不就是大內侍衛高敬德嗎？暗暗叫了一聲：「不好！」

幾乎是在同時，已經剃光頭髮，裝成僧人的高敬德也發現了慧能。他略略一驚，有些意外，脫口而出：「原來是你！」

慧能拔腿就往山中的樹林中鑽。

高敬德一下子醒悟過來，像探寶人突然發現了寶貝似的，驚喜地大笑着叫了起來：「哈哈，你在這兒！」

他回過頭來，對同來的大內侍衛道：「他就是那個小和尚，快抓住他。」說完，跳着追了上去。

高敬德身後的那幾個「和尚」也頓時撲了上去。

法能在一旁看着傻了眼，他弄不明白，怎麼慧能和這些僧人一下子要打起來了。

慧能從小就在山上長大，山路走慣了的，在樹林中東竄西溜，左躍右跳，極其靈活；高敬德等卻毫不示弱，他們本都是武林高手，內功大都極好，緊追在慧能的身後不放。

慧能見高敬德等越追越近了，心想不好，便甩手一抖，只見白光一道，他手中的柴刀閃電般的向高敬德飛去。

高敬德正追着，猛然間見白光飛來，急忙朝地上一滾，躲過了飛來柴刀，正想爬起來，說時遲，那時快，只見慧能從地上抓起一把石子，「啪啪啪」疾速地連續着向高敬德打來。

高敬德吃驚不小，慌亂中用刀撥去，卻已經來不及了，身上早已被打中了兩顆。

高敬德痛得大叫一聲：「着哇，小禿驢竟敢暗器傷人！」咬牙切齒地叫駡着衝了上來。

原來，慧能這一手漂亮的「飛彈」乃飛雕劉親手所教，這功夫若練到十分火候時，則可達千鈞之力，擊在人身上保管會鑿成洞來。可惜慧能功力遠未到家，所以雖然擊中高敬德，竟沒有將他打倒，否則，高敬德也要上黃泉路了。

慧能見「飛彈」沒能打倒高敬德，心中不免慌張，他見高敬德及其他「僧人」兇猛地撲來，只得竄回寺院去了。

高敬德見慧能逃進了寺院，高興得叫喊起來：「好哇，兔子朝窩裡跑！看爺們端了你們的窩！」說着，要衝進寺來。

「高爺，不能進去！」裝成和尚的大內侍衛蔣翰一把拉住他，「這些寺廟每每是賊人之窩，其中怪異之人極多，內情不明，孟浪不得，還是招呼弟兄們一起來。」

高敬德一聽有理，停了下來，從身邊摸出一枚彈弓，向東南西北方向分別發出了響彈。

隨着彈丸的上昇，半空中傳來了一陣「忽嗚嗚……」的哨子聲響。

不多久，四處也響起了相同的「忽嗚嗚……」響聲。過了一會兒，只見四面八方出現了不少穿着雜式衣服的人，一齊向高敬德匯攏來。

原來，高敬德得雍正所賜的金牌之後，便有了調動所有大內武林高手的權力，其中包括已經不全的大內「十虎」和雍正專門用來對付「血滴子」的大內「十蛟」。

高敬德見大內侍衛已經聚攏了五、六十人之多，不禁大喜，這些人都是大內的武林高手，除了「十虎」和「十蛟」外，差不多都來齊了。

「十虎」中，除了已經戰亡的張炳、楊彪、沙益羣三人外，其餘的都被雍正派去對付馬武去了，他有些遺憾。

但他感到有些驚疑的是，雍正已經明確劃歸他節制的「十蛟」，怎麼不見一個人的影子？當然，雍正曾經囑托過，他可以調遣「十蛟」，但必須是在萬不得已的時候，因爲「十蛟」的主要任務是對付「血滴子」。

他知道「十蛟」中已有人打入「血滴子」中，並且把「血滴子」引誘進了京畿之地，因此「十蛟」也在這一帶活動，「十蛟」不來，必有緣故。

高敬德等不及了，帶着衆高手朝寺廟裡衝。

慧能逃回寺裡，直朝廣智的禪房奔去。他推開禪房門，見房內空無一人，急得他亂竄亂鑽，像沒有頭的蒼蠅。

「慧能，你慌張些甚麼？」慧能在奔跑着，有人在他身後叫他。他一回頭，見飛雕劉正和智度寺住持一行禪師慢慢走來。

「師父，高、高……」慧能看了看飛雕劉身旁的一行禪師，欲語又止。

「但說無妨，不用顧忌。」飛雕劉明白了慧能的意思，說道。

「那個高敬德來了，就要衝進來了。」慧能有些緊張地說道。

「噢？」飛雕劉應了一聲，像是早就料到了似的，並不感到意外，轉過頭來對一行禪師說道：「你看，果然又來了，貧僧本欲多住些日子，看來只好告辭了。」

一行禪師連忙阻止道：「師兄住此無妨，來人自有貧僧對付。」

飛雕劉合掌打躬道：「貧僧已經給寶刹招惹災禍，內心已十分不安，再打擾下去，恐怕就要危及寶刹了。貧僧四海爲家，日後定來寶刹參拜。告辭了。」說完欲走。

一行禪師嘆了一口氣，說道：「唉，師兄即使要走，也總不能如此倉猝……」言尚未畢，「嘩啦」一聲，已經從外面衝進一大羣人來。

「哈哈，飛雕劉，你果然在此。想不到咱們會在這裡見面。」高敬德帶人衝了進來，將飛雕劉、一行禪師等人團團圍了起來。

「阿彌陀佛！出家人不得如此無禮！」一行禪師見高敬德僧人打扮，喝道：「爾等衆人，爲何到此喧鬧？」

「哈哈哈，爺們是當今皇上的侍衛，不是和尚。」高敬德叫嚷着，「飛雕

劉，俺身邊的這些弟兄個個都是皇上的侍衛、武林中的豪傑，咱們也是老相識了，不必傷了和氣，你還是把皇上的愛物交出來，否則……」

「嘻嘻嘻，否則怎麼樣？」飛雕劉滿臉堆笑着跨步出來，向高敬德走去，「你難道還想把我活吞了不成？」

高敬德口硬膽虛，雖然周圍都是些武林高手，但仍然懼怕飛雕劉三分，他見飛雕劉竟然神態自若，旁若無人地朝他走來，不禁倒退了幾步：「不，不要誤會。」

他身旁的兩個大內侍衛不知飛雕劉的厲害，恃仗人勢叱喝着朝飛雕劉撲了上來。

飛雕劉不露聲色，只見他雙手向兩邊一揮，其中的一個早已倒在地上，哼哼唷唷地呻吟起來，另一個雖沒有倒下，卻也捂臉哇哇嚎叫着，鮮血從他指縫間淌了出來。

原來，飛雕劉見侍衛撲上來，便先下手，打出幾粒飛彈，將侍衛打傷。

「哼哼，看在我佛慈悲份上，姑且饒你二人性命。」飛雕劉冷笑道。

衆侍衛又驚又怒，哇哇大叫起來，磨拳擦掌地欲撲上前來。

正在此時，從外面急急奔進一個人來，一直跑到高敬德面前，在他耳邊低語了幾句。

高敬德臉上露出驚喜的神色來，他點了點頭，對來人道：「我馬上就去。」臉上顯出猙獰的笑容對飛雕劉道：「好，好，今天的事沒完，爺們現在有要緊事情，不和你相纏，等俺那裡完事後，咱們再來算賬，後會有期。」

說完，轉身急急走了。

那些大內的武林高手連同兩個受了傷的也轉眼間湧出了大門。

「阿彌陀佛，我佛保佑！」一行禪師見高敬德等退了出去，合掌祈禱道。

飛雕劉在旁邊雙眉緊皺，一言不發，像是心事重重的樣子。一行禪師在一旁安慰他道：「師兄不必將此事記掛在心上，智度寺自有我佛保佑，阿彌陀佛！」

飛雕劉嘆道：「我私下想來，這高敬德突然離去，其中必有陰謀，不知這些賊狗子又要搗甚麼鬼了。」

慧能接過話頭說道：「那麼，讓我悄悄尾隨了他們，看看他們究竟要幹些甚麼。」

飛雕劉沉思了片刻，拍拍慧能的肩頭說道：「千萬要小心，我自會在暗中助你。去吧。」

慧能答應了一聲，向飛雕劉和一行禪師行過禮後，轉身跟踪高敬德去了。

慧能尾隨着高敬德等，小心謹慎，一刻也不敢放鬆，生怕有個疏忽，又要誤了大事。

高敬德等人走得很快，似乎事情很緊急，只顧往前趕路，並不提防後面會有人跟踪。

翻過山地之後，前面出現了一曠平地。

高敬德等人騎上馬匹，一加鞭子，馬飛快朝前奔去。

慧能暗暗叫苦，只好咬着牙齒奔跑起來，可是，任憑他竭盡全力，雙脚還是趕不上四蹄，他漸漸拖落下來。

不一會兒，太陽落下山去，光綫開始變得幽暗起來。慧能累得氣喘吁吁，頭腦發脹，他突然發現，前面有一座朱門白墻的莊園。

遠遠望去，只見莊園四周，栽種着許多柳樹，微微陣陣，垂柳依依，雖然天色已經昏蒙，但墻白柳綠，顯得十分悠悠宜人。而高敬德等人已早不見人影了。

慧能正傍徨猶疑着，突然聽見有馬的嘶鳴聲從遠處傳來。他一辨方向，聲音顯然是從莊園裡傳出來的。

「他們會不會在這園子裡？」他想着。於是，他振作精神，朝莊園奔去。

他靠近園墻，果然馬嘶聲是從這裡發出的。

他朝四周一看，周圍並無動靜，便一躬腰，三步兩脚地竄上了一棵沿墻而植的大柳樹中，躲在柳葉蔭影中朝裡窺望。

莊園內甚是整潔，寬綽，一池碧水形成院落的主體，水池中荷葉片片，沿池垂柳倒掛。池中築有玲瓏剔透的小石橋，沿着水池還造有亭台和亂石堆砌而成的假山，透過假山，露出了崇脊飛檐，雕拱鬥角，風景很是優美。

他瞄住無人的機會，縱身躍進了園中，順着石砌的小徑，直朝池後的殿堂奔去。

他極其小心地摸到了廳堂前，躲在殿前的樹木叢中偷看，見殿堂前面有不少人，剛才闖進智度寺的那幾個也在。

慧能暗忖道：「高敬德肯定在這裡了。」

他悄悄地摸了過去，靠近廳堂，一騰身，向上竄起，輕輕地落在殿檐上面。

他伏在檐瓦上，朝四周察看，四周別無動靜，便慢慢轉到殿檐後面，身子朝下一縮，用脚勾住了橫樑，將自己的身子倒懸下來，伸長脖子朝廳堂裡張望。

廳裡的情景使他的心爲之一抖，只見室內紅燭高燒，甚是明亮，高敬德跪在地上，還有一個人在緩緩踱着步子。

慧能正疑惑間，只聽見那個來回走動的人用低沉的聲調說道：「朕這次特地召你來，是要你幹一件極爲重要的事情。」

高敬德叩頭應道：「喳！」

慧能看清了，這個人不正是上次

扮作商賈來爭奪遺詔的皇上嗎？他心中一驚，不敢怠慢，趕緊豎起耳朵仔細聽起來。

只聽雍正說道：「朕心頭有兩大隱患，一是年逆的『血滴子』，一是那個胖和尚飛雕劉。現在朕兩面同時出擊，務必各個擊破。現在『血滴子』已被『十蛟』設下圈套誘騙到孤山口，朕已事先與『十蛟』定計明天先用酒將『血滴子』灌醉，然後再一一擊殺。但是，『血滴子』爲人極爲機警狡猾，那『雲中燕』又是個精明細心之人，怎肯開懷暢飲？一旦失誤，又要誤了朕之大事了。朕考慮再三，決定用毒酒除去『血滴子』，省得再動干戈。所以，朕令你前去督察。此舉務必要將『血滴子』一網打盡，不能再有漏網，以雪朕心頭之恨。具體說來，朕令你前去，暗中向酒下毒。注意，此事要絕對保密，除了你我，不能讓其他人知道，包括『十蛟』。」

「啊？」高敬德聽了大吃一驚，還以爲聽錯了話語：「那，『十蛟』不是很危險嗎？」

「唔，不要問得太多。爲了一舉殲滅『血滴子』，賠上『十蛟』是值得的。」說完，將一包毒藥遞到了高敬德的手裡。

慧能在外聽了，驚得差一點叫出聲來，這雍正果然心狠手辣，連他自己的「十蛟」也不能逃脫他的毒手。

他的腦子在快速地轉動着：「現在必須盡快地通知『血滴子』，讓他們有所準備。」

想到這裡，他再也按捺不住，一翻身子，重新躍上了屋檐，飛快地離去了。

當他躍出莊園的圍墻時，突然有些不知所措了。

他並不認識「血滴子」的人，也不知道「十蛟」是些甚麼人，怎樣去通知「血滴子」呢？他有些爲難了。

「哎，自己眞魯莽。」他眞恨自己，連連在自己的光腦袋上敲了幾下，現在怎麼辦？他呆呆地想了片刻，突然，又敲着腦袋，自言自語地輕聲說道：「有了！我何不再悄悄尾隨在高敬德的後面，只要盯住高敬德，豈不就可以找到『血滴子』了？」

他高興起來，決定繼續跟踪高敬德。主意已定，他尋找了一個地方躲藏起來，牢牢地盯着那扇朱漆的大門。

孤山口在京畿房山縣城南五十里，是涿易二州的分界處。

循着孤山口向西而行，沿途峯巒疊障，澗流瀑布，鹿鳴鶯啼，古木森森，景色十分誘人。宋時曾有墨客來此遊覽，離開時留下十二個桌面般的大字：春峨峨、夏幽幽、秋岑岑、冬柯柯，專誦此間景色。

行出十二三里，撲面可見兩壁巉巖，中間一條石罅，寬窄僅容得下一人通過，地勢十分險要，穿過石罅，便見一方平地，上面鑿刻着「歡喜台」三個篆體大字。

從「歡喜台」後面的山上拾級而上，順着山勢，彎彎曲曲的，走完三百級石階，才到達山巔。

只見上面丹碧錯落，殿檐交臂，廟宇連比巍巍然佛國所在，眞像到了另外一個世界。

除廟宇之外，還有許多的仙洞，其中以雲水洞、華嚴洞、朝陽洞，文殊洞最爲著名。

由仙洞而西，循石階下坡，不到一二里處，是二三十間木屋，名曰「香其居」，乃進山香客所住。

「血滴子」餘部，就以佛國爲掩護，寄身在此處。

自從年羹堯被雍正誅殺以後，「血滴子」就把大本營遷到了此地，企圖暗刺雍正，爲年羹堯報仇。

這「血滴子」不算一門武林宗派，人數不多，總共不過二十人，卻個個講義氣，且人人都武藝超羣。

年羹堯乃「血滴子」首領雲中燕薛霸的救命恩人，與「血滴子」關係極爲密切。

雍正在藩邸時，暗蓄勢力，也有意與雲中燕相善，卻無奈雲中燕此人性格極其怪癖，不喜結交滿清王室的阿哥，也不願仕途做官，雍正也奈何他不得。

雍正在奪嫡篡位時，曾動用過「血滴子」暗殺諸阿哥勢力，也是通過年羹堯去辦的。

年羹堯前一天被殺，第二天「血滴子」就潛進紫禁城行刺報仇。

總算雍正命不該絕，那日恰好臨幸其他宮中，「血滴子」扔下的「血滴帽」僅將他的枕頭剜去了一大塊。

不過，即使這樣，也把雍正嚇得心驚肉跳，夜不能寐，致使他在睡覺時，一定要在室內，廊外，甚至在屋檐上都設上崗哨，他才敢安心入睡。

爲此，他在絞盡腦汁地奪回遺詔的同時，不得不費盡心機地對付「血滴子」，特意抽調了「十蛟」專門對付「血滴子」。

和「十虎」的戰況相反，「十蛟」活動進展得很順利。「十蛟」中的陳嘉林和「血滴子」中的白希顏原是同一宗門的師兄弟。

「十蛟」利用白希顏不明陳嘉林身份的空子和「血滴子」報仇心切的心理，裝作是綠林中的好漢，願意協助「血滴子」報仇，騙得了「血滴子」的信任。

現在，「十蛟」在雍正直接指使下苦心編織起來、早已撒了出去的網，已經到了最後收攏的階段。

他們編造了一套雍正要喬裝進孤山口佛國燒香遊玩的謊言，已經使「血滴子」深信不疑。

「血滴子」準備等明天雍正來時，伏在沿途的巉巖處行刺。

「十蛟」因此設下了圈套，定於今天擺下壯行酒宴，企圖將「血滴子」灌

醉後全部擊殺之。而「血滴子」竟然完全蒙在鼓裡，絲毫無所察覺。陰謀的果實即將成熟。

高敬德從莊園出來，又扮作一個商人，他在智度寺裡被雍正匆匆召到莊園，中斷了與飛雕劉的盤桓。

雍正密令他瞞着「十蛟」在酒中施毒，使他心裡受到很大的震動，他萬萬沒有想到，皇上爲了誅滅「血滴子」，竟把「十蛟」也賠了上去。

他知道「十虎」、「十蛟」都是雍正貼身的，最最親信的爪牙；這些人對雍正也最最耿耿忠心。現在，皇上要「十蛟」和「血滴子」同歸於盡，這未免有點太狠毒了。不過，他高敬德自己也是忠心不貳、唯皇上之命是從的人。

他一路跑着，一路不時地按一按懷中藏着的那包雍正親手遞給他的毒藥。

雍正那張冷峻、呆滯的臉時時會在他的腦中顯現出來，而每當那張陰沉的、不可捉摸的臉一顯現，他的心頭便禁不住會顫抖起來，一種兔死狐悲的凄涼情感會油然從心底冒出：皇上對「十蛟」會下如此毒手，不知自己會不會遇到「十蛟」的下場？

當他到達「香其居」，看見「十蛟」的時候，竟然覺得渾身無力，險些要癱倒下來。

慧能躲躲閃閃，一脚高一脚低地跟在高敬德的後面，鑽進了孤山口，來到了「香其居」。

這香其居約有二三十幢木房，分作七八個院落，彼此用長廊相連，形成一個大大的「卍」字。「卍」字長廊的空隙間，還叠着幾堆假山，種着不少木槿、月季、唐昌蒲、山茶花之類的鮮花，很有些別緻。

這裡除了讓人住宿的客舍之外，還有酒肆茶樓，香燭鋪，儼然像一個規模不小的市鎮。

慧能見高敬德走到香其居門口，抬頭觀望了一會兒，不久，一個掌櫃模樣的大漢跑出來和高敬德打了招呼，兩人便一前一後地踅進了一家香燭鋪子。

慧能趕緊跟上，走進香燭鋪子，裝着想購買香燭的樣子，見高敬德和那人已經穿過鋪子，走進門後的長廊，便覷了個空子，溜進了長廊。

長廊中來來回回地走着許多人，還有不少人站在廊中觀賞着鮮花，在高談闊論着甚麼。

他夾在人羣當中，東彎西拐地繞了兩個彎子，見高敬德他們又走進了一家鋪子，便混在人堆中，進了鋪子。

舉目一看，原來是一家門面頗大，裝飾考究雅緻的酒店。這酒店一排兒四大間，全用鏤空圓拱形門隔開，雖然店堂裡已有不少客人在用膳，卻並不糅雜。

慧能藏在暗角中用眼睛快速地搜尋高敬德，卻並不見高敬德的身影，心裡疑惑起來，他人到哪兒去啦？

他掉頭朝身後一望，見一道樓梯直通樓上，心裡思忖道：「他莫不是在樓上？且讓我上樓去看一看。

於是，便一閃身，弓着腰，悄悄地摸上樓去。

他謹愼地將頭伸出樓板，四面望望。樓上照樣四間廳室，照樣用鏤空圓拱門隔開，不同的是在洞門處還加上了帷幕，顯得高貴、雅緻，一壁牆上還掛着幾幅字畫對聯。靠左邊的兩間，擺着六張八仙桌，桌上放着杯盤筷匙之類的食具。

偌大的一個樓面，卻並不見一個人影。

慧能在樓上來回走了一圈，不見目標，正想返身下樓去，卻聽見樓梯口傳來了脚步聲，有人上樓來了。

他急忙躲在帷幕後面，露出兩隻眼睛朝外看。

隨着樓梯的響聲，走上來的正是高敬德和那個大漢。

慧能屏住呼吸，不敢作聲，生怕被發現，心想，那大漢大概就是「十蛟」了。

只見他倆上了樓後，一直朝右邊走去，又聽見「嘎吱」一聲，便再也聽不見聲音了。

慧能見半天沒有動靜，心裡好生奇怪，偷偷地鑽出帷幕，朝右邊望去，並不見高敬德影子，便輕輕摸了過去。

裡面空蕩蕩的，高敬德等已不知去向。

慧能疑惑萬分，難道兩人飛走了不成？他四處細細一看，心中暗暗歡喜起來。原來，一壁牆板上竟還有一道暗門。

他輕輕打開暗門，裡面是一間夾屋。夾屋內光線不甚明亮，另一頭是一個扶梯道口。

他輕輕摸到扶梯口，正想下去，下面傳來了輕輕的說話聲。

他連忙尋了個板縫朝下張望，樓梯下面那間昏幽的屋子裡高敬德和那個大漢正在說話。

「嘉林仁兄，這次你們幹得漂亮，皇上眞是十分高興哩。」這是高敬德的說話聲。

「托皇上洪福，魚兒總算上鈎了，嘿嘿。不過，『血滴子』都是些狡詐之徒，機靈得很，不看見他們的腦袋落地，不能說大事已告功成。」那大漢的聲音。

沉默了片刻，高敬德問道：「酒呢？」

「就在這兒。」陳嘉林說着，指了指壁角的十幾隻大酒罎說道。

高敬德走上前，掀開罎蓋，嗅了嗅輕輕嘆道：「好香呀。」他拿起旁邊的勺子，從中舀了一勺酒，咕咕地灌下肚去，叫道：「好酒，好酒！」

「好酒才能讓他們爛醉嘛。」陳嘉

林嘻嘻地奸笑道：「高仁兄，是否一起入席陪客？」

「不，不，」高敬德推辭道：「皇命在身，不敢惹事。」說着又加上一句：「兄弟我此番出來，皇上再三叮囑，務必要將這幫歹徒活着擒拿回去，皇上親自處置他們。」

「這個自然，到時候就請仁兄一起來細縛這些醉蟹就是了。」兩人嘻嘻嘻一陣壓低了聲音地奸笑。

「差不多了，那幫『血滴子』就要來了，我得去張羅張羅。仁兄你……」

高敬德打斷陳嘉林的話語說道：「我就待在這兒，你自去吧。」

「那好。」隨着一聲應答，陳嘉林起身走了。

慧能以爲陳嘉林要上樓梯來，正想躲避，却見陳嘉林拉開下面的房門，走了出去，慧能暗暗嘆了一口氣，心裡暗道，想不到這酒樓竟然有這麼多暗道暗室，眞要加倍小心才是。

高敬德見陳嘉林走了出去，快速地從懷裡掏出那包毒藥，將藥包拆散，掀開酒罎蓋子，將毒藥全部抖入酒罎中，拿起勺子攪了攪。

慧能在板縫裡看得一淸二楚，他皺了皺眉頭，不知如何應付這樣的情況，便躡手躡脚地摸到夾屋的暗門邊，輕輕地推開門，朝外面廳室中一看，見桌邊已坐着不少人，並且還不斷有人從樓梯口走上來，見面時相互打拱寒暄，樣子甚是親熱。

慧能心想，這些人大概就是「血滴子」和「十蛟」了。但是，他分不清誰是「血滴子」，誰是「十蛟」，不敢輕舉妄動。

他正在爲難之時，却見陳嘉林也出現在酒樓上，陳嘉林一登上酒樓就連連朝人羣抱拳打拱，嘻哈叫嚷着和衆人寒暄。

又見他來到一個身材瘦長、臉血淸癯的漢子面前，嚷道：「燕大俠，今日眞是太賞臉了，哈哈哈。」

慧能心想，此人大概就是師父曾經提到過的，大名鼎鼎的「血滴子」頭領雲中燕了。

此時，酒保堂倌吆喝着端着菜盤，扛着酒罎上來了。

慧能思忖道：這兩罎酒中必定有一罎是下過毒的，便又摸到樓梯口，湊近板縫朝下張望，高敬德已經不知哪兒去了。

他思考了一會兒，悄悄摸下樓梯，那罎放過毒的酒果然不在了。

慧能的心猛地一抽緊，暗暗叫苦，必須盡快通知他們，事不宜遲，再拖下去，就要誤大事了。

可是，如何才能讓他們知道呢？

他急亂中，忽的想出一個主意來。

於是一閃身竄到廳室的帷幕後面，朝窗外看了看，窗外正好是一個堆放柴木的小院，沒有一個人影。

他一躬身，輕輕躍出窗外，用手攀着格子窗，高叫一聲：「小心，酒中有毒。」便縱身跳下，躲在柴堆中，朝上觀看動靜。

陳嘉林正一一往杯中倒酒，猛然聽見有人呼叫「酒中有毒」，不覺大驚，他心中有鬼，頓時慌張起來。

「血滴子」和「十蛟」也像被彈起似的，一下子跳出桌子周圍，循聲四處察找，却不見一人，衆人心中猶猶疑疑，只得重新入座。

「血滴子」衆人爲人機警，重新入席後雖然嘴裡不言，眼睛却都盯着酒杯，露出疑問、警惕的神色來。

雲中燕摸出一支金鏢，拿起一杯酒，朝金鏢上澆上去，金鏢並沒有一絲反應。

陳嘉林哈哈大笑起來：「活見鬼，哪裡來的毒酒。」說着，端起酒杯，仰起脖子咕咕地灌下肚去，「來來，喝喝。」

衆人這才端起杯來，一飲而盡。

三、四杯酒下肚，衆人突然都感到肚中抽搐起來，繼之而來的是難以忍受的絞痛。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發出了奇怪的呻吟聲。

「哇啊……」有人慘叫起來，「卜通」一聲，栽倒在地上，七竅流出血來。

身穿灰衣的雲中燕也捂住肚子，他知道上當，艱難地伸出手指着陳嘉林，怒視着他：「你，你這人面獸心……」言尚未畢，已「咕咚」一聲，倒在地上。

陳嘉林此時也僵癱在坐椅上，捂着肚子，眼睛直往上翻，喉嚨口「咯咯」地發出粗濁的聲音：「這，這……」猛然，「卜」的一聲，從他的嘴裡冒出一股腥濁的污血來，他抽搐了幾下，頭一歪便不動了。

高敬德出現了。

他的面前是一幅慘相，近三十具屍體橫七竪八地癱倒在廳中，地上，一張張被痛苦所扭歪了的臉，一條條因掙扎而勾爪捲腕的手臂……屍體的樣子都十分難看。

高敬德點了點屍體的數目，正想離開，「來啦！」隨着一陣拉長的吆喝聲，樓下堂倌又端着冒着熱氣的菜餚跑上樓來。

他忽被嚇壞了，「喔唷，不，不好啦！」他大叫一聲，扔掉菜餚，反身朝樓下跳，「咕隆隆隆」，從樓上一直摔到樓下：「死了人啦，人全死啦！快來人哪！」發了瘋似地叫喊起來。

人們被驚動了，一下子圍過來，亂哄哄地往樓上湧來。慧能知道大事壞了，也急急隨着人羣擠上樓來。

高敬德見人情洶洶，亂成一片，便趁機下樓，回去覆命。

但在高敬德下樓後，一條灰衣屍體却突然挺起，猶如殭屍似的溜掉了。

* * *

黑虎峪距離南苑八十餘里。這一帶山崇嶺峻，壁斷崖懸，古木參天，

雜草叢生，雖屬京畿之地，由於地形複雜，像一個凹陷不平的盆子，所以人跡罕到，野獸出沒。

方圓一百二十里的地方，生活着成羣的豺狼狐豹，獐麅鹿狍，野兎山鷄。

康熙親政以後，把這裡闢作皇家狩獵場，每年秋冬之際，他來到暢春園過冬之前，總喜歡帶着貝子貝勒，王公大臣到這裡打獵。

這裡本來並沒有熊羆虎豹等兇猛野獸，康熙爲了打獵，特地派人從各地捕來放養在山上。

康熙歸天，雍正登基。他和其父不同，似乎對狩獵並不感興趣，自從他踐祚以來，總共才到這裡來過兩次，因此黑虎峪的野獸相安無事，日見繁衍起來了。

這一天，雍正看上去心緒特別好，用過早膳，他竟破例地帶着高子辰、章毓清、吳偉宏、任曉明等殘缺的「大內十虎」和馬武，以及藍翎侍衛百餘人來到這裡打獵。

雍正今天一身戎裝，外披一件繪金綉龍杏黃色披風，手持彎刀，騎在雪蹄霜戰馬上，顯得十分威武，照例應該使用的全副鹵架儀仗也像他平時所習慣的那樣一概不用。

他的身後簇擁着高子辰、章毓清、吳偉宏等，他們個個衣着錦綉，身裝盔甲，手持刀槍，騎在快馬上。

馬武也一改平時慣穿的夜行服飾，披着一件玉色的戰袍，顯得特別魁偉。

他自從逃離大馬羣山和高子辰、章毓清等一起回到京城後，心裡一直有些惴惴不安，思想上準備着雍正要處罰他。

使他感意外的是，回了到京城，雍正非但沒有責怪他，反而好言地安撫勉勵了他一番，而且還當衆賜他戰袍一襲，就是他現在披在身上的那件。

除此之外，雍正還親自點名要他一同來黑虎峪行獵，他由受寵若驚而幾乎變得欣喜若狂了，他想借此機會在雍正面前顯露一手。

現在，他騎馬伺立在雍正的身後左側，一手控着馬繮繩，一手持着柄長槍，兩眼放射着銳利的光芒，注視着面前的那一片山巒和林木，彷彿像一隻正待出擊的狠犬，只等主人一聲令下，便要向搜尋的目標撲去。

四周隱隱約約傳來了一陣陣野獸的吼叫聲，吼叫聲在寥寂空曠的山間迴響着，其中還夾着狐狼鬼哭般的嚎叫聲，顯得陰森恐怖，聽了令人不禁會毛骨悚然起來。

雍正朝四周看了看，又回過頭看了看身邊的侍衛，微微地點點頭，捻着頦下稀疏的鬍鬚，嘿嘿地笑着說道：「這裡曾是先帝最喜愛行獵的地方。朕登基以來，諸多繁忙，難得到此，今日朕帶着你們來，爾等要盡平生之力，圍擊兇頑。」

諸侍衛應聲答道：「喳！」

隨着雍正一聲令下，諸侍衛像旋風似的向對面的獵場衝去。

雍正躍馬持刀，衝在前面，衆侍衛不甘落後，驅馬直前。只聽殺聲陣陣，又見刀光閃閃。

霎時間，寥寂的獵場被擾得亂作一團，弄得狼奔豕突，麂跳狐竄，成羣的獐子野兎亂鑽。

衆人個個奮勇，人人爭先。刀光閃處，污血噴射，發箭聲響，哀號徹空。

馬蹄聲、砍砸聲、人們的喊殺聲、野獸的慘叫聲，交滙在一起，形成一種古怪的樂章。

不一會兒，所獲之物就堆成了小山，內有狐、狼、豺、鹿、獐、兎、麅、隼等，不計其數。

雍正見了，哈哈大笑起來。他對衆侍衛說道：「看來這些小畜牲太容易獵獲，不堪一擊，未免太掃興了，現在這些小畜牲不要再打了，朕要打些虎豹熊之類的大畜牲方有些趣味。爾等盡力向前，要專挑大的兇的捕殺。哪個獵獲，朕自有重賞，哈哈哈！」

衆侍衛聽了，人人踴躍，歡呼起來，又叫喊着向前衝殺過去。

雍正身先士卒，催馬向前。

他橫刀躍馬，來到一個崗上，正想越過澗去，忽然看見左邊不遠處的崗巒上，章毓清正和一隻金錢豹斷拚着。

那隻大豹齜牙咧嘴，正「唬」的一聲，對準章毓清猛撲過去。

章毓清閃身一竄躲了過去。那豹見撲了個空，順勢一個翻滾又站立起來，迅快地橫撲過來。

章毓清卻並不慌張，向後一縮身子，躲了過去。那豹見又一次撲空，「刷」的一聲掉轉屁股，將鋼棒似的尾巴對着章毓清，「嘩」的一下橫掃過來。

章毓清抓緊機會，眼明手快，一伸手抓住牠的尾巴，大喝一聲，將牠反扯起來，「霍霍霍」轉着身子打起圈來。

金錢豹四肢離地，被章毓清拖着尾巴轉起圈來，頓時痛得嗷嗷直吼，拚命拱着身體掙扎，卻哪裡掙脫得了？雍正等人在一旁看着，不禁拍手叫起好來。

只見章毓清猛地一鬆手，金錢豹如箭一般地飛了出去，狠狠地撞在巖石上，重重地跌在地下。章毓清又撲上前去，對準豹的腦袋「砰砰」就是兩拳，那豹發出「哇嚎」一聲慘叫，腦袋已被打碎，鮮血直淌，嗚呼哀哉了。

雍正大喜，高聲地叫喊起來：「壯士，眞是壯士！」正在得意之時，猛然間身後「吼」的一聲，一陣陰風刮來。

他急忙轉過頭去看，卻見一隻色彩斑斕的吊睛大虎，吼叫着，張着血盆大嘴，朝他撲了過來。

雍正嚇得臉色頓時變成死灰色，他慌亂中，一甩手一下子打出五支鋼鏢來，將老虎身上戳出五個洞來。

老虎被鏢所傷，痛得又大吼一聲，就地打了個滾，「呼」的一下躍起來，騰空向雍正撲來。

雍正見五支鋼鏢沒能把大虎打倒，頓時慌了手脚。他見大虎暴跳着撲了過來，心驚肉跳，急忙躲避。「嗤啦」一聲，披風已被虎爪扯下一大塊來。

正在危急關頭，高子辰、吳偉宏、任曉明等已經衝了上來，刀槍並擧，直朝大虎砍殺。

大虎背腹受敵，又大吼一聲，發起狂來，牠捨下雍正，直朝高子辰撲去。

高子辰躲避不及，被老虎撞倒在地，總算他命大，老虎用力過猛，自己也收力不住，跌倒在地。

高子辰竟絲毫沒有受傷，說時遲，那時快，吳偉宏、任曉明見機，飛速竄了上來，擧起刀槍，直接刺進老虎體內。

老虎痛得亂叫，翻身用爪來撩撥，竟將任曉明的手臂撕下一大塊肉來。

此時，高子辰已經從地上爬起來，挑起長槍，對準老虎胸膛狠命戳下去，正好刺中老虎心臟，老虎慘叫一聲，倒在地上，抽搐起來。

雍正見老虎已經倒在地上，便從腰間抽出寶劍，連連向老虎頭上猛砍，頓時，老虎頭被砍得血肉模糊。

「皇上受驚了，奴才罪該萬死。」高子辰、吳偉宏、任曉明見老虎已死，便跪在雍正面前請罪。

「起來，起來，都快給朕起來。」雍正伸出手去扶他們，「朕要好好的獎賞你們。想不到這頭畜牲竟然還如此狡猾，在暗中偸襲朕。」雍正的臉上還沒有恢復原來的氣色，話語中仍然流露出驚慌來。

「皇上英勇絕倫，手刃兇獸，奴才等親眼仰觀天威，自愧不如。」吳偉宏乘機諛頌起來。

「這畜牲不知好歹，膽敢冒犯天威，死有餘辜。」

「皇上山中滅猛虎，洪福齊天。」

侍衛們紛紛走上前來，諂諛地讚頌道。

「哈哈哈！」雍正的臉色恢復了常態，又變得紅潤起來，他望着死去的老虎得意地笑道：「托皇天祖宗庇佑，朕……」

「吼……」「吼……」附近山林中又隱隱傳來了老虎的吼嘯聲，雍正的臉色又陡地變白了。

他有些僵硬地轉過頭驚恐地循聲看去，只見馬武牽着一匹戰馬，那戰馬的背上是一隻用鐵鏈捆縛着的老虎，吼嘯聲就是這隻老虎發出的。

「托皇上洪福，奴才生擒活虎一隻，獻給皇上。」馬武將老虎摔在地上，那老虎看上去要比剛才那隻還要大，它在地上掙扎了好幾下，吼叫了幾聲，嘴裡喘着粗氣，眼睛忽閃着，射着兇狠的光來。

侍衛們看了看那活虎，又看了看馬武，面面相覷，張口咋舌，作不出聲來。

雍正見了，也心中暗暗吃驚：這虎比剛才自己殺死的那頭還要大得多，馬武竟然將它生擒過來，實在太可怕了。

他盯着馬武的臉看了片刻，突然仰天大笑起來：「好，好，馬武，朕要重重地賞賜你。朕今日正式任命你爲『十虎』之首，你要竭盡全力效忠於朕。」

「謝皇上隆恩，奴才就是爲馬爲狗，也一定效忠皇上。」馬武感激流涕，跪下謝過恩後，又站在一旁。

那隻活虎又吼叫了兩聲，掙扎了一番，眼睛閃動着仇恨的焰火，注視着圍住它的人們。

「這個大畜牲嘛，」雍正輕輕地捋着鬍鬚道：「就讓朕來對付它。來人啊，神水伺候！」幾個藍翎侍衛扛着兩隻大罎子，走了上來。

高子辰、吳偉宏等見了，臉色忽地變白了。馬武弄不清雍正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呆呆地看着。

「動手吧！」雍正揮了揮手，下令道。

侍衛掀開罎蓋子，拿起長柄勺子，從裡面舀出神水來，澆在老虎的身上。

只見神水一碰到老虎的皮毛便散發出一股奇怪的煙氣來，那老虎慘叫着，拚命掙扎。

侍衛不斷地將神水潑到老虎身上，不一會兒，老虎皮已爛成一塊一塊的，血肉模糊起來，化作紫黑色的濃液淌在地上。老虎早已咽氣，屍體爛得不成模樣，不久，那龐然大物只剩下零零碎碎的一堆白骨了。

馬武在一旁看了，嚇得渾身打顫，他手脚冰涼，腿一軟，「噗通」跪倒地上。

雍正卻顯得神情和平，儀態自然，就像沒有事情發生一般。

他把馬武扶起來，哈哈笑道：「對待不聽話的兇猛畜牲，朕一直是用這種方法的，你不用害怕。哈哈，你今天替朕立下了大功，捉了老虎，朕今天命你再去捉一隻如何？」

馬武有些詫異，猶豫着應聲答道：「奴才遵旨。」

雍正仰天哈哈大笑：「好，很好！你就去把上次你請來的那個異人再請來吧。朕是不會用神水來招待聽話的兇獸的，哈哈哈！」

馬武有些措手不及，他萬萬沒有想到雍正會給他出這麼一個難題，欲言而止地說道：「這……這，不……」

「嗯？」雍正突然沉下臉來，皺着眉頭注視着馬武：「不願意去嗎？」

「不，不，奴才這就去，奴才這就去！」馬武匆匆忙忙，吞吞吐吐地爭辯道：「不過，此人性格奇異，不受拘束，不喜歡結交官府，因此，要將他請來……大概，大概很少有希望……」

「唔？請不來？」雍正突然沉下臉來，兇相畢露，兩眼逼視着馬武，他咬緊牙齒，一字一聲地說道：「那就給我除掉他！朕愛惜天下的勇士，但是朕不能容忍不在朕的掌握之中的猛虎。不能爲朕所用，朕就不能容忍他活在世上，尤其是天下的英雄！」

「啊！」馬武不禁倒吸了一口氣，輕輕地喊出聲來。卜勒巴珠和清廷不共戴天，形同水火，根本談不上爲清廷皇帝所用。他心裡最清楚，莫說去請卜勒巴珠，就是讓她知道他已經投靠了清廷皇帝，成了大內「十虎」之首，她也肯定會氣得發瘋，和他拚個你死我活的。但是，雍正這一手也實在太爲難他了。

「嗯？」雍正見馬武有些猶豫，從鼻腔中洩出一聲令人聽之戰慄的聲音，又說道：「你害怕了麼？」

「不，不，皇上明鑒，奴才心目中唯有皇上，而無父母，更不待說友人，皇上說一，奴才決不敢說二，只是，奴才以爲，對付此人，尚需想出一個萬全之策才是。」

「唔，這個麼……自然可以，好，朕就聽你的錦囊妙計。起駕回宮。」雍正說道。

「喳！」衆人齊聲應道。

一行人扛的扛，抬的抬，滿載着獵物，離開了黑虎峪狩獵場。

翌日中午時分，馬武正在歇息，雍正就派人來召他進宮了。

馬武趕到紫禁城，到了侍衛值舍，已是未時，雍正派來的執事太監早已在值舍等候他了。

馬武整了整服飾，跟在執事太監的後面，默默地向養心殿走去。

從值舍到養心殿，要經過一段曲曲折折的長廊，長廊上朱欄彩繪，鑿鳳雕龍，很有氣魄，但是，馬武卻無心欣賞。

此刻，他的心情也像這曲折的長廊一樣，有些迷離複雜。昨天從黑虎峪狩獵回來，他一直神情恍惚，心裡像開了一爿油醬舖子，甜酸苦辣，應有盡有。

他從一個四海爲家的江湖浪人一下子成了堂堂御前侍衛、大內「十虎」之首。他由匪而官，正是平步青雲，扶搖直上，說不盡的榮耀。

他知道這「十虎」之首領正三品銜，地位極高。從昨天起，他就正式成爲皇家的官員了，這在他自己也弄不清的家族歷史上肯定是絕無僅有的。

他自出生以來，從沒有想過自己會與官場有緣份，誰知這緣份卻來得這麼快。因此，大馬羣山的馬爺的地位連同那個漂亮的卜勒巴珠一下子顯得暗淡無光，不足爲道了。

但是，雍正叫他設法把卜勒巴珠「請」來，他又十分爲難。他十分清楚卜勒巴珠一向視清廷爲仇敵，也清楚雍正「請」她的含義。

他的爲難並不在於他曾經喜歡過卜勒巴珠，生怕雍正加害於她，而在於他很難使卜勒巴珠上鈎，會到京師裡來，因爲他一貫奉行的就是有奶便是娘的信條，在堂堂正三品銜的十虎之首面前，「馬爺」的地位又何足稱道？那個雖然異常美麗卻已經徐娘半老的卜勒巴珠還有何稀奇的呢？

因此，當昨天他被雍正逼着要將卜勒巴珠擒來時，便一口應承下來了，但要做到卻又談何容易！因爲，他還有許多事情隱瞞着雍正，他無法向雍正提起卜勒巴珠對清廷的仇恨，甚至無法提起卜勒巴珠這個名字。

爲此，他絞盡腦汁，苦思冥想地羅織謊言，弄得他一夜沒有睡好覺，直到現在，頭腦有些發脹，眼皮也沉甸甸的。

進了養心殿右邊的便殿，他一眼看見了坐在御座上想着心事的雍正皇帝，便趕緊走上幾步，跪在地上行禮。

雍正直挺挺地坐在御座上，臉上毫無表情，他仔細地打量着馬武，心裡不禁有些好笑。

這馬武身上穿着朝服，卻沒有按規定的朝儀行禮，顯得不倫不類，有些滑稽。

不過，他並不計較這些，相反，他看着馬武，不禁從心底裡昇騰起一股得意的、舒適的感覺來，眼前這個能徒手擒拿老虎的龐然大物竟乖乖地跪在他的面前，不正體現出他的強大嗎？

强大的人就應該馴服一切，主宰一切。天下是他的，無論甚麼人都應該跪倒在他的腳下，任何圖謀不軌的行爲或者說對他的貳心都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想到這裡，他的佔有慾，征服慾又劇烈地昇騰起來。

「馬武，你的錦囊妙計呢？」雍正的臉上閃露出一種不可捉摸的笑容。

馬武跪着答道：「奴才所請之人，生性極其怪癖，且山野之人，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平時自以爲清高，不喜歡與官家來往，因此，要把他請來京師，實恐難以辦到。奴才以爲，倘使不略施小計，他決計不會來的。奴才想只有將他騙來，事情才能成功。」

「噢？此話怎講？」雍正問道。

「此人武藝高强，皇上預先派人埋伏在京畿地面，再由奴才設法將其約來游玩，到時突然襲擊，方能將其生擒。」

雍正聽了，將頭仰靠在御座上，眼睛看着殿頂的彩繪藻井，心裡盤算着。

過了片刻，他又平放下腦袋，捻了捻鬍鬚，鬼哭般地笑了起來：「依你

之計，此人必定逃不出朕的手掌了。」

他緩了緩，又說道：「朕可以告訴你，朕不喜歡你的朋友！朕懷疑張炳就是死於其手的，無論怎樣，朕總要除掉他。你和他是至交，朕要聽聽你的看法，嘿嘿嘿……」

馬武正聲答道：「奴才已是皇上的犬馬，只知效忠皇上，不識三親六故，就是親生父母要剮要殺，亦唯皇上之命是從，何况友人，只是奴才向皇上請求，生擒那人奴才不想出面。」

雍正哈哈大笑起來：「如此這般，朕甚感欣慰。你準備去吧，只要抓獲那人，朕不管你施用甚麼手段。擒殺你的友人，朕自派別人去就是了。另外，那先帝的遺詔，現在尚在那個飛雕劉手中，也要盡力將它奪回來，朕就將此重任委派給你。即日起，你就帶領『十虎』，全力以赴對付飛雕劉，不要辜負朕對你的期望。去吧。」

馬武趕緊謝恩，又俯下身子行過了大禮，才走出殿來。他回到值舍，立刻拿起筆，研墨寫起書信來。

等到書信寫完，已經是辰時時分了。他叫來一名軍校，囑咐了一番，令其喬裝後將書信送到大馬羣山去了。

＊ ＊ ＊

馬武和高敬德、高子辰、吳偉宏等共十一人，帶着雍正皇帝的特殊使命，從皇城出發，去尋找飛雕劉，奪回康熙遺詔。

但是，到哪兒去找？找到以後又怎樣去奪呢？這一行人中卻沒有一個人是心中有底的，飛雕劉的厲害他們是領教過的，其間的大多數人都吃過飛雕劉的苦頭。

他們十一人的二十二隻拳頭，大約也未必抵擋得住飛雕劉的一隻老拳，因此，他們雖然在雍正面前信誓旦旦，說一定要剪除掉飛雕劉，奪回先帝遺詔，但是，卻沒有一個人會相信，靠他們這幾隻「虎」就能奪回遺詔來的。

四海之大，寰宇之廣，飛雕劉在哪兒呢？他們聚集在一起，合計了幾天，認爲飛雕劉一般不會離開京畿、河北一帶，或藏之名山，或隱匿寺廟。

於是，他們擬訂了追捕方案，他們的最先目標是飛雕劉曾經住宿過的智度寺。

上次高敬德就是在智度寺中和飛雕劉不期相遇的。

那次遭遇，高敬德帶着一大批大內武林高手，人多勢衆，很佔有優勢。

這偶然的相遇，使高敬德欣喜若狂，他認爲飛雕劉此番難以逃脫他的手掌了，便將飛雕劉圍住，準備建立奇功，卻不料，天公不作美，正當在節骨眼上，雍正派人來，要他馬上離開，高敬德哪裡敢違抗雍正的命令，只好眼睜睜地看着飛雕劉，自己撤圍離去。

飛雕劉見高敬德突然離去，倒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清頭腦，不過他知道高敬德的突然離去必定有重要緣因，心情有些沉重起來。

慧能自告奮勇，悄悄尾隨着高敬德，果然，高敬德被雍正叫去施毒，使「血滴子」被一網打盡。

飛雕劉知道雍正心狠手辣，惟恐智度寺遭到連累，哪裡還敢在寺中留住？等到慧能跟踪高敬德回來，飛雕劉就向智度寺住持一行禪師辭行。

一行禪師苦苦相留，卻怎麼也留不住飛雕劉師徒。

等到馬武、高敬德、高子辰一行尋到智度寺時，飛雕劉師徒早已不見人影了。

智度寺殿宇深廣，古柏參參，衆僧的唱經聲和木魚鐘磬之聲從那厚厚的圍墻裡飄逸出來，使這古寺顯得神秘莫測，再加上有飛雕劉這般武林高手在內，更使這古寺在神秘之外，又添上了兇險的色彩。

馬武、高敬德等不知智度寺底細，遠遠地觀察着智度寺的動靜，不敢輕舉妄動。

雖然他們是來尋找飛雕劉的，但倘若眞的遇到飛雕劉，他們的頭皮都會有些麻木起來。

不一會兒，只見一個小沙彌從山坡上挑着一擔柴下來，吳偉宏便上前拉住小沙彌問道：「小師父，此處可有個叫飛雕劉的和尚麼？」

小沙彌並不認識吳偉宏，不知道他是大內的侍衛，便答道：「你問的是廣智師父麼？他早就離開這裡了。」

「甚麼？離開這裡了？」高敬德聽說飛雕劉不在，膽子一下子大了起來，大聲叫嚷道：「他娘的，這賊禿驢倒溜得挺快的，他到哪兒去啦？」

其他幾個聽說飛雕劉不在，一個個都變得兇猛起來，一行人喧囂叫嚷着，衝進寺去，邊走邊罵。

有幾個僧人正在大雄寶殿前的廣場上灑掃，見突然闖進一幫人來，大肆喧鬧着，便上來阻擋。

高敬德衝在最前面，見有和尚來阻擋他，不禁怒從心生，「啪」的一聲，給迎面而來的和尚一個耳光。

他的那隻硃砂掌有何等厲害？只見那和尚骨碌碌一陣，早已跌倒在兩丈多遠的地方，頭上血肉模糊，紫得像隻豬肝，已經斷了氣了。

「死了人啦，殺死了人啦！」旁邊的和尚嚇得扔掉掃帚，發瘋般地轉身就朝裡逃，大聲叫道。

高敬德等人也不去管他，叫囂着只顧朝大雄寶殿奔去：「那禿驢呢，快快出來！快快出來！」

「汝等何人？爲何到此處搗亂？」一行禪師聽見外面雜亂聲大起，有人在叫殺死人了，便身披袈裟，匆匆地從殿中走出來，喝道：「佛堂乃清淨之地，怎麼可以胡亂喧鬧？快快與我出

去！」

「哈哈哈，原來是你這個老禿驢。」高敬德見是一行禪師，粗魯地叫罵着，「你可認識我麼？」

一行禪師注目一看，不覺吃了一驚，此人不正是上次假扮作僧人、圍住廣智的大內侍衛高魔頭高敬德麼？他早就聽飛雕劉說過，這個高敬德是個非常厲害的人物，便雙手合掌答道：「噢，原來是官兵來了，請，請禪房中說話。」

「嘿嘿，我等沒有這種閒功夫陪你念經。」高敬德走上一步，指着一行禪師說道：「我且問你，上次那個欽犯的胖和尚飛雕劉在哪裡？那先帝遺詔又藏到哪裡去了？快把他交出來。」

一行禪師微微一笑，對高敬德說道：「官兵原來是爲着廣智而來的，他早已離開小寺了。」

「跑啦？跑到哪兒去啦？」高敬德咆哮着。

一行禪師道：「阿彌陀佛，廣智乃雲遊僧人，他四海爲家，雲遊天下，貧僧如何會知道他去何處了？」

馬武嘿嘿地在一旁乾笑道：「天下之事就壞在你們這班禿驢身上，看你這副奸詐模樣，就知道你是個狡詐的奸人。既然如此，就讓我把飛雕劉請出來。」他突然把臉一沉，殺氣騰騰地尖聲叫道：「來呀，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廟，快把這賊窩給燒了！」

「好哇！」高子辰，吳偉宏等應聲道，點燃了火把，準備放火。

此時，只聽鐘樓上傳來了「噹、噹」的鐘聲，鐘聲在智度寺上空迴蕩着，低沉而又響亮。

伴隨着鐘聲，只看見許多僧人挾棍持棒從四面八方朝大雄寶殿前匯攏過來，一下子將馬武、高敬德等團團圍困起來。

「休得動手！」一行禪師見衆僧人情緒洶洶，便喝住了他們，又轉身冷冷地對高敬德道：「官兵不得無禮，小寺乃先帝康熙陛下常來行香之處，先帝生前曾親賜護寺石碑一方，官兵如此魯莽，難道不怕承擔輕蔑侮辱先帝之罪麼？」

高敬德聽一行禪師如此說，便有些猶豫了，衆侍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馬武被弄得莫名其妙，也站在一旁不動。

一行見高敬德不敢動手，便略略揚了揚手，對身旁的僧人說道：「去，把鎮寺寶請出來。」

不一會兒，僧人捧着一隻紫檀雕花木盤，當中放着一隻黃緞包裹，走到一行禪師面前。

一行禪師恭敬地雙手接過黃緞包裹，自己虔誠地捧着它，說道：「先帝親賜國寶在此，官兵請回吧。」

高敬德等見了，神態有些僵滯了，一下子不知道怎樣才好。

馬武本來還以爲一行禪師藏有甚麼法寶，現在見捧出來的是一隻黃緞包裹，不禁哈哈狂笑起來：「好刁猾的禿驢，拿這玩藝兒就想來嚇我等麼？衆弟兄，給我燒！」言畢，手持着火把就往大殿內衝。

高敬德、高子辰等見馬武衝上去，也紛紛手持火把要去放火。衆僧人見侍衛撒起野來，便衝了上去。

馬武見衆僧上來圍住他，哈哈奸笑着，罵道：「你們這些禿驢，活得不耐煩了，還想在我等御前侍衛面前賣弄，我要讓你們知道『索命鐵鏈』的厲害，送你們上西天去。」

言畢，「倉郎」一聲，從腰間扯出那條鐵鏈來，對準衆僧「倉郎郎」打來，衆僧不知道馬武的厲害，都舉起棍棒招架，卻哪裡抵擋得住馬武的那條如毒蛇般兇殘的鐵索！

只見那條鐵索極快地一閃動，十幾個僧人已全部被擊中，倒在血泊裡，馬武見幾個僧人尚在地上掙扎，又大叫一聲，揮鏈加上一鞭，只見血肉飛濺，那十幾個僧人頃刻之間成了地獄中的冤鬼。

這智度寺的僧人，平日裡整天坐禪唸經，樂善好施，從來沒有見到過這種殘酷的兇殺場面，如今見馬武等官兵出手如此兇猛狠毒，殺人如蔴，如何再敢持棍棒示威？早就抱頭鼠竄，各自逃命去了。

可憐這平日寺僧衆多、香火旺盛的智度寺一下子變成一座殺人的屠場，大雄寶殿前留下了一百多具死屍，顯得陰森恐怖。

馬武、高敬德等就像是一羣吃人的魔鬼，看着橫七豎八躺在地上的屍首大笑。

馬武手持着火把再一次走上大雄寶殿去，他突然發現一行禪師獨自一人禪坐在殿門中央，雙眼緊閉着，臉上顯得沉靜，手裡依然捧着那隻黃緞包裹，一動不動。

馬武見了，冷冷笑道：「好個禿驢，你還沒走，我『索命鐵鏈』就送你上西天去。」言畢，又扯出鐵鏈，剛想朝一行打去，只聽他背後高敬德在叫：「馬爺，暫請住手。」

馬武停住了手，回頭看着高敬德：說道：「高爺意下如何？」

高敬德咯咯邪笑一聲，說道：「不能殺死他，要留下活口，讓他告訴飛雕劉，趕快將遺詔交還皇上，不然的話，就將碎屍萬段，死無葬身之地。」

馬武點了點頭，惡聲惡氣地說道：「好，就留下他，只是太便宜了這老禿驢。」

「不，便宜不了他。」高敬德邪惡地笑着說道：「要讓他活着比死還難受。」說着，一步跨到一行禪師面前，拉住一行的左臂，用力一扳，只聽一行慘叫一聲，他的左臂被活生生地折斷了下來。

馬武哈哈地大笑着。

一行禪師破口大罵：「畜牲，你們這些毫無人性的畜牲，菩薩決不會饒恕你們！」

高敬德見一行禪師罵不絕口，又猙獰地笑了起來，對一行禪師說道：「我要叫你罵，罵個痛快。」

他一邊說着，一邊抬腿猛地朝一行禪師的右腿踩去。

一行慘叫一聲，痛得昏了過去。

馬武和高敬德相互看了一眼，都哈哈大笑起來。

此時，高子辰、吳偉宏、章毓清等已經在寺院裡四下放起火來，只見濃煙滾滾，火舌亂竄，高敬德、馬武也拿了火把，在大雄寶殿中放起火來。

霎時間，智度寺已經被濃煙和大火包圍起來，不一會兒，這座千年古寺便化作了一堆廢墟。

* * *

半夜裡，一行禪師從昏迷中慢慢地蘇醒過來了。

他只感到渾身無力，像散了骨頭架子似的，手臂和大腿都疼痛得厲害，他想睜開眼睛，可是卻矇矇矓矓的，甚麼也看不見。

他掙扎着想坐起身來，剛動了動身子，疼痛就像鋼針般的直刺他的心臟。「喔唷，喔唷……」他不禁輕輕地呻吟起來。

此時，他的頭腦突然像清醒了許多，他迷迷糊糊地聽到有兩個人的說話聲，可是，他卻分辨不出他倆是誰？說的是甚麼？但是，白天裡發生的事情卻，在他的腦海中又清晰地再現了出來。

他清楚地記得，那個首先殺僧人的惡魔叫「索命鐵鏈」，他當然更不會忘記，那個扭斷他胳膊，踩斷他腿的那個高魔頭高敬德。對，腿和胳膊如此疼痛，肯定是斷了。

他清楚地記得那個可怕的場面，他眼看着這些蠻不講理的大內侍衛用火把點着了這座他修行了幾十年的古老寺院……於是，他情不自禁地喚了起來：「智度寺，智度寺……我的腿，我的胳膊……」

「一行師兄，一行師兄，你醒醒，你醒醒。」

一行禪師突然感到有人在輕輕地喚他，他努力睜開眼睛，只見自己面前有兩條身影，卻迷迷糊糊地看不清是誰。「你們是甚麼人？是甚麼人？」他費力地問道。

「是我，廣智。」

「啊，是你！」一行禪師聽見回答聲，漸漸地看清楚了，眼前站着的正是胖乎乎的廣智和他的徒弟慧能。

「師兄，原來是你啊。」一行說着，不覺泗涕潸潸，老淚縱橫，「今日能重見師兄，實乃我佛庇佑之故。廣智師兄如何會到這裡來的？」

原來，飛雕劉自從和高敬德在智度寺不期遭遇後，就一直憂心忡忡，十分不安。他並不是害怕自己的蹤跡被大內侍衛發現，而是擔心智度寺從此要遭到自己的連累。

一行禪師再三安慰他，說智度寺有康熙親賜護寺石碑，官兵是奈何他不得的，在這種情況下，飛雕劉決定離開智度寺。

但是，他人雖離開了智度寺，心卻一直留在智度寺裡。他很懷疑康熙護寺石碑的實際功效，因此，一直不敢走遠，在離智度寺三十里的馬跑峯和慧能搭廬住下，一旦智度寺有所不測，也可以去智度寺照應。

馬跑峯峻險狹小，平時人跡罕到，山上松柏繁盛，清泉淙淙，倒是個修煉功業的好地方。

師徒倆結廬山上，精心煉功，倒也自在。

從馬跑峯向西遙望，可以清晰地看清智度寺的粉墻黑頂。每天清晨，智度寺裡緩緩悠揚的鐘聲隨着微風飄到馬跑峯來，傳到飛雕劉師徒的耳朵裡。

每當這個時候，飛雕劉不禁會暗暗地替智度寺和一行禪師祈禱起來，願菩薩保佑智度寺和一行禪師無災無難，平安吉祥。

但是，在飛雕劉的心裡不知怎麼的，總有些不祥的預感，好像智度寺總有一天會遇到兇險的。

這一天，正當飛雕劉和慧能在馬跑峯孤松巖前的那塊平地上練吞吐功的時候，忽然，從遠處隱隱傳來了一陣急遽的鐘聲。

飛雕劉一聽大驚，這鐘聲乃是寺院中報警時敲撞的，他顧不得慧能，急忙奔到崖邊，舉目向西望去，只見智度寺的上空，彌漫着一片濃煙，一股股濃煙正從智度寺裡往上冒。

飛雕劉的臉一下子變成死灰色，災難終於降臨到智度寺了。

「不好，智度寺遭遇不測了，快走！」他招呼了慧能一聲。兩人匆匆準備了一下，急急忙忙地下山，直朝智度寺奔來。

兩人滿頭大汗地趕到智度寺，一看，不覺傻了眼了。那昔日廣宇飛檐、奇松怪柏的智度寺，現在只剩下一堆枯木焦土、殘垣斷墻。

兩人急急推開虛掩着的山門，被裡面的慘相驚呆了，只見大雄寶殿以及兩廡的殿屋、偏房等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燒焦已塌了的亂磚碎瓦，火的餘燼還沒有完全熄滅，還在跳動着噴着火舌，已經碳化了的房樑、窗櫺還此一處彼一處地冒着青煙，一大堆和尚的死屍雜亂地倒在地上。

到處是已經凝固了的血污，空氣中混雜着令人惡心的枯焦味和血腥味。

飛雕劉急得連連跺着脚，反覆地說道：「來得太晚了！我們來得太晚了！」急急忙忙四下裡搜尋起來。

兩人急急地在寺院裡尋找了一圈，見寺院後圍墻邊上尚有四五間小屋留存着，便破門進去，裡面也七零八

亂的，不見人影。

兩人走出小屋，又兜到了大雄寶殿前面。飛雕劉暗暗感到奇怪：偌大一個寺院裡，竟然沒有一個活人。

一行禪師不知哪兒去了？除了死去的和尚，其餘的和尚都不知上哪兒去了，眞不知道這裡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

「師父，你快來看！」慧能突然驚叫起來。

飛雕劉循聲望去，只見慧能正俯着身子，將耳朵貼在一具屍體上聽着甚麼。

飛雕劉急忙跑上去一看，不覺「啊」了一聲，見此人正是一行禪師。

一行禪師滿臉塵土，身上沾滿着血汚，雙眼緊閉着。

「師父，一行大師的心還在跳動着。」慧能驚喜地抬起頭來，對飛雕劉說道。

「眞的？」飛雕劉簡直有些不相信，他連忙趴了下來，用手輕輕地放在一行的鼻息前。

一會兒，他臉上露出了笑容：「快，快救一行師父。」

兩人輕輕抬起一行，將他抬到寺院後墻的那幾間僥倖留存下來的小屋裡。

他們把一行平放在一張土炕上，輕輕地檢查了一行的傷勢，見他主要傷在四肢上，左臂和右腿已斷，其他部位沒有發現傷痕，便有些放心了。

飛雕劉爲一行擦洗好傷口，又敷上了治傷膏，還叫慧能煎了些草藥，灌進一行的嘴中，一行終於漸漸蘇醒過來了。

一行流着眼淚將智度寺遭到刧難的經過說了一遍。

飛雕劉聽了，恨得牙齒咬得格格作響。當聽到高敬德硬生生折斷了一行的左臂和右腿時，飛雕劉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從牙縫裡爆出一句話來：「高敬德，我要以牙還牙，討還血債。我飛雕劉不能討還你一條手臂、一條腿就誓不爲人。」

飛雕劉和慧能一夜沒睡，一直守候在一行禪師的炕前，他們商量了一陣，決定先把一行接到馬跑峯上去養傷，以後再尋機報仇。

第二天一清早，天還沒有大亮，飛雕劉和慧能就抬着一行禪師悄悄地離開了變成灰燼的智度寺，向馬跑峯去了。

馬武、高敬德等放一把大火把智度寺燒了以後，自以爲鏟平了一個賊窩，得意洋洋地揚長而去了。

他們準備把鏟平智度寺作爲一個功勞向雍正報捷。接着，他們沿着昌平、延慶、懷柔、密雲、平谷，兜了一圈，到處尋找飛雕劉，卻不見飛雕劉的半點踪影，他倒似在世上失踪了。要知道廣智和尚是如何的向馬武、高敬德索取這一筆，血債請留意下一個「怒斬龍頭」的故事。

（本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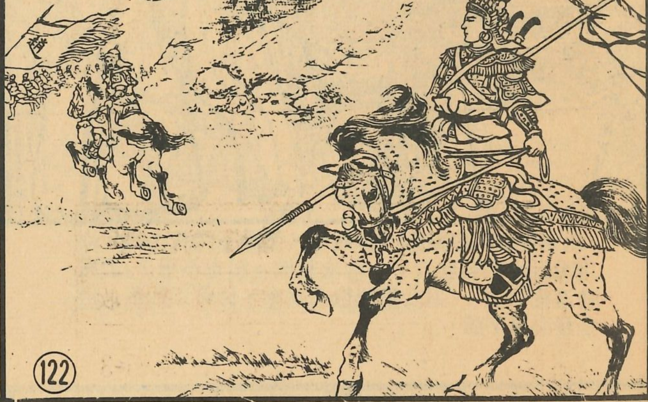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卅四

諸葛亮渡瀘水（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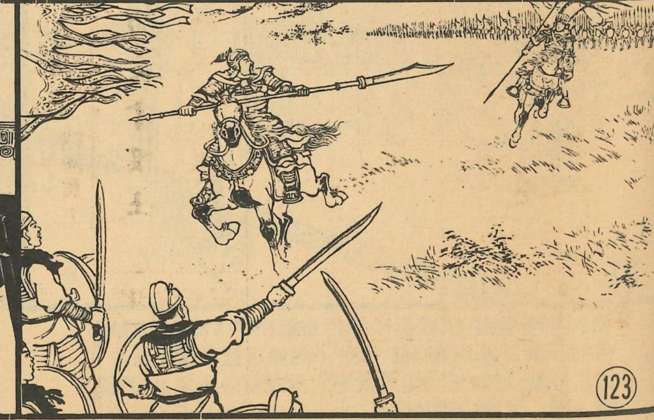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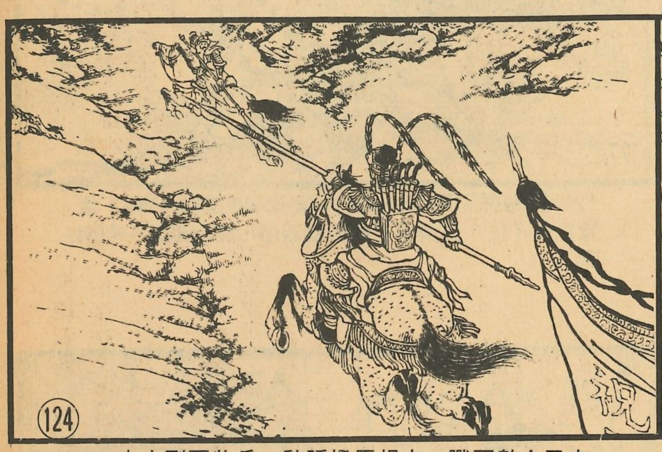
121 祝融夫人得勝回洞，叫兵丁把張嶷，馬忠推出斬首。孟獲連忙喝住，對夫人道：「諸葛亮擒我五次都不曾殺我，我如何能殺蜀將？且把他們押在洞中，待捉了諸葛亮，再作處理。」



122 第二天，兵丁來報，蜀將趙雲討戰，祝融夫人上馬出迎。二人戰不數合，趙雲撥馬便走，夫人恐有埋伏，勒馬不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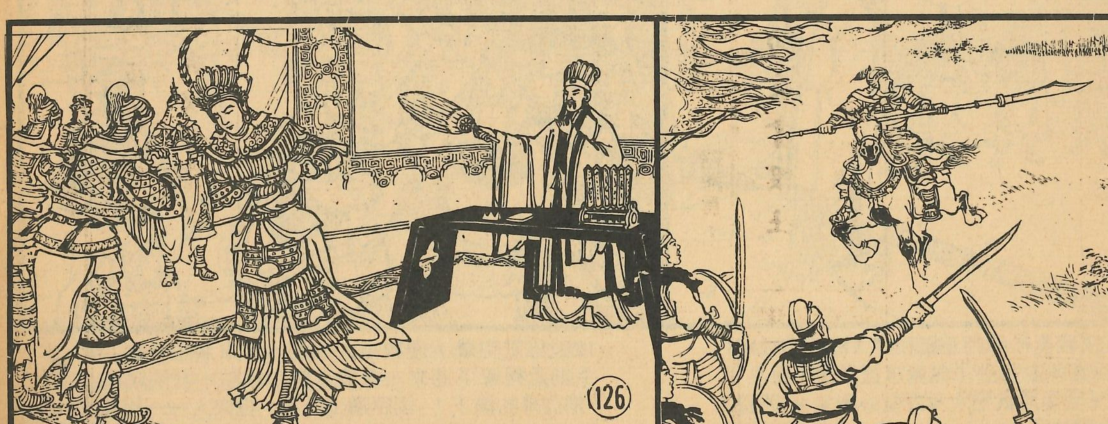
123 蜀陣中魏延出馬，戰了數合，又回馬退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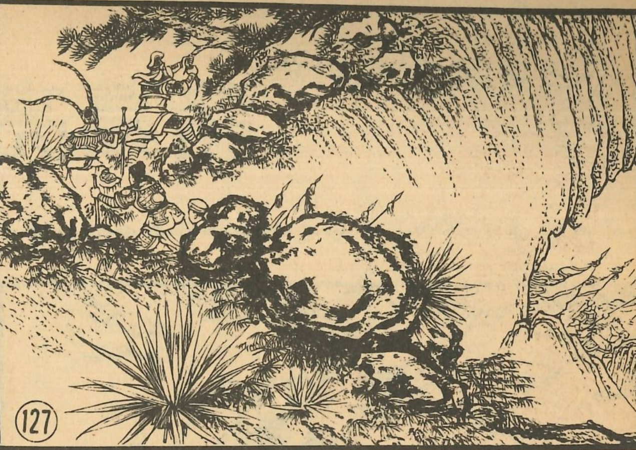
124 夫人剛要收兵，魏延撥馬趕來，戰了數合又走。一連幾次，夫人惱了，拍馬來追魏延，一直追進了一條山林小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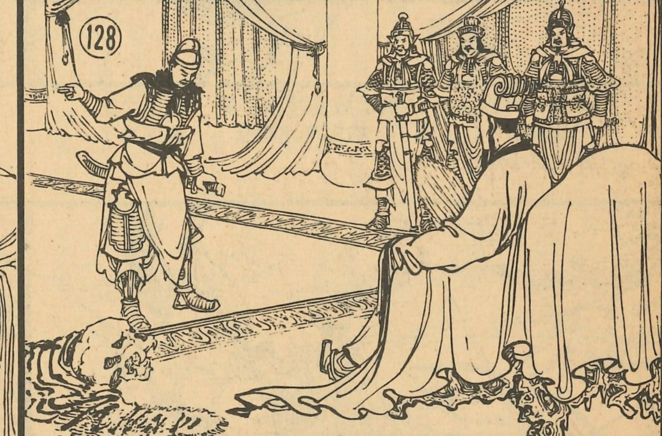
125 眼看追近，夫人剛要拔取飛刀，忽然那匹馬兒向下一伏，把夫人掀下馬來。原來是馬岱埋伏在這裏，用絆馬索絆倒了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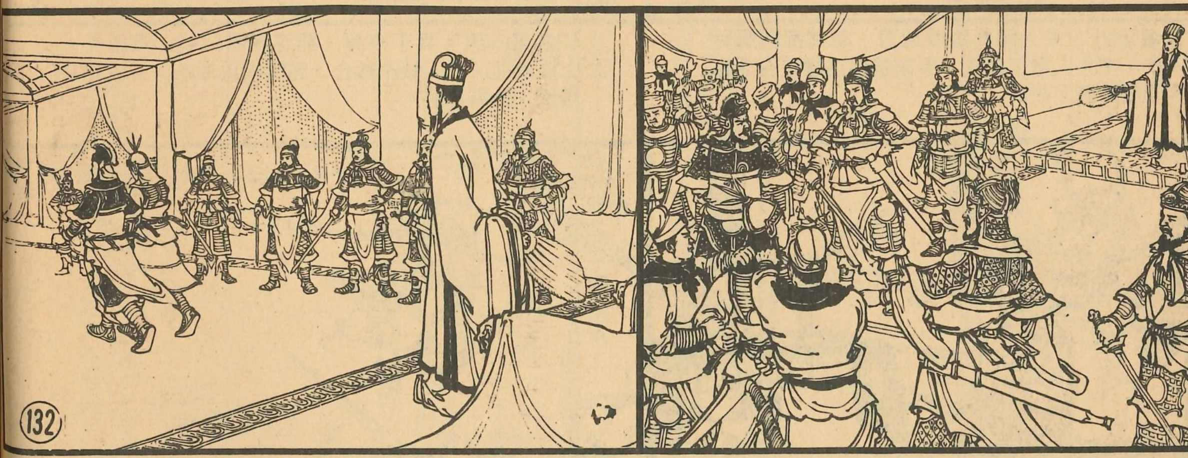
126 馬岱、魏延押着祝融夫人回到大寨。孔明一面教人好好接待，一面遣使去告知孟獲，叫他把張嶷、馬忠送來換祝融夫人。張嶷、馬忠隨着使者回來了，孔明大喜，便釋放了祝融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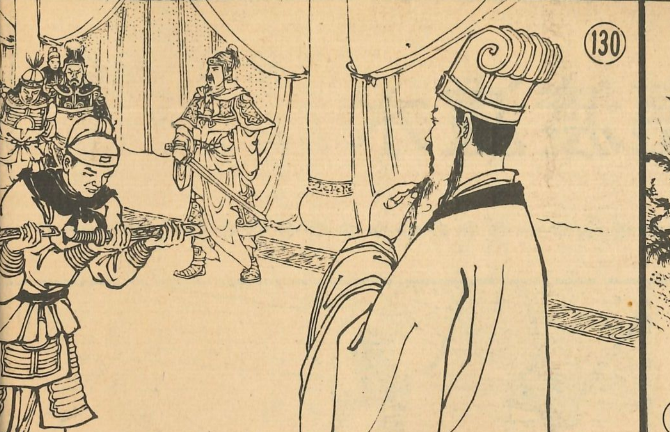
127 祝融夫人回到銀坑洞，蜀軍果然隨後殺到。孟獲抵擋不住，只得帶了幾百個親信，爬山越嶺，向南奔逃。



128 孔明進了銀坑洞，第二天，小軍來報：孟獲的妻弟帶來洞主擒了孟獲，前來投降。孔明聽了，微微一笑，便喚馬忠、張嶷，帶了兩千精兵，埋伏兩邊廊下。



129 佈置完畢，便教來人進洞。帶來洞主領着刀斧手把孟獲解了進來，還沒有開口說話，孔明喝道：「把詐降的擒下！」兩廊湧出伏兵，把來人一一捉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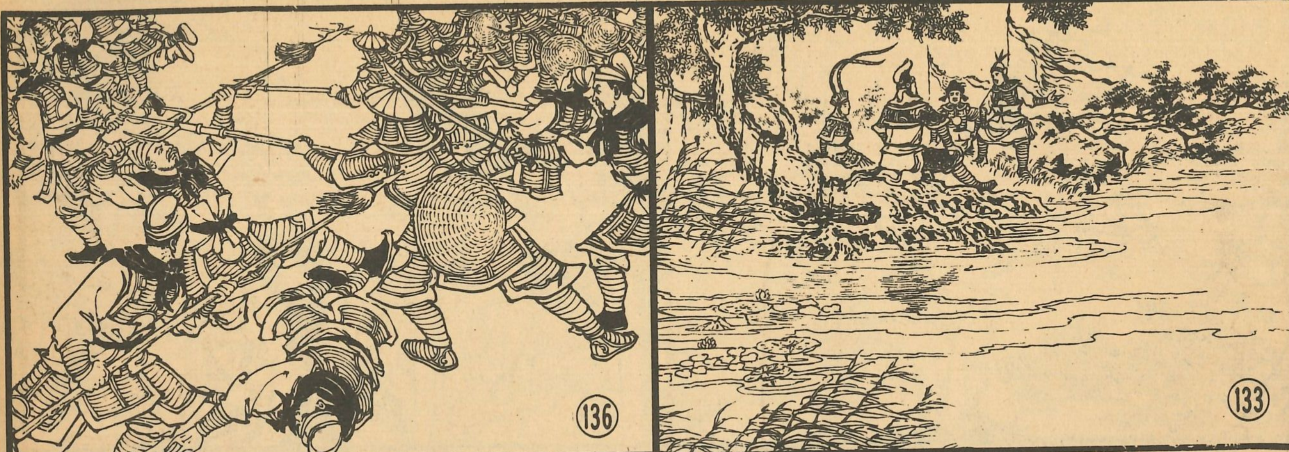


130 孔明笑道：「小小詐降計，怎麼能瞞我！前兩次，由你自己人擒來投降，我都相信，這次却相信不得。」便叫人搜查他們的身邊，果然個個都帶着短刀。



131 孔明向孟獲道：「你說南人鬥勇不鬥智，如今你用詭計，却被我破了，六次就擒，服也不服？」孟獲連連搖頭道：「這次是我自己送來，你可以殺我，但是我心裏不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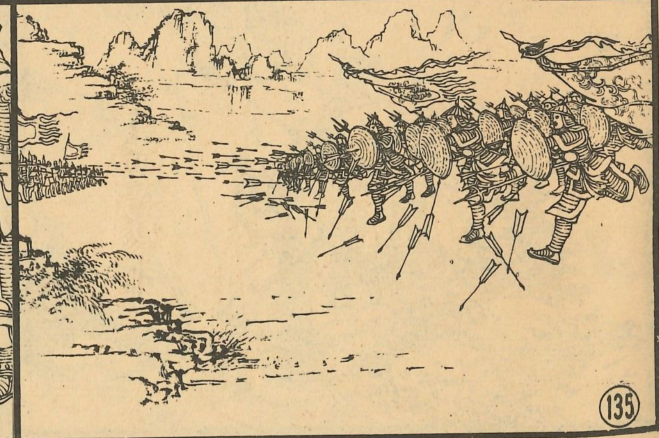
132 孔明嘆道：「我要和你們永結和好，教你們種稻植棉，讓百萬百姓各安生計，你竟這樣執迷不悟！」孟獲紅着臉說：「我要再戰一次，方能心服。」孔明長嘆一聲，又把他們放了。



133 孟獲出了銀坑洞，却不知到哪裏去安身，帶來洞主勸他去烏戈國投兀突骨大王。烏戈國有三萬不怕刀槍的藤甲兵，一定能打退蜀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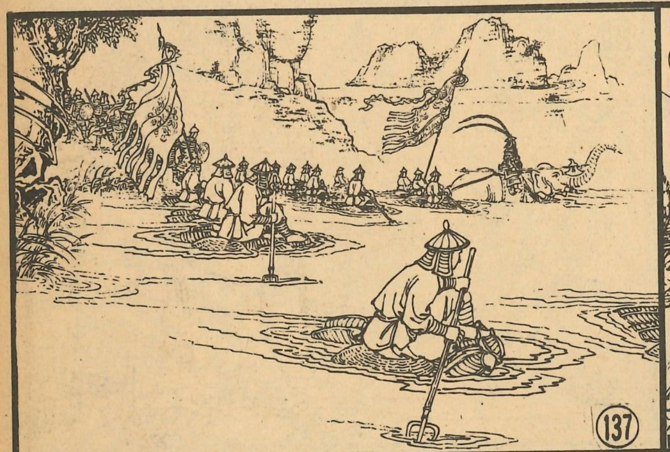


134 孟獲投奔烏戈國，見了兀突骨大王，訴說戰敗情況，要求出兵相助。兀突骨大王大怒道：「蜀兵怎敢這樣猖狂，我出兵給你們報仇就是。」



135 他馬上命令三萬藤甲兵，出國來迎戰敵兵。藤甲兵過了桃花渡，遇見蜀將魏延便衝殺過來。魏延抵擋不住，忙令兵士放箭，哪知這些箭碰在藤甲上，紛紛跌落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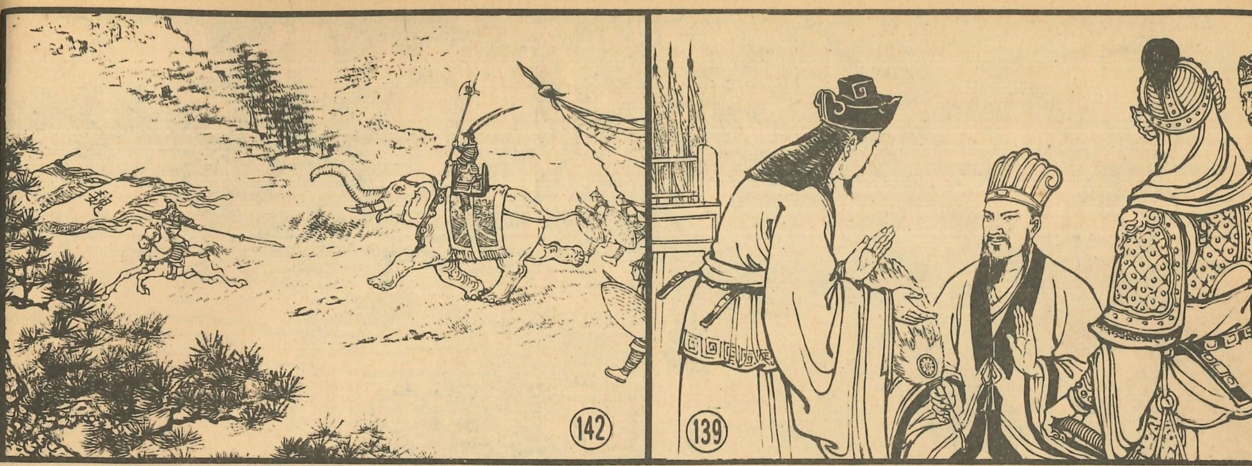
136 藤甲兵揮舞鋼叉，橫衝直撞。蜀兵刀砍槍刺，却傷不了藤甲分毫。



137 魏延慌忙退走，藤甲兵也不追趕，回到桃花渡口，帶甲渡河。有的覺得疲倦了，就脫下藤甲，鋪在水面，然後跳到甲上，坐的坐，躺的躺，逍遙地過河去了。



138 魏延大驚，忙來報告孔明。孔明尋了土人詢問，才知藤甲是用山中老藤油浸日晒了十多次，然後結成鎧甲，所以刀槍不入，落水不沉。



139 衆將聽了，都覺得難破，連呂凱也想不出辦法。孔明笑道：「我們鬥智不鬥勇。藤甲雖然堅固，還是有計破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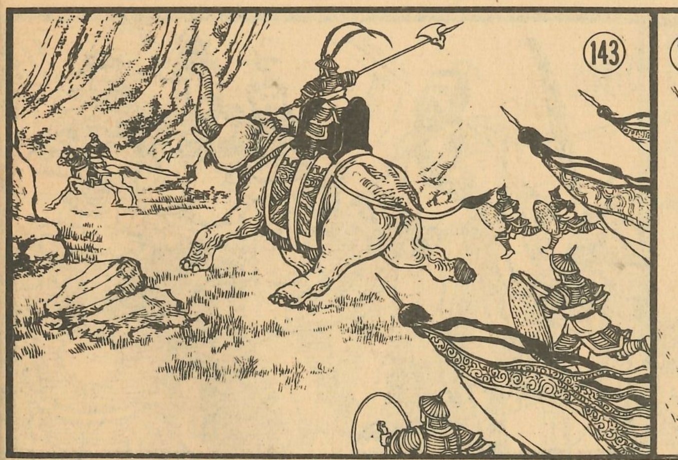


140 孔明帶了十多名隨從去察看地形，看到一座山谷，便問呂凱：「這是甚麼谷？」呂凱說：「這是盤蛇谷。」孔明在谷前谷後看了一遍，便喚過馬岱，敎他一個計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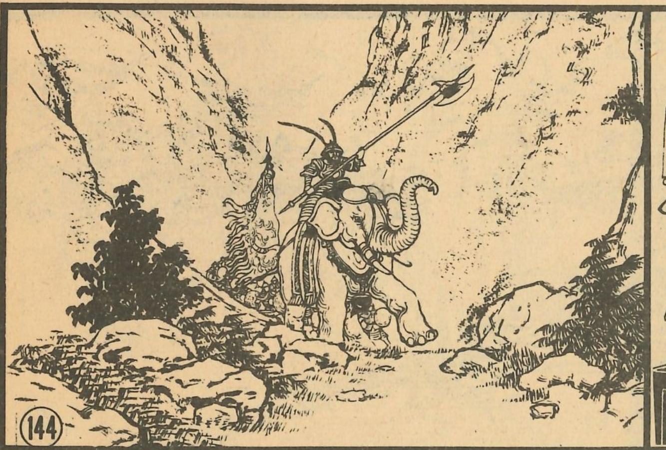


141 孔明回到大寨，休息了幾天。這一天，他把魏延喚進大帳，輕輕吩咐了一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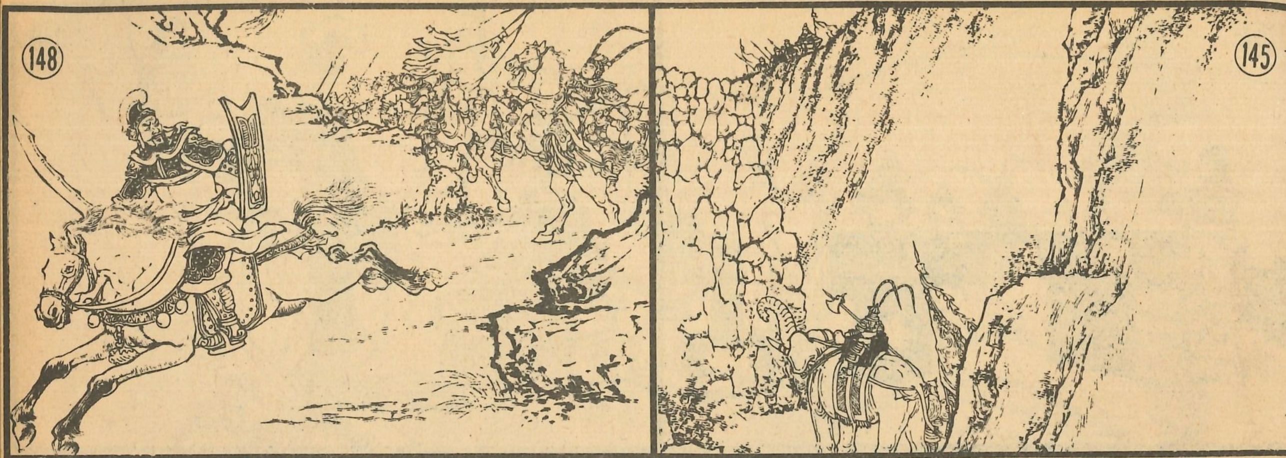
142 魏延帶了本部人馬，開營出戰。來到桃花渡口，藤甲兵已經渡水上岸，飛奔過來。兀突骨大王騎白象，橫金斧，一陣衝殺過來，魏延抵擋不住，便往後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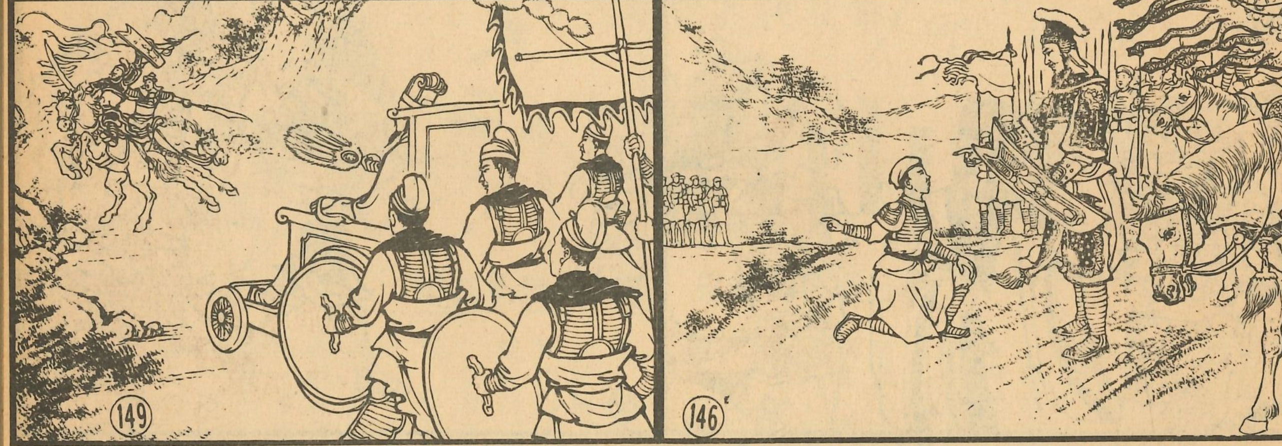
143 兀突骨大王揮軍追殺蜀兵，魏延回身再戰。戰一會，走一會，漸漸走到盤蛇谷口。魏延勒住馬，橫刀喝道：「來來來，我與你拼個死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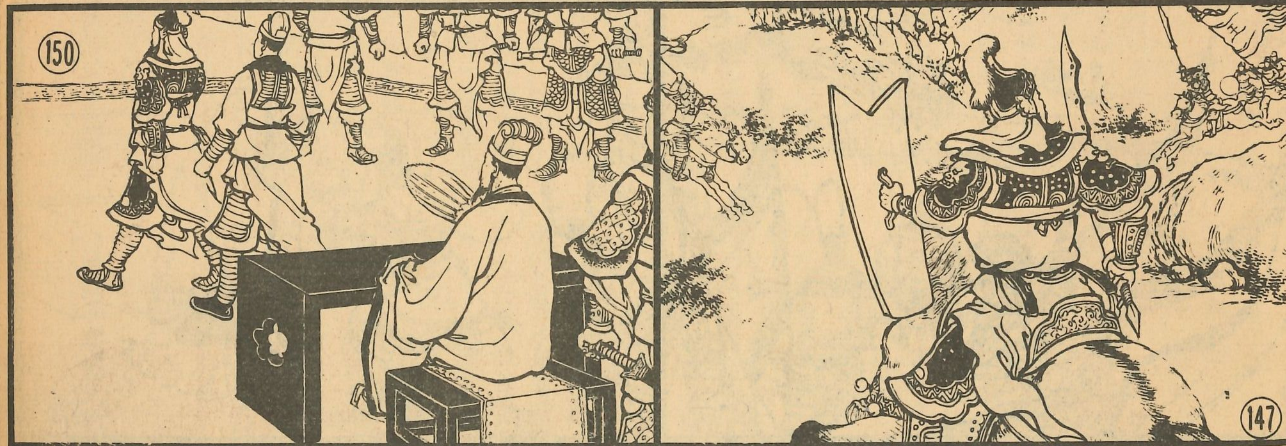
144 兀突骨大王大吼一聲，把魏延殺得渾身出汗。蜀兵逃進谷口，藤甲兵跟踪追趕。轉了幾個彎，蜀兵忽然不見了。兀突骨大王正在懷疑，後軍忽然發起喊來。小軍報道：「谷口有蜀軍伏兵，從山上推下無數大石，把來路塞斷了。」



145 兀突骨大王大驚，回身向谷口走來，只見迎面豎起一座十多丈高的削壁，兩邊又是天然的懸崖。谷外有蜀軍吶喊的聲音，谷內找不到出去的道路。



146 再說孟獲正在盼望前軍音訊，忽然寨前來了千餘兵丁，稟告道：「我們都是被俘的南方人。現在諸葛亮已被藤甲兵包圍在盤蛇谷中，我們才逃出蜀營，來助大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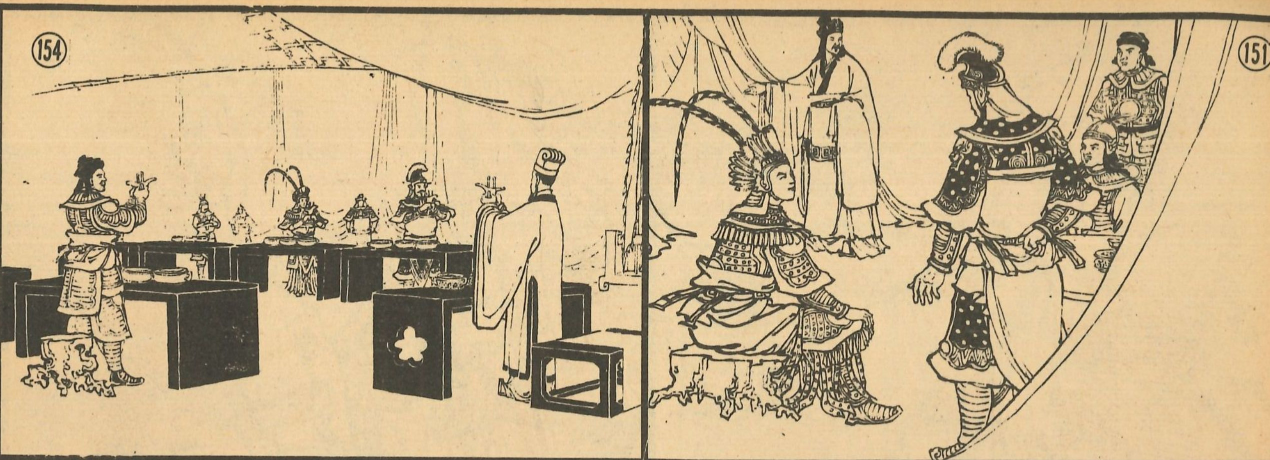


147 孟獲大喜，點起軍馬，令兵丁帶路，到盤蛇谷來。剛到谷口，忽聽得一聲炮响，有兩路蜀軍殺來。

148 孟獲剛要抵敵，忽然一聲喊起，引路的千餘兵丁把孟獲的親信都擒住了。原來他們大半是蜀兵假扮的。孟獲知道又中了計，慌忙單騎突圍逃走。

149 孟獲正走之間，忽見山凹裡一簇人馬，擁出一輛小車，車上端坐孔明。孟獲大驚，急忙回馬，旁邊閃出馬岱，攔住去路。孟獲措手不及，被馬岱擒了。

150 孔明回到大寨，吩咐左右給孟獲鬆了綁，送到別帳去和他的妻子、親屬見面。孟獲見了祝融夫人、帶來洞主，都覺得無話可說。外面送進幾桌酒菜來，說是諸葛丞相給他們壓驚的。



151 他們酒醉飯飽的時候，孔明派來一位官員，對孟獲說：「丞相覺得很慚愧，沒有臉見你，要我來放你們回去。你可以重整兵馬，再來決戰。」說罷，就打開了帳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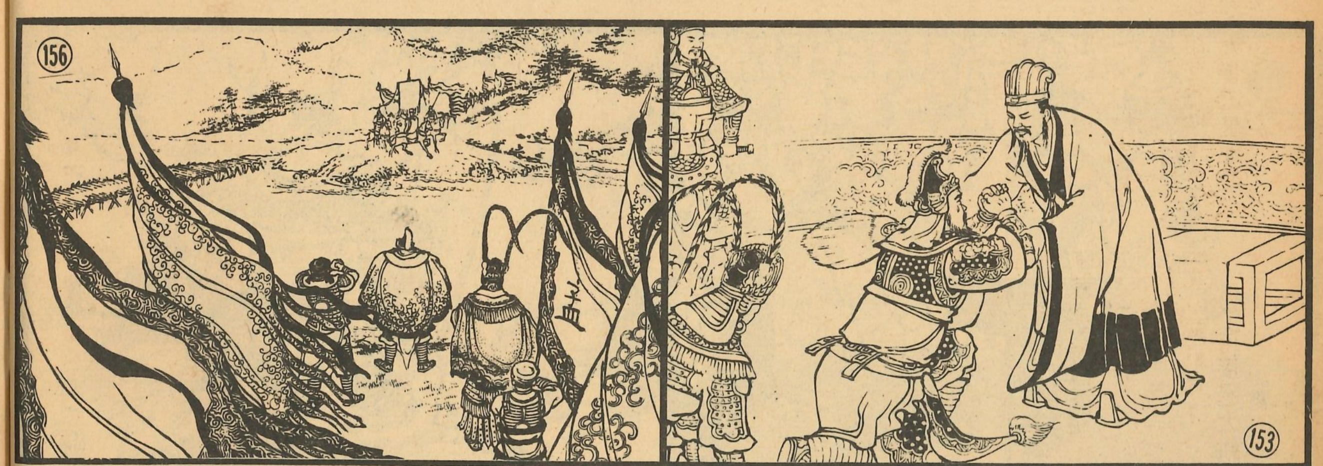
154 孔明一面着人去招降兀突骨大王，一面擺了酒席，招待孟獲。喝了一會，孔明對孟獲道：「從此以後，永保和好。你仍爲部落之主，要愛惜百姓，讓他們好好過日子。」孟獲連聲答應。



152 孟獲嘆道：「七擒七縱，是從來不曾有過的事情。我也應懂得道理，識得好壞，怎敢這樣一味的不顧羞耻。」就領着妻子、親屬往孔明帳下來。



155 孟獲去後，衆將都說：「千辛萬苦平了孟獲，應該留下官吏，管理地方，以免後患。」孔明笑道：「留官就得留兵，留兵就得運糧，費財費力，有害無利。我不留人，不運糧，用信義來服人，才是長久之計。」



153 孔明問道：「我已差人放你，你爲甚麼不走？」孟獲垂淚道：「丞相天威，孟獲永不再反了。」孔明連忙下座，把他們一一扶起。

156 休息了幾天，孔明下令班師。孟獲帶了族人直送到瀘水邊，看大軍渡過瀘水，遠遠去了，才戀戀不捨地回去。從此以後，在蜀漢的年代裏，南方再沒有發生過戰爭。（本段完）



三期完武俠故事

雲飛雁・文
可飛・圖

燕山雙鷹

解家集盤川被盜　兄弟倆被逼分手

燕山脚下有個小村莊，叫鷹守營。

村東頭有一家豆腐坊，掌櫃姓兪，老倆口爲人和善，生意很是興隆。膝下有二子，老大叫兪化庭，在村裡讀私塾，甚爲用功，所學的五經四書，都能够背誦如流；老二叫兪化圖，生得虎頭虎腦，體格十分健壯，自幼喜歡武術。

兪掌櫃爲了成全兒子，曾先後請來幾位武師，怎奈都是些混飯吃的江湖客，嘴上說得天花亂墜，卻沒有半點眞才實學。兪化圖學了幾套花拳綉腿，就像蠟做的梭鏢，好看而不中用。幾年的時間過去了，兪化圖沒有學到一點眞本領。

這一年春暖花開之際，兪化圖已經十三歲了，聽人傳說河南嵩山少林寺號稱「武術聖地」，少林寺內有一位武功出衆的高僧，法號脫塵，江湖上稱他爲「鋼指羅漢」。兪化圖妙想天開，要隻身赴河南嵩山少林寺，尋訪高僧，學習聞名天下的少林神拳。

兪掌櫃很了解兒子的牛脾氣，認準了的道兒，決不會中途拐彎，知道勸說無用，便給兪化圖做了一身新衣服，準備了一個包袱，裡邊裝滿足够的食品和衣物，還在衣服的夾層中給兒子暗藏了一百元銀票，做爲路上的費用。

兪化圖恭恭敬敬地給父母磕了三個頭，然後背起包袱，大步流星地離開家鄉鷹守營，沿着那崎嶇不平的山間小路向前走去。

這一天晌午，紅日當頭，兪化圖滿頭大汗，饑腸轆轆，他感到又餓又累，費了很大的力氣翻過一座土山，前邊現出一片蘆葦叢生的湖水，他高興地叫了起來，忙從包袱裡取出兩塊乾餅，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他看看左右無人，乾脆把衣服脫光，準備跳進湖水裡洗個痛快。

忽然，他睜大眼睛盯住蘆葦邊上的一張大荷葉，那碧綠的荷葉自動地在水面游動起來，這可把兪化圖嚇壞了，他抱起衣服拔腿便逃。再回頭一看，荷葉已掀到一邊，底下露出一個小光頭，原來是個小孩在潛泳呢！那游泳的小孩看見兪化圖害怕的樣子，「噗嗤」一聲，笑了起來。

「喂！小朋友，你跑甚麼呀？」游泳的小孩子舉着荷葉笑着問。

「我，我還以爲……大白天見了鬼……」兪化圖訥訥地說。

「哼！看你長得虎頭虎腦，可膽子像蚊子一樣小啊！」小孩子說着從水裡爬上岸。他比兪化圖略矮一頭，五官端正，眉清目秀，赤條條光着身子，往沙灘上一躺曬着太陽，嘴裡不停地嚷着：「游得眞痛快，就是肚子有點餓了！」

兪化圖掏出一張大餅遞給他：「吃吧！墊墊肚子！」

小孩接過大餅，咬了一口，皺皺

眉道：「太乾啦！喂，你等一等！」說着，他從岸邊一叢蘆葦裡取出一個布包袱，迅速穿好衣服，又從裡邊摸出一個紫紅色的小葫蘆，遞給俞化圖，說：「喝吧！清涼解渴！」

俞化圖接過葫蘆，喝了幾口涼開水，說：「小傢伙，你眞細心哪！」舉起葫蘆看了看，只見上面端端正正寫着幾個小字：「燕山鷹守營于劍萍。」

「你叫于劍萍，是鷹守營的？」俞化圖驚喜地問。

「對！你呢？」

「我也是鷹守營的，叫俞化圖！」

「這麼說，我們是老鄉啊！」

「對！老鄉見老鄉，樂得嘴角閉不上。」

說着，兩個孩子高興地互相摟抱在一起，他們像喝醉了酒似的在沙堆上打着滚。

「喂！劍萍，你離家外出，幹甚麼呀？」俞化圖問道。

「尋師，訪友，練武術，學本領。」于劍萍回答。

俞化圖聽了，樂得蹦起來，說：「練武術？咱們想到一塊兒啦！」

「怎麼？」于劍萍興奮地說：「你也要學武術？」

俞化圖點點頭：「我要去嵩山少林寺！」

于劍萍搖着腦袋說：「少林寺太遠啦！聽說有幾千里呢！就這樣一步一步走着去？」

「嗯！」俞化圖堅決地說：「一步一步向前走，只能越走越近，不會越走越遠。」

于劍萍想了想，高興地說：「化圖你姓俞，我也姓于，又都住在鷹守營；都是去學武術，又在這裡遇在了一起。你說，咱倆是不是有緣？」

「有緣，肯定是有緣！」俞化圖回答。

「那咱們就結拜爲兄弟吧！以後一路同行，也有個照應。」于劍萍說：「化圖，你贊成嗎？」

俞化圖一下把于劍萍抱了起來，大聲地說：「一言爲定，決不反悔！」

俞化圖十三歲，是哥哥；于劍萍十一歲，是弟弟。在這荒郊野外，既不用供香和蠟燭，也沒有武聖關夫子的像，他們就在這小湖邊的沙灘上，撮土爲香，面朝正北磕了頭。從此以後，兩個異姓的兄弟便風雨同舟，禍福與共，幾十年來，他倆的命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了。

＊　＊　＊

經過長途跋涉，俞化圖、于劍萍小哥倆飽嘗了旅途上的艱辛。轉眼間，半年的時光過去了。這一天，他們來到山東境內的解家集，這時紅日西沉，天色將晚，爲了節省旅費，小哥倆在一家小店裡住了下來。店伙計見是兩個小孩，便把他們安排在一間又髒又潮濕的小房間內，哥倆倒也不在乎這些，只要有個容身之地，他們就樂得滿足了，幾角錢住宿費的鷄毛小店，還能挑剔甚麼呢？

兩個小孩剛剛喝口水，吃了點東西，忽然，房門開了，從外邊走進一個出家的老道，只見他頭上高綰牛心髮髻，竪插着一根金簪，身穿八卦道袍，腰繫絲絳，足登雲履，一派仙風道骨的樣子。老道稽首行禮，口念道號，說：「無量佛！兩位小施主，你們一路辛苦了！」

俞化圖望着老道，問道：「道長，您有甚麼事？」

「啊！貧道自幼學得奇門遁甲，陰陽八卦，」老道抑揚頓挫地說：「善於觀察面相和氣色，能指示吉兇禍福，引渡人於危難之中……」

于劍萍感興趣地問：「道長，您知道我們走了很遠的路嗎？」

老道點點頭說：「你們滿身風塵，臉上現出勞累和乏困的神色，談話間又露出異鄉口音，小施主定然是背井離鄉，出門遠行，投親訪友的，這怎能瞞過貧道的眼睛呢！」

俞化圖問：「道長，您住哪兒？」

「我就住在你們旁邊的房間，只有一墻之隔啊！」老道笑了笑，感嘆地說：「在這茫茫的人海中，我們能相見而又相識，這也是一種緣份呵！眞可謂『天涯若比鄰』，哈哈……」

兩個孩子活躍起來，齊聲說：「道長，認識您，眞高興！」

「你們離家外出，有甚麼重要事情啊？」老道問。

「我們要拜訪嵩山少林寺。」俞、于二人回答。

「嵩山少林寺在河南。」老道驚訝地說：「這裡是山東解家集啊！」

「啊？」小哥們愣住了，「走岔道了？」

「你們爲甚麼要去少林寺呢？」

「學武術！」

「哦！原來是這麼回事！」老道仔細看了看兩個孩子，高興地說：「要練武術，不一定非到少林寺，天下到處都有武林高手，哈哈，你們兩眼一摸黑，只怕高人在眼前，小施主也未必認得出……」

兩個孩子驚喜地叫道：「這麼說，您準是會武術吧？」

老道哈哈一笑：「貧道不敢說武術精通，凡內練一口氣，外練筋骨皮，各種氣功、輕功、點穴法、拆骨法、擒拿法、大鷹爪力重手法等等，還有刀槍劍戟，斧鉞鈎叉，鞭鐧錘爪等各種兵器，我是略知一二啊！」

小哥倆聽呆了，他們興奮地叫了一聲：「道長，師傅，收我們做徒弟吧！」

老道臉上現出笑容，他忽然想起甚麼，說：「哦！你們等一等！」說完，匆匆走出房門。不一刻，端來一大碗炖牛肉，幾張熱騰騰的山東大餅，還有一壺燒酒。他滿面春風地說：「啊！人生何處不相逢！看！炖牛肉，

熱大餅，今天我請客，誰也不許客氣，咱們要一醉方休。」

老少三人一邊吃着炖牛肉和大餅，一邊熱烈地交談着，老道不停地講述着江湖上的各種趣聞，小弟兄聽了樂得手舞足蹈起來。

老道抄起酒壺說：「遇見你們，我眞高興！來，這是山東名酒，泗水老白乾，咱們乾一杯！」

小哥倆有些爲難地說：「師傅，我們從來沒喝過酒……」

老道大笑起來，說：「笑話！哪有練武術的人不喝酒的！」說着，倒了一杯酒，一飲而盡。然後又親手給小弟兄滿滿地倒了兩杯酒，說：「來！乾！」

「乾！」兩個孩子不甘示弱，也學着老道的樣子，把杯子裡的烈性燒酒倒進嘴裡。

「眞痛快！」老道贊許地說：「這才像個練武術的樣子！」說着，又滿上酒，三人舉起杯，一齊灌進肚子裡。不一會，一壺白乾全喝光了。兩個孩子已經東倒西歪，醉卧在床板上，老道也像是醉了，他乜斜着眼睛囑咐小孩：「喂，我告訴你們，有甚麼……貴重東西，要，要收好。江湖上……甚麼人都有，要提防，不要……輕信人。」

俞化圖已經口吐白沫，爛醉如泥，于劍萍似乎還有些知覺，他嘟囔着：「我有……三十塊……大洋，我哥包袱裡，藏着一百元銀票哩！哈哈，好酒啊！」他翻了個身，立刻鼾聲如雷，睡着了。

老道探頭向外張望了一下，悄聲地道：「別說了，小心被外人聽見。要把錢……藏好。」他像是支持不住了，一頭趴在桌子上。

屋裡的小油燈耗乾了油，熄滅了。

＊　＊　＊

第二天早晨，陽光已經照在窗欞上，旅店裡人來人往，一片喧囂。跨院的小屋裡，還在酣睡的兩個孩子被吵醒了，于劍萍伸了個懶腰，嘴裡仍自嚷着：「好酒，好酒哇……」

俞化圖揉着惺忪的睡眼，叫道：「師傅！師傅！」他慢慢地坐起來，敲着頭說：「腦袋好疼，像要裂了似的！」俞化圖勉强站起來，四下察看着：「喂！劍萍，師傅呢？」

劍萍打了個哈欠，說：「也許……在他屋裡睡大覺呢！」

俞化圖在屋裡踱着步，思索着說：「劍萍，昨晚上，咱們喝酒太多啦！在家的時候，我爹常說，喝多了酒會誤事的。」

劍萍說：「師傅的一番好意，咱們怎能拒絕呢，以後注意就是了！」

化圖眞誠地道：「叫師傅這樣破費，眞有些過意不去！」說着，他拿起包袱，不禁驚叫一聲：「啊？」

劍萍忙問：「怎麼啦？」

俞化圖抖落着包袱，大聲喊着：「啊！有賊！有賊！我包袱裡的衣服、食物，還有那一百元錢票……全丢了。」

于劍萍連忙奔過去抓起自己那包袱一看，也立刻呆楞在那裡，哭叫着說：「我包袱裡的東西，還有那三十塊大洋，也不見了……」

兩個孩子的頭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他們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急得在屋裡團團轉，不知如何是好，最後背靠背坐在地板上，傷心地痛哭起來。

這時，旅店裡出出入入，來往的客人正多，人們聽到孩子的哭聲，立刻蜂擁着闖進小屋，一時七嘴八舌，問這問那，一片混亂。當俞化圖、于劍萍講完失竊的情況後，很多旅客對孩子的遭遇都表示了同情和安慰，當然其中也不乏幸災樂禍和說風涼話的人。

人羣中走出一個四十歲左右的人，仔細打量着兩個孩子，這個人高身量，穿一身黑紡綢褲褂，對襟上衣敞開着，腰中繫着一條巴掌寬的板帶，嘴角留着兩撇八字鬍，臉上露出機警，狡點的笑容。

「兩位小兄弟，我想問一問。」穿黑紡綢褲褂的人說：「你們的錢丢失得很怪呀！有甚麼人來過這屋裡？」

劍萍搶着回答：「只有我師傅！」

「你師傅？」衆人問道。

「啊！是這麼回事。」俞化圖解釋道：「我們外出投師訪友，學習武術，昨晚上來了一位出家的道長，說精通各種武術，我們就拜他爲師了。」

「啊！你們小弟兄上當了！」穿黑紡綢褲褂、留八字鬍的人說。

于劍萍連連搖頭：「不會的，不會的！」

留八字鬍的人走近于劍萍，仔細盯視着他，說：「誠實的孩子，你們哪裡知道江湖上的險惡呵！如今這世道，到處都是陷阱，坑蒙拐騙，無所不有，稍不注意，就會被壞人暗算哪！」

于劍萍迷惑不解，他自語着：「可是，昨晚上他還請我們吃肉、喝酒呢！」

留八字鬍的人，拉着于劍萍的手，和善地說：「小兄弟，你見過釣魚嗎？」

于劍萍轉動着大眼睛，點點頭：「見過！」

留八字鬍的人解釋道：「爲了釣上大魚，總要下些誘餌，懂嗎？」

俞化圖忽然想起：「老道就住在隔壁……」

于留八字鬍的人「嘿嘿」笑了兩聲說：「我敢說，隔壁的房間是空空的，那個斷子絕孫的老道早已逃之夭夭了……」他轉頭對小兄弟親切地說：「如果你們不信，請過去看看，就知道我的話不假了。」

這時，店伙計從外面擠進屋內說：「不用去看了，那個老道昨晚上就算

過賬走了。」

俞化圖與于劍萍互相看了一眼，傷心地坐在了床板上。

店伙計湊過來，臉上帶着假笑，對小弟兄說：「按說你們剛剛遭了事，我眞不該提，可是我們開店的，小本經營，虧損不起。請問，你們的店飯錢，打算怎麼付呵？」

小哥倆低下頭，說不出一句話。

有人同情地說：「小小的孩子，出門在外，遠離家鄉，眞不容易；那個賊老道蒙騙兩個孩子，眞缺了德啦！」

有個身材高大的漢子，不平地說：「哼！『車船店脚牙，無罪也該殺』——這話可眞佔幾分理！人家孩子剛剛遭了事，你這裡又逼着人家要債，這不是乘人之危嗎？店伙計，你還有良心嗎？」

店伙計也不示弱：「這位客官，您先消消火，俗話說，住店給店錢，吃飯給飯錢，這是常理。如果都住店、吃飯不付賬，那我們就要喝西北風嘍！嘻嘻，客官，不怕您見笑，如果您眞慷慨，就替小孩付了店飯錢吧！」

「甚麼？你站着說話不腰疼，我們素不相識，憑甚麼替他們還賬？」那人氣呼呼地衝出人羣，頭也不回地走了。

衆人也陸續散去。只有那留八字鬍的人沒走。他望着小哥倆，很大方地說：「店伙計，兩個孩子的店飯錢，我付啦！」

「啊！是金三爺！」店伙計好似剛剛看見他，滿臉堆笑，恭維地說：「您到處修橋鋪路，救人之危，眞是位仗義疏財的大好人哪！孩子，你們遇到金三爺，算走紅運啦！還不趕快謝謝！」

兩個孩子感激地望着這位留八字鬍的金三爺，怯生生地說：「謝謝！」

「不要客氣！」金三爺說，「孩子，你們在這裡有親戚嗎？」

「沒有。」孩子們搖搖頭，低聲回答。

「有朋友嗎？」

「沒有。」

「唉！孤苦伶仃，眞够可憐的。」金三爺說。「今後，你們有甚麼打算？」

「去少林寺，學武藝！」俞化圖說。

「這裡到河南嵩山，幾千里地，」金三爺說，「你們身上分文沒有，怎麼去法？」

「挨餓受凍，沿街乞討，只要有口氣在，就一定要去！」俞化圖堅决地說。

金三爺嘆了口氣說：「談何容易啊！」他轉臉望着于劍萍，半晌，異常親切地問：「小兄弟，你有甚麼打算哪？」

于劍萍拉住俞化圖的胳臂，說：「我大哥上哪，我就上哪！」

金三爺哈哈一陣大笑：「眞是一對難兄難弟！好吧，我是救人救到底，送人送到家。來！我帶你們小弟兄去開開眼界！」說着，他與店伙計低語了一陣，店伙計狡黠地笑道，不住地點頭。

金三爺轉回頭對小弟兄說：「咱們走吧！」

俞化圖、于劍萍默默地跟着金三爺走出店門，左拐右繞，前邊是一處繁華的集鎮，這裡擁擠着出售各種食物的攤販，誘人的油香味撲鼻而來，此起彼伏的叫賣聲不斷傳入耳內。在前邊一處較寬敞的地方，打開了一個圓場，那裡正敲鑼打鼓，招徠觀衆。入口處高掛着彩色横幅，上寫：「蓬萊仙境雜技班進行精彩表演」，旁邊還綴着一行小字：「踏鋼絲，吞鐵球，飛車走壁，大變活人。」

金三爺帶着兩個孩子走進雜技班，幾個練雜技的小孩見了金三爺，畢恭畢敬地退在一邊，卑怯地叫了聲：「老闆！」

金三爺鼻子裡「嗯」了一聲，算作回答，他不理睬那些面黃肌瘦的孩子，帶着俞化圖兄弟倆逕直向後面走去。在一邊藍布棚後面，放着一張破八仙桌，兩把椅子，一個三十餘歲、讓着金牙的妖艷、漂亮女人正悠然自得地抽着煙，與兩個彪形漢子磨牙鬥嘴。金三爺走了進來，兩個漢子立刻站起來，垂手侍立，鑲金牙女人吐出一串煙圈，笑着問金三爺：「回來了！」

「嗯！」金三爺點點頭，他坐在椅子上，拉過鑲金牙女人，親了一下。

「哎呀！你中了甚麼邪風啦？」鑲金牙女人扭動着腰身，嬌滴滴地說，趁勢坐在了金三爺的大腿上。

「告訴你個好消息，」金三爺高興地說，「我給你收了個乾閨女！」

「眞的？在哪？」女人眉飛色舞地詢問着，同時搖晃着她那一頭蓬鬆、曲捲的秀髮，說：「我身邊乾兒子可不少，就缺少個女兒！」

「看妳急的！」金三爺狡黠地笑了笑，在她耳邊嘀咕了一陣。鑲金牙女人扭頭朝俞化圖、于劍萍看了看，伸出食指朝金三爺頭上輕輕戳點了一下，啐道：「呸！你的鬼點子就是多！虧你想得出……」

金三爺朝兩個孩子點點頭，說：「過來！過來！」

小弟兄順從地走了過去。

「你叫甚麼名字？」金三爺指着于劍萍問道。

「我叫于劍萍。」

「你呢？」

「俞化圖！」

金三爺問化圖：「你還想去少林寺，不改變主意？」

「對！」化圖說。

金三爺拉過于劍萍，親熱地說：「劍萍，你願意做雜技演員嗎？」

「……」劍萍轉動着大眼睛，沒有

回答。

金三爺開導地說：「雜技，是一門藝術，其中揉進了武術的精華。劍萍，參加雜技班，能練會各樣的絕招，可以馳騁江湖，聞名天下。」

劍萍驚喜地：「眞的？」

金三爺笑了笑：「我從不說假話。」他轉身對化圖說，「化圖，我很佩服你那種韌勁，你要去少林寺，我願意幫助你，送你十塊大洋，做爲一路上的盤費；至於你的兄弟于劍萍，他留在這裡，我要把他培養成爲一名出色的雜技明星！」

化圖激動起來，他衝過去，大聲地說：「金老闆，你想把我們兄弟拆開？十塊大洋，就是我劍萍兄弟的賣身錢嗎？」

金三爺一陣冷笑，說：「哼！不要大喊大叫，你這小雛還嫩着呢！」他又做出一副大仁大義的樣子，說：「現在兩條道，明擺在你們眼前：一條是你們這一對難兄難弟不分開，可是，離家幾千里，落魄解家集，到少林寺是做夢！更何況你們身上分文沒有，如果不是我出頭幫忙，店伙計逼債，就會把你們剝個精光。現在兵荒馬亂，强盜、瘟疫，到處都有，你們兩人，只有凍死，餓死；另一條道是，劍萍留下在雜技班，小命算是保住了，他能吃飽穿暖，每年還能分到一些紅利。這樣，你化圖手裡馬上能拿着十塊大洋，節省點花，够一路上的盤費。等將來劍萍出了師，練好功夫，又積蓄了一筆錢，再到少林寺去找你化圖，弟兄們會有見面之日的。現在，利害關係，我都如實地告訴了你們，姓金的爲人光明磊落，決不勉强任何人。怎樣更好，你們小弟兄商量商量吧！」

化圖與劍萍商議了很長一陣，仍是猶豫不決，沒有結果。金老闆卻步步緊逼，威嚇與利誘雙管齊下，小劍萍終於屈服了，他爲了給哥哥化圖掙得十塊大洋的路費，決定留在雜技班。

金三爺誇贊地說：「這就對了！我一眼就看出來，你不是個普通的孩子，會有遠大前途的！」他立即拿出一張準備好的契約，讓劍萍按上了手印，然後大方地掏出十塊大洋塞到俞化圖手中。

就這樣，兩個患難的異姓兄弟，終於在解家集橋頭灑淚分別了。化圖走後好幾天，小劍萍仍自傷心地流着眼淚，兩只眼睛都哭紅腫了。

雜技班暫住在村口外的一座荒廢的破廟裡，劍萍每日起五更練習一種爬竹竿的技術，一根幾丈長、碗口粗的竹竿，埋地三尺，劍萍費盡氣力向上攀登，爬不了多高就滑了下來，免不了挨監督老師幾皮鞭。一天早晨，劍萍正在練爬竹竿，一個漢子走來，拍了拍他的肩膀，嘻笑地說：「喂！千金小姐！你眞走運，老闆有請！」

金三爺見了劍萍，顯出很高興的樣子說「劍萍，你的名字太土氣，我替你起了個藝名，叫小荷花！」

「小荷花，那是女人名，我不改！」于劍萍說。

金三爺瞪起眼睛，吼着：「你這小叫化子，眞沒出息！我花十塊大洋買你來，叫你頂撞我嗎？」停了片刻，他又和顏悅色地說，「快過去，給你乾媽磕個頭！算你走運，你乾娘要親手教你幾招絕技，以後你就是她的乾閨女小荷花！」

鑲金牙女人嬌聲叫道：「來！我的寶貝女兒，今天開始，就把頭髮留起來，準是個漂亮的小妞……」

「啊！」劍萍驚叫起來：「不！我不幹！」

金老闆朝打手使了個眼色，叫道：「教他見識見識！」

彪形大漢扯住劍萍來到後殿，只見一個孩子倒背雙手被吊在房樑上，兩個打手正揮鞭抽打那個滿身傷痕的孩子。劍萍「啊」地叫了一聲，雙手捂着臉，哭泣起來。

鑲金牙女人拿出那張契約，勸導地說：「就憑這張契約，你不聽話，告到官府，少說也要蹲幾年監獄。來，我的心肝，別敬酒不吃吃罰酒，乖乖聽話，有你的好處！」

金三爺聲色俱厲地說：「看！你乾娘多疼你呀！這是你的福氣！還不給你娘磕頭嗎？」

于劍萍渾身哆嗦着跪在了地上。

金老闆哈哈大笑，滿意地說：「小荷花，旅店裡相遇，我就決心成全你，你準會成爲一顆誘人注目的雜技明星。哈哈……」

鑲金牙女人拉着劍萍，仔細地審視着：「嗯！會賺大錢的！」

* * *

俞化圖離開解家集，一路上櫛風沐雨，早起晚睡，他經樂陵，過柴胡店，來到山東著名扒鷄產地德州。

俞化圖在德州貧困交加，病倒在一家小店中，看病、吃藥，再加上店飯錢，花去了白花花五塊大洋，小化圖雖然很心疼錢，但也毫無辦法。

折騰了半個多月，總算治好了病，又調養了幾天，化圖便掙扎着離開德州，又踏上了艱難的旅程。他從德州出發，奔臨邑，走禹城，經高唐，至聊城，從莘縣，陽谷，過古城、范縣，經歷了三年多的風風雨雨，化圖終於進入了河南境內，來到濮陽古郡。

已經十六歲的化圖，又長高了一頭，他粗壯的胳臂，寬寬的肩膀，旅途上的煎熬，反而使他的身體更加結實。他甚麼髒活都幹過，一路上曾沿街乞討，爲人打過短工，擦過皮鞋，扛過糧袋，也拉過黃包車。就這樣，吃盡苦，受盡累，卻一步步地接近了他心中的目的地——少林寺。

這是濮陽城外的一個古渡口。陰

沉的天空飄落着點點雪花，雖然已是初春的季節，但天氣卻依然十分寒冷。早晨，古渡口寂靜異常，天剛朦朦亮，俞化圖便來到這裡，準備進濮陽城找點活幹，賺些盤費錢，以便繼續趕路。

渡口處有幾棵高大的槐樹，在一棵樹下平放着一塊光滑的巨石，當地人把它稱爲「臥牛石古渡口」。

化圖來到槐樹下，打算歇息一會兒，忽看見「臥牛石」下躺着一位年過古稀的老和尚。和尚面黃肌瘦，皺紋堆累，身上穿着一件上了補釘的破僧袍，腦袋下枕着一個小包袱，閉着眼睛蜷縮在那裡，甚爲可憐。

化圖望着凍得發抖的老和尚，一種憐憫之情從心頭昇起，他忙從包袱裡拿出那件在路上買來的破棉襖，輕輕地蓋在老和尚的身上，盡管動作輕微，還是把老僧驚醒了。他睜開昏花的老眼，四肢似乎被凍僵了，費了很大力氣才坐了起來，看了看化圖，又看了看身上披着的棉襖，輕輕地唸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

老和尚像要盤膝打坐，他吃力地將左腿蜷起，誰知脚上的破僧鞋被甩出很遠，掉在了陡峭的河堤下。老和尚「呦」了一聲，微睜雙目，望着化圖慢悠悠地說：「小施主，你能幫幫忙，把我的僧鞋撿回來嗎?」停了一會，他又補充一句：「一只破僧鞋值不了幾文錢，可別因爲撿僧鞋而掉進河裡，那可是老衲之罪啊……」

「請等一等!」化圖脫掉鞋，挽起褲腿，毫不遲疑地向河堤走去。堤岸又陡又滑，潮濕的泥土上長着雜草。

化圖赤着雙脚一步步走下河堤，兩只脚陷進淤泥中，邁進一步都感到十分困難，可他咬緊牙，不吱聲，兩眼專注地四下搜索着，絲毫沒把河堤的險境放在心上。

化圖終於在一叢雜草中找到了那只僧鞋。「啊!在這裡!」他高興地叫了起來。化圖撿起鞋，一步步爬上岸，送到老和尚面前。老和尚抬起左脚，從嗓子眼裡擠出一句話：「替我穿上!」

俞化圖打了個愣，心裡略感不快，但看到老和尚那年邁而消瘦的臉頰時，心裡立刻平靜下來，他順從地替老和尚穿上了鞋。奇怪的是，左脚的鞋剛穿上，老和尚右脚的那只鞋又飛了起來，在空中翻了幾個觔斗，像支箭一樣，落在了河堤下。老僧半閉着眼睛，自言自語地說：「這是怎麼回事啊?小施主……」

老和尚語音未落，俞化圖早已一個箭步，縱身奔下河堤，輕車熟路地檢回僧鞋。老和尚不動聲色地伸出了右脚，俞化圖忙蹲下身，毫不怠慢地又爲老僧穿上鞋。

老和尚點了點頭，慢慢地站起身，對俞化圖說：「唔!君子不言謝，再見!」說完，提起小包袱，揚長而去。

俞化圖望着老和尚的背影，憨笑着說：「『君子不言謝』，甚麼意思呢?」他轉回身，向着濮陽城的方向走去。

「唉!眞不走運!」俞化圖在濮陽城轉悠了大半天，沒找到活幹。傍晚，肚子餓得咕嚕嚕叫，他想買些食物塡飽肚子，當把手伸進包袱時，不禁叫了一聲，楞住了。他剩下的幾角錢，放在了那件破棉襖裡，而棉襖又給那個老和尚披走了，怎麼辦呢?看來只好勒緊腰帶，挨一天餓了。

前邊是一座小土地廟，俞化圖走進廟內，望着供桌上土地爺的泥塑像，笑了笑說：「土地老爺爺，打攪了!今晚上我們倆作伴!」

土地廟破舊而狹窄，供桌下只能容納一個人躺臥，不知誰放了一堆稻草，俞化圖自得其樂地說：「哈，有福不在忙，今晚睡軟床!」他鑽進供桌下，忽然想起了結拜兄弟于劍萍，「不知他現在哪裡，是不是和我一樣，也睡在荒郊的小廟呢?」俞化圖暗自叨唸着。

不一刻，廟外忽響起「踏拉踏拉」的脚步聲，接着，走進一人，高聲朗誦佛號：「阿彌陀佛!」原來就是在古渡口相遇的那個老和尚。

俞化圖坐了起來，叫了一聲：「老師傅!」

老和尚定睛看了看，樂呵呵地說：「哦!原來是小施主!看來我們緣份不淺哪!我到處找你，沒想到在這裡遇見了……」

「您找我?」化圖問道：「有甚麼事?」

「我要把這件棉衣送還給你呀!」老和尚似乎很有興緻，他蹣跚地走到供桌前，蹲下身坐到化圖身邊，緩緩地說：「爲了找你，我還意外地結了一樁善緣哪!」

「甚麼善緣?」俞化圖不解地問。

「濮陽城有一位著名的錢老善人，」老和尚嘮嘮叨叨地說，「正趕上他家做善事，我爲錢家唸了一天金剛經。啊!錢善人送給我一筆數目可觀的報酬，可我這世外之人，只知道虔誠參拜佛祖，早晚一爐香，對於名利二字早已看作行雲流水，老衲要金錢又有何用呢?」

「唔，唔!」俞化圖似懂非懂地點着頭。

老和尚伸伸懶腰，打了個哈欠，說：「我也不打算進城住店啦，就在這小廟裡睡一宵吧!」

俞化圖站起身，謙讓地說：「老師傅，您上了年紀，就睡在稻草上吧!」

「那我就不客氣啦!」老僧躺在稻草堆上說：「小施主，你……」

「您別操心，我年青力壯，靠牆蹲會兒，也能熬過一宵!」俞化圖說着，把包袱放在地上，他靠着墻坐了下來，憨厚地笑着：「您看，這不是很好嗎?」

忽然，老和尚「呀」了一聲，又坐了起來，他感嘆地說：「嗄!人老啦，記性差啦!小施主，把棉襖還給你!」說着，揚手把那件破棉衣扔在了俞化圖的懷中。然後，老和尚又慢慢地躺在了稻草堆上，也許是過於疲倦的原故，他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發出了令人驚訝的鼾聲。

化圖一時睡不着，他低頭看了看，只見棉襖被裹成一團，而且份量也過於沉重，化圖慢慢地打開棉襖，「啊!」他不由睜大眼睛，驚叫了一聲。原來棉襖裡有個小布包，裡邊是白花花五十塊大洋和一根光華耀眼的金條。

啊!一個掙扎在饑餓綫上的青年人，忽然有這麼多的金錢飛到自己懷中，他的心情會是怎樣的呢?是激動的狂喜?是平靜的思考?還是被金錢的光芒迷住雙眼而失去理智?

俞化圖只覺得這些大洋和金條熱乎乎的，沉甸甸的，像一團火，在燒灼着自己的雙手。他急忙將那些金銀重新包好，站起身，躡手躡脚地走到老和尚跟前，那老僧仍自打着均勻的呼嚕熟睡着，化圖輕輕地將小包袱放在老和尚腦袋旁邊。當他做好這些事時，內心裡感到一陣輕鬆和愉快。他安靜地睡着了，一覺睡到東方發亮。

早晨，陰沉的天空，烏雲翻滾，一陣陣寒氣逼人，幾隻野鳥啼叫着飛向遠方。俞化圖醒了，他揉着惺忪的睡眼朝供桌下望了望，啊!老和尚早已不見了踪影，只有那個小包袱仍放在稻草堆上。化圖急匆匆走出廟門外，四下張望，連連喊叫：「老師傅，老師傅……」清晨的曠野，靜悄悄杳無人跡，只有他的呼喊聲在霧氣濛濛的遠方迴蕩着。

「嘿!這個粗心的老和尚!」俞化圖返回廟內，將小布包牢牢地繫在腰間，一脚跨出小廟，抬頭望望陰沉的天空，自語道：「這樣的壞天氣，老和尚能到哪兒去呢!嗯!他不會走得很遠，我一定能找到他!」說着，他稍微辨別方向後，便邁開大步向前走去。

濮陽郊外行人稀疏，天陰沉得像一塊鉛，很快飄起了雪花，接着變成了雨水，雨越下越大，霎時間，鄉間小路，一片泥濘。

俞化圖環顧左右，只見這裡前不着村，後不着店，哪裡有避雨的地方呢?他的衣服被淋濕了，化圖索性解開鈕扣，敞開胸懷，讓雨水澆打着他那寬厚的胸脯。他沒有畏縮，也沒有停步，仍大踏步地行進在雨幕中。

化圖往前走着，前邊路旁現出一座涼亭，亭子雖小而破舊，但避避雨總還是可以的。化圖樂呵呵地說：「嘿嘿，有福不在忙，涼亭好地方!」他三脚兩步奔向涼亭，忽地，脚步停住了，原來亭子裡有個十八、九歲的姑娘在避雨。

那個姑娘顯得很大方，主動打招呼，說：「喂!你幹嘛像根樁子，站在雨地裡挨淋?快到亭子裡避避雨吧!」

俞化圖向亭子裡望了一眼，見那破亭子有好幾處漏雨，只有姑娘站立的角落還算「安全」。那姑娘中等身材，穿一身天藍色褲褂，顯得很合體，面色紅潤，笑容可掬，兩隻水汪汪的大眼睛，格外明亮，墨玉般的烏髮辮垂在身後。

俞化圖自幼喜歡練武，從不願接近女性，如今，見那姑娘滿面含笑，點頭招呼，這使他很感爲難和不安。姑娘見化圖仍站在雨地裡，像生氣似地說：「喂!你這個傻瓜!挨雨淋會生病的，懂嗎?快到亭子裡來!」

俞化圖只好一步步踱到小亭中，與姑娘保持着很遠的距離。

「你冒雨出門，一定有甚麼重要事情吧?」姑娘見化圖那傻乎乎的樣子，「噗嗤」一笑，問道。

「嗯，有重要事……不，我要尋找一個人……」俞化圖結結巴巴地說。

「找人?住在哪個村?」姑娘走近俞化圖詢問着。

「住在…… 啊， 就在…… 前邊……」俞化圖躲到另一邊，信口回答。

「前邊?那是小蘭莊了?我就住在小蘭莊，你要去，咱倆正好同路……」姑娘熱情而又開朗，主動向俞化圖介紹着情況。

俞化圖不知所措了，他支支吾吾地說：「啊，不必費心啦……還是我自己去找……哦!」忽然，他高興地叫起來：「雨停了!」

姑娘走上前，攔住正要上路的俞化圖，說：「往前走，去小蘭莊，只有這條小路。一塊兒走吧!」

「不!」俞化圖搖搖頭。

「那你就往回走，不過……」姑娘意味深長地說：「走回頭路，可要前功盡棄啊!」

俞化圖想了想，只好點頭：「那就往前走!」

姑娘走過來，拉住他的衣袖，贊許地說：「這就對了!」

俞化圖極力掙開，侷促不安地說：「姑娘，請妳……在前頭走!」

姑娘天眞地笑了，說：「那你……在後邊跟。」

化圖憨笑着，點點頭。

他們一前一後行走在彎彎曲曲的鄉間小路上。

忽然，一陣寒風吹過，天空又淅淅瀝瀝地下起了雨。

姑娘停住了，等待着俞化圖，她像變戲法似的，拿出一把精緻的小雨傘，笑着說：「又下雨了，來!咱倆打一把傘!」

俞化圖站在離姑娘很遠的地方，擺着手說：「不，不，我不怕淋，越淋越痛快!嘿嘿……」

拐了兩個彎，前邊現出一個村子，這大概就是小蘭莊了。

姑娘在一所座北朝南的青磚瓦房前站住了，她臉上現出敬佩的神色，說：「我的家到了，你要找的人，在哪？」

兪化圖搖搖頭：「不，不清楚！」

「他叫甚麼名字？」

「名字？不知道。」

姑娘嚴肅地說：「你不知道，我可知道……」

「啊？」兪化圖睜大眼睛。

「你要找一位老和尚，對吧？」姑娘問道。

「妳？」兪化圖驚訝地叫起來。

「我還知道，你身上帶着一個很貴重的小包袱！」姑娘望着他說。

兪化圖懷疑起來，他厲聲喝問：「妳，妳是甚麼人？」

「這個，等一會兒你就明白的。」姑娘開了門，很有禮貌地邀請着：「來！請裡邊坐吧！」

兪化圖跟着姑娘走進院子，宅院裡房屋整齊，種植了很多果樹，東西是兩座小跨院，姑娘帶着兪化圖逕直向東跨院走去。

跨院內有三間北房，黃土墊地，平整而有彈性，很像練功的場地。牆邊果樹下放着兵器架，刀槍劍戟，斧鉞鈎叉等十八般武器應有盡有。

房屋對面是高高的葡萄架，葡萄架下擺着石桌石凳，石凳上有一人正盤膝打坐，閉目養神。兪化圖一看，不禁驚呆了，原來正是自己要尋找的那位老和尚。

姑娘走過去，輕聲地說：「師傅，他來了！」

老和尚睜開眼睛，雙手合十，念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

姑娘悄聲地說：「正像您所預想的，是個頂好的人。」

兪化圖像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專注地望着老和尚，他現在和古渡口、小廟中已判若兩人。只見他鶴髮童顏，神采奕奕，昂首挺胸，精神抖擻，兩隻眼睛特別有神，閃着烱烱的光芒。

兪化圖心中猛然一動，莫非自己眞的有福，遇見了世外高人？那姑娘稱老和尚「師傅」，莫非自己幾番相遇，是他有意試探？果眞如此，幾年來自己所經歷的一切苦難，今天總算有了好結果。

兪化圖正胡思亂想着，只聽老和尚說道：「兪化圖，你千里迢迢，拜師學藝，屢遭折磨，毫不動搖，很有一股韌勁呵！」

兪化圖驚奇地問道：「老師傅，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老衲跟着你很長一段路了！」老和尚認眞地說：「你要學習少林武功嗎？」

「是的！」化圖說：「我自幼就立下這樣的志願。」

「碧雲，」老和尚叫那姑娘：「你練一趟少林鞭，給他看看！」

「遵命！」姑娘走到兵器架旁，取下一條十三節鞭，她雙脚站成丁字步，氣沉丹田，兩眼平視，猛[illegible]身下蹲，亮銀鞭甩手打出，兪化[illegible]眼前寒光一閃，亮銀鞭像閃電一[illegible]左右盤繞，上下翻飛，碧雲姑娘一[illegible]鞭走開了，前後左右一片銀光，遮住了她的身影。

兪化圖的兩隻眼睛緊緊追踪着那條亮銀鞭，臉上露出極為羡慕的神色。當碧雲姑娘練完收式時，他不由自主地喊起來：「好！好鞭！」

老和尚站起來，在院裡踱着步，他發現地上一塊石頭，便問兪化圖：「那是甚麼？」

「一塊石頭！」兪化圖回答。

「遞給我！」老和尚指着石塊說。

兪化圖立刻撿起石塊遞了過去。

只見老和尚把石塊握在掌中，右臂似在微微用力，嘴裡突喊一聲：「嘿」！伸開右掌，舉到兪化圖眼前，掌中握着的竟是一把碎石來。

兪化圖驚得目瞪口呆。

老和尚扔掉碎石，走到兵器架旁，伸手拿起一顆五寸長的鐵釘，夾在食、中二指間，拇指頂住釘子帽，他雙脚站成子午樁，丹田叫力，右拳高舉，猛地朝一塊厚厚的木板砸去，鐵釘被釘入木板中，釘子尖從木板另一端鑽出有二、三寸長。老和尚輕輕換了口氣，仍用食、中二指夾住鐵釘，稍一用力，竟又把鐵釘從木板上拔了出來。

兪化圖悚然變色，大聲喊道：「老師傅，好大的神力啊！」

老和尚微微一笑，說：「這不算甚麼！在少林武功中，這是一種重手法，稱為『大力金剛掌』……」

兪化圖忙問：「您是……」

老和尚眯起眼睛，說：「實不相瞞，老衲自幼出家少林，法名脫塵，武林同道稱我『鋼指羅漢』。」

兪化圖忽然想起，幼年在家練武，曾聽過往的武師談過，少林寺有一位高僧，武功出衆，掌力過人，名叫「鋼指羅漢」脫塵。沒想到今天在這裡遇見了。他「噗咚」一聲，跪在了地上，眼睛裡滾着熱淚，說：「師傅，慈悲慈悲，收我做徒弟吧！」

脫塵僧臉上現出莊重的神色，說：「學習少林武功，要冬練三九、夏練三伏……」

「師傅！我甘願吃苦受累。」兪化圖堅決地說。

「寄身少林門下，要遵守少林十戒，」脫塵和尚嚴肅地說，「練好功夫要走正道，要謹守武林道德，要做一個有益於人的人。化圖，你能做到嗎？」

兪化圖發誓似地說：「我能做到。」

「好吧！」脫塵和尚伸手扶起兪化圖，感情異常深沉地說：「我一生收過九個弟子，你是我收的最後一個關門弟子……」

（未完·一）

江湖軼事秘聞錄

凌　霄·文
可　飛·圖

半部神經半截劍

巧計安排誘敵　奸徒墮網伏誅

「爺爺，你走得太快啦，我追不上了！」一聲清脆的聲音傳來，從語音聽上來，這是女的，而且還有點氣喘的感覺。

「鶯兒？哈……爺爺偏要走得快些，妳就用點力追來吧！」這一聲說話，蒼勁雄渾、安詳、有力，尤其是這一聲笑，滿含了慈祥的韻味。

「爺爺，你捉弄我了，鶯兒要哭啦！」

「昨夜裡妳不聽我話，我得罰了妳！哈……」

「啊咦！」

老人身形一停，當其聽得鶯兒一聲「啊咦！」驚呼，他是身形一頓，一回頭，向山下望去，他目光敏銳，雖說相隔甚遠，却已看清山下的情形。

一個錦衣華服的少年，不知何時，也不知從那裡竄出來的，却已阻住一個年約十四五歲的小姑娘，這小姑娘正是老人的孫女兒，老人一見這情形，心中已是不滿，而又聞得兩人的對話，老人更是光火。

「嘿！一個小雛兒，生得可不錯，而且還有兩下子，我爹看了也不能不滿意，來來來，時間還早啦，小姑娘，咱們談談。」

「爺爺，爺爺……」

「別叫爺爺爸爸的，咱們談談，來呀！哈……咱們談談……」

「放手！我爺爺就在上面，他一下來，你這狂徒就得吃苦頭啦！快滾……」

「啊呀呀！你爺爺難道是三頭六臂不成，想咱看上了妳，就算是妳們的好運來了啦，唷！算自抬身價啦，怕羞啦！啊……」

「吧！」的一聲，少女玉手輕舒，抖手就是一巴掌，這武生明知少女也有些本領，可是，他乃是江湖上一代宗匠之子，家傳武功，威震黑白兩道，襲父師餘蔭，也是任性慣了的，他又一廂情願，自以為了不起，也想人家也該以為他是了不起，不想少女出了手，而且又是如此的快疾，這一掌將他打了個滿臉花。

那個武生不由一聲怒斥道：「小娼婦，妳敢打人？」

「賊徒，你口不出人言，神態又如此無禮，諒來是個沒教沒養的畜生，本小姐就教訓你這個不成材的畜生！」

小姑娘說話尖酸刻薄，不過罵得却算合理，武生不由老羞成怒，左爪突伸，右手抖起，少女於是身形一退，避過抓來的一手，就勢左腿突伸，「噗」的一聲，踢得正好，武生的小腹給狠狠的踢了一下，痛得他直淌淚。

一吸氣，身法迅即展開，邊出手邊怒罵道：「小娼婦，看不出妳可有兩下子，敢對我小霸天……」話未說完，左脅下又中了一下重的，女孩子是莫名其妙，但是，打來是萬分得心應手，想打那裡，就眞的為她擊中目標。

至於這武生，更是難明其理，自

己家傳武學，並不知為何，明知這少女這一下是打左肩的，該閃身避勢，不是閃得不夠分寸，就是反而往對方出手處直撞，少女的出手用力並不輕，而他的苦也算是挨得狠，武生不由暗自在嘀咕：「莫非是中了邪，這小娼婦會邪法？」

情形是越來越糟，少女因連得甜頭，她的出手發招，當然是揮洒自如，心也定了，神也寧了，出手不用說是越來越沉穩狠辣了，武生被打得昏頭轉向，傷疼處處，越打越不是個味兒，並且漸漸的他是腳軟手顫，百節百骼不自在，他不由對那小姑娘起了怯意，口中雖還污言穢語的辱罵，罵來實是不對勁，而且三不知的，讓這位小姑娘一連踢了三大跤，每一跤跌得狠狠的，鼻青面腫不去說他，可還有一股咸味堵住在喉間，「要吐血了！」武生心中在思量，他不敢出聲了，因怕一開口，將口血給噴了出來，哼哼！他做夢也想不到，為了攔途調戲一個山中的小姑娘——其實他是想搶回家去作老婆來的——竟會遭到一頓的痛打。

小姑娘打了他一頓狠的，又踢了他三跤，大概是氣出了，到底才十四五歲天眞未泯，見這麼大一個人給自己如此的踢打，大概她有了英雄的想法，因此左手一叉腰，右手戟指而嬌叱道：「打怕了沒有？你以為本小姐是好欺的麼，老實說，我才施展我爺爺教我一分本領呢，又看你蠢狗一般的可憐，才沒有用上全力，否則！嘿嘿……」

這一聲「嘿嘿」，她可算包括了得意、自滿、威風、驕人的意思，事實上，她還是第一次與人大打出手的，想不到就打了個狂徒。

其實，她是不知道這個狂徒的本領，至少要比她好幾倍，也是他走了背運，暗中受人牽制，這才令他縛手紮脚，乖乖的為這小姑娘揍了頓。

小姑娘罵完了，身形一扭，就往山上跑，事實上，她是滿意了，打也打過，罵也罵過了，還有甚麼不對勁處？何況，她又想到了爺爺吶，她得追趕上去，因此，讓這個倒霉兒在地下哼哼，自己便一口勁越前而去。

這條小路，小姑娘已是走慣了的，却是為了天賦關係之故，女孩子家終究是氣力薄弱，家傳武功，輕功提縱術又是難學難精的法則，就算走慣了，當然不能如她口中的爺爺那樣，可以上下山徑，如履平地，因此她的速度也得有了個極大的分別，她明知在山下老大一段時間的躭擱，爺爺是老早在目的地等候了，上得山去，她得向爺爺訴苦撒嬌，因為，她是受了委屈，還有，該問問他，為甚麼自己在叫喊，他不來幫她一手？雖然那狂徒給她揍了一頓狠的，不過，這總是委屈，得磨着爺爺叫他傳授這一路「龍飛八式」……

小姑娘行了好一大陣，這才上到目的地，這已是文筆峯的峯頂，她歡呼了一聲，可是，峯頂不見人影，她不由大感奇怪，略一盤走，以為爺爺在與她開玩笑，搜索了一陣，還是不見人，她是小脚一頓山石，小臉一繃，嘀嘀咕咕的自言自語：「眞氣人，爺爺你使壞了，鶯兒不煮好東西給你吃！今兒，哼，我煮些半生不熟的菜飯，叫你饞一天……」

「我也犯了饞癆啦……」一句沙啞的話聲發自右側草叢之間，小姑娘一怔，眼前一花，祇見叢中伸出一蓬亂草來，你這是說甚麼話，叢草中伸出一蓬亂草來？甚麼意思？原來是一顆大頭，這顆大頭眞不爭氣，頭髮長而亂，就像蓋了一層亂草，因此，就這麼的寫了！小姑娘一見這顆人頭，不由更驚……

慢慢的，一陣悉悉嗦嗦的聲音，一個衣衫襤褸，面容黝黑，鬍鬚滿臉的叫化，很吃力的站了起來，向小姑娘看了一眼，齜牙一笑道：「姑娘，妳能煮吃的？」

小姑娘莫名其妙的點點頭，叫化笑了笑，有氣無力，啞聲道：「那……妳可不可以看在叫化子可憐，弄些我吃吃……」

小姑娘說不出話來。

「隨便……眞的隨便！半生不熟也好，生生熟熟的也不錯，總之，能吃的，如果妳肯煮些好東西我吃，更喜歡，好心的姑娘，您做做好事，常言道『行善有好報』，化子保祐妳嫁一個好小子……」

「呸！」別以為是個十四五歲的姑娘家，這嫁人甚麼的，她們也知道是件窘事兒，姑娘家最犯忌的就是當面說這件事兒，因此，叫化子話未說完，就遭來了一聲嬌叱！而且她已回頭就走。

「唉！犯了忌啦，化子的命眞苦啦，幾天沒吃的，這樣下去，難保不餓死在這荒山野嶺……」

「隨你，誰叫你口沒遮攔的。」姑娘總還是孩子氣未脫，她滿以為這句話是對付了化子的讕言，不想叫化子這一行，是出了名的打蛇隨棍上，她才說了這一句，就聽得叫化子大聲叫道：「好心的好姑娘，我不是口沒遮攔的，妳是不是能給我些吃喝？」

這句話就此將她問住了，她想不理，可又狠不下心，為甚麼？姑娘家到底是心軟，再說，她是眞正有些可憐這個叫化，因此，她不走了，一扭回頭，想回答一句，不想她才回頭，就嚇了一跳，因為，這化子正好與她面對面，她不免有些難堪，就勢一個肘搥，可是，這化子却祇一晃，就讓了開去。

「想不到你是個壞叫化……」姑娘是莫名其妙的說了一句，這叫化却一個踉蹌，跌翻在地，就在此滿地亂滾。

「唉呀，可憐哪，肚子餓，又給人撞正了肚餓穴……吃不消哪……姑娘……妳好狠的心哪，不給吃的，還這樣的作弄人，老天爺……哪……保祐她一輩子嫁不出去……」

姑娘不由越發的不明白，這叫化郎胡扯些甚麼？再一想，她雖然是小，或者是天眞未泯，到底也有個見識，心神一寧，略一思忖，她是發覺了不少的可疑之處，而且，她爺爺早年奔走江湖，也是出了名的好手，平時，對她多多少少也提說些江湖道上風塵異士的行徑，這個叫化子，她小心眼中突的升起了一陣好奇之心。

第一，此地山高路險，而且是個不方便的所在，作化子的應該在鬧都大市，人多的所在作他們的生涯，那有這樣的叫化子，在深山野嶺中跑的？還有，她回身就走之時，由於恨他說了些讕言，因此，走得就比平時快些，本來與這叫化子的距離已有相當的一段，自己走時，這化子還在有氣無力的訴說，如此神態，走路也應拖拖拉拉，那能自己一回頭就與他差些相撞在一起？莫非這叫化子有些來歷？

女孩子任何地方都較男人差，可是心思就比一般男人心細，姑娘已看出了蹊蹺，因此，這對答之時就不如前那般的沒心機，該用些心思來對付了，姑娘身形一定，笑口吟吟的道：「人身大穴那一穴是主餓的？你別耍賴，胡扯……」

那化子還在地上翻翻滾滾，一聞此語，他劈口就道：「『中脘』穴，主胃，胃主食，沒得吃，就是餓，呀唷！」

「我一肘搥沒打中你的中脘，你騙我……」

「唷呀，好心的姑娘，化子一行，就是詐、賴、騙、扯……好心吧，讓我騙一次吃的，我可却是知恩報德的……」

「我現在沒有帶甚麼可吃的……」

「妳應了，我就能為！」

「應了你……不過，你現在已餓了，能不能走下了山，到我家裡去？」姑娘眼前一花，這化子已是一個翻身，站了起來，連聲應道：「能……能……」姑娘差些笑了出來。

「就是這個小娼婦……」後面突然傳來了一聲惡斥，小姑娘一回頭，祇見身後站了兩個人，一個是身材高大，臉目冷漠的中年人，後面隨了一個臉目可憎的錦衣武生，小姑娘認得，這武生正是剛才在山下為自己揍了一頓的那個狂徒，她不由一聲冷笑，也不理這化子之事，雙手一叉腰，小臉一繃，嬌聲慍怒的說道：「打不怕的狂徒，還想再來挨一頓好打補個數不成？」

那武生怒吼一聲道：「師叔，你……」

臉目陰沉的那個微微一哼道：「還不叫你家大人出來，莫非要我押了去不成？」

小姑娘那知厲害，再說，剛才打這個武生還是得心應手，而且將他打得滿地亂滾，第一次出手，就走了個大順風，這就未免有些沾沾自喜而不知天高地厚了，這中年人與武生一起來，在她以為，還不是一路的貨色，這有甚麼可怕來的。

「你敢押我走？嘿嘿！我可沒這大工夫與你們胡扯呢，再見！」邊說，邊已身形一動，向山下走去，中年人一聲冷笑，左手突伸，祇一翻一揚，小姑娘立感一陣勁風橫阻在她的去路，小姑娘不由心中一震，連忙一個「柳穿魚」，身形一側一倒，一滑一竄，想避過勁力糾纏，不料一聲冷笑，勁力突然由上而下，祇一壓，小姑娘身形已平地凌空，全身重心頓失，這一壓之力，就此令她跌了一跤。

小姑娘這才發覺不妙，好在她心思靈活，雖知吃虧，却也不亂，就勢一個「蛐蜓轉身」，一翻一折騰，脚一用力，全身騰起，可是，眼前一花，祇見那中年人已在她面前現身，且見他右掌已推，向其當胸撞來，小姑娘不由一驚，嬌呼一聲，她是不往後退，竟向左側竄去，可是，脚骨為重物一撞，又是一跤，耳邊却聞得一句沙啞聲調的問話：「請不請我叫化子吃一頓……」

小姑娘連摔兩跤，差些想哭了出來——小孩子總是小孩子——一聞此語，她不由氣呼呼，帶些哭音的說道：「我已為人纏住，還請個屁……」

「請不請！」他還在嚕囌呢！小姑娘已是一個轉身，就地一滾，閃避來勢，一邊回答道：「我想請你也不成了。」

「好啦，妳答應了啦……」

小姑娘身形已起，中年人還是狠狠的扣住了她，當他再舉右掌之時，突聞一聲招呼：「黃鼠狼，別打走我的米飯主人……」

那中年人突的一怔，一回頭環視之間，山頂除了這個小姑娘之外，還有的就是自己的侄子，沒有其他人，誰在招呼自己呢？想他乃是有名氣的四手天狼，有了名出手快疾，這小姑娘他看了也是有些心喜，因此，這出手用招，祇是要她摔跤後無法脫身而已，還未施展他的殺手辣招，可是，這一聲招呼，他起了疑心……

剛才，好像聽見有細細的說話聲，本以為是山風傳來，或者是聽錯，而這小姑娘也好像說了幾句話，因是騰跳竄折，也聽不出個名堂，祇是這一句招呼，莫非此地有人？自己成名江湖數十年，眞還沒與個娃兒家出手過，此次實是為了師侄出口氣，這才向這小姑娘施以壓力，本來，他也祇想引出她的長輩來，因為，他看了小姑娘也有些意思，就此想代師侄作成這一頭親事，不想小姑娘不服，才引

使他略現身手，這也無非是想阻住了她的去路，逼出她的長輩而已，假使爲人看見，說了出去，自己免不了有以大欺小之嫌，這也難受，他本就出了名的手辣心狠，就在暗中打主意。

小姑娘身形一動，再度飛身，大眼中已有晶瑩的珠淚，想罵幾句，又想不出罵人的話來，打架，摔了兩跤也有些摔怕了，走，看情形這中年人沒這麼容易讓自己脫身，因此，人已站了起來，可是也僅在那兒，中年人冷冷的看了一眼，沉聲說道：「小姑娘，乖乖的引我去見妳的長輩，否則，妳却要多吃些苦頭了。」

「你敢！」

「何方朋友，掩掩藏藏的，未免小家子氣，何不現身一談……」

「你配？」

「好狂的狂徒，老夫有甚麼不配見你的了？」

「好不怕羞……眞的放其黃鼠狼的屁也，其臭無比。」

「滾出來！」

這時，小姑娘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這說話的正是那個叫化子，心中不由一歡，看來這個化子能幫自己的忙了，她可是樂得厲害，嬌聲說了一句：「化子伯伯，你出來打他一頓，我作些好吃的東西給你吃。」

「妳這娃兒也眞刁，剛才向妳討，妳還擺架子，現在又有甚麼好東西，我才不稀罕呢。」

「我請你吃八寶筍脯，清蒸鴛鴦，蔴辣鴨……」

「犯了饞癆病啦，說了可不許賴呢……」

「請你吃一個月。」

「哈哈……」

一陣笑聲中，就見人影一晃，一個中年叫化子，已站在小姑娘身邊，中年人一見叫化子，面色突然一變道：「老叫化，是你。」

「捉蛇的祖宗，打狗的爺爺，甚麼？你自己要我滾出來的，出來了啦，老人家，你看着辦吧！」

中年人神色大變，仰天一聲長嘯，叫化子嘿嘿冷笑道：「鬼叫狼嗥的，叫些狐羣狗黨來，這也不壞。」

中年人突的一抖手，陽光之下，就是一蓬銀針，向那叫化子打來，這傢伙可眞是陰狠，這一蓬銀針爲數甚多，並且還將叫化子的左右數丈全給招呼上了，當然，這小姑娘也被困在裡面，顯而易見，他是明知小姑娘本領極差，逃避無方，雖然自己這一蓬銀針沒能對付叫化子，可是，叫化子是不得不照顧着那小姑娘的吧！這叫他有些麻煩，何況，他還有陰狠的殺着預備呢！果然，叫化子一見銀針飛來，祇見他濃眉突展，一聲怒喝道：「好個不要臉的臭雜種。」

又見他雙手一圈一振，身形疾動，左肩一撞，小姑娘就此爲他撞出老遠，銀針紛飛之中，就聞得那中年人又是一聲怪叫，身法如風，一抖手，就見三條青瑩瑩冷光，向小姑娘落身之處打來，一面是右掌突伸，一股勁風，向老叫化子當頭壓下。

老叫化一見如此情形，就知自己一念托大，忘記了這賊子有了名的四手天狼，暗器多，出手快，而且件件暗器均餵有劇毒，這一來，自己因其牽制，勢必無法兼顧小姑娘，心中不由暴怒，一抬手，一招「混沌初開」，獨門斷山掌立挾無比勁風，向上橫架來，一面是一抖手，就見一條白影，正是他的破包巾，如箭飛去，向那青瑩撞去，可惜是慢了一步，青光如電閃般，向小姑娘撞到。

就在此時，微聞颯颯颯三响，又見三蓬怪火爆散，中年人的青陽串竟然在千鈞一髮之間，將臨未臨之際，平空爆炸，又見一條高大身影飛到，祇一手已抓住小姑娘向橫竄去。

小姑娘本在亡魂皆冒之時，雖然她少不更事，可是也有見識，見叫化如此神態，又見四手天狼出手如此快疾，就知不是好相與，本想極力閃避，可惜人爲叫化一撞重心已失，沒法借勢沉勁，暗叫一聲吾命休矣，而救兵天降，再一看清，不由驚喜交集，高聲歡叫：「爺爺，你好壞！」

「鶯兒，妳這就可見識見識，這江湖難走，看妳還敢磨着爺爺出門去？」

「爺爺，你替我打他們一頓，我給這個狂徒欺侮，又讓這個有鬍子的摔了二跤，你……代我出口鳥氣。」

「傻丫頭，看這位大叔的本領……」老人低喝一聲，小姑娘回頭一看，祇見那叫化已是重招迭發，一陣陣勁風，激盪得四週俱有聲响，化子也看出小姑娘有人救了，他是心中一定，爲了恨極四手天狼，因此，出手發招也就不留餘地，他那失傳已久的玄門煉魔神功「斷山神掌」宛如巨靈開山一般，向那中年人招呼，想那四手天狼與老叫化子本是相識，深識此人的脾性，有道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他，却就是個極大的麻煩，不死不休，自己此來文筆峯，乃有極大的任務，不想師侄闖了一些事，却會引出這一個兇星來，剛才一聲長嘯，已通知了同來的能手，因此，他是一面奮起全力，與之週旋，一面也算是等候能手的會集。

一刹那，兩人已交了十來招，四手天狼若無暗器出手，以叫化子勢如狂風一般的出手之話，老早就得爲叫化揍了個狠的，雖然如此，却也已是萬分吃力，叫化的斷山掌，講究的是精、氣、神、力、勁合滙，因此，每一招，每一手，俱含無比的先後天，有無相神力而臨，出手雖略嫌遲鈍，但是，這種至大至剛的出手，每一招，每一式，均是四平八穩，循序而進，令對手無法退避，也無從取巧，祇能拚力的抵擋，除非對手的神功勁力高出其多多，才可以衝破突出這巨靈

先天神勁圈，否則，就得爲其困在中間，而活活的累頓而死，要不，中了他的出手，一命嗚呼。

這是一種極厲害的玄門神功，想那叫化子也是機緣巧合，得遇奇緣而練成武林絕學，以前，他從未發過四五成的功力，今天，對付這個四手天狼，竟然一出手就是六成，當今之世，武林中能手，極少可應付其四五成之神功，四手天狼雖也是武林知名之士，可是與這叫化子相比，到底相差還遠，故而，這一場打，就此令其萬分尷尬，就是拚了全力，應付了十來招，可是，化子的反尅之力，立即發生作用，使其已現困頓之跡象，再下去，更是厲害，四手天狼何嘗不知，但是，事已如此，目前是連個退步的機會也沒有了。

四手天狼越打越吃力，而且層出不窮的暗器，也已接連的抖出，戳魂叉、閻王筆、金錢刀、柳葉鏢，打了個滿天風雨，但是，化子已展開了這巨靈神勁，門戶最密，勁力四透，這些武林兇器毫不管用，不是爲其撞開，就是反彈而出，叮叮叭達之聲不絕於耳，四手天狼是驚魂皆冒，而叫化子却越打越精神，看來，這四手天狼就得歸天了。

尚幸山下傳來一聲呼哨，又有人影晃動，看一看清，爲首一人，乃是個年約七十的豹頭老人，後面跟隨的全是神采煥發，威風凜凜的武林中能手，一上場，看到如此聲勢，豹頭老人首先一聲長嘯，身形突入，雙掌平推，一面却在招呼：「原來是鐵老丐，暫停片刻，容老夫謝罪。」

這就聞砰訇一聲巨震，又是人影一晃，四手天狼已萬分狼狽的突圍而出，而豹頭老人與叫化也是一碰即開，叫化是哇哇的大叫道：「柴老魔，你來中間打橫？」

豹頭老人面色微變，氣息喘喘，這就可見，這一碰之下，老人擋得有些吃力，沉聲說道：「柴某先代賢弟陪罪，鐵老兄可否看在柴某薄面，這件事算一筆勾過……」

「成！柴老魔！你也能否看在老叫化的面上，率領你那批蝦兵蟹將，離開文筆峯，不得逗留半步。」

柴老魔聞得老叫化這一說，紅臉轉色，半晌答不出話來，老叫化於是哈哈一笑道：「看來你們是死也不肯放手的了？」

柴老魔鬚髮戟張，環目圓睜，厲聲說道：「老鐵，此事對我關係極大，請老鐵能成全這個，老夫定當後報。」

「也成，你就交出這個四手天狼來，咱就不理你此地之事。」

這可難了，柴老魔臉色大變，這是個尷尬的問題，想他乃是一方之主，自詡是一門宗匠，那能如此不顧體面，將手下交給他人，並且，這人一交出，也等於是宣佈了此人的死期，爲主事者豈可作此丟臉之事，可是不交，這老叫化是出了名的麻煩祖宗，雖說自己不怕他，聽他言中之意，分明已知自己來此之內幕，沒有他在中間打岔，本來已夠麻煩，這一來，這就得麻煩中加上個難辦，這該如何處理？柴老魔給弄得僵呆在當地。

突然，他濃眉一皺，怒喝一聲道：「老叫化，你是不是一定要來找麻煩？」

「誰找你麻煩來？是這隻惡狼自己咬上門來，甚麼？想對付我啦，殺我滅口，成全了你，嘿嘿，柴老魔，世事本來是：『豈能盡如人意』，老叫化說一劃一，別看你們人多，想對付我，恐怕也不見得如此的便當，你就看着辦吧！」

柴老魔就更爲難堪，本來，他確實是打了這個主意，先將老叫化解決了，豁出與關中六俠成仇，擊斃了他，希望辦妥了自己的事，然後，再設法對付老叫化的朋友，現在爲老叫化一言道破，看來他那好友可能也已到了文筆峯，這就更爲難辦，想到這裡，柴老魔不由怒吼一聲道：「柴某與你們井河不相犯，何必要如此的作弄？」

「誰叫你那手下得罪了我？又不是我招惹了你。」老叫化淡淡的說了一句，神態悠然，突然，他是手一指柴老魔左側道：「柴老魔，你還得看看清呢？你那寶貝兒子，還得罪了這位老人家，嘿嘿，老實說，文筆峯有他在此，你們也別想辦妥了事！」

柴老魔本來祇注意了老丐，經他一提，這才看清那邊站立一個青衣老人，老人身邊，有一個十四五歲小女孩相伴，老魔一見老人，臉色更變，暗中叫苦不迭。

到這時候，才聞得老人長笑一聲，步履從容的踏出，對柴老魔看了一眼道：「柴乾輿，你還認得老夫嗎？」

又見老人一移眼光，掃視一週，又緩緩的說道：「老夫爲了獨子身亡，隱居在此，也僅是扶養孫女，以終天年，不想還是沒法安寧，剛才見到李家賢侄，才知有故人之後，千里來投，關中六俠本不知老夫在此，全是爲了一點江湖道義，不惜千方百計，暗中護持此人，可就想不到此人還帶了我那苦命的小孫兒，更不知是何人主意，要他們向文筆峯趕來，幸巧我與小孫女玩笑，展開太清靈飛之法，爲李家賢侄看出來歷，而你那孽子，又是陰差陽錯的與我小孫女相遇，他是昏了眼，也迷了心，竟然調戲我的鶯兒，爲李三俠却暗中用天攝手，牽制其功力，讓我孫女打了一頓狠的，當時，我本想出手管教這小賊，李賢侄是暗中將我分開，又使我見到了故人之後，才知你爲了半支殘劍，勞師動衆，四出截阻，思冀巧取豪奪，以補你的毒龍神功之缺，我本在奇怪，他那能直奔文筆峯，而你又先後脚的趕來，現在，一見這位鐵行丐，爲我想起一個人來，看來是此君暗中調度，

想我滑蒼冥，隱居在此，已十五年未離開一步，與江湖人士早已沒有來往，諒是此君無意中發現，這才有此一會，柴乾興，想你用巧計，讓你女兒毀了我的孩子，我也祇能自責那不肖子犯了色戒，誓言除非你與我相遇，我是不來找你痲煩的，你是得遂巧計，將我兒的半本殘訣騙去，也該安心，不想竟然自投羅網，柴乾興，你尚有何話可說？」

各位，須知這老人乃是當今一位武林異人，人稱斷魂一絕，又號天游先生的滑蒼冥，滑老是幼得名師，再加上機緣巧合，得到武林第一神經「龍飛八式」，及半部「百截通令」，成爲武林中一位怪傑，滑老生性冷僻，持家甚嚴，其子滑順。幼得父傳，深得心法，挾技遊俠江湖，二十來歲已威震江湖，不想少年順風，驕傲自得，弄得他順性而行，好好一個家庭，竟然誤中了柴乾興——這個江湖上人稱毒手諸葛——的陰謀毒計，柴老賊是深悉滑順個性，他不惜要女兒犧牲色相，將其毀了，連帶奪了半部「百截通令」。

滑老得訊，氣得差點發瘋，孩子不肖，作出這般事來，自己代子完婚的媳婦，是哭哭啼啼的抛下子女，向娘家一走，滑老來得快，祇抱走了一個孫女，老年喪子，這份痛苦，也實在是他夠受的，何況，又說不出報仇的話來。

從此以後，滑老離開了四川老家，來到此文筆峯隱居，與世隔絕，與孫女相依爲命，做夢也想不到，今日遇到了失踪十幾年的孫子，這孩子是因娘一走，他是追踪而出，半途迷路而流落他鄉，這或者是天不絕滑門之後，陰差陽錯的爲一個遊俠發現，將其携往中條山，孩子出走之時，雖祇是六歲，却已是懂事的孩子，時時刻刻念念不忘要報仇，當其離家出走之時，帶了一柄小劍，其實是柄斷劍，這斷劍乃是其父之物，他不知其中有甚奧妙，不料，其中却藏有一大秘密，孩子長大成人，再赴岳州訪母，在出事之時，其母也是一時氣憤，恨夫不艮，而棄家出走，事情一過，未免也心生懊悔之心，當其子尋到，母子抱頭痛哭，這才由其母說出斷劍秘密，要其子上十萬大山憑劍中機關消息，取出神解，學成絕技之後，以報殺父之仇，爲了躭心其子年幼，並懇求其弟陪同外出。

不想舅甥兩人才一離此岳州，大概是口疏之故，洩露風聲，立爲老賊爪牙發覺，再加上老賊的計算，略一分析，詳加查探，就爲他掏個一清二楚，爲了斬草除根，也爲了奪取其斷劍秘密，柴老魔是發下了火箭令牌，要他爪牙四處截阻，不想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此事爲關中六俠發覺，爲了老賊人多勢衆，無法對付，祇得暗中調停，將老賊派出的能手打發，並再現身與其舅甥見面，說出詳情，再指引其往文筆峯投奔。

柴老魔接連得訊，能手莫　其妙的受人打擊，最後消息，這一對甥舅竟然半途改變路線，不往十萬大山，且有向文筆峯落脚之說，這才將老賊親自引下了山，他是先期趕至，希望來個以逸待勞，待到這一對甥舅現身，自己立即將他劫走，拷問出詳細，滑順當年號稱天眼通，平常東西，他是並不放在眼內，這枝斷劍如此隱秘，且據消息所示：滑順之妻與孩子以作報仇之用，更該有不可思議的神經秘籍，這就激使老賊是非奪不可，一則以除後患，一則又可以得有重寶，他不知古人有言：「年老之人，戒之在得。」一念之貪，將他引往了虎口，這也可說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更說明了善惡報應之厲害而已。

滑蒼冥雖然恨極柴乾興，在侃侃而說之時，依然心平氣和，由此可見他涵養之一斑，柴乾興處身當地，眞有說不出的滋味，自己着實是陰狠險毒，用毒計，引使女兒勾引滑順，結果，滑順是毀了，自己的女兒也完了，因爲，女兒也看不過老子的毒辣手段，結果，女兒鬱鬱寡歡，終於神經上受了刺激，口中時時呢喃，不是說有鬼，便是自言自語好似與滑順在說話，說些甚麼？天才知道，最後，莫明其妙的墮崖而死，老賊是功力日進，可惜，「百截通令」才祇半截，練來練去，總是缺了一截，越是功力深進，闕漏也越來越多，雖然其鬼計多端，聰敏穎悟，自己化成一套「毒龍手法」而威震江湖，可是，他內心之怯懼，眞個是與日俱增。

他生平作事，陰狠毒辣，而且又善於移禍江東之策，自己不出面，祇在暗中搗鬼，就算有甚麼報復等事發生，也僅是受他指使的手下晦氣，他依然可以處身事外，從未有自己找了寃家的，祇有滑順這件事，他是無法自掩其跡，不過，他還是用得巧計，將滑順之過失先行公佈於世，還說是滑順是自動上門，霸佔其女，這才身亡，這使滑蒼冥沒些說話，因此滑老也祇能忍氣吞聲，不想柴老魔一念之私，爲關中六俠的巧計所愚，將他引上了文筆峯，現在，聽滑老之言，分明滑順之子滑偉賢，不知用甚麼潛踪手法，已搶先來到此地，而與滑老祖孫會面，而弄個三口六面，爲人所扣。

目下，就算他有名的智謀無匹，也難以解決這個痲煩了。

滑老又一回頭，沉聲叫了一聲：「韓家賢侄，請帶我小孫兒出來……」

樹林中，祇見人影晃動，一個年約四十來歲的中年大漢，羅帽直身，是個低下人的打扮，後面跟着一個臉目黝黑，生得有些醜陋的二十來歲的少年，祇是一對大眼睛發出極狠毒的神色來，滑老又對孫女兒鶯兒慈祥的

看了一眼，柔聲說道：「鶯兒，這少年就是妳的胞兄，你們在一旁叙叙，稍停，妳哥哥要出手對付這個老賊呢！」

鶯姑娘聽祖父在斥責老賊之時，她已眼含痛淚，一聞來者是她的胞兄，她不由驚喜交集，因爲，她娘棄家出走之時，她才週歲多些，人事不知，以後，爺爺就從來未說過家庭之事，雖然，她也問過自己父母，爺爺祇是很冷的，要她不許提說，現在，却有一個哥哥來了。

而這少年一見鶯兒，他早已撲了過來，眼含痛淚的一把將妹妹抱住，低聲飲泣起來，因爲，滑偉賢到底是年長，家毀人亡之時，他是記得眞切，也想起有個妹妹，自己出走之時，實因年幼，也無法能帶了她同走，今日相逢，眞有隔世相逢之感，這羅帽直身的中年人雖然在笑，可也是眼中有淚，此人正是這一對兄妹的舅父韓敢，除在一邊呵慰之外，却要他倆不要如此的難過，該報仇呢！

突然，一聲長嘯，就見一條人影，其疾如箭，向三人立身處竄來，又聞桀桀一聲怪笑，韓敢一手拖了滑鶯兒，一掌上翻，砰訇一聲响，又是一聲凄厲長嘯，一刹那，人影紛飛，當地形勢立變，原來，一個紅面老者，悄沒聲出手突襲韓敢及滑氏兄妹之時，柴乾興與手下已蜂湧而出，滑老身形一轉，鐵行丐却是桀桀一聲怪笑，一斷山掌向偷襲者拍去，此人正是老賊知交，江湖四兇之一的陰魂八手卡和玉，這老賊與柴老魔全是以機智刁詐，出手陰狠馳名，一見當時情景，就已看出，這一次，分明是有了能手在暗中施壞，指使滑偉賢來到此地，又故放消息，誘使自己一行人上門尋死，如此僵持下去，風聞滑老的龍飛八式的厲害，他確是眼明心靈，陰兇得可以，竟然在這時候，突然的出手，向滑氏兄妹出手。

這乃是他的「圍魏救趙」之策，這一出手，一則擾亂耳目，二則，假使爲其扣住一二個，引使老人心神失靈，這一來，非但可以用作威脅，還可有個翻本機會，不料，鐵行異丐的巨靈斷山掌，出手快，勁力也盛，柴乾與一見卡賊出手，一聲長嘯示意手下出手，自己却帶了他闖禍的兒子柴四龍向山下奔走，可是，關中六俠老早守在一邊，一見老賊手下狠奔豕突，於是各個哈哈一聲，身形立現，爲首老大金剛指仲鈞，一現身就阻止了柴老賊，還有四角已有五個英姿颯爽之士，分守要道，老二鐵面韓湘張起艮，老三水晶子李培，老四笑面蘼姑龍霞俏，老五萬靈神符韋元，老六鬼見愁狄天衡，一個個面帶冷笑，阻住了這一批人稱龍山幫的江湖巨憝。

柴乾興一見六俠現身，哈哈一笑道：「名聞天下的關中六俠，竟然暗中與老夫爲難，老夫自問與你們沒有甚麼過節，看來是打落水狗，作個奴下奴……」

水晶子李培哈哈一笑道：「你這老賊，所作所爲，天人共憤，祇是我等事不關己，又爲你的巧手所瞞而已，雖有除你之心，却無除你的過節，可是，老賊，你可記得，江蘇善卷洞中，爲你龍山幫陰謀傾覆，沙老先生一門之事，爾等又可知沙千尋與區區有不可言宣之交誼？你們巧使毒天君一門出手，累得我們遠走漠北，追誅此獠，也仗此一來，與游龍大俠見面，才將你老賊陰謀抖露，我兄弟就想上你老巢，來個大鬧，却也爲那游龍先生所阻，且授機宜，這才引出滑偉賢，再由我等一面放出風聲，引使你來上當，一面就指點韓敢引了滑偉賢小弟來此文筆峯，果然，你老賊利令智昏，不惜親自下山，撞到了個好地方，嘿……」

水晶子李培將這件事抖了個清楚，柴老魔這才明白，怪不得能如此容易探出滑偉賢的來龍去脈，想不到李培這小賊在故意鬧鬼，自己一生爲人，謹慎小心，而且善用陰謀，結果，還是落了個你害人，人害你這自食其果之報，想到這兒，不由狂笑一聲，眼前已見青影一晃，滑蒼冥已在他身前，就聞他一聲冷笑，道：「想不到老游龍還記得住我的往事，代我作了這一件好事，老賊，你還不出手？」

到此地步，可說是已到了不可轉圜的地步，老賊雖然風聞此老的「龍飛八式」厲害，可是，祇是耳聞，還未目睹，自己早年也是身懷絕技，這幾十年的磨練，又加巧取了半部百截通令，由自己悟化的大毒龍神功，可也不見得就是一籌莫展，再說，越是老年人，就越是怕死，他那肯示弱，狂笑一聲，「等老夫成全了你們。」舉起一掌，向自己天靈下擊，這是個自盡的出手……

滑蒼冥大袖一抖，身形已動，左掌向老賊手彎擊來，分明是阻其自盡，却不料，突聞一聲怒吼，老賊的左掌突吐，右手一曲、一彎，一個「龍回頭」，竟然雙管齊下，向滑老招呼了上來，當時在場人全是吃了一驚，各自叫罵了一聲：「好刁猾的老賊……」

語聲未畢，就見一條人影撞出，而滑老還是大袖飄然，神定氣閒，而老賊已是臉色慘變，他這一下的陰謀，反爲滑老的「封雲閉霧」的反圈神勁，一面封住了老賊的「龍形游蜓」殺招，一面就勢反撞了老賊一下狠的，若不是老賊實有不可思議之「龍行游空」大法，這一下反圈之勁，就得將其擊成重傷。

老賊一招失着，就知道不妙，還想再施展惡毒之計，不料眼前青影又是一晃，四週勁風已臨，柴老魔祇能一咬牙，一拱雙肩，一駢雙掌，一個「雙龍翻身」，一股强勁的旋轉力，還想連消帶打的掙脫重圍，不料，四外勁力突消，老賊心中一震，出力無法

收束，眼前却見青影亂飛，一股如有若無，如無若有的無形綿勁，將其狠狠的圍住。

老賊連掙幾掙，連轉幾轉，可怪的是勁力越發越多，能爲這一股無形綿勁，弄得個氣喘神搖，血脈賁張，這乃是從來沒有的事，想老賊實在可算是年老成精，見識不凡，就知道壞了，想不到滑老的功力，如此詭異莫測，更想不到自己的大毒龍神功，在其手下，竟是這般沒用，他是萬分不忿，這百截通令是騙了自己……

其實，這百截通令何嘗是騙了他，這乃是老人深明自己的秘籍玄理，對老賊的出手，可說是瞭如指掌，而其本身功力本比老賊强，這乃是棋高一着，再加以明瞭敵情，這乃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所以用這一招出手，就將這個老賊狠狠扣住，柴老賊是在拳打不識，莫名其理之下，弄得手足無措，而墜入了滑老的無形綿勁，大絕滅龍飛神圈之中。

柴老賊越打越怕，越來越乏力，漸漸的，自己本身一股精力，竟是如魚隨釣，又如磁力引針般，源源不絕的向外吐去，老賊這一驚覺，就想一收一斷，不讓眞氣爲人所引，而吐了個淨盡，老實說，眞力一竭，就得散了一身苦功，可是，滑老已制敵先機，一上場，老賊已無法能擺脫，現在想收，那裡能夠，滑老是非但不讓其收，反而一轉一晃，雙掌突的一抖一揮，「呀！」的一聲慘叫，老賊突然感到胸前宛如中了一下千斤墜，而且猝然一擊，兩耳發出「嗡嗡」聲响，喉中已有絲絲鹹味，他不由一急，耳邊又聞得一聲冷笑，道：「老賊，你就靜候我那孫兒女來收拾你……」

老賊驚魂甫定，聞言更是一疼，這老人却是陰毒厲害，毀了自己功力，却讓這一對小兒女來對付自己，他就想自絕功穴，來個自盡，不料，現在可是連這一股勁也提不起來了，眼前人影晃動，又有兵刃相交之聲。

原來，他那些手下，早已與六俠一丐，加上個韓敢，打了個難分難解，眼前已見有人影晃動，正是滑偉賢滑鶯兒，祇聞滑老說了一句：「孫兒，可用我剛才的口訣對付他，鶯兒，爺爺教妳的青陽三解，今日也該試試手。」

一雙小兒女恨聲應了一聲，老賊一見人影晃動間，掌影如風般臨身，他不得不出手來對付。

那一旁，關中六俠與韓敢，分別抓住老賊所帶來的六個手下，鐵行丐還是截殺了四手天狠，雖然，老賊手下全是江湖知名之士，可是六俠也非等閒之輩，說實在話，若不是游龍大俠——拯救滑偉賢的遊俠——的授計，六俠就獨自上山，找老賊淸算，這幾個人就沒有一個走脫他們的手，卡和玉爲李培的天攝手，大吸星神掌連摔了七跤，雖仗他拚命掙扎，結果還是爲李培的「三環套月」神招過了門，四兇中的惡厤仙白奎，爲韓敢一鐵手劈成兩半。

雙鈎魂史惠、史艮，在張起艮的大幻神招，韋元的鐵令符下，也沒討得了好，一個是中了張起艮的八仙鐵笛，一個是中了雙龍令，落了個屍橫就地，狄天衡劈了華玉麟，仲老大金剛指法，點斷了老柴之弟柴坤興的琵琶骨，身成殘廢，又嘔血而亡，龍霞俏金劍奏功，斬了黑蛇神范法通。

柴乾與見這般情形，老淚縱橫，又是一眼，不見了寶貝兒子，他心中一定，自知這個寶貝雖然學功不勤，但對鑒貌辨色却有一套，目下不見踪跡，分明已隱藏一邊，常言道：「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江湖上的事，本就是一報回一報，祇要自己兒子受了這一次教訓，爲了報仇，而能痛改前非，發奮用功，以圖後逞，也非沒有可能，因此，這老賊竟然用上了「屍諫」之法，甘願忍受二小的莫大折磨，斷筋、折骨、絕脈、嘔血而亡，滑氏雙小，父仇得報，撲地嚎哭，而滑老是向關中六俠、鐵行丐，深致謝意，韓敢固是忝在戚誼，另有一番叙談，可是，水晶子李培，却在一旁開口。

「我說老前輩，你可看出有些不對勁？」滑老不由一怔，鐵行異丐也是微微一笑，滑老因與此君談過話——這就是上文，柴四龍調戲滑鶯兒，爲李培用天攝手，助了鶯兒打了這小賊一頓，就在此時，老人也已看出了情形，李培這就出面，與他詳談，並引了老人去見韓敢及其孫偉賢。

原來，韓敢與偉賢已在六俠之護持下，先一日來到了此處，故而，鶯兒不見老人，她那知老人在會孫兒來的——深知此人機智絕倫，此話說出，定有原委，他是柔聲請問。

李培說道：「這兒少了一個人，還有，這老賊甘願如斯受打，定有原因，老前輩總該是明白了。」

原來，李培也看出老賊的用意了，這就可知此君的細心一斑，老人爲其一提說，突的醒悟，不由冷口一笑道：「這小賊諒來沒大氣候，而且有眼無珠，濟得甚麼事，放他去吧！」

李培道：「旣然老前輩仁慈，也罷，不過，我說鶯姑娘，妳認爲如何？」

小姑娘家，記仇之心極盛，她小嘴一呶道：「爺爺，他欺侮我，該教訓，教訓他……」

老人聞言哈哈一笑道：「孩子家，何必如此量狹，再說這小賊已爲李三俠作弄，讓妳打了個狠的，算了吧，祇要自强不息，精益求精，再以小心謹愼，么魔小醜，何必多費氣力。算了吧！」

老人到底量大，衆人見他如此的說，也就打聲哈哈，老人揖客下山，山頂上屍體縱橫，柴四龍是理也不理，當衆人一下山，他是捱到天黑，就溜了個無影無踪。（本文完）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廢園刀聲

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住在廢園中的姑娘終於開口說話，她的聲音比出谷黃鶯還要好聽，湯十郎因此非常高興，那姑娘更主動和湯十郎親熱起來，但卻要保持淸白之身，因她身子要交給另一個人。十郎眞的愛上了那姑娘，湯大娘卻有點憂心，因十郎父親生前已爲他訂了親，可惜他爹突然死於廢園中，故此那個姑娘是何模樣，他亦一無所知，甚至連姓名亦不知道，十郎爲此十分煩惱……

廢園鬧鬼　嚇退神偷

湯十郎便在這時候匆匆的走了。

他摸摸口袋，該是去贖回玉珮的時候了。

就在他走了快一里遠，忽然發現身後有人跟了上來。

湯十郎初時並未在意，但後面那人開口了：「喂！會鳥叫的人，你站住！」

湯十郎當然會站住，即使那人不叫，他也會站着等這人的，因爲他不想被人跟踪。

湯十郎的態度是和藹的，他微微的笑，也習慣的伸手揉揉面皮。

「老人家，你叫我？」

來的是個灰蒼蒼的一頭長髮老人，那年紀應是六旬的老人了，除了滿面皺紋外，那一對眼神却十分淸癯有神。

老人已站在湯十郎面前了，他的面皮更皺了，因爲他擠出一個微笑。

有些人面皮看來是光滑的，但笑起來便滿面皺紋，這老人的皺紋更加深了，一看便知是飽經風霜而又不向苦難低頭的人物。

「年輕人，你會鳥語？」

湯十郎笑指河邊，道：「他們都知道我會鳥語。」

老者一笑，道：「不錯，我看到你教他們鳥語，而且他們都十分高興。」

湯十郎道：「我們大家都高興。」

老者哈哈笑了。

他用手指着湯十郎，道：「年輕人，應說你比他們更愉快！」

湯十郎道：「我這個人永遠都快樂。」

老者道：「當你把別人的銀子弄到手的時候。」

湯十郎仍然笑笑，道：「我不否認。」

老者道：「這種賺銀子的手法，實在高明。」

湯十郎道：「老人家，我不能餓着肚子教他們在河邊學鳥語吧，我只收他們小小三兩銀子，這對他們而言，又何足掛齒？」

老者道：「所以我說你這賺銀子的方法很高明。」

湯十郎道：「怎麼說？」

老者道：「你每人只收三兩銀子，但人不只一個，加起來可就大數目了，是嗎？」

湯十郎道：「我說過，我要塡飽肚子呀！」

老者的面皮忽然一緊，道：「你眞的會鳥語？」

湯十郎道：「如果你老想學，三兩銀子我敎你。」

老者忽又一笑，道：「你小子葷腥不忌，大小通吃呀！」

湯十郎道：「我這也算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釣！」

老者道：「給你三兩銀子，我到死也學不會和鳥兒對話，我心裡明白極了。」

湯十郎笑道：「既不打算學，你叫住在下是……」

老者道：「咱們別再提鳥語，因爲我明白你只會學鳥叫，而且比眞的鳥還叫得悅耳，你也不會和鳥兒說話，我只對你的手勢感興趣，年輕人，你撥弄得鳥兒東倒西歪，只這一手，你應該收他們每人十兩銀子。」

湯十郎道：「在下非貪財之輩，我也無意靠此爲生。」

老人搖頭，道：「你弄錯老夫意思了。」

湯十郎一怔，道：「怎麼說？」

老人指着海邊那些正拚命學鳥叫的人們，淡而輕鬆的道：「小伙子，你敢同老夫回去再表演一次擺弄鳥兒？」

他見湯十郎雙目圓睜，便又道：「你只對鳥兒叫着，不用你的手比劃，或者你用個小棍逗弄，如果那鳥仍然會被你弄得東倒西歪，服服貼貼，老夫立刻送你銀子一百兩，如何？」

湯十郎哈哈笑了。

老者道：「如是我，就笑不出來了。」

湯十郎道：「你很有銀子。」

老者道：「我有花不完的銀子。」

湯十郎上下左右的看老者，吃的一笑，道：「老人家，我發覺你比我更會吹牛，我憑你這身舊得發灰的長衫，那一雙鞋快漏底了吧？我看你老人家這身裝扮與我差不多的窮酸呀！」

老者指頭點着湯十郎，笑道：「年輕人，餃子有肉不在皮上，你這是隔着門縫看人，你把老夫看扁了。」

湯十郎道：「在下還有要事，你想打賭，咱們明天河邊見。」

老者道：「明天我有事。」

湯十郎道：「今天我有急事。」

老者嘿嘿一笑，道：「年輕人，咱們不再多費唇舌，老夫這裡提個人名字，你聽聽。」

湯十郎道：「誰？」

老者立刻道：「湯百里。」

湯十郎驚訝得張口道：「湯……」

老者忽然哈哈大笑，手撩長衫大步往另一條路上走去，他走得輕鬆，連再回頭看也沒有。

他不用看，因爲他只要從湯十郎那吃驚的眼神中便已經把事情看明白了。

是的，湯十郎當場楞在那兒。

他本來要問老者的，他張口沒出聲。

他也吃驚老者爲甚麼知道他爹的名。

湯十郎慢慢的平靜一下心情，便也漸漸的明白了。

那老者大概是看出他暗中使出湯家的「氣功指」，那麼這老者是敵是友？

湯十郎更驚訝的，乃是江湖上能人何其多，而江湖太可怕了，他掩藏身份，爲生活只露了一下功夫，立刻就有人認出來了，太可怕了。

湯十郎直到那老者走得不見影子，他才轉身往順天府城中走去。

湯十郎也在心中琢磨，這老者是甚麼意思？

如果在山中，甚至沒人的地方，他一定不會就這麼叫老者如此輕鬆的走掉。

＊　＊　＊

現在，湯十郎站在「順天當舖」的門口了。

他摸摸口袋，再摸摸口袋裡的銀子與當票，這才掀開那個布帘跨步進去。

最先叫他看見的，便是那個帳房先生。

當然，帳房先生也看見他了。

帳房先生笑了。

「今天又有甚麼東西要當呀？銀子花完了？」

乾乾的一笑，湯十郎道：「今天不當東西，今天是來贖我東西的。」

楞一下，帳房先生道：「你要贖東西？」

湯十郎取出當票放在那個小小的半圓小窗口，道：「吶，當票。」

帳房先生仔細看着當票，然後再把當票推出小窗口，道：「還不到十天嘛，何不等到期再來贖？」

湯十郎道：「那是我的事。」

他再把當票推進去，而且還把手伸入口袋，就等取銀子了。

帳房先生道：「這樣你會吃虧的。」

湯十郎道：「上當舖本就免不了吃虧。」

帳房先生道：「利錢是不能少的。」

湯十郎道：「算你十天利吧！」

帳房先生道：「利錢仍是一個月。」

湯十郎忿怒的道：「豈有此理！」

帳房先生嘿嘿笑道：「年輕人，這是規矩，如果你以爲吃虧，我們不勉强，到期你再來。」

湯十郎怒道：「眞吃人肉啊！」

帳房先生怪笑，也甚得意的道：「常言道得好，上當當，上當舖自是上當，你大驚小怪了。」

湯十郎咬牙道：「你倒很坦白。」

帳房先生道：「所以我勸你還是到期再來拿。」

湯十郎道：「我現在就要贖回我的東西。」

「砰」！湯十郎把銀子重重的砸放在小窗下，又道：「吶，這裡是二十三兩銀子，一紋不少，拿去吧！」

帳房先生一瞪眼，道：「年輕人，你吃虧太大了，如果你會做生意，這二十三兩銀子放高利，到期再取多愉快，你怎不多用用腦筋呀！」

湯十郎道：「奇怪了，你怎麼變得囉嗦了，記得當初我求你，你嫌我囉嗦，我看你跟我也差不多，快把我的東西拿來，我這就回去了。」

帳房先生不去數銀子，他問湯十郎道：「年輕人，你家住那兒呀？」

湯十郎道：「幹甚麼？」

帳房先生赧然一笑，道：「你是個爽朗的年輕人，令我佩服，想知道你在甚麼地方發達，如果下一回再來我這兒，我少收你利息，我交你這朋友。」

湯十郎冷笑道：「你祝我再倒楣？」

帳房先生道：「出門在外，恁誰也有不方便的時候，你敢說以後不找我？」

湯十郎忿怒的道：「找別家也不找你這裡，喂，取我的東西呀！」

帳房先生沒辦法了。

他搔搔頭皮，取過銀子與當票，隔着小窗對湯十郎道：「年輕人，你稍等，我去櫃後庫裡取東西。」

湯十郎道：「你快些。」

帳房先生回身往後面走，他還用斜眼看小窗。

小窗外是湯十郎，他要隔窗認清這年輕人。

然後，帳房先生掀起一道門帘子，急匆匆的奔到後堂屋，只見堂屋裡一高一矮兩個人，對坐在一張八仙桌上喝茶。

帳房先生奔過去，那個身材高的人轉過頭來，這人敢情正是順天當舖朝奉！

「甚麼事？」

帳房先生急步趨前，當票銀子托雙掌，道：「張爺，那小子突然今天要贖回他的玉珮，你看怎麼辦？」

朝奉一瞪眼，道：「利息不少！」

帳房先生道：「那小子照付一月利息！」

朝奉一挺而起，道：「告訴他，就說我不在，庫房無法打開！」

帳房先生怔神的道：「張爺，行嗎？」

朝奉道：「行！」

帳房先生遂又無奈的又轉回前面來！

湯十郎見帳房先生過來，面無表情的看着！

「年輕人，眞對不起，我們朝奉出門去了，庫房由他保管，你的東西要等幾天了！」

湯十郎聞言冷笑，道：「欺我外鄉人嗎？」

帳房先生陪笑，道：「雖是當舖，一視同仁，怎會欺你是外鄉人？」

湯十郎道：「好，你打算叫我等幾日？」

帳房先生心中一樂，伸出三個指頭，道：「不多，不多，朝奉三天就回來了！」

湯十郎道：「這麼說，你是要我等三天了？」

帳房先生道：「是！」

湯十郎道：「這三天我全是爲了等我的東西，無別事可做，吃拉睡全是爲了你們呀！」

帳房先生把當票與銀子全推出小窗外，笑道：「你多包涵了，三天之後再來！」

湯十郎道：「我等三天，只不過這三天對我很重要，我也有極大損失，這麼辦，我每等一天，銀子十兩，三天銀子三十兩，現在，你把三十兩銀子給我，我三天後再來贖回我的東西！」

帳房先生聞言，嘴巴一咧，道：「哇操，你倒啃到我們頭上了！」

湯十郎道：「帳房先生，我是個從不放過任何機會的人，就像你們一樣，上門前來當東西，不就是你們的機會到了？所以……」

帳房先生道：「如果我們拒絕呢？」

湯十郎道：「順天府城是個有王法地方！」

帳房先生吃吃笑了！

湯十郎道：「如何？」

帳房先生道：「初時看不出你這年輕人，還以爲你很老實，此時才知道，你很刁！」

湯十郎並不發怒，淡淡的道：「我也套你一句話『太公釣魚，願者上鈎！』」

帳房先生面色一寒，他突然伸手自小窗口推湯十郎，「去，去，少胡來，三天之後來取你的東西！」

湯十郎面皮一緊，抖手扣住帳房先生的手腕！

他內力貫臂，五指一緊，帳房先生「啊」的一聲，痛得斜身靠在小窗後，道：「你！」

湯十郎道：「帳房先生，我很文明，最不喜動粗，現在，把我的東西還我！」

他再一次用力，帳房先生雙目見淚，道：「你……鬆開手呀……他媽的！」

湯十郎冷哼，五指幾已陷入對方手腕肉中，痛得帳房先生怪叫一聲，幾乎要昏過去了！

「你鬆手，我再到後面找找看！」

湯十郎道：「哼，你少玩甚麼怪招，馬上取我的東西，否則……」

「放手！」

朝奉出現了。

前面有人哎呀叫，朝奉當然要出面。

湯十郎吃吃一笑，他把手鬆開了。

帳房先生抽回他的右臂，左手托着直甩不休，口中厲罵：「他媽的，老子手腕骨碎了呀！」

朝奉道：「我就要出門去辦事了，兩三天就回來，怎麼我還未走，就出事情！」

帳房先生苦兮兮的道：「我以爲你已經走了，他要來贖他的東西，我才叫他等三天，他就對我動武！」

朝奉看看湯十郎，再看看帳房先

生，道：「當票拿來！」

湯十郎又把當票與銀子塞過去，朝奉接過一看，道：「尚不滿十日！」

湯十郎道：「我付你一月利息！」

朝奉道：「收你十日利息，我們怎好多收利息，年輕人，你等着，我去取你的東西！」

他轉而對帳房先生道：「咱們開當舖，不就是爲人方便，救人急難？怎好多取？」

帳房先生道：「我只是要他到期來取，絕無多取不義之財，是他……」

朝奉「哼」了一聲，轉身進二門去了！

眞快，朝奉很快把湯十郎的玉珮取來了！

湯十郎接過玉珮，他看了又看，另外又收回二兩銀子，他對朝奉看看，臉上是笑，也是冷笑。

朝奉道：「年輕人，看清楚了，這東西不會有錯吧？」

湯十郎道：「是我的東西！」

他塞入袋中，愉快的轉身就走！

＊ ＊ ＊

湯十郎把玉珮贖回來，高興之餘，便想到住在左家廢園裡的那對母女，初冬了，她們未有冬衣禦寒，如果一場大雪下來，她母女就慘了！

湯十郎走到一家蒙古人開的毛衣舖子裡，駝毛衣褲，他買了三套，他自己只添了一件羊毛皮背心。

他買的毛質較粗糙，但卻只花費十兩銀子！

他把毛衣褲打包扛了，興奮的便往左家廢園走回去。

湯十郎過了河往東南繞，然後回大草棚野店取回二十個鹵蛋，他曾看見一個矮子在橋上過。

湯十郎很小心的等那矮子消失之後，他才又往荒林中走，他回左家廢園，總是很小心的，每一次他都繞道！

他現在進入那片竹林子裡了，湯十郎在竹林子裡面又回頭看，直到沒有人影，他才放心的往左家廢園的後牆外匆匆的躍過去！

他再也沒想到，他的行踪還是被人踩上了。

那個人正是過河的矮子。

從地形上看，矮子一眼便認出來，湯十郎只有一個地方可以去，那個地方便是左家廢園！

矮子認定湯十郎是住在左家廢園，這同湯十郎身上的玉珮，是有一定的關連！

矮子不繞道，他直接潛在左家廢園附近的密林裡，他躍在樹上踞高臨下。

他不久便看到繞道過來的湯十郎了。

矮子很快的又奔回順天府城，他也直接找上「順天當舖」的後面！

＊ ＊ ＊

「士全，踩到了嗎？」

這是「順天當舖」那個朝奉的話，口氣帶着很迫切！

「張兄，果然出人意料，那小子住在左家廢園！」

姓張的道：「確實嗎？」

「我看着他進去的！」

姓張的冷冷道：「都已經五年了，原以爲雞犬不留，想不到老爺子說中了。」

矮子道：「左家廢園，陰風慘慘，荒草已長到屋瓦上了，那小子的膽子也太大了！」

姓張的道：「卻也是個躲藏的絕佳之地。」

矮子精靈一亮，道：「這件事得盡快向老爺子報告。」

姓張的道：「士全老弟，我們必須先把事情弄清楚，才能向老爺子做一個完整報告，你說對不對？」

矮子點頭，道：「古丁兄言之有理，只不知古丁兄要怎麼進行！」

張古丁，別以爲他是「順天當舖」朝奉，如果知道他的眞實身份，那會嚇人一跳，當年縱橫太行的「黑手豹心」就是此人。

另一矮子也非泛泛之輩，有「北地神偷」之名的，正是這位尹士全！

兩個黑道人物，却也得聽命於別人，那位他們口中的老爺子！

＊ ＊ ＊

張古丁站起身來不停的蹀踱着，不時的捋着他的山羊鬍子，陷入深思中。

尹士全瞪着一對大眼睛，「古丁兄，老爺子見過那玉珮了，是嗎？」

張古丁道：「那天夜裡我便拿去給老爺子看了。」

尹士全道：「老爺子怎麼說？」

張古丁道：「老爺子派出殺手，按樁似的分佈在左家廢園附近，老爺子要玉珮，人卻不留活口！」

尹士全道：「老爺子一定有目的！」

張古丁道：「忠義門下不少忠義之士，雖然把姓左的滅絕，也摧毀了忠義門十二分堂，但老爺子並不開心，因爲老爺子要的，却仍然未到手。」

尹士全道：「難道這玉珮？」

張古丁道：「所以我們要弄明白，甚麼人住進左家廢園裡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以爲這件事情還是辛苦尹兄出馬，去探一探左家廢園！」

尹士全先是怔了一下，道：「我去？」

張古丁道：「若論輕功與智謀，非尹兄莫屬！」

尹士全道：「我好像去定了！」

張古丁道：「尹老弟難道怕鬼？」

尹士全哈哈笑了。

＊ ＊ ＊

湯十郎經過這麼一天的奔波，他總算把玉珮又贖回來了，他當然要向他娘湯大娘細說！

湯十郎推開小廂門，沒有看見他的娘！

他急忙放下帶回來的東西，却發現油燈不見了。

湯十郎明白，每當他娘思念他爹湯百里的時候，就會獨自一人去那地下室中孤獨的坐在石階上，無言的望着那麼一堆枯骨發楞。

於是，湯十郎立刻匆匆忙忙的走入後大廳，他推開那道假墻，有一絲光亮露出來！

湯十郎果然發現他娘又坐在下面。

他匆匆的走下去！「娘，我回來了！」

湯大娘伸衣袖拭着淚，抬頭，嘆氣，緩緩的站起身來，道：「替我爲你爹上香吧！」

湯十郎取過一根香燃上，恭敬的把香插在那堆枯骨前面，還叩了個頭！

「娘，上去吧！」

「天快變了。」

「怕是要下大雪了。」

湯大娘伸手摸摸湯十郎的衣衫，道：「冬天下雪，你這身衣衫。」笑笑，湯十郎道：「娘，我添了毛衣了，妳上去先選一套合身的。」

湯大娘道：「選一套？難道你買了幾套？」

乾澀的一笑，湯十郎道：「我買了三套，另外兩套是要送。」

「送給前面那對母女的，是嗎？」

湯十郎道：「她們好可憐！」

湯大娘道：「是你看中那位姑娘了？」

她深深一嘆，又道：「十郎呀，你爹已爲你訂了親，雖然未見過面，但咱們都不能毀約，你爹乃一諾千金的人，總得先查出對方眞的不在人世，你才可以另找，至於前面姑娘，唉，你死了這條心吧！」

湯十郎道：「娘，別提了，我已把玉珮贖回來了。」

他自懷中摸出玉珮，又道：「娘，妳看！」

湯大娘面帶喜色的道：「以後不許再把玉珮示人，十郎，你應該知道這玉珮多麼的重要！」

湯十郎道：「我知道，玉珮有價也無價！」

母子二人上得大廳，湯十郎小心的掩好假墻，舉着燈，陪着老娘進入小廂房中。

湯十郎急忙打開包袱，取出三套毛衣褲，高興的道：「娘，妳喜歡那一套？」

湯大娘一看，道：「都差不多！」

她見湯十郎的羊皮背心，點點頭道：「倒是滿合你的身子。」

湯十郎見飯菜已好，便把二十個鹵蛋也取出來！

他先是裝些吃的，帶着兩套毛衣褲，笑對他娘道：「娘，妳先吃着，我送去就回來。」

湯大娘道：「兒子呀，千萬記住娘的話，只伸義手，休露眞情，那會很痛苦的。」

湯十郎道：「娘，妳多心了！」

他匆忙的往前面走去，天空中偶爾發出呼嘯一聲，刮得左家廢園裡花花啦啦響，尤其是樓的角簷風鈴聲，更是凄涼得令人凄滄與無奈。

湯十郎想着她娘的話，心中那份苦就甭提了。

＊ ＊ ＊

現在，湯十郎又站在門樓下面的小門外了。

「姑娘！」

「呀」的一聲，門開了。

門開得很大，不似從前，從前門只開半尺寬。

湯十郎十分高興，門開得大是對他歡迎。

姑娘的臉皮未動，但眼神中帶笑，雖然不說話，但湯十郎已經很滿足了。

他跨步走進門，把吃的東西放桌上，便笑對床上看他的婦人，道：「伯母，冬天快要下第一場大雪了，我特意到城裡，給賢母女二人各添一套毛衣褲，我沒有太多銀子，只是些粗糙的毛衣褲，妳穿上身子看看。」

床上的婦人挺了一下上身，點點頭，道：「湯公子，你眞想的週到，我母女也就身受了。」

湯十郎眞的打從心眼快樂了。

如果她們拒絕接受，他一定會很痛苦。

當他看向姑娘的時候，姑娘的雙目水汪汪，精光湛湛的正看着他。

湯十郎更樂了。

湯十郎心中的快樂，比之他表現出來的多多了。

他心中想着，如果我能同她攜手漫步林中，多妙！

他也很想仔細與姑娘談談，但他不能主動。

他只能在心中想。

年輕男子，心中永遠想得美。

湯十郎便似在做白日夢，因爲他看着姑娘吃吃笑！

＊ ＊ ＊

床上，婦人也看着湯十郎。

她心中也在想着甚麼！

如果她的心中事，湯十郎知道一點點，湯十郎必然吃一驚。

那婦人心中想甚麼？這只有她母女二人才知道。

江湖上有許多很神秘的人，她母女大概就是這種人。

＊ ＊ ＊

婦人的眼中似乎也有着幾許憐憫的光芒，但湯十郎却把那種眼神當成了可憐相。

湯十郎很想安慰幾句，但他不會說。

那婦人却對湯十郎的動作引得臉

皮一鬆。

但看在湯十郎的眼裡，他高興了。

這時候姑娘站在一邊不開口。

那婦人開了口！

床上的婦人摸着手中毛衣褲，臉上一片不安的道：「這幾天已經叫湯公子費心了，湯公子設想得眞週到，給我們添置毛衣褲，而我們……」

湯十郎急忙一笑，道：「伯母，你別這麼說，只怪我湯十郎沒有太多銀子，要不然我會多添置些過冬的棉衣，咱們都是出門在外，相互幫忙自是應該的。」

那婦人看看湯十郎，道：「湯公子，你們打算在此住多久？」

湯十郎道：「還沒一定！」

婦人立刻又問：「那，湯公子的家鄉？」

「關外，淞花江畔。」

婦人道：「你們同這左家廢園的主人是……」

湯十郎道：「沒……沒甚麼相干。」

婦人不問了，她坐起來，那姑娘立刻把一碗飯送過去，碗中還放了一個鹵蛋。

湯十郎道：「妳們吃吧，我回去了，夜裡關好門窗，天眞的冷了。」

他的話雖然多了些，却句句出自眞誠。

那姑娘沒出聲，她隨着湯十郎走出小門外。

湯十郎見姑娘跟出來，他本來要攔住的，但當他看到姑娘的目光時候，便低下頭往前大廳走着。

姑娘未停下來，她仍然跟在湯十郎的身後面，她的動作就好像一個小媳婦跟她丈夫走似的。

湯十郎站在大廳右側了，他回過身來看着姑娘。

姑娘也看着他，姑娘的雙目更湛湛有神了。

湯十郎有着不敢高攀的感覺，因爲他突然發覺這位他心儀的姑娘，是那麼的高貴，而他，只是長白山下淞花江畔一個家園被毀的人。

湯十郎正自打量着姑娘，姑娘卻慢慢的伸出她的雙手來了。

湯十郎突然變得勇敢了。

這種勇敢也是姑娘誘發出來的。

猛的張開雙臂，湯十郎把姑娘抱入懷裡了。

姑娘也環抱住湯十郎的蜂腰，兩個人沒有說話。

湯十郎只仰面看向大廳外，姑娘的臉半貼在他右肩上，一時間雙方似乎只聽到「轟隆轟隆」聲，那是二人的心在狂跳。

半晌，湯十郎托起姑娘下巴，他很文雅的吻了一下姑娘的面頰。

姑娘不迴閃，她仰起潮濕的俏嘴巴。

湯十郎用力的抱着姑娘，他也把嘴巴印上去了。

這是熱吻，這也令湯十郎想着上一回二人的擁抱。

湯十郎吻着，一手便在姑娘的身上不停的撫摸着，他已感覺出姑娘身上發出灼熱的情形，那是眞心的表示。

湯十郎已發覺，姑娘不只是對他的幫助心有感激，而且也產生了感情。

湯十郎想着，情不自禁的又把手往姑娘的肚子摸去，他好像忘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姑娘的最後一道防綫是不會蓬門爲「君」開的！

湯十郎就要把姑娘抱起來了，然而，姑娘開口了：「我回去了，出來久了，娘會生氣的。」

湯十郎聞聽，好像當頭一盆冷水澆過來，冷水澆熄了他的熱情與慾火。

他也想到娘的話，不能落入情網。

湯十郎乾乾一笑，道：「我忘了妳也該回去吃飯了。」

姑娘道：「你也沒吃呀。」

她轉身就走，頭也不回的走了。

湯十郎未走，他發怔的站着，姑娘的走就好像帶走了他的魂似的。

湯十郎失魂落魄了。

他木然的走着，木然的推開小廂門，又木然的坐下來，湯大娘看在眼裡，便知道兒子迷上前面的姑娘了。

＊　＊　＊

湯大娘道：「阿郎，快吃吧！」

湯十郎道：「娘，我們把她母女二人接來這兒一齊住，妳看如何？」

湯大娘道：「她們只住幾天，咱們又不知道她們是甚麼來路！」

湯十郎道：「這些並不重要呀！」

湯大娘面色一寒，道：「你忘了，咱們在這陰森森的大宅子裡苦苦守候爲的是甚麼，你敢保証他們是友非敵？還有咱們每日下去上香的事，很容易被她們知道，兒呀，江湖凶險，你知道的太少了。」

湯十郎不開口了，他雖然已愛上姑娘，但他身背血海大仇，他不能再叫他娘傷心了。

湯大娘道：「快吃吧，早些睡，怕是要下大雪了！」

是的，外面西北風刮得呼呼啦啦的響，院子裡枯草發出「咻咻」聲，彷彿山搖地動似的叫人不安寧。

湯十郎就十分不平靜。

他扒了一碗飯，兩口便吞下兩個鹵蛋，這就是他一頓飯，簡單不過。

湯十郎侍候他娘先睡下，他靠在床邊發怔。

他想得眞多，也想得深遠，只不過他最想的，莫過於如何把前面的母女二人留住，甚至有一日能帶着他母女一齊回關外。

湯十郎也憧憬着未來！

未來總是美好的，如果將來同姑娘住在長白山下，奔馳在淞花江畔的綠影之間，狩獵於老山叢林之中，恩恩愛愛的拋去塵間一切煩惱，那該多麼愜意呀。

想到美處，湯十郎吃吃笑了。

湯大娘却苦惱了，她爲兒子擔心吶！

＊　＊　＊

夜，本來是很靜的。

左家廢園尤其靜得嚇人，只不過今夜更嚇人，因爲西北風壓下來那股子懾人的寒風，似乎還帶着幾許死人的味道，這也許是因爲左家廢園在五年前死了上百口人吧，就算沒有眞的死人味，但在自我的心理感覺上，就不由得以爲這兒充滿了死人味。

現在，就有個人似乎在嗅甚麼味道。

風吹草動難聽足音，但那條人影却突然落在墻頭上，唔，是個精悍的矮個子。

他一身夜行衣，靠背插一把尖刀，只在墻頭上環視幾眼，立刻便往院中落下去。

他落在第一道大院的正廳廊上。

這人眞夠機警，貼着身子靠緊柱子不動，那對眼睛却正在嘀溜溜直轉動。

不旋踵間，這人一躍而入，他撲進大廳上了。

左家廢園的大廳上，塵土蛛網物倒窗破，早已沒有人來過，平時湯十郎到門樓下，也是繞迴廊而過！

那人四下看了幾眼，立刻往廳後走去。

這人出了後屏，剛繞道迴廳往第二座樓下大廳走，猛古丁他一瞪眼！

「誰？」他沉聲問過去。

第二座樓廳前廊下，正站着一個披髮黑長裙人影。

那人影不動，連頭也未轉動，長長的黑袖，被風吹得時而飄起來。

那人叫了兩聲，反手背上拔刀。

他好像往黑影處移動了，也故意把脚音踩得很重，幾乎是「咚咚」聲。

那人邊走邊道：「是人是鬼，尹某要出刀了！」

他已距離黑影一丈多了，他也看見黑影。

那蒼白得泛青的臉，那古井不波的架式，長髮三尺披蓋着半張面，實在令人覺得他就是鬼！

姓尹的一怔，道：「妳是誰？」

黑影仍然不動，但尹某人動了。

他突然出刀，他的尖刀直往黑影身上扎去！

「咻！」

「呼！」

眞玄，只這麼兩聲起處，一片黑袖抹過漢子的臉，就在他尖刀扎空而雙眼一暗之間，立刻旋刀七殺！

等這姓尹的七刀劈完，附近那有甚麼黑影！

夜風更勁，吹得姓尹的直打哆嗦！

他不是冷得哆嗦，多一半是嚇着的！

姓尹的似也不太相信邪事，刀指前方，縱身便往廳內撲去。

他看着黑影閃在屏風後，硬着頭皮殺過去！

只不過當他撲到屏風後，那兒甚麼也沒有！

他正自遲疑，忽聞身後有聲音，是泣聲。

很凄涼的凄泣哭聲，姓尹的猛回頭，哇操，那黑影又站在廳外廊上了。

黑影仍然不動，就好像她根本就站在那兒似的。

姓尹的大吃一驚，這是甚麼東西？

這一定是鬼，因爲只有鬼才有這種身法，也只有鬼才會如此這般的虛幻莫測……

於是，姓尹的認定遇上鬼了。

這地方本來死了許多人，有鬼是不足爲怪的。

人同人可以拚個你死我活，但人同鬼又怎麼拚搏？再是大膽的漢子，到了這時候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逃，而且逃得越快越安全！

姓尹的揮刀虛砍，低吼一聲平飛而起，一口氣飛躍出大廳，拔身便往墻外躍去。

姓尹的身法夠快，快得連他自己也不敢相信。

他爆發出本能的力量，那是超強的。

他往竹林中穿去了。

他也相信那「鬼」再也追不上他了。

於是，他回頭對那左家廢園準備作最後一瞥，這動作任何人也會做，姓尹的當然也會。

只不過當他剛回頭，呼！身後二尺不到，一團黑黝黝的黑影正緊緊的跟着他，那正是如影隨形，而且連一點聲息也沒有！

這光景除了鬼之外，還會是甚麼？

姓尹的幾乎要叫一聲「媽呀！」

「媽呀！」這是人的本能喊叫，當人們碰上要命的事情時候，本能的會叫「媽」，因爲天底下只有生養他的媽才會拚了命的救兒子。

姓尹的沒有叫出口，但他突然，也是本能的往身後揮出一刀！

「咻！」

「呼！」

「哎唷！」

姓尹的刀劈空了，却是黑衣袖又捲上他的臉，這一回似手袖上有零件，姓尹的臉上出現兩道血印，鮮血同他的冷汗攪和着往下流。

他沒命似的往前跑，就快到小河岸的木橋上了。

他再也不回頭，直到他上了橋，

又過了河！

姓尹的似是被嚇破膽子似的，張口叫不出聲音來，他張口盡喝西北風，直到看見順天府的高大城墻之後，他才無力的跌坐在地上喘大氣。

他似是虛脫了，半晌才自言的道：「他媽的，鬼呀，就他媽的活見鬼了。」

他伸手摸了一下臉頰，再低頭看：「血……是血救了我，唔……血呀！」

傳言鬼怕見血，有人遇上那東西，打破鼻子流鼻血，那東西自會逃走。

姓尹的就以為是他臉上的血救了他，因為他深信他真的遇上鬼了。

姓尹的至少在地上跌坐了半個時辰之久，方才緩緩的站起來！

他往順天府城走去，此刻，三更天還未到，他又來到「順天當鋪」後院。

他抖着一身不自在，低沉的舒了一口氣！開門了，只見「黑手豹心」張古丁已站在廂屋門內。

姓尹的正是「神偷」尹士全。

尹士全一步衝進屋子裡，大喘氣的坐下來！

張古丁吃驚的道：「你怎麼掛彩了？」

尹士全道：「若不是掛彩，怕是逃不回來了！」

張古丁道：「怎麼說？」

尹士全道：「他媽，我遇上那東西了。」

「鬼？」

「不錯！」

「眞的有鬼？」

「絕對錯不了。」

「你說說，我聽聽！」

尹士全喘着氣，道：「你……快叫人爲我弄上一大碗豬脚麵線，我得先除除霉！」

張古丁道：「這容易，倒是你先說，你眞的遇上那東西了？」

尹士全道：「一點也不假。」

於是，他把進左家廢園之後的情形，對張古丁仔細的說了一遍！

他咬着牙，道：「你想想，若非是鬼，爲甚麼明明在後面，怎的一眨眼又在前面出現，我的輕功自信一流，可那東西跟在我身後一尺半，我就是未發現，你說，這不是鬼是甚麼？」

張古丁怔住了。

尹士全道：「嚇死我了。」

突然，張古丁又問：「除了那東西，可見到有甚麼人在裡面？」

尹士全道：「屁，裡面荒涼得可怕，屋內塵土一寸厚，屋外荒草一人高，西北風只吹得叫人全身雞皮疙瘩，果然凶宅一座，操他娘，眞想一把火燒了它！」

張古丁道：「能燒老爺子早下令了，就是燒它不得才一直留着！」

尹士全低聲道：「爲甚麼老爺子不燒？」

張古丁看看左右，低聲道：「裡面有寶呀！」

尹士全怔住了。

就在這時候，張古丁突然道：「那個姓湯的年輕人，他又到那裡去了？」

尹士全道：「我跟的可也夠緊，直到我見那小子往左家廢園方位走去，我肯定這小子住在左家廢園，所以我才趁夜摸進去的！」

張古丁道：「你琢磨一下，是不是這小子故意把你引入左家廢園，之後，他又溜了。」

尹士全道：「我想也是這樣，他媽的，說不定我眞的上了他的當了！」

張古丁道：「尹兄，我命人爲你弄一碗豬脚麵線，吃過了好生睡一覺。」

尹士全道：「張兄還有何打算？」

張古丁道：「我得連夜向老爺子報告，如何去做，咱們不能再做主了。」

尹士全道：「我看也只有如此了！」

張古丁叫來一個伙計，吩咐快煮一碗豬脚麵線，他又取過傷藥，遞在尹士全手中，道：「快把臉上傷處治一治，怕是會有疤痕了！」

尹士全咬牙低聲罵道：「他媽的，邪門得很！」

＊　＊　＊

天亮了，但天色却是鬱悒得很，那鉛灰色的天空中，彷彿就快要壓下來似的，帶着幾許沉悶！

一大早，湯十郎又把稀飯熬好了，鹵蛋、醬肉，還有油餅，這是十分豐富的。

湯大娘低頭吃着飯，他見兒子十分高興，她便是到口邊的話也嚥回去了！

湯十郎用個木盤子，把一應吃的端上，高高興興的便往前面門樓下面送過去了！

湯大娘望着兒子背影直搖頭，她也嘆惜。

湯大娘的口中在呢喃着，臉上是無奈。

＊　＊　＊

湯十郎又來到門樓下，他對着門內，道：「姑娘，早飯我送來了！」

「呀」的一聲門開了，姑娘抿嘴一笑：「進來吧！」

姑娘的笑與話，令湯十郎十分高興，提着脚便走進小屋內了！

「伯母，妳早？」

那婦人笑了，道：「早，辛苦你了！」

湯十郎把吃的往桌上放，一件一件小心的放，口中連說：「不苦，不苦，應該的，倒是伯母客氣了！」

話完，東西也放好了！

姑娘對湯十郎笑笑，道：「你吃了？」

湯十郎道：「我回去吃！」

姑娘道：「爲甚麼不坐下來一齊吃？」

湯十郎道：「我的留在後面，我娘還等着我回去一齊吃，這兒只夠二位的了。」

他笑笑，慢慢往門外退去，那模樣就好像眞怕姑娘用手去拉他。

其實他心中眞想姑娘伸手拉他！

姑娘也伸手了，只不過姑娘的手去拉門，湯十郎已站在門外了。

他看看姑娘，發現姑娘對他深深的一瞥。

湯十郎只看姑娘這麼淺淺一笑，一切就足夠他消受了，如今姑娘在她娘的面前開口了，這是多麼大的鼓舞呀！

湯十郎幾乎是跳着回到後面的。

＊　＊　＊

湯十郎端着飯碗還發笑，他太高興了。

湯大娘道：「十郎，你今天不要去府城了！」

湯十郎道：「娘，我本來要去的，可是……」

湯大娘道：「可是甚麼？」

湯十郎道：「可是那天我回來，半路上碰見一個人，這個人點破我的計謀了。」

湯大娘很驚訝的道：「甚麼樣的人？」

湯十郎道：「我在河邊柳林教人學鳥叫聲，事後我往府城去贖玉珮，突然出現個老者，這老人……」

湯大娘急問：「甚麼樣的老者？」

湯十郎道：「約莫五六十歲年紀，很健朗，他說我是騙人的，要用一百兩銀子跟我打賭，賭我不會指揮籠中之鳥！」

湯大娘道：「你遇上能人了！」

「是的，娘，那人還道出我爹的名字來了，他好像認得我爹，大笑着走遠了！」

湯大娘陷入沉思中了！

湯十郎又道：「娘，咱們湯家絕學『氣功指』，這位老人必然很明白！」

湯大娘道：「你去，再去柳林邊，看看會不會再碰上那老者！」

湯十郎道：「娘，妳叫我去會那老人？」

湯大娘道：「如果碰見……」

她頓了一下，又道：「你必須再碰到老人，如果碰見，便找個地方對他問明白！」

湯十郎道：「娘以爲這老人……」

湯大娘道：「必是你爹舊識，他不會是敵人。」

湯十郎沉思着，半晌才道：「娘，我這就去一趟，只不過，我不會再收那些學鳥語人的銀子了。」

湯大娘道：「今天等不到，你明天再去，一定要把他等到才是！」

湯十郎道：「我可以對老者說，我就是湯百里兒子嗎？老者會相信嗎？」

湯大娘道：「我以爲那老者已經知道你是湯百里的兒子了。」

湯十郎道：「他怎會知道？」

湯大娘道：「因爲湯家絕學『氣功指』是不外傳的，而你的相貌又極像你爹，如果老人是你爹的故交，他心中必認定你是湯百里的兒子！」

湯十郎點頭，道：「難怪他笑着走了……」

＊　＊　＊

湯十郎又進城去了。

先是，他走到周家茶舖，今天，他應該傳授玩鳥的人如何馭鳥，所以他剛剛站定，十幾個玩鳥的人已經往他的面前圍過來了。

笑笑，湯十郎道：「走，河岸邊熱鬧去。」

他當先往小河邊的柳林下走去，儀態瀟洒，神情愉快，一邊走，一邊口中吹着口哨聲！

也眞奇怪，湯十郎吹口哨，後面十幾個籠子中的鳥兒也一齊歡叫起來了。

逗得衆人哈哈笑，湯十郎也有些奇怪，難道眞的會鳥語了？

只因爲他自己明白，他只是會學鳥兒叫。

湯十郎不但不會同鳥兒對話，他更不會馭鳥，如今他聞得鳥兒齊鳴，他多少也暗自吃一驚。

他不只這事吃驚，當他遠遠的發現一個人，優閒的提着一隻鳥籠站在河邊時候，他更加的吃一驚！

因爲那個提鳥籠的人，正是那位欲同他打賭的老者！

老者仍然是那副打扮，看起來好像是玩鳥人的跟班伙計似的，一副寒酸模樣。

但湯十郎永遠也忘不了老者的話，他不但要賭一百兩銀子，而且他還有花不完的銀子。

如果老者堅持要賭，湯十郎今天非栽觔斗不可。

湯十郎不吹口哨學鳥叫聲了。

他在發現老者之後，便住口不再吹了。

＊　＊　＊

「嗨！年輕人，你早哇！」

老者的聲音十分得意，那表示他贏定了似的。

湯十郎却靦覥的上前深施一禮，道：「老人家，你比在下更早，不是嗎？」

老者哈哈笑了。

湯十郎也笑，只不過他笑得十分勉强，當他回身看着十幾個跟來的人之後，他笑得更不自然了。

那老者似乎很體諒湯十郎，他不急於同湯十郎打賭，他往一邊站去。

湯十郎本來是不來的。

他已經打算不再來了，只因爲這老者的出現，他現在才又來了。

湯十郎在路上的時候就已經想妥法子了。

他的方法是拖延，他根本不會馭鳥的。

（未完・四）

上文提要：九里堡總管勞乃通奉代理盟主之命，先到馬頭寺要八卦、形意門停止相鬥，被推爲代表的華鳳藻、徐子桐、荊雲台隨後亦趕到馬頭寺，但並沒有八卦、形意門的人，又沒見到勞乃通，原來馬頭寺方丈智遠暗中佈下羅網，用「迷迭香」將華鳳藻等掌門迷倒，幸程明山未被迷倒，起來反抗，破解八護法武功和十八羅漢陣，還將淮北雙煞制服，使智遠方丈無計可施……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刀開明月環

非常手段制和尚　取得解藥救同伴

智遠和尚看得大爲凜駭，左手一揮，喝道：「程明山，你不怕貧僧下令，斫了他們四個麼？」

「我想大師父還沒這個膽子。」

程明山早已住手，站在他面前，微笑道：「何況大師父就算下令，他們也已無法動刀了。」

智遠和尚自然不信，他沒看程明山出過手，如何能制得住相距遙遠的八個僧人，不覺回過頭去，喝道：「你們先把刀架到他們頸上，看本座的手勢行動。」

程明山悠然一笑道：「除了大師父，已經沒人能夠行動了。」

那八個手執戒刀的僧人，雖然是挺胸凸肚站在那裏，但他們全已被程明山的「迴風子」制住穴道，自然毫無動靜，連方丈說的話，都恍如不聞了。這連青衣蒙面人都並不知情，直到此時，才驚異的看了程明山一眼，心中暗道：「難怪他方才對他們的被押出來，絲毫不以爲意了。」

智遠和尚驚駭的後退了一步，色厲內荏，望着程明山，喝道：

「你……」

他退後一步，程明山就擧足跨上一步，含笑道：「大師父，在下不爲已甚，你交出解藥來，我替淮北雙煞和貴寺一干被我所制的僧侶解開穴道，否則，他們這些被我截脈手法所傷的人，只怕全都變成殘廢，我這交換條件，還算公平吧？」

智遠和尚鋼牙咬得格格作響，他方才親眼目覩程明山身法怪異，出手奇詭，連淮北二煞在他手下只不過一招之間，就被制住，自思以他的武功也未必是程明山的對手。

如果不交出解藥，自己一手訓練出來的馬頭寺僧侶，就折去了一半，這些人是他的實力，也是他的心腹。

如果交出解藥，華山掌門華鳳藻、六合掌門徐子桐和荊雲台這三個人，豈是好惹的人？自己這片基業也完了。

心念轉動，目光閃爍，望着程明山道：「好，只是解藥不在貧僧身邊，你隨貧僧到方丈室去取如何？」

程明山道：「在下希望大師父別在程某面前玩什麼花招才好。」

智遠和尚嘿然道：「你可是不放心麼？」

「在下放心得很。」程明山呵笑道：「大師父若是想跟在下玩花招，那是……」

他只笑笑，就沒往下說。

智遠和尚道：「好，那你就隨貧僧來。」

程明山道：「慢點。」

智遠和尚道：「你還有什麼事？」

程明山道：「大師父先叫幾位師父過來，把華掌門四個送到客室裏去，再吩咐一聲，任何人都不准妄動。」

智遠和尚只得擧手一招，喝道：「你們過來幾個人，把華掌門人四位送

到客室裏去，沒有本座令諭，任何人不得輕擧妄動。」

寺中僧人一共還有二十幾個，都站在遠處觀戰，聽了方丈吩咐，果然走來了八個人，扶着華鳳藻等四人往左首客室中行去。

程明山回頭朝青衣蒙面人拱拱手道：「有勞兄台，跟他們去照料一下了。」

青衣蒙面人點點頭，跟着八個僧人身後走去。

智遠和尚一手拄着禪杖，說道：「程小施主現在可以跟貧僧來了。」當先擧步行去。

程明山跟在他身後，心中暗道：「他解藥也許眞的放在方丈室中，也許他故意要把自己引去方丈室，那就另有詭計了，自己倒是不可不防。」

一念及此，也就暗暗功運雙臂，準備隨時應變。

方丈室是在客室後面，穿過方才動手的小天井，跨上石階，智遠和尚一直走在程明山前面，他似是對程明山很放心，絲毫沒有防範他會出手偸襲，因爲兩人一前一後，不過三數尺距離，程明山眞要出手，只須跨上一步，就伸手可及。

直到走近方丈室門口，智遠和尚才回身道：「貧僧不和程小施主客氣了。」

擧步跨了進去。

程明山自然疾快的跟了進去。但就在他左足堪堪跨入之時，智遠和尚突然轉過身來，雙掌排胸推出。

這一着不但出手奇快，雙掌上運集的力道也重逾山岳，幾乎把他全身功力凝功一擊。

程明山雖有戒備，急忙發掌硬接，究竟功力不如對方，被震得後退了三步，喉頭發甜，心頭狂跳，幾乎往後傾跌下去。也差幸他早已準備，在雙掌接實之後，手指也同時拂上了對方的腕脈。

智遠和尚驟覺雙腕一麻，兩條手臂登時軟軟的垂了下去，一個人也連退了兩步，望着程明山失聲道：

「你……這是什麼手法？」

程明山凝立門口，緩緩吸了口氣，才擧步跨入，冷聲道：「大師父，在下早已告訴過你，跟在下玩花招，那是你自討沒趣，現在你體會到了吧？」

智遠和尚嘿了一聲，他兩條手臂都被截脈手法所制，動彈不得，却大模大樣的在中間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程明山道：「解藥呢？」

智遠和尚昂首道：「小施主制住了貧僧雙手，這樣子能取解藥麼？」

「好！」程明山微微一笑，口中說了聲「好」，走過去在他身上雙手齊發，推開了他被制雙手，說道：「現在你可以取了。」

智遠和尚依然坐着不動，徐徐說道：「小施主，貧僧在未取出解藥之前，咱們似乎該先談談條件了？」

程明山道：「你有什麼條件？」

智遠和尚道：「貧僧交出解藥，小施主必須保證華掌門人四人不得再向敝寺尋仇，否則貧僧寧可毀去解藥，也不會交出來的了。」

程明山道：「好，在下答應。」

「還有。」智遠和尚又道：「小施主取到解藥，必須先給敝寺僧侶解開穴道，再給他們解藥。」

程明山道：「可以。」

智遠和尚站起身，走近一口經櫥，從抽屜中取出一個小瓷瓶，遞給了程明山，說道：「小施主拿去吧。」

程明山接過瓷瓶，說道：「在下如何相信這就是解藥呢？」

智遠和尚道：「這解藥不是服用的，只須挑出少許，彈入鼻孔，打上三個噴嚏就好。」

程明山道：「大師父先試給在下看看？」

智遠和尚道：「貧僧並未中『迷迭香』，如何能試？」

他說話之時，脚下已在後退。

程明山笑道：「這可由不得大師父了。」

突然欺身過去，左手一探，去抓智遠的手臂。

智遠和尚吃驚道：「你這是做什麼？」

身形一閃，凌空朝禪榻掠去。

程明山左手已經一把抓住他的僧袍，智遠和尚右手一招「秋水橫舟」，朝程明山攔腰劈來。

程明山右手一格，(他手中拿着瓷瓶)左手已閃電般拂在智遠和尚左肩之上。

這一招，智遠和尚右手使了全力，程明山右手格出，兩人各自震退了一步，但智遠和尚左肩被程明山拂中，半邊身子登時一痲，幾乎傾跌出去。

程明山一退即上，左手連點了他三處穴道，冷笑道：「大師父掌力果然雄厚得很，只可惜慢了一着。」

他拔開瓶蓋，用指甲挑了少許藥粉，朝智遠和尚鼻孔中彈去。

智遠和尚看得臉色大變，他穴道受制，動彈不得，口中大聲叫道：「這是『迷迭散』，解藥在貧僧身……」

話未說完，人已咕咚栽倒下去。

程明山微微一笑，暗道：「好個狡獪的賊禿，我差點上了他的當了。」

一手把藥瓶收入懷中，好在智遠和尚在未曾倒下之時，已經說出：「解藥在他身……這幾個字，那麼他下面一個字，應該是「上」字了。

程明山俯下身去，伸手朝他懷中一摸，果然另有一個小瓷瓶，一時還不能確定是否解藥？這就拔開瓶塞，裏面是淡黃色的藥末，心想：「是不是解藥，現在一試就可以知道了。」

當下仍用小指甲挑了少許，彈入智遠和尚鼻孔，站在他身旁仔細觀

察。

這回果然如響斯應，用對了藥，只見智遠和尚接連打了三個噴嚏，就很快睜開眼來，望望程明山，開口道：「小施主現在可以解開貧僧穴道了。」

程明山朝他微笑道：「大師父以後少玩些花樣，如果在下沒找到解藥，你豈不害人反害己了？」

收起解藥，右手朝他左肩一拂，說道：「在下可以解開你左肩被截脈穴，這是在下獨門手法，否則無人能解，大師父就得終身廢去一臂了，但你身上還有三處穴道，過了六個時辰，自可逐漸解除，你就在這裏等六個時辰吧。」

說罷，轉身就走。智遠和尚急道：「小施主怎能說了不算？」

程明山回頭道：「在下說過的話，自然算數，這就去替貴寺僧侶解穴，在下也保證華掌門人四位絕不向貴寺尋仇。」

話聲一落，舉步走出方丈室，穿過小天井，回到方丈會客室，果見華掌門人等四位都在客室之中。

那青衣蒙面人一見程明山走出，立即迎着問道：「解藥取到了麼？」

程明山點點頭道：「取到了，只是在下答應了智遠和尚，先要替他們僧侶解穴，這裏仍請兄台代爲照顧一下。」

一面朝門外站立的四個僧人說道：「你們方丈要在下去替穴道受制的僧侶解穴，他們人在那裏？」

其中一人道：「所有負傷的人，都在西首禪房之中，施主請隨小僧來。」

程明山隨着他來至西首禪房之中，替所有穴道被制的二十幾個僧侶一一解開了截脈手法，才回轉客室，取出解藥，依次給四人彈入鼻孔。

一會工夫，四人全都打着噴嚏，清醒過來。

華鳳藻雙目一睜，發覺手脚已能伸動，口中「咦」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好像咱們全着了道，如今已經好了。」

徐子桐目光一轉，落到青衣蒙面人身上，問道：「大概是這位壯士相救的了。」

荆一鳳叫道：「表哥，你也沒事了吧？」

她心裏只有一個表哥，所以才一睜眼，就關切的叫表哥了。

青衣蒙面人道：「我一點也幫不上忙，四位是程相公救的。」

荆雲台心中暗暗奇怪，問道：「這麼說，賢侄沒有被迷翻了？」

「是的。」程明山道：「小侄也不知道何以會沒事的。」

華鳳藻道：「那智遠和尚呢？不知他此舉究係受了何人指使？」

荆一鳳氣憤的道：「對，我們非找這賊禿算帳不可。」

程明山拱拱手道：「華掌門人，現在大家都已清醒，晚輩要他交出解藥之時，他有一個條件，就是事情過去了，不能再找馬頭寺尋仇，這一點，晚輩已經答應過他，所以要請二位掌門人和姨父原諒，至於經過詳情，咱們離開此地之後，晚輩自當奉告。」

荆一鳳道：「表哥答應了他，這賊禿壞死了，就這樣便宜他了麼？」

荆雲台道：「鳳兒，妳表哥既然答應過他，大丈夫一言九鼎，豈可出爾反爾？」

徐子桐也道：「程小兄弟若是不答應，他就不會交出解藥來了。」

華鳳藻點點頭道：「不錯，既是如此，咱們走吧！」

荆雲台望望青衣蒙面人，問道：「這位壯士，如何稱呼？」

青衣蒙面人還禮道：「不敢，在下……在下……」

他說了兩個「在下」，底下的話還沒出口。

荆雲台笑了笑道：「壯士如有難言之隱，那就不用說了。」

華鳳藻目光一轉，說道：「咱們走。」

他當先跨出客室，朝站在門口的兩個和尚說道：「二位給我轉告貴寺方丈，希望他從此革面洗心，今日之事，華某衝着程老弟，可以不予追究，設若仍然怙惡不悛，華山派第一個不會放過他的。」

他果然不愧是一派掌門，氣度非凡，說出來的話極有份量。

兩個灰衣和尚被他威儀所懾，連忙雙手合十，喏喏應「是」。

一行人魚貫出了馬頭寺，走了半里來路。

華鳳藻四顧無人，脚下一停，說道：「咱們就在這裏坐下來歇息吧，程老弟，現在你可以把經過情形說出來了。」

他是這一行人的領頭，自然急於明瞭眞相，才能決定行止。

大家就在山下大石上圍着坐下。

程明山從青衣蒙面人傳警，一直說到自己如何制住智遠和尚，取得解藥，原原本本說了一遍。

華鳳藻聽得變色道：「這麼說，智遠和尚此舉竟是勞總管授意的了，勞總管何以會有此舉動？他究竟有何用意呢？」

青衣蒙面人道：「在下一路趕來，可惜遲了一步，以致諸位有這場虛驚。」

華鳳藻目光一注，問道：「姑娘趕來，必有見教了？」

他究是一派掌門，江湖經驗豐富，這一路行來，已經看出青衣蒙面人是女子喬裝的了。

青衣蒙面人低頭道：「華掌門人說的是，小女子原是趕來給諸位報信的，八卦、形意二門，相約比武，並不在馬頭寺。」

她承認是女的了。

徐子桐一怔，問道：「那麼據姑娘所知，是在什麼地方呢？」

青衣蒙面人道：「小女子只知不在這裏，詳細地方，小女子就不大清楚，好像是在安徽，因爲勞乃通已經親自趕去，但他行蹤十分隱秘，小女子爲了要趕來向諸位報訊，就無法跟蹤他了。」

荆一鳳道：「姐姐既然趕來報訊，足見也是我輩中人，這裏沒有外人，妳到底是誰呢？」

青衣蒙面人道：「姐姐說得極是，只是我目前暫時還不能露面，妳以後自會知道。」

說到這裏，站起身道：「小女子話已說完，我另有事去，恕要先行一步了。」

華鳳藻點頭道：「多謝姑娘送信，妳只管請便吧。」

青衣蒙面人朝衆人行了一禮，就急步往山外奔去。

荆一鳳望着她後形，問道：「表哥，你看她會是誰呢？」

程明山道：「她不肯說，這個教我如何知道？」

荆一鳳笑了笑道：「我知道。」

程明山奇道：「妳說她是誰？」

「自然是熟人！」荆一鳳朝他甜甜一笑道：「我聽你說，她在你縱身躍起，快要落入和尚刀陣之時，曾用長索把你拉上屋去，對不？你再想想看，那一種人是慣使長索的？」

「啊！」程明山經她一點，突然想起來，瞿然道：「難道會是她？」

會使長索的，自然是江湖賣藝的女子，他自可想到是林秀宜了。

「不是她還會是誰？」荆一鳳笑道：「不然，她怎會蒙了臉呢？」

她姐姐還在老神仙郝眞人身邊，她自然不能露面了。

徐子桐攢着眉道：「眞令人想不通，勞乃通怎會要智遠和尚向咱們下手的呢？」

程明山道：「此中內情，晚輩略知一二。」

徐子桐哦道：「老弟知道，怎不早說？」

程明山道：「當時晚輩原也只是覺得有許多疑竇，令人無法解釋，本來，晚輩準備留在徐州，和表妹一同查個水落石出，再作道理，但表妹要跟姨父一同到馬頭寺來，還邀晚輩同來，晚輩只好把心裏許多疑問暫時擱下來，認爲排解兩派糾紛，有舅舅出面，派勞總管已經趕來，再有二位掌門人和姨父來了，自可片言解爭，一切等回去再說不遲。」

荆雲台回頭問道：「鳳兒也知道麼？」

荆一鳳道：「女兒是聽表哥說的咯。」

華鳳藻問道：「程老弟發現了什麼呢？」

程明山道：「此事說來話長……」

他首先說出自己是奉師父之命到徐州去的。

華鳳藻問道：「程老弟的尊師是一位高人麼？」

程明山道：「家師道號無名道人，從未在江湖上行走。」

無名道長，武林中沒有一個人知道，華鳳藻、徐子桐自然沒聽人說過。

荆一鳳忙道：「表哥還有二位師父，華伯伯一定知道了。」

華鳳藻道：「原來程老弟有三位師父？」

程明山道：「嵩黃二老，只是家師的方外至交，不是晚輩的師父。」

荆一鳳搶着道：「但他們傳了你『神仙手』和『醉仙步』，縱然沒有師徒之名，也是有傳藝之實了。」

她好像說出他是嵩黃二老的徒弟，她面上也有光彩。

嵩黃二友，在數十年前，已是名滿武林，程明山的師父和嵩黃二友是朋友，自然也是武林前輩高人了。

華鳳藻聽得果然肅然動容，說道：「程老弟，令師想必也是一位隱世的高人了，又能得嵩黃二老垂青，可說是集三家之長，無怪智遠和尚要吃大虧了。」

徐子桐道：「令師要老弟到徐州來，不知可有什麼交代麼？」

「沒有。」程明山道：「家師並沒指有什麼事……」

他接着就從自己在黃河底遇見林秀娟姐妹賣藝說起，如何結識賣狗皮膏的劉二麻子，以及劉二麻子如何應邀前去雙環鏢局，第二天就失蹤了。

自己如何夜探雙環鏢局，沒有得到下落，就轉而夜探九里堡……

華鳳藻道：「老弟是盟主的外甥，怎麼要偷入九里堡去呢？」

程明山俊臉一紅，囁嚅道：「晚輩其實和戚堡主並無親戚，那是……」

荆一鳳也急紅了臉，怕他一個不留神，說出在自己房中留了一夜的話來，當着父親和二位掌門人，她還能做人？這就搶着道：「那是我教他的咯，只有這樣，才能混得進九里堡去，不被人家起疑……」

程明山就把自己夜探仰星樓，被老神仙『冰魄針』所傷，幸蒙荆一鳳相救……

荆一鳳連忙搶着道：「我才沒有救你呢，是你自己運功化去的。」

徐子桐神色微凜，說道：「老神仙練的居然會是『冰魄針』，這是旁門陰功中最厲害的指功了，程老弟能運功把它化去，足見功力深厚了。」

荆一鳳搶着道：「這就是一物必有一制，表哥練的『九陽玄功』，正好是『冰魄針』的尅星。」

「九陽玄功」這四個字聽得華鳳藻、徐子桐和荆雲台全都暗暗一怔。

「九陽玄功」他們當然都聽說過，乃是道家純陽功夫，爲旁門所有陰功

的尅星，但據說「九陽玄功」失傳已有百年之久，這位程老弟居然練的會是「九陽玄功」，一時對他師門來歷，眞有莫測高深之感。

荊一鳳怕程明山再說下去，接着又道：「當時我把程相公引到涵香閣，原還躭心我師父的丹藥，不知能不能給他治療？後來他自己運功療傷，不過一個多時辰，就把『冰魄針』煉化了，他說他在仰星樓看到他的朋友劉二麻子，我說那是老神仙給舅舅治療頭風，他堅信其中必有緣故，非查個水落石出不可，我就靈機一動，要程相公第二天以祝賀名義進來，不妨就說是我表哥就好，這樣程相公就變成表哥了。」

她雖然解說清楚了，但她一張春花般嬌臉，還是飛起了兩朵紅雲。

荊雲台道：「你舅舅內侄多，固然弄不清楚，但若是仔細的問起來，豈不露了馬脚，妳就喜歡弄小聰明。」

荊一鳳道：「才不會呢，舅舅問起來，我會在旁替他回答的呀。」

荊雲台問道：「後來可有什麼發現麼？」

「有。」程明山答應一聲，接着就說出暖壽宴那天自己發現菩薩和劉二麻子的面貌十分相似，自己攙扶他的時候，發現他手臂肌肉虬筋結實，和他每一句話，都是由老神仙以「傳音入密」教着說的……

華鳳藻聽得變色道：「程老弟，你是說槐老被人換了包？」

程明山道：「這個很有可能，因爲晚輩那晚夜探仰星樓，看到躺卧榻上之人，頭部被白布包紮着看不清楚，但他脚上穿的一雙鞋上，却沾有黃泥，九里堡主足不出戶，當然鞋上不會沾上黃泥，而且那種黃泥，也是黃河底才有……」

徐子桐沉吟道：「咱們就假定他們把槐翁換了個劉二麻子，那麼目的又何在呢？」

荊雲台道：「這只有一個可能，我襟兄患頭風已有多年，此次老神仙給他剖腦治風，不愼失手，把他治死了，不得不找個和他相貌相似的人，來個李代桃僵。」

「這當然有可能。」華鳳藻道：「但說不定槐翁的頭風，是中了某種慢性毒藥所致，因爲從種種迹象看，勞總管和郝元勾結，應該非一朝一夕之事，槐翁雖是菩薩，但生性耿直不阿，他們如果有什麼陰謀，自然要把槐翁去掉才行；但去掉了槐翁，總得有一個人代替槐翁，當他們的傀儡，這就找到了劉二麻子，程老弟在夜探仰星樓，看到他頭臉包紮白布，可能並不是治療頭風，而是給劉二麻子施手術改換面貌了。」

徐子桐道：「這麼說萬盟主突然在酒筵上中風，也是他們安排的了。」

華鳳藻道：「如今想來，不用說是他們安排的了，他們既有某種陰謀，自然是必須攝取到武林盟主的實權，萬盟主控制不易，他中風致死，槐翁自然是理想的人選了。」

徐子桐道：「萬盟主到底是如何致病的呢，華兄那晚不是切過他的脈麼？」

華鳳藻道：「這還不簡單？勞乃通代槐翁敬酒，就可以在他酒中暗使手脚，使他先昏迷過去，那晚兄弟切脈之時，萬盟主只是心脈有滯，也並不十分嚴重，等郝元給他切脈之時，他既會『冰魄針』一類陰功，在萬盟主昏迷之際，自然最好下手了。」

「這事已是十分嚴重。」徐子桐攢眉道：「華兄認爲咱們現在該怎麼辦呢？」

華鳳藻沉思有頃，說道：「目前唯一挽救之道，只有……唉！」

他輕輕歎了口氣又道：「這些事要是早知道了就好，大家都在九里堡，現在……」

他目光掠過幾人，徐徐說道：「兄弟和徐兄立即趕赴少林、武當，約請慧通大師和一寧道兄再赴九里堡去，以防堡中有變，大家在九里堡會齊，那時就可把他們陰謀當場揭穿了。這辦法當然並不很週詳，但目前也只有如此可行了。」

徐子桐道：「那麼八卦門和形意門的事呢？」

華鳳藻道：「方才那位姑娘不是說勞乃通已經趕去了麼？咱們目前連準確的地點都不知道，就是知道地點，趕了去，也落在勞乃通之後了，這兩派的紛爭，其中必然另有安排，說不定已落在他們圈套之中，咱們去了，也未必有用，暫時只好不管他們了。」

徐子桐點首道：「那就這麼辦，時不宜遲，咱們這就立即上路吧。」

華鳳藻道：「荊兄經驗豐富，自然不用兄弟叮嚀，目前勞乃通雖不在九里堡中，但郝元不易對付，堡中也必然早已安置了他們的心腹，凡事皆宜小心。」

荊雲台點頭道：「華掌門人說得極是，兄弟自會格外小心。」

華鳳藻拱拱手道：「好，兄弟和徐兄那就告辭了。」

兩人相偕急步而去。

荊雲台微微搖頭道：「鳳兒，這件事，你們若是早和爲父說了，就不至多出此枝節來了。」

荊一鳳道：「如果沒有馬頭寺這檔事，女兒就是說了大家也未必會深信呢。」

她口氣微微一頓，又道：「依女兒看，咱們此刻還不能回九里堡去。」

荊雲台道：「爲什麼？」

荊一鳳道：「咱們回去，不是打草驚蛇麼？」

荊雲台道：「依妳之見呢？」

荊一鳳舉手理理鬢髮，回眸看了程明山一眼，說道：「依女兒看，金錢豹曹鳳台和雙環鏢局的晏長江，都是

他們的同黨。」

荊雲台道：「何以見得？」

荊一鳳道：「劉二麻子是雙環鏢局請他赴宴而失蹤的，憑晏長江，會請一個在黃河底賣狗皮膏的人？他明擺着和勞乃通是沆瀣一氣的人了。」

「唔！」荊雲台摸着幾莖疏朗朗的黑鬚，含笑道：「這話有些道理，那麼金錢豹呢？」

荊一鳳道：「那天正在書房裏，共推舅舅當代理盟主，和推舉盟主，他和晏長江都一力主張重九的會議，改在當天舉行，他自然也是他們一黨了。」

荊雲台道：「依妳說，咱們不回九里堡，那要做什麼？」

荊一鳳眨眨眼睛，說道：「回徐州，不回九里堡。」

荊雲台道：「那爲什麼？」

荊一鳳笑道：「回九里堡，我們處處都受人監視，成了敵暗我明，不回九里堡，那是敵明我暗，這樣行動就方便得多了。」

荊雲台笑道：「在華掌門人沒有趕來之前，我們有什麼行動？」

荊一鳳道：「自然有了，譬如雙環鏢局，有沒有和勞乃通勾結，他們有些什麼活動？同時也可以暗中監視九里堡，看他們有那些人進出，等華伯伯他們趕到，我們就可以提供許多消息，說不定就可以把他們的羽黨一網打盡了呢！」

荊雲台朝程明山笑了笑道：「你看，鳳兒就是喜歡弄小聰明，好像什麼事她都算準了的。」

荊一鳳道：「本來就是這樣咯。」

程明山道：「荊姑娘說的也是有理，不回九里堡，確比回轉九里堡去要好得多。」

荊一鳳甜笑道：「爹，現在你沒有話說了吧，表哥也贊成我的意思呢，我們三個人，有兩個的意見一樣，就是多數了。」

說到這裏，忽然回頭朝程明山嗯了一聲道：「表哥，你叫我什麼？荊姑娘？爲什麼不叫我表妹了呢？」

程明山臉上一紅，說道：「那只是當時……」

「我不管。」荊一鳳道：「我要你叫我表妹咯，我一輩子都是你表妹……」

突然，她發覺話說得不對了，粉臉脹得通紅，扭着腰道：「爹，我不來啦，表哥他不是欺負我麼？」

荊雲台自然看得出來，女兒一顆心都在他身上了，這就朝程明山含笑道：「程賢侄，小女從小嬌縱慣了，你比她大一、二歲，就像她大哥一樣，目前大家都知道你們是表兄妹，確然不宜改口，就表兄妹相稱好了。」

程明山紅着臉道：「姨父吩咐，小侄自當遵命。」

荊一鳳陡的笑道：「現在你敢不叫我？」

荊雲台莞爾笑道：「鳳兒，程賢侄是個誠實君子，妳也不許欺負他。」

荊一鳳披披嘴道：「表哥才不老實呢。」

這話出口，不覺陡地紅上了嬌靨，連程明山也俊臉通紅。

差幸荊雲台沒去注意他們，一面說道：「他們二位早已走了，鳳兒，再別鬧了，咱們也該走了。」

說完，當先舉步行去。

程明山朝荊一鳳問道：「我們回徐州去，到那裏落脚呢？」

荊一鳳道：「爹在徐州熟得很，你現在不用多問，到時候就知道了。」

荊雲台怕自己三人會落在對方眼中，因此走的是小徑，迂迴着趕到夏邑，已是黃昏時分，找了一家客店落脚，然後獨自上街，在估衣莊買了三套衣衫，才回轉客店。

第二天一早，荊雲台要店伙僱了一輛馬車，直放蕭縣。

第三天傍晚，車到曲里附近，荊雲台取出一兩銀子放在車上，就要荊一鳳、程明山跟着自己，悄悄打開車簾，躍落地面，車把式並不知道人已經下了車，還在揚鞭趕着牲口，趕上蕭縣去。

荊雲台領着兩人，曲曲折折的來至一處小山脚下，那是一座墳莊，有着兩進房屋，前面是祭廳，後面一進，却有七八個房間，是準備給掃墓來的子孫住宿之用，由一名老蒼頭看管。

這裏正是荊雲台岳家的祖塋。

荊雲台領着兩人走到左首一道邊門，在門上叩了兩下。

木門啓處，那老蒼頭看到荊雲台，自然認識，連忙含笑招呼道：「三姑爺，今天是什麼風，把你老吹來了，這位是大小姐吧，這是你老的小姑爺了，三姑老爺可眞是好福氣。」

這聲「小姑爺」，可把荊一鳳的臉給叫紅了。

荊雲台忙道：「老夏，他是我的侄子。」

老蒼頭忙道：「原來是侄少爺，啊，快請裏面坐。」

他把荊雲台三人讓進門，就掩上了門，說道：「三姑老爺請到客廳坐，老奴泡茶去。」

荊雲台道：「老夏，別忙，我帶他們到徐州去的，今晚可要在這裏打擾一晚了。」

老蒼頭道：「三姑老爺這話太客氣了，老奴可不敢當，平常日子，你老也不會打這裏經過，老奴這就到街上去買些東西，得趕緊做飯了。」

荊雲台道：「你不用張羅，這裏有什麼就吃什麼，千萬別到街上去。」

老蒼頭道：「這裏到街上，也不過半里來路，方便得很。」

荊雲台道：「這個我知道，老夏，你可知我爲什麼今晚要住到這裏來的麼？」

老蒼頭道：「三姑爺不是說路過這

裏麼？」

「是的。」荊雲台低聲道：「這趟是大襟兄約我去的，對外必須絕對秘密，所以住到這裏來，才不會有人注意。」

「這裏是墳莊，自然不會有人知道。」老蒼頭問道：「大姑爺有什麼事？」

「這倒不知。」荊雲台笑了笑道：「是爲了一件江湖糾紛，大襟兄不好出面，才要我暗中到徐州去查訪的。」

「原來如此。」老蒼頭忙道：「老奴那就不能上街了，只好委屈三姑爺三位了。」彎着腰，蹩了出去。不多一會，老蒼頭端着三盞茗茶走入，說道：「三姑老爺請用茶。」

荊雲台道：「老夏，你不用客氣。」

老蒼頭道：「燒壺水最方便也沒有了，姑老爺來了，若是連茶都沒泡一盅，教老奴如何交代？」說着又匆匆退了出去。

一會工夫，天色逐漸昏暗下來，老蒼頭掌上了燈，過一會，就端上飯菜來，居然四菜一湯，多是鹹肉、鷄蛋等現成的東西，一鍋湯，却是清燉鷄。

飯後，老蒼頭又收拾了三個房間，才行退去。

一宿無話，翌日，三人起床之後，老蒼頭送來臉水，接着又熬了一鍋稀飯送上。

荊雲台道：「老夏，眞麻煩你了，我們今天要天黑才走呢。」

老蒼頭笑道：「三姑老爺只管放心，這裏沒人來的。」

荊一鳳等他退出，悄聲問道：「爹，我們要天黑了才走麼？」

荊雲台笑道：「這樣才不會被人發覺。」

荊一鳳道：「要在這裏躭上一天，多無聊？」

荊雲台道：「沒事做，你可以和表哥下棋呀。」

「對！」荊一鳳眉毛一揚，說道：「女兒和表哥下棋，爹可不能幫他。」

荊雲台含笑道：「爹只看不說就是了。」

這一天，三個人在恬靜平淡中度過，晚餐之後，荊雲台取出一錠五兩重的銀子，賞給老蒼頭，老蒼頭說什麼也不肯收，荊雲台也只得罷了。

這時天色已經漸漸昏暗下來，三人別過老蒼頭，一路施展輕功，趕到徐州，差不多已是初更時分，城南黃茅岡一帶已是一片黝黑，不見一點燈火。

荊雲台領着兩人走上一條盤曲山徑，來至一所茅屋前面，還沒敲門。

只聽裏面已響起一個蒼老的聲音尖聲問道：「來的是荊老弟麼？嘻嘻，我一聽脚步聲就知道是你來了，你帶來是誰？」

荊雲台連忙答謝：「一個是程賢侄，一個是小女，驚吵前輩了。」

「吵都已經吵醒了，還有什麼好說的？」

那蒼老尖細的聲音道：「這麼晚了，你還趕了來，那一定是有事了，門沒關，就進來吧。」

荊雲台應了一聲，就回身道：「你們隨我進去。」

伸手推開板門，跨進屋去。

「擦！」黑暗之中打起火石，點燃紙媒，再點起燈蕊，亮起如豆燈光。

客堂中站着一個頭盤小辮的瘦小老頭，還在打着呵欠。

荊雲台一指瘦小老頭，朝程明山、荊一鳳兩人道：「程賢侄、鳳兒，快去見過張老前輩。」

程明山目光一抬，就認出瘦小老頭就是黃河底賣梨膏糖的張老實，心頭不禁又是一怔，暗道：「看來黃河底眞是卧虎藏龍，只要看荊雲台對他如此恭敬，這張老實就不是等閒之輩了。」

心中想着，一面朝張老實恭敬的作了個揖，說道：「晚輩程明山見過老前輩。」

張老實嘻的笑道：「咱們見過。」

荊雲台道：「程賢侄，這位張前輩，和令師熟不熟，我不知道，但和嵩黃二老，却是老朋友了。」

「熟，熟，嘻嘻！」張老實笑着聳聳肩道：「你忘了這姓程的娃兒，還是我小老兒跟你提起來的呢！」

荊一鳳也跟着叫了聲：「老前輩。」

張老實兩顆豆眼骨碌一動，嘻的笑道：「小姑娘，你爹有沒有告訴過你，那張紫金面具，就是小老兒送給妳的。」

荊一鳳一雙眼睛一亮，說道：「晚輩記得爹說過，那個紫金面具，是一位武功高不可測的前輩高人送的，我可不知是你老人家送的咯。」

「不高，不高！」張老實連連搖頭道：「小老兒比妳小姑娘還低上半個頭呢。」

人家說他是高人，他偏纏夾着說比姑娘還矮。

荊一鳳道：「我不管，老人家，你一定要教我一招才成。」

張老實朝她擠擠眼，又朝程明山呶呶嘴道：「這娃兒花樣多着呢，他會背後丟石子，那才好玩，妳不會叫他教麼？」

荊雲台道：「鳳兒，不許跟張老前輩胡鬧。」

張老實 嘻的笑道：「其實小老兒挺喜歡她這個樣子，幾時到黃河底去，小老兒請妳吃梨膏糖。」

說到這裏，忽然好似想到什麼，伸手搔搔頭皮，回頭問道：「荊老弟，你巴巴的深更半夜趕來，到底有什麼事？」

荊一鳳道：「這時候才不過初更呢？」

「哈哈！」張老實道：「小老兒太陽下山就睡了，四更天就要起來熬梨膏，在我來說，這時候不是半夜裡，還是什麼？」

荊雲台道：「來找前輩，是想請前輩給咱們三人易個容的……」

張老實問道：「你們三個要易什麼樣子的容？」

荊雲台道：「隨便前輩，只要別人認不出來，小女要改扮男的。」

「這個容易。」張老實道：「你們是不是一路走？」

「不！」荊雲台道：「他們是兄弟，走在一起，我不和他們走在一起。」

「那好！」張老實道：「小老兒去拿東西，你們坐一坐。」

轉身往屋後走去。

荊一鳳問道：「爹，張老前輩是一位前輩高人，那一定不是叫張老實了？」

荊雲台道：「這還用說？」

荊一鳳問道：「那他叫什麼呢？」

荊雲台道：「張老前輩沒說，爲父也不好說了。」

荊一鳳想了想，又道：「爹不肯說，那就算了，但女兒有一個疑問，爹一定要回答女兒。」

荊雲台搖搖頭，藹然笑道：「妳這孩子，眞是打破砂鍋問到底，好，妳要問什麼？」

荊一鳳道：「張老前輩既是一位很有名的前輩高人，認識他的人一定很多，他在黃河底賣梨膏糖，那裏龍蛇雜處，每天有許多人經過，怎麼會沒有人認識他老人家呢？他是不是也易了容？」

「這還用問？」荊雲台笑了笑道：「不然，爲父會帶你們來求張前輩麼？」

荊一鳳又道：「那麼爹怎麼會認識張老前輩呢？」

荊雲台道：「張老前輩是爲父先師叔的至友……」

荊一鳳道：「原來爹從小就認識他老人家了。」

荊雲台還沒答話，張老實已從裏間走了出來，嘻嘻笑道：「小老兒認識妳爹的時候，比妳現在，至少還要小上八九歲呢。」

荊雲台也笑道：「前輩說得是，那時，晚輩不過十一、二歲。」

「差不多！」張老實道：「那年好像是冬天，小老兒是一時興起，上峨嵋找猴兒喝酒去的，妳爹剛在山上練輕功，還當小老兒是怪物，給了小老兒一彈弓，咱們就這樣認識了，嗨，妳不知道，當年妳爹跟妳娘結親的時候，還是小老兒做的大媒呢？」

荊一鳳看他一隻黑黝黝的小木箱，忍不住問道：「老前輩，你這小木箱裏放的是什麼？」

張老實縮着頭，聳聳肩道：「這叫做百寶箱，裏面自然是小老兒的法寶了。」

他把小木箱放到一張小桌上，拉過一條木櫈坐下，然後打開箱蓋，回頭朝荊雲台道：「你要改扮一個怎樣的人？」

荊雲台道：「前輩看如何合適？」

張老實問道：「你要去做什麼？」

荊雲台道：「晚輩想扮一個相面測字的，就可以到處走走，不致被人起疑。」

張老實點頭道：「那就只要普通人就成了，一個平凡的臉孔，就沒人注意了。」

說完，從一個小抽屜中，拿出一張比手還小，很薄的面具，然後雙手掌心一陣搓動，把那小面具放在掌心，兩手合攏，過了一會，才放開雙手，用手輕輕的拉着面具，那張小面具，經他一拉，就漸漸拉長，也拉大了許多。

程明山心中暗想：「他雙手互搓，一定是把功力運在掌心，才能把小面具化軟了。」

張老實一面拉，一面不時的側臉打量着荊雲台的臉型，不多一會，已把面具拉好，伸手拿起小木箱上面的一格，裏面放着許多小瓶，他打開兩個瓶蓋，傾出些少有顏色的粉末，倒在一個小碟子中，又從木箱上面一格取了一支小筆，用牙齒輕輕咬着筆尖，潤了些口水，就彎起一腿，把拉好的面具，繃在膝上，隨手用指頭沾着黃色和黑色的粉末，輕輕在面具上抹勻，再用小筆沾了些口水，再沾些粉末，細心的描繪着皺紋，然後又加强了面具上本來已有的眉、目、口、鼻等處，足足化了一頓飯的工夫，才用口輕輕吹着，抬目道：「好了，你戴起來看看，差不多了。」

說完，就把面具從膝頭取下，遞給了荊雲台。

荊雲台雙手接過，戴到臉上，用手掌在臉頰四周輕輕熨貼了一會。

程明山、荊一鳳舉目看去，荊雲台已經變了一個臉上微黑、濃眉壓眼、蒜鼻海口的中年人，這種相貌，正是走江湖很普通的人。

「老前輩，你手法果然神奇得很。」

荊一鳳接着問道：「只不知這面具是拿什麼做的？」

張老實道：「自然是人皮做的了。」

「啊！」荊一鳳低啊道：「老人家從那裏剝來的呢？」

「嘻，嘻！」張老實朝她笑了笑，才道：「妳當是小老兒從死人身上剝來的？」

荊一鳳道：「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

張老實縮着頭，又從小抽屜中取出一張面具，雙手互搓一陣，合在掌心，一面說道：「這是百年前千面教製作的人皮面具，連同這隻小木箱，都是千面教遺留下來的東西。小老兒年

輕的時候，和你們一樣，喜歡稀奇古怪的東西，這是有一次在陝西一個盜窟裏弄來的，小老兒足足化了幾年時間，到處找會易容的人請教，才學會的。」

荊一鳳想起林秀娟那天替程明山改扮成錢總管，也扮得維妙維肖，忍不住問道：「老人家，江湖上易容術，有很多麼？」

張老實道：「普通易容，就是改變膚色，使人乍看之下認不出來，那是一種易容藥丸，會使的人很多……」

他兩手又在仔細的拉着，一面打量荊一鳳臉型，一面拉，話聲略爲一頓，才接着道：「至於眞正改變容貌，可以說只有兩種手法……」

他又把拉好的面具，綳到膝蓋之上。

荊一鳳問道：「那兩種呢？」

張老實道：「一種是易容藥丸直接塗在臉上，那有一個好處，一切表情，喜怒哀樂，都可以表現出來，比戴上一張面具，臉上多了一層薄皮要好得多，但也有缺點，不能立時改換，如果你身上帶有兩張面具，轉個身就可以改變容貌了，還有，就是不能用熱水洗臉，藥物一遇熱水，就會洗去，用這種面具，就可以不怕熱水洗臉，千面教是易容的老祖宗，所以他們採用的是面具。」

他這回替荊一鳳畫的面具，比方才荊雲台要精細得多，修改眉毛，修改嘴型，一面說道：「你們兩個，小老兒要給你們做得像兄弟兩個，不但要年輕，還要清秀……」

他用手指沾着口水，沾着一個小瓶中的白色粉末，輕輕勻到臉具上，一面又道：「這是羊脂白玉和珠粉配製的，做好了，戴在臉上，不但白淨，還晶瑩有光，和年輕人的膚色一模一樣，笑起來同樣有表情，就是內行人，也保證他瞧不出來。」

說話之時，嘴中又在輕輕吹着。

荊一鳳心中暗道：「你用口水沾着藥粉，這有多髒？」

但這話可不敢說出口來。

張老實已把面具做好，嘻的笑道：「妳戴上去看看，還滿意麼？」

荊一鳳雙手接過，猶豫的道：「這是人皮做的，戴在臉上，有多噁心？」

「嘻嘻，這噁心個屁？」張老實霎着兩顆小眼睛，說道：「要做一張面具，妳知道要經過多少手續，用藥水泡製過多少次？何況這幾張面具，少說也有一百二十年以上了，快戴上去，給小老兒瞧瞧。」

荊一鳳只得用手綳着，戴到臉上，然後用手掌把它貼平，說道：「老人家，戴了面具，臉上怪怪的好不舒服。」

張老實道：「臉上多了一層皮，自然不大舒服，習慣了就不覺得了。」

程明山朝她看去，她變成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劍眉星目，鼻直嘴薄，臉色紅中透白，果然隱透晶瑩，一點也看不出戴了面具。

張老實道：「可以了。」

隨手取過一面小圓鏡，說道：「妳自己去看看！」

荊一鳳接過鏡子，照着看了一會，咭的笑道：「爹，你看，女兒變成你老人家的兒子了呢。」

「但妳總歸還是我的女兒。」荊雲台含笑說着，一面朝張老實道：「前輩眞是神乎其技！」

張老實聳着肩笑道：「算了，小老兒還是靠賣梨膏糖糊口，學會了這勞什子，一點用也沒有。」

荊一鳳偏頭問道：「你老人家怎麼會想到賣梨膏糖的呢？」

張老實縮着頭，笑道：「小老兒從小喜歡吃甜食，住在小老兒隔壁的老頭，是賣梨膏糖的，小老兒最喜歡吃他的梨膏糖，沒事就往他家裏跑，這老頭就是小老兒的師父，小老兒跟他學了幾手武功，也學會了做梨膏糖，小老兒不偷不搶，搬到徐州來了之後，總要養活自己，小老兒一生只有一個嗜好，一天總得喝上一二斤老酒，所以只好也賣梨膏糖了。」

他邊說邊做，沒有多久，把程明山的一張也已做好，遞給了程明山。

程明山從沒戴過面具，他依樣葫蘆，把面具覆到臉上，雙手按着臉部。

荊一鳳叫道：「看你粗手粗脚的，還是我來給你貼。」

伸出一隻纖纖玉手，站在他面前，幫他輕輕熨貼着。

荊雲台看得心中暗暗微笑，以程明山的人品武功，不但女兒對他傾心，就是自己也着實高興，有婿如此，只怕打着燈籠也找不出第二個來。

程明山戴上面具，荊一鳳道：「表哥，你別動，讓我仔細瞧瞧。」

她一手拿着圓鏡，仔細看看程明山，又看看鏡中的自己，不覺輕笑道：「眞的很像呢，表哥，看起來你比我大上一二歲，從現在起，我得改口叫你大哥。」

她回頭看了爹一眼，又道：「這一來，我叫爹，你也要跟我叫爹了。」

「嘻嘻！應該的！」張老實笑嘻嘻的望着兩人，說道：「妳叫爹，他自然也要叫爹才成。」

荊一鳳給他嘻嘻一笑，登時發現自己說漏了嘴，一時不禁大羞，扭着身子道：「老前輩，你取笑我，我不來啦。」

張老實縮着頭道：「好，好，小老兒該罰！」

荊一鳳道：「老人家要怎麼罰法呢？」

「嘻嘻！」張老實看了荊一鳳一眼，說道：「罰小老兒向荊老弟討一杯酒喝，荊老弟，你說可好？」

討杯酒喝，他雖然沒說出「喜」字，但明顯是要討喜酒喝了。（未完・十）

上文提要：余顧南在大同府客棧內，無意中與嚴謹之狹路相逢，以誘敵計使嚴謹之不再逃脫，乘機剁斷其左掌，更逼使其撞牆自盡，但從其身上卻打探不到方菱及嚴慎之的消息，頓感失意落拓。回程南行中，聽到耶律淳駕崩消息，心中忐忑不安，憂慮耶律玉的安危，在漫無目的下到了熊耳山，與正在攻打伏虎寨的方正天相遇，發現其手下小袁似曾相識，便在他身後銜尾追踪敵人……



烽火大俠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再報深仇大恨　尋回舊日戀人

方正天打了個哈哈道：「他是敝寨的大頭目，智勇雙全，方某倚仗甚殷……會否你們在杭州城見過？」

余顧南道：「我想不起來……」

忽然想起一個問題來：「方叔叔，你好像對他的安危不大關心，這豈不奇怪？」

方正天又打了個哈哈。「你不知道，這小袁最古靈精怪，武功也不差，羅勇城想捉他，可不容易！嗯，咱們再分頭找一找！」他把手下分成幾批，把其中一隊交給余顧南率領，乃分批向後山搜索。

余顧南始終覺得方正天適才說話，神態不甚自然，忍不住問一個小頭目，「你跟小袁熟麼？」

那小頭目道：「他向來住在大寨內，跟寨主在一起，在寨內他很少出頭露面，但他幾次建議，對本寨都立下功勞，寨主簡直將他當作軍師。」

「他跟你們寨主很久了麼？」

「是的，成立本寨時，他便在寨主身邊。他劍法不錯，在本寨裡估計是頭五名，不過他雖然善於出謀獻策，却不大合羣，見到人也有點靦覥。」

他們邊說邊搜索，忽有人報道：「駱隊長，前面有馬蹄印！」余顧南等人走過去一看，果見地上有馬蹄印，但看來馬匹並不多，余顧南抬頭望去，前面隱約有黑影走動，遂長嘯一聲，提氣急追而去。

他疾如怒馬，幾個起落已在十多丈外，但前面的黑影已不見。後山地勢雖較開闊平坦，但仍然山脈起伏，綿延不絕，要找個人可不容易。

余顧南仗着藝高胆大，逐處搜查，他氣納丹田，沉聲道：「伏虎寨的人聽清楚，設若你等乖乖出來，便從輕發落，若讓余某找到，嘿嘿，可有得你們好受！」

他連呼三遍，終於有兩個嘍囉自石後探出頭來，余顧南和顏悅色地道：「兩位先下來，在下有話問你倆！」

那兩個嘍囉戰戰兢兢地走下山來，余顧南低聲問道：「這座山上尚有沒有你們的同伴？」

左首那個囁嚅地道：「對不起……這個咱們不好說。」

余顧南其實亦志不在此，是以改口問道：「你可知羅勇城他們往何處去？又準備去何處？」

右首那位伸手向山坳一指。「咱們見他們騎馬由此下山，至於去何處咱們地位卑微，可不知道。」

「可看見英風寨的一位矮小的漢子跟着他們？」

「有的，他剛才悄悄跟着寨主他們下山去了，不過他沒騎馬，未必追得上！」

余顧南再問：「貴寨是否除了羅勇城之外，尚有一位厲害的人物？此人是誰？哼，你們千萬莫隱瞞，蓋某已知道此人之武功，在羅勇城之上！」

那兩個嘍囉互望了一眼，左首那

個結結巴巴地道：「是的……是來了一位高手，咱們也只知他將寨主打敗，但他讓寨主當他的寨主，不過却須聽命於他，又知他是使劍的，數十招之內，便將羅寨主制服了！」

右首那個却補充道：「小的聽內堂的黃大哥說他是位獨臂漢子，三十來歲，便的是左手劍，招式十分辛辣詭異，而且內功亦十分深厚，有了他，伏虎寨如虎添翼，小的與他關係雖好，但欲多問，黃大哥却不願再作透露。」

余顧南聞後，心頭一動，急再問道：「你倆可曾見過他？他長得如何？」

右首那個道：「在下曾遠遠見過他一眼，身材頎長，面龐亦挺俊朗的，只是看來有點陰鷙！」

余顧南心頭怦怦亂跳，忖道：「此人莫非就是嚴慎之？嚴謹之所說根本不足以信，而當年我砍斷的正是嚴慎之的右臂，他改練左手劍，絕對合理，不管如何，我都得追下去，探個究竟。」

一想至此，他精神陡振，恰好英風寨的人已追上來，他將那兩名嘍囉交給他們，匆匆交代了幾句話，便由山坳處急追下去。

余顧南一口氣追了五六里路，仍不見人影，心頭甚是焦急，幸好山路上蹄印殷然，不虞追失，他剛稍稍放心，便見前頭路上倒着一堆黑壓壓的東西，心頭一驚，忙不迭加速上前，却原來是堆馬屍。

那些馬匹是被人用刀劍刺斃的，是以染了一地的鮮血，甚是怵目驚心，余顧南心中立即翻上一個念頭：「他們棄騎是因爲發現有人跟踪？」

天已大亮，余顧南在附近觀察了一下，發現左首山坡上的野草有被踐踏的跡象，乃循跡跟踪下去。翻過山峯，自高望下，又見山坳處有打鬥之痕跡，余顧南看了一下，發現地上有血跡，又沿血跡找過去，不料血跡一直至崖邊，余顧南吃了一驚，暗呼一聲：「不好，莫非小袁……」

再抬頭望向遠處，山徑上有一排黃豆般大小的人影正向前移動着。余顧南權衡一下利害，決定先下山崖探個究竟。

他審察一下地形，抽出寶刀，慢慢爬下去，至難走之處便用寶刀刺進石隙，作爲支點，慢慢爬下三十多丈深的山谷。

至谷底，只見地上有個土坑，樹葉樹枝散了一地，却不見人影，而血跡只在土洞附近，便突然消失，余顧南心頭十分奇怪，百思不得其解，心中又記掛着伏虎寨那個使左手劍漢子，是以又攀爬上去，沿着山徑急追。

他一口氣跑了七八里路，方見到前面的人影。

那山徑崎嶇，起伏不定，饒得余顧南一身武功，此際亦有點累，何況已經忙了一夜，是以放慢了脚步，邊走邊調息，然後又再追上去。前面那些人雖然都騎着馬，但馬匹同樣亦已疲累，是故雙方依然距離半里外。

余顧南不敢追得太近，以免引起對方思疑。又走了一會兒，前面那些人突然轉向，由一座山峯下繞過去。余顧南決定冒險不走，坐在一塊大石後運功調息，內息在他體內運行了三個大周天。

他散功後不久，即見那隊人馬自山峯左邊轉了出來，他不但省却了奔波，而且距離近了許多。再仔細看了一陣，不見小袁在其中，証明他未落在其手中，放心了不少。也說不出是甚麼原因，他竟會爲那個不曾謀過面的小袁，這般關心。

再一望，羅勇城也在其中，却看不清有個獨臂的人，余顧南立即失望起來，亦同時行動，飛快地跑下去。如此一來，羅勇城等人立時發現，連忙下令速速逃跑。

余顧南那容他們逃脫？他剛運功調息過，體力精神充沛，猛一聲長嘯，走勢有如脫韁怒馬，幾個起落，已經追近，他突然凌空躍落，足尖在最後一匹馬的臀上，用力一頓，身子借力再射前。

那匹馬臀部吃痛，猛向前竄，把前面那匹馬撞得人翻馬奔，悲嘶震耳，余顧南在馬羣中起落，依法炮製，每次落脚都注上內力，眨眼間，那隊人馬已亂得不成樣子，馬上騎客或被甩下地，或驚呼失色，有的馬匹似發了狂般向前奔去。

余顧南嘯聲未絕，眼看再一個起落，便可以攔在最前面的那匹馬前，忽然下面風聲大作，一股凌厲冰冷的寒風透體而來，他知有人偷襲，大吃一驚，電光火石之間，來不及抽刀抵擋，猛將左脚尖點在自己的右脚面上，硬生生再拔高三尺。

人在半空，低頭一望，但見一柄鋒利的長劍，自脚底下劈過，不由吃了一驚，眼角一瞥，那柄長劍一翻，改向上劈，直指其胯下，這一劍十分狠毒，人在半空，氣力已盡，又如何閃避得了？

說時遲，那時快，千鈞一髮之際，恰旁邊一個嘍囉舉槍刺過來，余顧南眼明手快，左掌一落，避過槍頭，五指抓住槍杆，倏地用力一按，脚上頭下，又向斜上方飛去。

猛聽下面一道尖銳的嘯聲響起，那偷襲者抱劍飛了過來，余顧南在生死俄頃之際，不及細思，猛一折腰，自旁打了個沒頭觔斗，穩穩當當地落在地上。

他脚底甫一踏實，寶刀已離鞘而出，反向上撩去，如今他跟那偷襲者正好互易形勢，適才余顧南在半空，如今反而是對方在半空。

那厮居然十分了得，人在半空，臨危居然仍能鎮定從事，長劍一沉，

與寶刀相交，發出「噹」地一聲乍响，他人即借力往後倒飛。

余顧南持刀標前，那人已落在地上，只見那人一張臉青青白白，面龐五官端正，死氣沉沉，却不是嚴愼之，余顧南微微一怔，問道：「閣下是誰？」

那人冷哼一聲，揮手令分散了的伏虎寨嘍囉聚集過來，余顧南冷笑一聲。「倚多爲勝，余某焉會害怕。」他提高聲調道：「你們聽着，除了這廝和羅勇城之外，其他的人只要遠遠站着，余某便不加爲難。」

羅勇城恃着有人相助，不由怒笑道：「操你奶奶的，你死到臨頭，不自知猶自可，尚敢大呼小叫，豈不好笑，弟兄們，把他團團圍住，不怕他是甚麼余顧南還是余顧北，今日却非教他葬身於此不可。」

羅勇城所帶走的人，都是伏虎寨的精銳，寨主有令，又恃人多，都跳下馬，紛紛圍上去，余顧南知道此刻最好的辦法便是先下手爲强，是以立即揮刀撲過去。

那些嘍囉見他如狠似虎，已先怯了三分，余顧南刀掌齊施，只兩招便攔腰擊殺一人，第三招趁一名嘍囉後退，乘勢飛起一脚，將他踢下山去。

那漢子的驚呼慘叫聲餘音尚未了，余顧南又殺了一個，他眨眼之間，便殺了三人，饒得那數十名嘍囉，雖然人多，都趦趄不前。羅勇城氣得暴跳如雷。「你們怕甚麼？聽過衆志成城這句話沒有？他三頭六臂呀！」

那些嘍囉在他呼喝督戰之下方慢慢合攏，余顧南哈哈笑道：「羅勇城自己怕死，却要你們送死，你們可眞是呆鳥啊！他不怕死，如何自己不來。」

這期間，余顧南又殺了一人，傷了兩人，衆嘍囉仍沒法拑制他。羅勇城發了狠，高聲道：「誰再後退的，老子便依寨規處罰。」

如此一來，衆嘍囉們不得不拚命，余顧南欲衝開缺口，擊殺羅勇城及那獨臂漢子，可惜一時之間難以如願，不過躺在血泊中的伏虎寨嘍囉却越來越多。

殺聲震郊野，只看得羅勇城膽戰心驚，心中暗罵：「余顧南這臭賊果然名不虛傳，今日若非有護法在此，老子也得脚底抹油。」

他轉頭望着那獨臂漢子，只見他鎮定如恒，似乎死的根本不是他的人般，臉上沒一絲表情，羅勇城心頭一懍，暗道：「這廝好深沉的機心。」想起自己要聽令於他，一股寒氣，自脚底直冒至背脊。

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忽聞一聲輕嘯，抬頭一望，見獨臂漢正向自己揮手示意，遂硬着頭皮，提刀下場，他這人學過好幾種兵刃，成就却差不多，視臨場之心情及環境，選擇兵刃。

余顧南見他殺了進來，不驚反喜，笑道：「余某久候了，瞧瞧你有何本事，殺了你，不怕你背後的太上皇不下場。」

羅勇城喝道：「莫被大風吹閃了舌頭，老子是你的攝魂使者，弟兄們，大伙兒一齊拚命，不愁他有三頭六臂之能。」他知道護法不會眼睜睜看着自己被殺，是以出招毫無顧忌，而其手下見他出手，亦都精神一振，形勢居然有點改變。

余顧南有點後悔剛才沒有多殺幾個，他眼觀四方，耳聽六面，猛地一刀向羅勇城劈去，這一刀勢猛力雄，挾着嘶嘶的風聲，羅勇城不敢攖其鋒，忙不住後退，口中呼道：「快給我擋。」

余顧南那一刀表面上看似乎是有去無回之勢，其實藏了巧勁，羅勇城一退，他手臂一掄，寶刀變成斜飛，登時將在旁邊的一名伏虎寨頭目劈死。

刀勢未止，余顧南半轉身，刀鋒過處，把旁邊另一名嘍囉的腦袋瓜劈落地上，說時遲，那時快，余顧南雙脚一頓，急射向左，刀掌齊施，喝道：「擋我者死。」

他一鼓作氣，突出包圍圈，再幾個起落，向前路掠去，這幾記動作兔起鶻落，乾淨俐落，待得嘍囉們驚醒，已失去余顧南的踪影。

余顧南雙脚未曾站穩，那獨臂漢已抽劍刺至，余顧南刀一橫，將劍格開，冷笑道：「你早就該動手了。」

那廝一聲不吭，揮劍急攻，他使的是左手劍，出招有違常規，余顧南一時難以適應，竟讓他掙得較多之攻勢，獨臂漢十分謹愼，未因稍佔上風便大意，不時發短嘯，示意羅勇城上來夾攻。

莫說羅勇城心頭奇怪，余顧南亦十分詫異，忖道：「這廝分明不是啞巴，爲何不發一言？」

激鬥中，只見獨臂漢一劍斜削，劍至中途，手腕一翻，忽又改爲直刺，余顧南堪堪避過，却覺得此招十分眼熟，似曾相識，忽爾心頭一動，脫口道：「嚴愼之，我找你好苦。」

獨臂漢身子一抖，亦脫口道：「放屁，誰是嚴愼之！」

羅勇城在余顧南背後攻了一刀，道：「姓余的，你找錯人了，敝寨護法姓蕭名雙全！」

余顧南根本不理他，反手一刀將羅勇城的刀擋開，雙脚一錯，半轉身一刀橫劈獨臂漢的腰際：「嚴愼之，大丈夫敢作敢爲，死亦何懼，何必當縮頭烏龜！」

獨臂漢冷冷地道：「老子跟你這瘋子一般見識，豈不是也瘋了，羅寨主，叫他們在外面圍住，防他逃脫！」他嘴上說着話，手上的長劍一點也不慢。

余顧南聽了此話，更加認定他便是嚴愼之，因爲他還記得其聲音，亦因此嚴愼之一直不敢開腔說話，同樣

亦擔心會在話音中，露出破綻，可惜百密一疏，始終在劍法上露出眞相。

當下余顧南哈哈笑道：「嚴愼之，你又何必再自欺欺人，令兄嚴謹之在死前已供出一切了！你我之間的仇恨今日非得解決不可！」

獨臂漢雙眼噴火，脫口道：「什麼？家……他死在你手中，余顧南你好狠心！」

「你終於還是承認了，不過諸多掩飾，說明你做賊心虛，也証明你害怕我！」

那獨臂漢果然就是嚴愼之，他見包圍已形成，大可以倚衆而勝，是以獰笑道：「你想跟二少爺算什麼賬？二少爺還要跟你算斷臂之賬哩！」

「你終於親口承認是嚴敬重的次子嚴愼之了！哈哈，江湖上想殺你之人，也不知凡幾！不過，你捉方菱到遼國之仇，余某是必須與你清算的！」

嚴愼之哈哈笑道：「何止捉方菱？二少爺還得到她的身子，而且剛才還親自將她推下山崖，她大概已香消玉殞了，你爲何不先埋葬了她才來找二少爺？哈哈，看來是老天爺要滅亡你了！」

羅勇城聽了他們這幾句話，心頭怦怦亂跳，暗自忖道：「原來他是嚴敬重的兒子，難怪要用假名！不好，我跟他走在一起，日後豈有安穩的日子過？」心想至此，不禁懷疑起來。

余顧南聽了嚴愼之的話後，不由怒火升起三千丈，咬牙道：「嚴愼之，余某不殺你枉爲人！」心中却揣摸他的話，暗中尋思：「莫非……莫非那個小袁是方菱喬裝的？」他越想越有可能，心如刀割，嘴上故意道：「你剛才將菱妹推下山崖？眞是活見鬼！」

「活見鬼？」嚴愼之哈哈大笑起來：「你以爲在遼國找到她的墳墓，便以爲她眞的死了？告訴你，那是我故佈疑雲，教你死了心，也教她對你死了心！可惜……可惜最後讓她逃脫了！」

嚴愼之說至此，猛吸一口氣，方續道：「雖然她逃脫了，但可惜還是讓我碰上了，她以爲易了容，二少爺便認不出她來，但她忘記二少爺與她有肌膚之親！俗語謂一夜夫妻百日恩，何況咱們做夫妻不止百日，哈哈……」

他笑聲未了，余顧南已大喝一聲：「簡直是禽獸不如，虧你還敢說什麼一夜夫妻百日恩，既然如此，你怎還下得了毒手！嚴愼之，你還有一絲人性麼！」說到後來，他聲音已成嗥叫！

嚴愼之冷冷地道：「在二少爺眼中，你與死人已無多大之分別，我又何須多費唇舌！」他話音未了，余顧南已忍不住揮刀進攻。

嚴愼之大笑：「今日若只二少爺一人，也許會怕你，可惜不是！羅寨主！動手！」羅勇城稍一猶疑便揮刀上前，與嚴愼之合擊余顧南。

余顧南怒氣塡膺，出招比適才更快，而且不將自己之生死放在心上，是以把一身絕學發揮得淋漓盡緻，饒得嚴愼之經過十餘年之苦練，又加上有羅勇城之助，依然抵擋不住。

嚴愼之色厲內荏地道：「嘿嘿，想不到你失去心上人，仍能靜心修練武功，可惜啊可惜！你們都上來，誰砍他一刀賞銀百兩，殺他賞五百兩白銀！」

那些嘍囉聞言臉上都露出興奮之色，慢慢圍上去，但羅勇城臉上却沒一絲表情。

余顧南冷冷地道：「鳥爲食死，人爲財亡！你們不怕死的，便上來吧！」他嘴上說得輕鬆，心中其實亦暗暗焦急，恨不得立即殺了嚴愼之，跑回去找尋方菱的下落，是以加强對嚴愼之攻勢！

嚴愼之被迫得手忙脚亂，急怒攻心地喝道：「你們都死了，還不趕快動手！」

忽聞羅勇城道：「且慢！」他自己也跳後兩步，問道：「蕭護法，羅某問你一句話，你的確是嚴敬重的兒子嚴愼之？」

嚴愼之臉色一變，隱隱覺得不妙，反問：「你爲何問此？」

羅勇城固執地道：「請你先回答某！」

嚴愼之喝道：「你是否意欲造反？」

「造反？某是寨主，我造誰的反？」羅勇城轉頭問余顧南：「余大俠，羅某若立即率領手下離開，你是否肯放吾等一條生路？」

余顧南心頭狂喜，此刻他只想殺死嚴愼之，是以滿口答應：「只要你不助紂爲虐，便請立即帶你的兄弟離開，但請勿繼續爲惡，否則我不找你，也有別人找你！」

嚴愼之大驚失色，急道：「羅勇城，你這廝言而無信，因何背叛我！」

羅勇城喝退手下，跳上馬背，道：「你是武林公敵嚴敬重的兒子，羅某若跟你在一起，除非不要命！嘿嘿，你父親在生尚且保不住你，今日你還能保得住咱們麼？走！」他大喝一聲，揮韁催馬而去，他那些手下一知嚴愼之的身份，亦不敢再存非份之想，跟在羅勇城之後急馳而去。

余顧南哈哈笑道：「嚴愼之，如今還能作惡乎？」笑聲未了，嚴愼之已轉身外掠，余顧南那容他逃脫，這十餘年來，他無一日忘記嚴愼之加在自己身上的痛苦，只可惜找不到他，今日有幸遇上，絕不容他在自己眼皮下溜掉，是以猛吸一口氣，提氣急追。

他輕功內功俱在嚴愼之之上，幾個起落，已經追貼，寶刀一挽，向他後肩劈去，雖在盛怒之下，仍不想偸襲，是以大喝一聲：「看刀！」

他未曾出聲，嚴愼之已聞得兵刃劈空之聲，立即一個移形換位，同時再來一個風車大轉身，長劍一提，將刀擋開！

「嚴愼之，今日若讓你逃脫，余顧南便無面目再在武林立足，你若是光棍的，便死了心吧！」

嚴愼之驚怒攻心，忍不住道：「余顧南，俗語謂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你又何必如此當眞？何況方菱根本不是你的妻子！」

他不提猶自可，一提之下，新仇舊恨立即充塞余顧南胸臆，他猛喝一聲：「少廢話，今日非將你碎屍萬段不可！」他寶刀一展開，奇招不絕，有如長江水般，滔滔不絕。他既取得先機，嚴愼之獨力難支，更形不濟。

余顧南一步也不放鬆，忽然含笑問道：「嚴愼之，你可想知道令兄如何死的，你一定以爲是余某殺的，錯了！他是自殺的！」

「放屁，他怎會自殺！」

「那當然是因爲他自知逃不出余某的五指山！」余顧南已爲仇恨燒紅了雙眼，怪笑道：「看來你該走令兄的道路，不過余某對待你兩兄弟也有分別！」他一字一頓地道：「我絕不會讓你全屍！」

嚴愼之大叫一聲，劍法一變，全不防守，死命進攻，因爲他知道今日唯一的希望是拚命！

他知道拚命未必能活命，這只是有可能讓自己不至於徹底失敗！此刻他只求能令余顧南受傷，不敢僥存活命之心！

他這一拚命，果然有效，一口氣把余顧南迫退四五步。余顧南十分沉着，他知道嚴愼之如今情況猶如一個沉病者之廻光返照，他守得很嚴密，只怕對方突然逃跑。

嚴愼之一口氣攻了近百招，精采紛生，連余顧南亦暗暗佩服：「此人練左手劍十來年，有此成績，實在難得，何況頗爲創新，可惜走旁門邪道，投靠外族！」

嚴愼之再攻四五十招，勢力雖猛，但余顧南已看到其後力不繼之象，遂提高警惕，提防對方突然逃脫。

激鬥中，只見嚴愼之一劍斜劈而至，這一招不似劍不似刀，甚是詭異，且似尚有後着，余顧南未曾摸透，只好退了一步，將刀封住前身！

眼前一花，一道白光直奔而至，余顧南恍惚之際，忙又退了兩步，同時抬臂揮刀：「噹」一聲巨响，緊接着「嗆郎」一聲，一柄長劍跌落塵埃！原來嚴愼之甩手拋出長劍而逃！

余顧南長嘯一聲，提氣急追，嚴愼之已跑了里許，又讓余顧南追上，這次他不容對方肆虐，採取攻勢，只十來招，已迫得嚴愼之退了三四步。

嚴愼之有劍在手，尚且不敵，此際空拳赤手，何況只得一條胳臂，更難抵禦！

再一刀橫劈，本來嚴愼之應該閃開才合常理，卻見他一個「僵屍挺」，直勾勾地仰天跌倒，寶刀過處，只割裂其胸衣。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嚴愼之左臂一抬，自臂管內滑下一柄二尺長的軟劍，他一把抓住劍柄，一[illegible]，急如星火地刺向余顧南的前胸！

這一劍簡直匪夷所思，[illegible]之蓄勢而來，更加萬無一失！

余顧南一刀劈空，心頭一愕，蓋如此一來，空門大露，前胸完全暴露在對方眼前，他雖然不知道嚴愼之暗藏了一柄軟劍，但自然而然而退了一步！

剎那間，白光已至，余顧南回刀不及，電光石火間，急使一招「鐵板橋」，「嗤」地一聲响，劍鋒過處，同樣只割開余顧南之胸衣，但寶刀回收，卻將嚴愼之獨存的左臂砍斷！

血光暴現當中，伴隨着一道鑽心蝕骨的慘叫聲，但見嚴愼之倒在血泊中，身子似篩米般亂抖，余顧南噓了一口氣，冷冷地道：「你作惡多端，人算不如天算，如今尚有何好說？」

嚴愼之慢慢自地上爬起來，顫聲道：「那只是老天爺太過厚待你，我好恨！」

余顧南微微一怔，反問：「你今生殺了多少個無辜？難道還不該死？還有甚麼可恨的！」

「我殺的人不多，甚至敢言只比你少，不比你多！爲何老天爺厚待你，卻對我如此？」

余顧南怒道：「你我之間的分別是殺的人不一樣！我殺的人是該死的，你殺的卻是無辜的！」

嚴愼之扶腕而道：「你敢說你未殺過無辜之人？你敢說，你所殺的人全是該死的？哼，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

余顧南心頭一懍，後背出了一陣冷汗，這句話他的確不敢一口應他，嚴愼之陰森森地道：「如何？我沒說錯吧！二少爺喜歡的女人，她偏不喜歡我，而喜歡你！那時後，二少爺那一方面不如你？」

「你用強搶的手段擄去她，事後又強暴她，任何一位正經的女人都不可能看得上你！」

「不強搶，她肯跟二少爺走麼？你可知道二少爺今生只有她一個女人？嘿嘿，你一定以爲我是花叢老手了！其實我對她可是眞心的，可惜……」

余顧南哈哈笑道：「不管你愛幾個女人，這種事始終須雙方情願！你投靠外族，殘害同胞，死有餘辜，猶敢怨天尤人，簡直至死不悔！」

「我去遼國未曾親手殺過同胞一人……」

余顧南截口道：「你雖未親手殺人，但教遼人武功，亦是凶手！上路吧，你父親及哥哥在九泉之下已久候了！」

嚴愼之神態突然改變，身子挺得畢直，淡淡地道：「你要殺便殺，二少爺已無力反抗！」

余顧南心腸一軟，道：「余某再問

你一句話，今晨被你推下山的那個矮小漢子，的確是方菱？」

嚴愼之語氣十分平靜。「你會看錯，但我絕對不會看錯！」

余顧南怒火再度燃燒，寶刀一挽一橫，奇準無比地掠過嚴愼之的喉頭，但聞他喉管胡胡地一陣怪响，「砰」地一聲，仰頭跌倒於地，不能動彈！

余顧南殺了嚴愼之之後，忽然覺得腦海裡一片空白，這十幾年來，他一直爲報仇而活着，今日驟然報了仇，反而不知以後該如何做！

良久，一陣山風吹過，余顧南才瞿然一醒，緊接着方菱的倩影闖上腦海，不由暗叫一聲：「不管菱妹是生是死，我都得再回去找一找，即使是遭了不幸……我亦該讓她入土爲安！」

心念未了，余顧南已急不及待往來路跑去。他一口氣跑到適才下山那個地方，恰好方正天率衆尋過來，一見到余顧南即問：「小余，你追上小袁了沒有？」

余顧南雙眼死死盯着方正天，道：「方叔叔，小侄問你一句話，你可得說實話，小袁是否方菱喬裝的？」

方正天不知底蘊，一時不敢答他，余顧南又道：「小袁即小圓，乃小方之相反，你騙不了雁兒，而且適才我已找到嚴愼之！」

方正天脫口道：「伏虎寨的護法眞的是嚴愼之？」

「他已死在我劍下，焉還會認錯？何況這十多年來，小侄無日不想找他報仇！」余顧南怒氣未息。「嚴愼之臨死之前已供出一切，是他將菱妹推下山的！」

方正天大叫一聲：「那斯把小袁推下山？由何處推下去？」

「就在這裡！」余顧南向山下一指，隨即抽出玄鐵寶刀來，慢慢攀爬下去。有了上次之經驗，是次速度快了甚多，只是山谷裡一切情況如舊，地上只有殘枝枯葉，未見人影。

「若菱妹被嚴愼之由上面推下來，爲何連屍體也不見？是嚴愼之騙我，還是菱妹未死？」

想至此，余顧南精神登時一振，心中大呼道：「菱妹一定還未死！」

方菱若未死，她爲何不上山繼續追踪嚴愼之，余顧南轉頭望望山崖，心想方菱武功不如自己，未必能爬得上去，那麼唯一的辦法便是覓路上山！余顧南不理方正天等人，往前急跑。

山崖中有條小路通往谷外，余顧南一口氣跑出山谷，只見前面草木繁盛，林後竟有炊烟由樹頂冒上來！有炊烟就有人住，余顧南立即穿進樹林，原來林後靠山那裡竟然有七八間茅屋竹舍！

余顧南想不到此處是有人住，乃上前拍門。俄頃，竹扉打開，開門的是位老頭，余顧南道出來意，那老頭上下望了他幾眼，問道：「小哥跟那人是甚麼關係？」

「晚輩是那人之未婚夫，因種種原因分開了十來年。」

老頭這才放心，轉身道：「小哥，你去左手最邊那一家！」余顧南未待他說畢便跑過去拍門。

屋內有人間道：「誰呀？」

「有個人被人由山上推下來是否被你們救來此處？我是她未婚夫，請開門！」

過了半晌，屋內那人方道：「胡說，他是個男人，怎會是你的未婚妻！到別家去找吧！」

余顧南急得如熱鍋上之螞蟻。「眞的，請你相信我，她是女扮男裝的！請速開門，在下身上有傷藥！」

「我說不是便不是，你再不走，我便要呼人過來了！」

余顧南心中有點奇怪，蓋一般情況下，那人應不會如此橫蠻，他心頭一動，目光向四周看了一下，倏地往竹舍後走過去，只見一個人剛由後窗爬了出來，余顧南標前，那人轉身欲跑，但只跑了幾步便跌倒地上！

余顧南上前一把抓住她的手，定睛一望，正是小袁！面龐依稀有幾分像方菱，他身子一震，澀聲道：「菱妹，你因何要避開我？」

小袁身子亦是一震，高聲道：「你說甚麼，我根本聽不明！我姓袁，是個男人，不是你的甚麼菱妹！」

余顧南嗚咽道：「菱妹，愚兄知道你吃過許多苦頭，但至此地步，你又何必再瞞我？」

小袁身子再一震，霍地垂下頭來，幽幽地道：「你……你何必來此……」

「這是天意！也許是老天爺可憐我，教我余顧南找到你。菱妹，你傷了何處？」

小袁再也忍不住，眼淚像決堤的河水般狂瀉而下，卻緊咬着嘴唇，不讓自己哭出聲來。余顧南一把將她拉上來，緊緊地抱住，一入抱更加証明小袁是個女的，而且就是方菱，因爲她身上那股香氣，是那麼熟悉！

忽然小袁用力掙扎，但余顧南雙臂摟得緊，她那裡掙得開，「快放手，你……你這登徒子！」

余顧南道：「菱妹，說甚麼我今日都不會放你！你可知道，這十多年來，我無一日不懷念你，無一日不想找到你！我走遍天涯海角，宋、遼、西夏三國……天也可憐今日教咱們重逢！」

倏地小袁驚呼一聲：「快跑！」

「愚兄不跑！」余顧南話剛說畢，但覺後腦一陣疼痛，接着眼前一黑，四肢酸軟，終於摔倒地上，原來那獵人見他抱住方菱，又聞方菱罵他登徒子，是以悄悄取了一根木棒，走至余顧南身後，由於余顧南此刻一心只放在小袁身上，竟然一無所覺，是以着了道兒！

小袁怒道：「你為何將他打暈!」

那獵人一怔，反問：「適才你不是罵他登徒子麼?俺好心救你，你反而怪俺?」

小袁道：「他是我未婚夫，十多年不見，難免有點誤會，何須你多管閑事?」

獵人再一怔，頓足道：「原來你眞的是女扮男裝!嘿嘿，為何不早說!老子不管你們了，虧我老婆還跑去替你找山草藥!」

方菱心頭不忍，歉然地道：「對不起，孟大哥……小妹有苦衷……我已非淸白之身，本不想再見到他……誰想他會找上門來……也許，也許這眞的是天意?」

「正是天意!」余顧南突然坐了起來，雙臂一圈，再度將方菱抱住。「菱妹，你既知天意，又何必再躲避我?」

方菱雙頰發燒，幸好她臉上塗了易容藥，羞態不至外露，但在那獵人面前，依然窘得難受，澀聲道：「你……你還不快放手!」那獵人見狀，知機地退開。

余顧南固執地道：「不，我一放手，你便又逃跑了!」

「不會……我腿部受傷，那裡跑得過你……你先放手再說!」

「除非你答應愚兄，不再躲避我!」

方菱沉吟了一下，方輕輕點頭，余顧南忍不住在她額上香了一記，方菱輕罵一聲傻氣，伸手替他拭去唇上之易容藥。余顧南心頭甜絲絲的，喃喃地道：「菱妹，愚兄終於找到你了……我就知道你不會死，他們是騙我的!」

方菱微微一怔，問道：「誰騙你的?」

「嚴氏昆仲，他們造了許多座假墳，我找到了一座!」

余顧南尚未說畢，方菱已尖叫起來：「不許再提那兩頭畜生!」

余顧南深深吸了一口氣，半晌才道：「那兩頭畜生已死在我刀下了，若非嚴愼之臨死透露口風，愚兄還不敢肯定，小袁就是你!菱妹，難道你還不知道愚兄的心意?因何一直避開我?」

方菱嬌軀一抖，過了一陣才聲如蚊吶地道：「我，我已非淸白之軀……而且此心早死，你不要再胡思亂想……嗯，你孩子已很高大了吧?」

余顧南微微一呆，脫口道：「愚兄未成家，何來的孩子?」他忽然涎下臉來。「要孩子也得待你替我生!」

方菱雙頰又發燒了，一顆芳心如小鹿亂撞，聲音更小：「我……早已心如止水……你還是趁早找別的姑娘吧!」

余顧南稍微鬆開雙臂，盯着她的眼睛，一眨不眨，顫聲問道：「菱妹，你說甚麼?我有對不起你的地方?」

「不，不!」方菱急道：「不是你對不起我，是我對不起你!」

「你沒有對不起我，該死的是嚴氏昆仲!」

方菱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你的確是位……好男兒，有情有義，天下女子無人不喜歡……只是我已是殘花敗柳，再也配不上你……」

余顧南急道：「菱妹，我不在乎這個，這不是你的錯，在我心目中你依然聖潔如昔!」

方菱把頭別開，幽幽地道：「余大哥你別再說下去……你如果眞的喜歡我的，便請放過我……如果咱們還有緣份的，來生再見。」

「還要等來生?不!」余顧南提高聲音。「來生太久了吧，我等不及了，咱們今生就要結合!」

方菱再也止不住決堤的淚水，撲簌簌地淌了下來，余顧南吃驚地問道：「菱妹，是愚兄無意得罪你麼?」

方菱急道：「不是不是……是我命苦……配不上你。」

「胡說!我不許你再說這種話!誰說你配不上我!配配!」余顧南高聲道：「你我本是天造地設的一對，誰都配誰!你不嫁給我，愚兄將終生不娶!」

方菱忍不住哭道：「大哥，大哥……你這又何必?」

「今生你不嫁給我，我將鬱鬱終生!」方菱淚如雨下，老實說，她從失身那天開始，便不敢指望，會嫁給余顧南，雖然她仍深愛着他，但正因為如此，更不敢以殘破的身子嫁給檀郎，甚至連想也不敢想，今日驟然聽見余顧南那番教人甜入心肺的情話，教人感動到下淚的肺腑之言，她一顆心亂如痳，又驚又喜，又難過又甜蜜，有如打翻了一瓶五味素，一時之間，也分不出是甚麼滋味。

余顧南焉知她心情這般複雜，輕輕在她耳邊道：「菱妹，你還忍心拒絕我?我……身上沒甚麼值錢的東西可作訂親信物，待咱們下山之後再採辦!」

方菱忙道：「誰要你甚麼值錢的東西!」

余顧南伸手到懷內摸索，除了銀子之外，再無別物，苦笑道：「不如待咱們下山，你養好傷，然後請家師替咱們主持婚禮，也省却訂婚的痳煩!咱們成親一定要風風光光，熱熱鬧鬧!」

「不不，我不要……我不要見任何人……」

余顧南微微一怔。「不見任何人?有甚麼好怕的?」

忽然背後傳來一個爽朗的笑聲。「小余，你到底沒經驗，她這樣說，你應該高與才對，又何須迫她答應你把婚禮搞得江湖上都知道?」

余顧南與方菱一齊轉身，只見方正天含笑站在他倆背後，他倆只顧談情說愛，連別人來到也不知道!刹那間，兩人都臉上發熱，連忙分開。

方菱紅着臉道：「大哥，你……你胡說甚麼?」她垂下頭來，雙手不安地弄着衣角。

余顧南則大惑不解地問道：「方叔叔，你適才那句話，教小侄難明!」

「你們一個叫我大哥，一個叫我叔叔，把我老方也搞糊塗了!」方正天大笑道：「小袁只是不願婚禮太過鋪張，換而言之，她只想與你兩人靜悄悄地成親，最好不要驚動別人!你這小子，只想娶到她罷了，又不是要藉此揚名，既然如此，還有甚麼好担心的?哈哈，我老方已準備喝你們的喜酒了!」

方菱頓足道：「大哥，連你也欺侮我，小妹幾時說過要嫁給他?」

余顧南則喜道：「小侄是當局者迷，多謝方叔叔指點迷津，屆時肯定要方叔叔多喝幾杯酒!」

方正天白了他一眼。「胡說!你未婚妻喚我大哥，你還喚我叔叔，這輩份是怎樣算出來的!以後你也喚大哥吧!我跟小袁可是正正式式結義的!」

余顧南這當兒那還計算甚麼?忙道：「好好，以後都叫你大哥!」

方正天回頭問道：「妹妹，小余說你被……那畜生推下山崖，因何絲毫無損?」

「小妹跌下去時，亦自盼必死，不料剛好下面有獵人正在張網，準備獵獸，小妹正好掉在網中，是以撿回一條命!又因雙脚先下，而兩旁的樹幹受不住下墮之力，枝斷落地，是故雙脚扭傷了!」

余顧南恍然道：「原來如此，難怪山谷地上有許多殘枝落葉!眞是天意，老天爺也太厚待我了!」

方菱續道：「那兩個獵人十分熱心，扶我到此養傷，還着他老婆去採山草藥，要替小妹療傷!」她還未說畢，余顧南已向前門跑去。

方菱不知何事，吃了一驚，急忙追他，可是她剛走了兩步，又跌倒地上。道：「余……人家適才誤會才打你一記，不可與人計較!」

余顧南轉身道：「放心，愚兄不是這種人，我是去感謝他的!」

方菱這才放心，方正天上前將她扶起，過了一陣，余顧南回來道：「我給了他二十兩銀子，菱妹，咱們走吧!」他伸手去扶她。

方菱輕輕閃開，道：「不必勞煩你了!」

余顧南看了方正天一眼，道：「咱們走吧，難道你還要痳煩獵人?」

「我當然不會再住在此，我沒地方去麼?」方菱抬頭道：「大哥，咱們回寨裡去吧!」

方正天忙向余顧南打眼色，道：「小余，你也跟咱們回英風寨吧!哈哈，老哥哥的窩，你也該去看看!」

余顧南恨不得與方菱在一起，但方正天既然開了口，也只好點頭答應。

當下由方正天扶着方菱走出竹舍，原來英風寨的人都已在外面等候，見到方菱安然無恙，均十分高興。

方正天道：「牽一匹馬來給小袁騎!」嘍囉們在前開路，繞路回寨。

一路上，余顧南因找不到單獨與方菱相處的機會，一顆心七上八落，沒個安放之處，好不難過，也幸好到入黑之後，便到達英風寨了。

寨內的弟兄早已得到消息，知道此仗大獲全勝，是以開門迎接，還有人燃起鞭炮，好不熱鬧。「爹!」人叢中突然跑出一個孩子來，方正天一把將他抱了起來，笑問道：「玉兒，你聽不聽話?」

「聽，爹離開後，玉兒一步也沒出寨，不信你問娘!」

余顧南走在最後面，此際才走到寨前，但見那寨木柵高，哨崗林立，裡面似有不少房舍，比伏虎寨氣派多了，暗自高興。

方正天把孩子放下來，道：「玉兒，快見過你余叔叔!你這位余叔叔武功天下第一!」

那孩子側着頭道：「爹，難道他武功比您還高?」

方正天哈哈笑道：「你爹的武功算得了甚麼?抵擋不住你余叔叔三十招，他日若肯點撥你一下，教你終生受用不盡!」

余顧南也將他抱了起來，强笑道：「你爹爹的話你一定要聽，只是剛才的話大可不必當眞，天下間，藏龍伏虎之士，也不知凡幾，誰也不敢說自己天下第一，更何況叔叔已知道有幾個人，武功比我高!嗯，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方艮玉!」

余顧南忽然覺得這孩子的確是塊艮玉，乃轉頭問道：「大哥，玉侄開始學武了吧?」

方正天道：「老哥哥自知斤兩，不敢教他，因此只教他紥馬練練氣力!」他心頭一動，轉口問道：「賢弟是否已收了徒弟?你看犬子尚能雕琢否?」

余顧南怕提起耶律玉，方菱會不高興，乃道：「玉侄的確是塊艮玉，大哥須好好栽培他!」

方正天哈哈大笑：「這可得先徵求你的意思!犬子若跟你習藝，老哥哥比甚麼都放心，而且此生再無牽掛!賢弟，就算他還不如你之理想，念在咱們一場交情，便勉為其難成就他吧!」

余顧南對方正天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一口答應。「既然大哥放心把小侄交給小弟調教，小弟敢不從命乎!只是大嫂那裡……」

他話未說畢，方正天已急不及待地道：「你大嫂，絕對不會反對!」回頭又對手下道：「趕快通知灶房，準備酒席，今夜既要好好慶祝一下，還得行拜師禮!」嘍囉們亦替寨主父子高興，紛紛上前道賀。

（未完・六）

上文提要：兩頭白鵰把伏獸天尊的猛獸放倒後，衆人趕往寺前對付枯骨如來等一撥，結果獨孤握、樊秋雲被寒伽、赤伽所傷，幸方玉琪趕至，把兩人擊退，枯骨如來眼看方玉琪劍法驚人，於是親自上陣，要與方玉琪一決高下，經過一番纏鬥，枯骨如來發現單憑一雙肉掌，竟被方玉琪的「大羅天劍」劍氣罩着，無法搶得上風……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雪蓮情

慨嘆技不如人　依約從此歸隱

枯骨如來漸漸被逼得無法還手。銀練劍的光圈還在繼續擴展，愈來愈大，站在一邊的寒伽、赤伽眼看連自己師傅居然還贏不了姓方的小子，心頭自然無限震駭。

鍾二先生瞧到方玉琪輕輕年紀，竟有這般威勢，總算心頭略寬，但另一方面，使他束手無策的是身中「寒伽陰煞」和「赤伽陽煞」的飄浮子、獨孤握、樊太婆、樊秋雲四人。

這一陣工夫，中寒毒的凍得全身發紫，觸手如冰；中火毒的燒得全身發赤，炙熱如火，四個人全都不省人事，氣若游絲。

正在焦灼，正好迎戰披厤教和對付伏獸天尊的兩撥人業已回轉。

鍾二先生瞧他們雖然傷折了不少人手，沒有敗退下來的神色，可以料想得到他們已獲慘勝。(事實上也勝得極慘)

一時無暇多問，立即拉過蓑衣丈人，請他瞧瞧四人傷勢。

蓑衣丈人瞧到地上躺着的四人，不禁失驚道：「這是中了外門陰毒功夫，只有幾種稀世靈藥可治，葛仙翁的『百草丸』或可奏效，老朽身邊所帶藥物恐怕無濟於事。」

邊說邊從懷中掏出兩瓶藥丸，遞給谷飛鶯道：「這兩種藥物你都知道，一瓶是『溫心丹』，餵給身中寒毒之人服下；一瓶是『清心丹』，餵給身中火毒之人。你要親自照應，每隔一個時辰，餵他們三粒，盡這兩瓶藥丸，或可保得一天之內，暫時不致惡化，也許到時葛仙翁也好趕回來了。」

鍾二先生連連點頭，便吩咐少林門下把四人抬回寺去。

谷飛鶯雖然不高興爺爺叫自己陪着四人回轉靜室，這樣不是連熱鬧都瞧不成了？但此時救人要緊，也只好噘着小嘴，隨後走去。

這時廣場前面的大路上，突現兩條人影，電閃風飄般往廣場馳來。

鍾二先生、神州一劍等人方自一怔，不知這般急急趕來的是敵是友？

轉眼工夫，只見兩人已到廣場，前面一個青袍長髯，髮椎道髻，背負長劍的道人，是青城派掌門鐵肩道人。

第二個朱服儒巾，蟹臉蒼髭的儒生，是邛崍哭廣居士。

這兩個人不但身上衣着已有多處破損，鐵肩道人左手袍袖也撕去了一大截。

最觸目驚心的，還是哭廣居士手上抱着一個灰衣道服、氣息奄奄的人，從一頭亂髮和瘦小身軀看來，這人不是百草仙翁葛長庚，還有誰來？

鍾二先生瞧得心頭大震，立即迎上前道：「兩位道友想必在中途遇到敵人，葛老哥怎麼了？」

鐵肩道人向在場諸人打了個稽首，一面又向青師太行禮道：「大師姐也在這裏？」一面向鍾二先生答道：「貧道和哭廣道兄因各大門派集會嵩山，便兼程趕來，不想就在參駕店附近一處山脚下，發現葛仙翁重傷在地。貧道和哭廣道兄才一走近，便遭一羣頭蒙黑布的人圍住，說來慚愧，這幾個蒙臉人武功之高，貧道簡直從未見過。」

青師太點頭道：「你們遇上的是黑衣幫十大天王中人。」

鐵肩道人續道：「別說他們有八九人之多，即使一對一，小弟恐怕也難有勝算，不到十來個照面，咱們兩人已盡落下風。正在危急之際，耳中突然聽到一聲鵰鳴，從半空中衝下兩頭白鵰，說也奇怪，這兩頭白鵰好像專爲解圍而來，見到黑衣人就嘴喙爪抓，片刻之間便傷了兩人，嚇得所有黑衣人不迭後退，這時忽然從對面小山上傳來一個小女孩的聲音，說道：『你們回去告訴莫老豁，叫他在端午之前回轉老巢，否則決不寬貸。』

「黑衣人中有一個怒喝道：『小丫頭，你仗着扁毛畜牲傷人，算得甚麼，你到底是……』

「那人話沒說完，已聽一聲鵰鳴，緊接着慘嗥驟起，說話之人已活生生的被大白鵰抓碎腦袋，往後倒去。那小女孩又道：『你們再不走，我叫大白、小白都把你們抓死，咱們公主說過，你們都是無惡不作的人，抓死幾個也不打緊。』剩下的幾個黑衣人果然聞言之後，抱起一具屍體和兩個負傷的人，紛紛退去，兩頭白鵰也在此時一聲歡鳴，冲霄飛起。小弟和哭廣道兄依稀看到那頭較大的白鵰背上，似乎坐有一人，但無法看得清楚，因葛仙翁身負重傷，就急急趕來。」

他說話之時，哭廣居士已把葛仙翁放下，蓑衣丈人替他餵過藥丸，囑咐少林門下抬回寺去。

這一陣工夫，枯骨如來和方玉琪已打到二十招開外，方玉琪的劍勢宛如長江大河，愈來愈凌厲。

五丈方圓，全被他森森劍氣所包圍，任他枯骨如來武功通玄，也感到壓力重重，砭膚刺骨。

他既驚又怒，一陣「嘿嘿」乾笑，伸出一雙枯乾得有如鳥爪般的手掌，毫不用力，虛飄飄地劃起一個圓圈，雙掌一合，向身前推去。

就在他雙手掌心一合之際，場中突然爆出一個焦雷般的大響。

狂飆電捲，砂飛石漩，一股足可崩山裂地的掌風，捲起無數灰色風柱，排空湧出，立時把方玉琪一圈銀色劍光衝開一道缺口。

鍾二先生終究見多識廣，睹狀大驚，口中大喝一聲：「方老弟留神，這是『乙木旋風掌』！」

此時方玉琪耳中聽到的只是像海嘯般刺耳銳嘯，眼前看到的盡是急旋而來灰濛濛的風柱，像洶湧波濤般湧到。

心頭一慌，趕緊雙脚一頓，身子凌空飛起兩丈多高。

他這一躍，固然避開了對方衝到的掌風，但手上劍勢自然也因身子的躍起，停了一停。

枯骨如來那會放過這一絲空隙？陰笑一聲，雙袖急揚，兩隻枯爪迅疾絕倫的仰天一圈一合，「乙木旋風掌」響起悶雷暴響，往上打出。

「啊！」場中不知有多少人發出驚呼。

「砰！」方玉琪身在半空，那有躲閃的機會，一個身子被向空爆發的罡風直彈起五、六丈高，連人帶劍化作一道銀練，凌霄而上。

這眞是快得使人目不暇接，方玉琪被震得飛起，大家目光隨着向空仰望的刹那之間，從廣場右側一棵大樹上突然響起一聲嬌叱。

不！飛起一道青虹，向枯骨如來電射而下。

來勢快得出奇，「乙木旋風掌」捲起的無數風柱被青虹穿過，一陣「嘶」「嘶」輕響立即消失殆盡。

青光斂處，廣場上突然多出一個秀髮披肩的白衣少女。

恰好方玉琪也飄然落到地上。原來他身子堪堪縱起，一眼瞧到枯骨如來雙掌翻起，迎空擊來，自知無法硬接，百忙之中，情急生智，陡然記起自己天台派「通天劍法」中最後一招「長虹經天」，就是劍身合一、往上急縱的救命絕招，此時正好用上。

心念一動，立即猛吸一口眞氣，凌虛弓身，劍隨身發，往上急竄，正好脚下狂飆向上直湧。

要知他功力雖然不及枯骨如來深厚，但在黃山蓮花峯石壁，由蓮兒代無名老人傳他的「六合眞氣」，實是道家無上玄功，收發由心，一遇外來襲擊，自生抗力。

枯骨如來的「乙木旋風掌」雖然奇猛無比，但也只能仗着功力比方玉琪深厚，把他震飛出去，那能傷得了他？

是以這一陣來勢洶湧的狂飆，只把方玉琪憑空帶起五、六丈高，身上卻絲毫無損，飄然回到地面。

這一場虛驚，直把所有在場之人驚出一身冷汗。

他們連場中已經多了一個人都來不及注意，只是瞧到方玉琪飄落的身法，似乎沒有受傷，就鼓起掌來。

那長髮披肩的白衣少女手上提着一口青盈盈的短劍，睜大眼睛，低聲問道：「玉哥哥，你可曾受傷？」

方玉琪驚喜得「咦」了一聲，搖搖頭，還未來得及答話，白衣少女披了下嘴唇，搶着笑道：「本來麼，你練了『六合神功』，老賊禿那想傷得了你？哼，這壞和尚已被我劍氣所傷，索性讓我先殺了他，給你出口氣，待會我還有許多話要和你說呢！」

她話一說完，不待方玉琪回答，柳腰擺動，轉身就要向枯骨如來追

去。

方玉琪急忙大聲叫道：「蓮兒，蓮兒，妳快回來，我沒輸給他，我已經贏了他了。」

他這聲大叫，所有在場的人全都聽得十分清晰。

枯骨如來這一陣工夫屹立當場，始終紋風不動，一張枯瘦得如骷髏的臉上神色萎頓，不知是憤怒還是羞愧？包着顴骨的臉皮微微痙攣了一下，口中發出一聲低沉歎息。

他緩緩舉起左手袍袖，瞥了方玉琪一眼，點頭道：「不錯，老衲發掌之時，衣袖曾碰上小施主的劍鋒，從今日起，五台山枯骨寺就宣佈封山，只是……只是……」

說到後來，嘴角邊上業已滲出一縷鮮血。

他微微一頓，吸了口氣，又道：「這位女施主年齡不大，竟擅馭劍傷人的上乘劍氣功夫，不知可否賜告師承宗派？」

方玉琪瞧他果然被蓮兒劍氣所傷，而且還傷得極重，此時他只是仗着精湛內功强行抑制。

心頭不覺感到江湖上不是爭名，便是奪利，甚至因此身敗名裂，至死不悟，試想像功入化境、身在方外的枯骨如來也依然難除貪嗔，實在艮可慨歎。

他瞧着枯骨如來，心頭一陣憮然，連對方說些甚麼都沒聽到。

蓮兒早已接口道：「我叫蓮兒，我師傅住在東海蓮花島，叫做無名老人，你問我師承，還想報仇？哼，你這輩子也贏不了我！」

枯骨如來低低嘆息了一聲，袍袖一揮，那乘停在不遠的敞轎立即奔了過來。

枯骨如來飛身上轎，依然瞑目枯坐，兩尊者、四菩提跟在轎後，如飛往來路奔去。

枯骨如來等人一走，少林寺廣場登時顯得冷落了許多。

因為四撥强敵只來了兩撥，黑衣幫的人已經在半路上被兩隻白鵰和一個沒有露面的姑娘打發走了；主要敵人玄黃教這路人馬却始終不見現身，此時天色將明，尚未趕到，可能也在半路上被人趕了回去。

雖然只是猜測，但黑衣幫這一撥人既有雪山瓊宮中人出手，玄黃教在半路上遇到攔擊，也是大有可能。

鍾二先生和神州一劍、青師太等人略一磋商，便下命收隊。

即使玄黃教的人趕到，以目前自己這邊的實力，不僅足夠對付，何況又憑空多了一位擅長以氣馭劍的姑娘，就算許天君再來，也不足為患。

鍾二先生移步走近蓮兒身側，拱手笑道：「姑娘仗義出手，劍傷枯骨如來，逼使他宣佈封山，江湖上從此減少一個武功高深的作惡魔頭，姑娘功莫大焉，老朽代表中原武林向姑娘致謝。」

蓮兒紅着臉，瞟了方玉琪一眼，抿嘴一笑，連忙還禮道：「雖然我把那壞和尚震傷，其實玉哥哥早就贏了他啦，老前輩這般說法，我怎敢當得？」

方玉琪慌忙替蓮兒介紹在場之人，蓮兒一一見過，才一同回進少林寺去。

＊　＊　＊

谷飛鶯一見大家回轉，她立即迎着爺爺，報告瓢浮子、獨孤握和樊太婆祖孫等人的傷勢並無變化，只是百草仙翁葛長庚傷在右背，也已餵下傷藥。

蓑衣丈人谷守眞聽得直是皺眉，瓢浮子等四人身中旁門中極厲害的寒伽、赤伽陰功，自己的丹藥，最多也只能保持他們在幾個時辰之內，傷勢不起變化，當初只望百草仙翁能及時趕到，他的「百草丸」容或可以挽救他們垂危的生命，如今百草仙翁也被人在路上攔襲，傷勢沉重，尤其連他幾十年寸步不離的藥箱都一起丟了。

蓑衣丈人並沒回答他孫女的話，只是臉色凝重，緩緩往葛長庚榻前走去，他身後跟着鍾二先生、神州一劍等人，也全都心頭沉重，默不作聲。

谷守眞輕輕掀開棉被，這一掀，所有的人莫不大吃一驚。

只見葛長庚合身而臥，知覺全失，他右背近肩處，赫然印着一個比墨還黑的巨大掌印，最奇怪的是，這隻黑色掌印之中，現出白色掌紋，連五個手指的指紋也清晰可見。

在場諸人，已可說包括了江湖各大門派，也包括了所有白道中的領袖人物，平日見多識廣，武學上雖各有短長，但天下武功即使沒有見過，也總聽人說過。

但對葛長庚右背這個黑色手印，現出白色掌紋的怪異功夫，不僅是各人平生從未見過，根本連聽也沒聽說過。

「這是甚麼功夫？」鍾二先生緊蹙着長眉，自言自語的說着，語氣充滿了駭異。

蓑衣丈人搖搖頭，接口道：「似乎也是一種邪惡的旁門陰功！」說着轉頭問道：「鶯兒，你替葛老前輩服的是甚麼藥丸？」

谷飛鶯道：「我先替葛老前輩服的是『重傷回生丹』，後來瞧到他右背的傷勢黑得像墨，孫女知其中有毒，又餵了他一顆『解毒保心丹』，爺爺，你說對不對？」

蓑衣丈人手捋白髯，嘉許的點了點頭，道：「對是對的，只怕爺爺的『重傷回生丹』和『解毒保心丹』對這種歹毒陰功，也難有效驗。」

他聲音說得極為低沉，話聲中只是搖頭。

蓑衣丈人在雲貴行了幾十年的醫，像眼前五人這般束手無策的，倒還是第一次！

但就在他低沉的話聲剛落，鍾二先生身後響起一個少年人的口音，那是方玉琪，他急急的問道：「蓮兒，你身邊還有『碧玉蓮子』嗎？」

蓮兒就是剛才劍傷枯骨如來的白衣少女，大家給他一嚷，都不禁回過頭去。

因為蓮兒是當代第一奇人東海蓮花島無名老人門下，從前靜因師太身中惡郎君蛇神劍劇毒，連百草仙翁都感到棘手，就是服了一顆「碧玉蓮子」醫好的，是以大家的目光之中，同時也射出希冀之色。

谷飛鶯為了看護負傷的人，早就回轉靜室，外面的事，她還一無所聞，自然不知道白衣少女蓮兒是誰？但她瞧到蓮兒緊依着方玉琪身邊，生得清麗脫俗、我見猶憐的模樣，比自己不知美了多少，心頭立時泛起一股寒意，嬌軀不自禁的倒退了半步。

蓮兒嫣然笑道：「玉哥哥，你當『碧玉蓮子』有這麼多？師傅老伯伯說，它要三十六年才開花結實一次，師傅老伯伯給我的，我都給你吃了。」

方玉琪搓手道：「這可怎麼好？啊！谷老前輩，他們幾位老前輩的傷勢，可還有甚麼藥物能救？」

蓑衣丈人苦笑道：「這就難說了，恐怕翻破醫藥書籍，也找不出有治療這種歹毒邪門武功的藥物了。但以老朽推想，譬如千年何首烏、九葉靈芝等仙草也許有效，不過這等曠世仙藥，又到那裏去找？」

這時天色已經大亮，大家靜悄悄的從靜室退出，精舍敞廳上，早已擺下兩席素齋。

廣明大師讓大家入席，一方面固然因大家忙了一晚，腹中早已飢餓，但另方面也算是慶功的意思。

兩席素齋上首一席，以鍾二先生、神州一劍為首，坐的全是各派掌門和年齡較長的人。下首一席是以傅青圭、方玉琪為首，都是年輕人，像銀彈銀劍于氏兄弟、邱玉奇、姜青霓、慧修、公孫瑤仙等人。

這是幾天來大家一直這樣坐的座次，如今來了蓮兒，大家更如像捧鳳凰似的，把她看作天人。

因為在這一批年輕人的心目中，對方玉琪早就欽佩得無以復加，但今晚瞧到蓮兒一出手，就把鼎鼎大名的五台山枯骨如來擊傷，武功比方玉琪還高，尤其她還只有十七、八歲，人又生得清麗脫俗、明艷照人。

因此，儘管上首一席因瓢浮子等五人傷勢垂危，各人心頭都感到十分沉重，雖屬慶功，還是愁眉不展，但下首年輕人一席可不同了，大家把今晚首功歸功於方玉琪、蓮兒兩人，這就自然熱鬧起來。

蓮兒從小生長在孤島之上，自從七年前方玉琪和他父親離開蓮花島之後，她便沒有了伴侶，除了練武，就一直過着寂寞孤單的生活。

這回，突然間和許多年齡相仿的人在一起，尤其他們都對她另眼相看，怎不叫她既興奮，又高興，和大家咭咭呱呱的說個不停。

尤其是姜青霓、慧修、公孫瑤仙三人，她們本來以為像蓮兒那樣武功高不可測的人，一定目空一切、驕氣凌人，想不到她和旁的女孩子一樣的嬌憨，天眞無邪。

四位姑娘在席上一談，竟是十分投契，大有相見恨晚之感。

正當大家談得高興，精舍前面突然響起一聲鵰鳴，一團白影由空中降落，那是一隻全身潔白如雪的大白鵰，牠在飛落草坪之後，眨着兩隻金睛，居然大搖大擺的往精舍中走來。

在精舍外面輪值的弟子一眼瞧到大白鵰往精舍裏闖來，立即雙手作勢，吆喝着想把牠趕走。

那知大白鵰依然大搖大擺的走着，連正眼也沒理他們一下，幾個少年僧人眼見大白鵰一直逼來，紛紛掣出戒刀，攔在前面。

大白鵰偏了偏腦袋，竟似不屑，左邊翅膀往前一扇，就有兩個僧人翻出一個觔斗。

幾人覩狀大驚，戒刀一掄，正待湧身而上。

這一陣喧嘩，早已驚動了廳上諸人，鐵肩道人向廣明大師失聲道：「昨晚打跑黑衣幫的，就是這頭白鵰，大師快吩咐貴寺弟子不可魯莽！」

鍾二先生也瞧出白鵰有異，方才他聽廣明大師和元眞子說過，今晚對付伏獸天尊的百頭猛獸，如無兩隻白鵰適時出現，派去的人幾乎全遭獸吻。

是以此時看到大白鵰大搖大擺的朝精舍走來，便出聲喝阻，要少林弟子儘管退下，不可干擾，一面站起身子往廳前走出。

少林弟子聽到鍾二先生出聲喝阻，紛紛往兩邊退下。

那大白鵰見沒人阻擋，便筆直地走進精舍大門，穿過天井拾級而上，敢情牠是要登堂入室，參與慶功之宴。

鍾二先生走到廳前，朝大白鵰拱手道：「你和同伴幫我們消滅兇猛惡獸，老朽代表各大門派向你深致謝意，不知此來還有甚麼見告？」

那白鵰好像聽得懂人言，兩顆金光閃閃的眼睛盯着鍾二先生，連連點頭，低鳴了一聲，脚下並未停止，依然朝敞廳拾級而上，跨上石階，筆直往廳內走去。

大家瞧得奇怪，但誰也不知牠用意何在，只好讓牠大模大樣的走入廳上，瞧牠到底有何動作。

大白鵰跨上敞廳，忽然住足，偏頭打量着兩席座上的人，然後緩緩向方玉琪身邊走去。

蓮兒覺得好玩，想伸手去摸，那知白鵰瞧到蓮兒坐在方玉琪下首，態

度親密，不由眨動兇睛，狠狠的瞪了她一眼，同時左翅一低，竟不讓蓮兒摸牠，一面却伸過頭去，挨着方玉琪，低鳴了一聲。

方玉琪正覺奇怪，目光一轉，忽然發現大白鵰頸下，原來掛着一個白色布囊。牠伸頸挨來，正好把布囊送到自己面前，不由問道：「你是奉主人之命送東西來的？」

大白鵰聽得點了點頭，又低鳴了一聲。

方玉琪急忙把牠頸下布囊取下，打開一瞧，原來囊中放着一張信箋和一個白玉小瓶，箋上一筆娟秀字迹寫着：

「書奉方少俠青鑒：

此次玄黃教四路進迫少林，除黑衣幫一撥已遭大白小白攔阻之外，令師兄龍步青統率該教高手，中途亦由本教出面阻撓，未克果行，目前已折返九宮，靜候各派赴會，不致再向少室耨鬧。隨書附奉『瓊宮玉乳』十滴，善療傷毒，並祈審收。」

下面沒有具名，方玉琪堪堪看完，那大白鵰好像任務已了，低鳴一聲，振翅往廳外飛出，冲霄而起。

蓮兒抬頭問道：「玉哥哥，這信是誰寫的？」

方玉琪只答了句：「這是天地教送來的。」一面連忙拿着玉瓶，把信一起送到鍾二先生面前，喜道：「老前輩，瓢浮子老前輩他們有救了！這是可以解毒療傷的『瓊宮玉乳』！」

鍾二先生匆匆看完，便連瓶一起送到蓑衣丈人手上。

谷守眞接着又把信傳給神州一劍，隨手打開玉瓶瓶塞，只覺一股清新甜香透入肺腑，不由呵呵笑道：「老朽研讀藥書數十年，自以爲天下藥物，一聞即能辨別，但這瓶『瓊宮玉乳』究係何物製成，也自慚識淺；不過光憑這份清新甜香，大似靈芝玉液，他們幾人的傷毒準可得救無疑！」

此時神州一劍、青師太、鐵肩道人等人也都把信箋看完，蓑衣丈人拿着白玉小瓶，起身往靜室走去。

鍾二先生撚鬚笑道：「既然玄黃教這批人馬在半途上被天地教逼了回去，自然不會再來，端午已在眼前，這幾天大家都忙累夠了，正好休息上幾天，便須上路。」說到這裡，回頭又朝廣明大師道：「貴寺弟子昨晚頗有傷亡，大師有事，不必在這裏盡陪着我們，同時大敵既去，除了派少數人輪值之外，也好叫他們休息休息了。」

廣明大師連連合什，退了出去。大家都因一晚未睡，便各自回轉靜室休息。

方玉琪待席散之後，和蓮兒在靜室中喁喁情話，各道別後經過。

蓮兒依着玉哥哥，嬌笑道：「師傅老伯伯臨行時說過，江湖上冤怨相報，爭名奪利，永遠不會寧靜，他要我幫你報了師仇，就一同回到蓮花島去。」

方玉琪道：「老伯伯還說了甚麼沒有？」

蓮兒粉臉一紅，又羞又喜的道：「還有……我不知道，你將來問師傅伯伯好了，他會告訴你的。」

方玉琪聽得一怔，笑道：「蓮兒，那麼老伯伯果然還有話告訴你了？」

蓮兒紅暈兩頰，只是不說。

方玉琪瞧得大是不解，不知老伯伯說了甚麼，還想追問，只見姜青霓、公孫瑤仙兩人拉着谷飛鶯，一起走了進來。

方玉琪瞧到谷飛鶯，連忙起身問道：「谷姑娘，你來得正好，不知幾位老前輩服了『瓊宮玉乳』，傷勢是否已好轉了些？」

谷飛鶯冷冷道：「你自己不會去瞧？」

蓮兒生長東海，天性純潔，聞言道：「對啊，玉哥哥，你應該親自去瞧瞧才對呀！」

方玉琪不知自己甚麼時候開罪了谷飛鶯，此時眼看幾位姑娘一齊進來，自己自然不好多躭，便藉故出了蓮兒的靜室，來到瓢浮子、獨孤握、百草仙翁和樊太婆等人的靜室打了一轉。

原來他們服下「瓊宮玉乳」後，此時已沉沉熟睡，傷勢顯然大見起色。

方玉琪因大家此時全都在靜室中休息，一個人沒處好走，也就回轉房中運功調息。

這一陣調氣歸元，渾然返虛，差不多直到下午申牌光景，才被一陣細碎的脚步聲驚醒，睁眼一瞧，只見閃進房來的是一個身穿青衣的纖小身形，她正是自己的師妹姜青霓。

當下就一脚跨下臥榻，叫道：「姜師妹……」

「啊！」姜青霓驚得後退了兩步，一手掩着酥胸，雙頰飛紅的道：「方師哥，我還當你熟睡了呢！」

方玉琪笑了笑道：「姜師妹，瞧你匆匆的找來，可有甚麼事嗎？」

姜青霓睁着一雙亮晶晶的大眼睛，直瞧着方師哥，點點頭，道：「當然有事情咯，飛鶯姐姐獨個兒走了！」

方玉琪奇道：「谷姑娘到那兒去了？」

姜青霓小嘴一撇，生氣的道：「飛鶯姐姐獨個兒出走，還不是爲了你！」

「爲了我？」方玉琪聽得心頭一震，皺眉道：「姜師妹，你怎好亂說？」

姜青霓被他斥得粉臉一緊，盈盈欲涕的道：「還說我亂說，本來麼，你就一點也不關心人家。」

她話聲一落，突然轉過身子，低着頭，急急向外跑去。

方玉琪聽得一怔，急忙跟踪走出，叫道：「姜師妹，姜師妹……」

姜青霓是說到了自己傷心之處，才轉身奔出，那知她才跨出房門，眼前白影一閃，身子已被一個人攔住，

嬌聲道：「姜姐姐，你問了玉哥哥沒有？他去不去？」

姜青霓道：「蓮兒姐姐，他……他……」

方玉琪一見擋住姜青霓的正是蓮兒，不由問道：「蓮兒，你們要到那裏去？」

蓮兒「噫」了一聲，道：「姜姐姐沒有告訴你？我們找谷姐姐去呀，鍾老前輩、谷老前輩都答應了，就是姜姐姐、公孫姐姐和我三個人去找，所以來問你一聲你要不要去？」

方玉琪哦道：「姜師妹方才說了谷姑娘走了，回身就跑，我還不知詳細情形呢。」

姜青霓道：「詳細情形，就是飛鶯姐姐方才聽說來了本領很大的蓮兒姐姐，要我們一起去瞧瞧蓮兒姐姐，大家談了一會，也就各自回房。後來聽寺裏的大師傳來報，說飛鶯姐姐獨個兒往山門外走出，先前還以爲她只在附近遊覽，那知去了一個多時辰，還沒回轉，可能出了差錯，就趕來報告，廣明大師立即派出門下弟子，在附近尋找，依然沒找到飛鶯姐姐的下落……」

蓮兒急道：「姜姐姐，別說了，我們快去找飛鶯姐姐才是正經，玉哥哥，你到底去不去？」

方玉琪點頭道：「我自然要去。」

姜青霓道：「那就快走啊！」

三人走出敞廳，傅青圭已率領邱玉奇和于氏兄弟下山去了。

公孫瑤仙正等得性急，一眼瞧到三人，迎着笑道：「你們再不來，我可要先走了。」

方玉琪見過鍾二先生等人，靜因師太道：「方賢姪，谷姑娘獨自下山，雖不可能遇上甚麼差池，我們大家都忙於準備應付端午玄黃教之事，谷老前輩也因瓢浮子道友等人服下『瓊宮玉乳』，沉睡未醒，不克分身。少林寺門下方才業已分批出發，負責搜索百里之內，傅少俠一行也同時上路。我們擔心的是谷姑娘萬一和昨夜敗退的敵人相遇，所以你們這一行務須盡速上路，好在有蓮兒姑娘同行，即使遇上最厲害的敵人，也自無慮，只不過找到與否，務必在三日之內趕回，我們大伙兒也就要動身了。」

方玉琪連連應是，別過衆人，便帶着蓮兒、姜青霓、公孫瑤仙三人一同下山。

他們因少林僧人既然負責搜索百里附近，自己一行的目標自然要追踪較遠路程，是以出了嵩山便只揀小路，施展輕功，兼程急奔。

一行四人，除了方玉琪，三位姑娘家誰也沒有在江湖上走動過，一路上施展輕功，也好像賽跑似的，大家有了淘伴，覺得好玩。

方玉琪又何嘗有甚麼江湖經驗，他只是跟着三位姑娘縱掠急走，奔到傍晚時分，差不多已奔出七八十里路程！

姜青霓、公孫瑤仙的武功自然比方玉琪、蓮兒兩人要差得多，一口氣奔了這許多路，早已累得氣喘吁吁、汗出如雨，嬌慵無力地在路邊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

那知才一坐下，公孫瑤仙突然驚咦一聲，指着身邊一棵大樹，嚷道：「方少俠，你快來瞧，這不是傅少俠留下來的記號？」

方玉琪俯身瞧去，果然樹身近根處，有人用劍尖劃了一個「人」字形的符號，上面還有一朵流雲，這不是崑崙派的記號，還是甚麼？

本來各門各派的記號，只有自己人才會辨認得出來，但五大門派爲了聯合對抗九陰妖婦，怕門下弟子萬一遇上强敵，大家可以就近援救，才把各派暗號公開出來。

姜青霓給公孫瑤仙這麼一嚷，霍地跳起身子，急忙問道：「方師哥，雲頭朝那方？」

方玉琪道：「是朝西去的，傅兄他們可能發現强敵，我們快追。」

蓮兒問道：「你們在看些甚麼？」

姜青霓道：「各門各派都有一種標記，便於和自己人連絡之用，這是崑崙派的，象徵他們崑崙山和人去的方向。」

蓮兒笑道：「我知道啦，譬如我們幾個人追尋飛鶯姐姐，如果我們也定下一個記號，那麼就好分頭找尋，即使分散了，也就可以按照記號找到大家。」

姜青霓拍手道：「對啊，我們就約定一個記號好了。」

她說到這裏，回頭一瞧，方玉琪和公孫瑤仙已經跑出十丈之外，不由口中「啊」了一聲，慌忙一陣風似的追了上去，一面招手道：「蓮兒姐姐，快來呀！」

四人一路西行，果然每逢岔道，都有傅青圭留下的崑崙派記號。

這一陣工夫，大家只是跟着記號向西趕程，差不多又趕了三、四十里光景，天色已黑。

四人站停身子，往四外一瞧，原來方才只管急奔，誰也沒留心路徑，此時自己四人已進入羣山之中，那還有甚麼打尖之處？

不！連一路找來的崑崙標記也不再發現。

四人站在茫茫夜色之中，心頭不禁全都焦灼起來。

姜青霓柳眉微蹙，望着方玉琪，道：「方師哥，傅少俠他們可能遇上了武功極强的敵人，不然怎麼會連記號都中斷了呢？」

公孫瑤仙接口道：「不錯，我想不是傅少俠他們事關緊迫，來不及留下記號，便是賊人的巢穴就在附近。」

方玉琪沉吟道：「這裏四週羣山矗立，林木幽深，沒有絲毫迹象，我們又到那裏去找？」

蓮兒眼珠一轉，咭的笑道：「我們有四個人，何不分開來找？就以我們現在這座山頭為準，各人認定一個方向，往前找去，無論碰到敵人與否，半個時辰之內必須回到這裏，等大家會齊，再作決定，同時我們也想個暗記，一路留下，如果誰在半個時辰之內沒有回轉，大家就好按記號找去，就不愁失散了。」

姜青霓高興的道：「就這麼辦，我們快想個記號吧！」

方玉琪雖覺大家分頭找尋固然是好，但姜青霓和公孫瑤仙兩人的武功較弱，萬一遇上敵人，形單勢孤，難免吃虧，正想勸說大家還是同一路的好，但他還沒開口，公孫瑤仙已搶着道：「方師哥、兩位姐姐，我想出一個辦法了，不知你們認為可好？」

蓮兒睜大眼睛道：「公孫姐姐，你想到了甚麼？快說！」

公孫瑤仙道：「我們既以這座山頭為準，那就用不着記號了，不如把附近十里方圓分成東西南北，和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八個方向，方師哥往東，姜姐姐往南，蓮兒姐姐往西，我往北，先分四路搜索。如果在這四個方向範圍之內並沒有發現甚麼，那麼我們每個人從自己的方向折向右首，譬如往正東的方師哥轉入東南，往正南的姜師姐轉往西南，往正西的蓮兒姐姐轉入西北，往正北的我轉入東北，然後再回到原地會面，大概半個時辰也足夠了。」

姜青霓笑道：「還是公孫姐姐想的法子好，蓮兒姐姐，我們就這樣吧！」

方玉琪遲疑道：「我們還是不要把實力分散的好。」

蓮兒道：「怕甚麼，反正我們都有一定方向，半個時辰後就回來了，還怕誰把我們吃了不成？」

姜青霓也道：「方師哥，救人如救火，這樣我們就可以迅速搜索完畢了呀！」

方玉琪拗不過她們，再想到即使兩位師妹果真遇上敵人，只要不出十里方圓，憑自己和蓮兒兩人趕去馳援也來得及，這就勉强點頭。

姜青霓、公孫瑤仙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如今又多了一個武功高强的蓮兒，更是變成門縫裏望天，把天都看扁了。

這時話聲一落，三位姑娘那還怠慢，一陣風似的往山下跑去。

方玉琪瞧着她們暗暗搖頭，也立即展開脚程向東奔去。

這一路全是危岩巉石，形勢雖極險峻，但飛掠之中仍可以一目了然。

奔了約莫十里光景，方玉琪找不出半點迹象，當下就按公孫瑤仙的計劃，折向右首，往東南方向搜索，依然一無所獲，只好趕返原地。

這一陣工夫，算來還不到半個時辰，三位姑娘一個也沒有回轉，方玉琪不疑有他，獨自找了一塊大石坐下。

那知時間逐漸過去，他等了一陣，還不見三人趕回，心中漸感不安，站起身子，向南、西、北三個方向凝目遠望。

夜色雖然昏暗，但據高遠矚，三兩里路還是依稀可辨，那有往自己這邊奔掠而來的人影？

姜青霓和公孫瑤仙功力較弱，也許跑得慢了一點，但蓮兒的武功還在自己之上，何以也遲遲不見回轉？

如果說是遇上了敵人，也沒有除了自己這一路之外，其他三人都會同時遇上强敵之理！

方玉琪越等越覺心焦，三位姑娘始終不見有一個回來。

方才自己往返之間還不足半個時辰，這回却足足等了半個時辰。

難不成眞有這麼凑巧，她們三個全都遇上了强敵？

一念及此，心中大是為難起來，南、西、北三個方向，自己該向那一路追踪下去才好？

當然，蓮兒這一路自己毋須擔心，憑她的武功，足可對付任何强敵，那麼只有往南的姜青霓和往北的公孫瑤仙最為可慮。姜青霓還會自己傳她的「飄香步法」，縱非人家敵手，一時也不致有失，公孫瑤仙實在是自己四人中最弱的一環。

心念閃電轉飛，目光再向三處來路迅速掠過，那還躭擱，立即施展輕功，飛一般向北疾掠。

這回他因心頭焦急，刻不容緩，一起步，提足眞氣，使出十成功夫盡力飛躍，一條人影當眞像電閃風飄，足不點地的向前疾掠。

他先趕到正北，再折向東北，一路留神察看，那有公孫瑤仙的影子？

他心中又懸念着萬一自己找尋她們的時候，她們恰好回去，豈不變成你找我，我找你，大家碰不上面？

因此，方玉琪由正北折入東北奔了兩個方向，依然找不到公孫瑤仙後，便又急匆匆的趕到原來約定的地方，三位姑娘還是連影子也沒有。

這可把方玉琪急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由這情形看來，她們三人顯然已出了事故。

他無暇多想，身形不停，正待再向南奔去，忽然發現山下一里左右，飛起一條白影，由西南向西馳去，這不是蓮兒是誰？

方玉琪心中一喜，慌忙身如箭射，往白影銜尾追去。

雙方相隔還有一里來遠，就是出聲叫喊，也未必聽到，是以方玉琪一路上只是猛吸眞氣，發足狂奔！

前面那條白影轉過一重山頭，便倏然隱沒，等方玉琪追踪趕到，早已走得不知去向。

此處山巒起伏，並無路徑，只有離左側不遠處有個山口，石呈黝黑，四週寸草不生，形態險惡，使人有陰森荒涼之感。

方玉琪停住身形，略一打量，覺得捨了這個山谷，便沒有第二個去處，他藝高膽大，毫不思索，往谷口直入。

這條山谷入口不但曲折甚多，而且越走越狹，兩邊陡壁如削，寸草不生，脚下也盡是大小石塊，長滿青苔，走在上面，滑不留足，頭上偶然傳來一兩聲夜梟怪異的聲調，凄厲得入耳驚心。

約莫走了半里光景，峯迴路轉，眼前地勢開朗，却是一座小山谷，一條亂石累累的山澗向裏延伸，山上樹木敢情生機久絕，只剩下一片色呈灰白的枯樹，相映可怖！

方玉琪只是沿着山澗往裡深入，轉過山谷，兩邊又是狹窄峭壁，向左彎去，敢情裏面又是一道深谷，但他目光瞥過，貼身石壁上，又赫然發現傳青圭留下的崑崙派記號。

方玉琪心頭一怔，自己誤打誤撞，竟然找到地點，這麼看來，谷飛鶯、傳青圭可能都已陷身此地。

他右手情不自禁地摸了摸身邊的銀練劍，心下也自警惕！

隨着山勢轉了一個大彎，已到谷底，迎面一座小山上，矗立着一座廟宇，遠遠望去似乎並不太大，只是一片漆黑，沒有半點燈光，敢情是久無香火的破廟。

方玉琪毫不停留，直奔山上，舉目瞧去，果然是一座頹垣敗瓦、連山門都已破殘不全的破廟。

他大踏步跨過叢草沒膝的天井，直登大殿。

只覺兩旁神像全都斷頭殘肢、歪歪倒倒的一片凄涼景色，大殿也並不太大，自己在大殿上一站，已可一目了然，那有甚麼人迹？

心中不由大疑，方才那條白影分明往此處奔來，而且方才石壁上還發現了傳青圭留下的崑崙記號，這裡已是谷底，別無通路，何以一個也不見？

心念轉動，目光一抬，忽見正中神龕供着一尊不知名的女神，依然完好無損！

不！這是一尊邪神，一尊盤膝趺坐、全身赤裸的邪神！

女神身上只披着一層薄薄輕紗，那副眉眼盈盈、酥胸高聳、玲瓏胴體、膚光韻緻，簡直活色生香，栩栩如生！

方玉琪不禁瞧得一呆，心頭怦然直跳。

想不到荒谷破廟之中，這尊女神竟會雕塑得活靈活現，維妙維肖，就是仇十洲的筆下，也不過如此。

他趕緊收回目光，但心頭還是波動不已。

暗想：大概邪神之為邪神就在這裡，譬如一個人走進關帝廟，看到臉如重棗、卧蠶眉、丹鳳眼的關公塑像，就會使人感到正氣凜然，肅然起敬。

如果在大雄寶殿上瞧到金身巍峨、寶相莊嚴的釋迦牟尼，也會叫人感到佛光普照，佛法無邊。

唯有這類一絲不掛的妖冶邪神，叫任何人瞧了都會怦然心動，不然，自古以來，怎會有許多人崇拜邪神，迷信邪教？

方玉琪心中浮起正和邪的感想，脚下正待往後進走去，瞧瞧究竟，驀聽谷口響起一聲刺耳怪笑，笑聲由遠而近，破空飛來，剎那之間已到廟外。

方玉琪暗暗一凜，光聽笑聲，就知來人功力迴非尋常，一時倒想看看來的是何等人物。

當下身形一縮，奇快無比地閃入神龕，身子堪堪躲到這尊赤裸女神座後。

雖然他沒有碰上女神雕像，但依稀感到這座女神身上似有一絲襲人陰氣，這原是無意的感覺，心下雖覺好奇，不過此時已是無暇分神細辨。

因為山門外已有一個高大黑影筆直地往殿上走來，吸引住了他的目光。

那是一個濃眉大眼、身穿黑色長袍的大漢，瞧他年齡只有五十來歲，頦下留着一部連鬢短髭，略呈紅色，生相猙惡，昂首闊步，一副目中無人的倨傲神色。

（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在不夜城中，唐煌歷經幾道險關，最後配合慾海花聯手運用大乘連理罡氣戰退慾望神君，逃出不夜城。唐煌見與自己携手之人竟是玉雕冰塑十全十美之美女，回顧前所遇無一可及，此時心已動，立志非她不娶。而慾海花早亦神女有心，却設計以情挑逗試探虛實，証實唐煌確為正人君子，雙雙沐浴在情海中……慾海花遂將身世相告，並嘆道彼此僅可相愛而不能相聚……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夢中劍手

疑雲重重難明瞭　桃花塢主是霍保

唐煌又木然地坐在大石上，展開絲絹，只見上面寫道：「小潔吾兒，為娘立此遺囑之時，曾擲筆再三！造化弄人，令人扼腕，不意為娘一時多事，為吾兒留下終生之遺憾！張瑛死矣！英年夭折，誠一大恨事，然吾兒何辜，竟因此望門做寡。娘雖死亦不瞑目！但我輩中人，一言九鼎！吾兒若倘能顧念為娘半世微名，希於十八足齡時，前往死城伴夫守寡，若兒不願，為娘也不勉強。萬望珍重，不勝盼切，此囑。母費玉潔絕筆。」

唐煌的手索索而抖，良久，才忿然地道：「殘忍！無情！自私！荒謬！」他握拳一揮，狠聲道：「我不相信犧牲了女兒一生幸福，她就能瞑目九泉！殘忍！自私！」

「哥！」「慾海花」掙出他的懷抱，道：「我說過，我今生只愛你一人，願意把身子奉獻與你，答應我吧！我們就在這裏廝守三天，然後我就遵照家母的遺囑，到死城去！」

唐煌忿然地道：「妳一定要去？」

「慾海花」默然點頭，兩顆大淚珠順腮滾下。

唐煌冷笑道：「為了成全妳這份孝心，理應讓妳帶著清白的身子前往死城，況且，我唐煌不是一個淫棍，不會接受憐憫的施捨！」

「好吧！」「慾海花」似乎下了決心，道：「哥，今生無望，小妹來生若仍托生女的，一定不負你的心意，我此去死城，就是以死城主人未亡人自居，希望你不要前去，以免使小妹為難！」

唐煌斷然地道：「按理說我本不應逆妳之意，但小兄身負重大使命，恐怕要使妳失望了！」

「慾海花」面色一變，道：「以你目前的身手，差堪獨步天下，千萬別意氣用事，不夜城中『鹽屍』、『虎面如來』等人，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若非弄僵了，唐煌眞想問問她有關「鹽屍」和「虎面如來」以及那個脖上套餅死去的人到底是怎麼回事？但現在心情壞透了，這是他有生第一次為情所困擾！

於是，他眼睜睜地看著「慾海花」依戀不捨地出洞而去，一朵將開的鮮花，將在一個死城中度過一生。

* * *

就在唐煌等人進入不夜城之後，武林中立刻鼎沸起來，盛傳一個年輕人打破了數十年來的慣例，不但闖進不夜城，而且全身而退，安然無恙，而且武功高得出奇，據說丐幫十七位長老聯手未接得下他十招！

這消息像風暴一樣，不到半月，傳遍整個武林，據說此人身材奇高，年約五旬，無人認識，也無人知道他的名字！

此刻唐煌已來到中原，這些聳人聽聞的消息，早在三五天前就聽到了，最初他以為那個風雲人物可能是霍

保，但後來經各方證實，該人確是五旬年紀。

而霍保才二十多歲，自不會突然變老，況且，以霍保的身手，也不可能在十招內擊敗丐幫十七個長老。

此人聲名大噪之後，就在邙山之麓定居下來，大興土木，建造了一座規模宏大的桃花塢，倚山傍水，險居要津。事實上這巨大建築早已開始興建，只是現在才被人發現。

於是，好奇的武林高手，接到桃花塢主的開派請帖之後，立即起程，前往道賀。因此，關洛道上盡是武林人物。

唐煌一算日期，桃花塢開派大典是九月初八，距重九之日雖僅一天，但他相信不會誤了和宮大哥之約，估計有一天一夜時間，可以趕到黃山蓮山峯。

因此，為了證實他心中的疑團，也夾在人叢中，進入桃花塢。

原來這桃花塢建在邙山之下的一條黃河分岔處，一半建於河岔中，一半迤邐於山坡之上的桃林中，氣派極大。

道賀的各派高手，包括六大門派的二流人物，由於唐煌盡量迴避，始終未被那些高手認出。

現在，百十個高手被迎入一個「迎賓館」之中，這「迎賓館」中早已擺好了盛筵，唐煌找了一桌陌生的人物坐下，等待著桃花塢主現身。

六派高手代表人物有鐵騎會副會主「大羅手」金羽、小會主「千手書生」藍天虹等，藍衣幫少幫主秦楓及所屬，「洪澤排教」副教主「陰司屠手」諸葛玉等人，丐幫二十五位長老，「雲烟教」副教主「吐霧狻猊」宋一塵等人。

使唐煌震驚的是，「千里獨行客」蕭立和「血水仙」蕭鳳至也赫然在座，鄧佐和鄧佑也陪侍在側。

唐煌再一打量，嘿！連「夢裏乾坤」宮驚海也來了，唐煌心想，這樣也好，免得再趕到黃山去找他了。

唐煌儘量以袖遮面，避免和一些熟人的目光接觸。

不久，天黑了下來，數十支牛油巨燭點燃了起來。

接著，自小門中聯袂走進二十個身著黃袍，身材又高又瘦的大漢，一個個死眉死眼，分別站在大廳四周。

唐煌覺得這二十個大漢好像有些面熟，不暇細想，因這小門中魚貫走進另外四個人。

唐煌倏然一震，心道：「是了！原來這都是不夜城慾望之門中見過的人物，只不知他們當時是假死抑是死而復活？」

為首之人身軀高大，相貌威猛，手提巨大方便鏟的「虎面如來」。第二個就是脖子上套著大餅的那個邋遢老人范代，綽號「飯來張口」，此刻脖上大餅已經不見。第三、四個是那兩個伏在大酒缸上的老人「酒池雙鯨」于氏兄弟。

唐煌更加深信這桃花塢的主人，必是不夜城中的高手，很可能就是那個「慾望神君」，不知他離開不夜城，建立桃花塢是何用心？

這四個人身形一分，東西南北一面一個，侍立不動，尤其「虎面如來」面目猙獰，把沉重的方便鏟往地上一拄，「咚」地一聲，連地殼也微微顫動，使這讌客的場面十分不調和。

迎賓館中百十個高手，都鴉雀無聲，顯然，他們所知道的秘密不會比唐煌還多，一個個都屏息靜氣地等待著。

而唐煌早已看出，最先進入大廳中的死眉死眼大漢，正是那些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鹽屍」，因此，他更確定這塢主必是「慾望神君」。

突然，「虎面如來」一聲暴吼，道：「塢主暨夫人駕到！」

這嗓門像山谷中的焦雷，震得大廳中「嗡嗡」作響，接着，一陣環珮叮噹及悉悉嗦嗦的羅衫拂動之聲傳來，一個身材奇高，一身錦袍，頭髮斑白的老人，大搖大擺踱進迎賓館中。

他的身後，跟着五個絕色女人，都是一身華服，蓮步細碎，花枝招展，顯然，她們都不是侍女身份，而是塢主的夫人。

現在，百十個高手，任何人都沒有吃驚，因為這派頭雖大，却沒有使人吃驚的理由，一個桃花塢主有幾位如花夫人，乃是稀鬆平常之事，何況，這位桃花塢主的樣子，也無奇特之處。

然而，唐煌却深深地吃驚了，他本以為這塢主必是不夜城主人「慾望神君」，現在證明完全錯了，而且，簡直錯到小人國去了！

這個高瘦的塢主，簡直就是傻小子霍保的化身，除了年齡相差懸殊之外，無論身材、面龐擧止神態都和霍保一模一樣！

唐煌一瞬不瞬地凝視著他，絕不放過任何一個細微的動作，「不錯！」唐煌心中呼喊著，此人若不是霍保，必是霍保的爹爹！

就在此時，塢主在五位夫人陪侍之下，坐上單獨一桌酒席的首位，五位夫人也順序就座，她們此刻抬起頭來，唐煌又吃了一驚，原來這五個絕色女子，正是那六個神秘女子之五，只是為首那個(也就是為唐煌吸吮屍毒那個)不在。

就在唐煌驚疑交集之時，那塢主持杯站了起來。

桃花塢主持杯站了起來，嘿嘿笑道：「本塢主開派之日，承各位登門踵賀，足見盛情，本塢主先敬各位一杯水酒，聊表謝意！」

說畢，一飲而盡，其餘高手也都站了起來，乾了一杯。

這一下唐煌又吃驚了，因為他十分注意這塢主的神態及動作，唐煌發

現剛才的話不可能是這塢主說的。

這當然是不太注意之人所無法發現的怪事，因爲唐煌發現塢主只是嘴唇掀動，作說話之狀，聲音却是另一個人發出的，像雙簧一樣。

同時這聲音略細，是一個女子放粗了喉嚨說的話，若不仔細聽，也難以發現。

而那發聲之人，正是五個絕色女子其中的一個。

接着塢主又道：「水酒薄餚，不成敬意，請各位不要客氣，儘量享用。」

這次唐煌更加留了意，不錯，塢主僅掀動嘴唇，另一個女子在說話，但他相信是一種很高明的借物傳音之法，大廳中百十個高手，竟全被瞞住。

唐煌心中雪亮了，這塢主必是傻小子霍保，奇怪的是他怎會變得如此之老？莫非是經過化裝易容？

突然，唐煌眼角一瞥，暗叫一聲「糟！」原來另一邊的蕭鳳至發現了他，正在指點給蕭立看，唐煌這時十分爲難，如果打招呼，必被其他門派之人發現，不打招呼，則有失禮貌，況且，他深信蕭鳳至一定會過來糾纏。

果然，他還未想出應付之策，蕭立和蕭鳳至已經站了起來，一面和「夢裏乾坤」打招呼，一面指指唐煌，向這邊走來。

宮驚海這時也看到了唐煌，但他立即猜出唐煌未打招呼之意，然而由於蕭氏父女的舉動，百十個高手都發現了唐煌。

而六大門派中的高手，和唐煌沒有過節的，可以說絕無僅有，這時都虎視眈眈地站了起來。

事已至此，唐煌並非怕事之人，索性大方點，站起來和蕭立及宮驚海打招呼。

蕭立呵呵大笑，十分愉快，道：「唐賢侄，你眞是信人也，鳳兒當眞是慧眼識英雄，她能爲賢侄侍巾奉櫛，可算是前世修來之福。」

唐煌不由一怔，暗覺不妙，這時蕭立却未覺出他的神色不對，自懷中取出一塊未雕的粗玉珮，呵呵大笑道：「也好，趁此盛會，當着天下高人之面，爲你們宣佈訂婚，也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

唐煌心中大呼「糟了」，想不到自己爲霍保代訂的親事，反而弄到自己頭上來，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應付，而一邊的蕭鳳至，心頭上開了花，她還以爲唐煌當着許多人面嫩呢，輕輕一扯他的衣襟，多情地道：「唐大哥，這是咱們的終身大事，你別難爲情。」

現在唐煌一切都明白了，必是蕭鳳至持那玉珮回去稟告了蕭立，而蕭立算定唐煌必定參加此番盛會，高興之餘，當衆宣佈開來。

唐煌不知不覺地出了一身大汗，這尷尬的局面，只有宮驚海知道，因爲他深知唐煌不愛蕭鳳至，同時對於這賭玉的移花接木之事也親眼見過。

他早就料到必有糾紛，想不到發生得這樣快，更想不到會在這種場合中發生。

然而，這個必須他來解圍，立即大步走近蕭立，低聲道：「老哥哥，這件事不宜現在宣揚開來，這裏面還有問題。」

蕭立乃是直心眼之人，以爲自己的女兒能許配唐煌這樣千中挑一的年輕人，乃是祖上有德，反而以爲宮驚海多事，又呵呵大笑道：「宮老弟，你有話待會再說，老夫今天高興極了……」

說畢一伸手，自蕭鳳至手中接過一支玉釵，抱拳作了個羅圈揖，宏聲道：「在座的朋友們，老夫蕭立，趁桃花塢主大吉之日鄭重宣佈，小女蕭鳳至，許配……」

突然，桃花塢主怪吼一聲，兩袖交拂，偌大的迎賓館中數千支巨燭一閃而滅，登時漆黑一片，百十個高手紛紛離座，只聞「颯」地一聲，好像有人凌空飛了過來，大聲嚷道：「小子，還我的老婆來！」

唐煌看得清楚，凌空飛來的人影，正是桃花塢主，不由吃了一驚，由他剛才兩袖一拂，即能熄滅全廳中所有的巨燭看來，近日武林中的傳說，顯然並未誇大，果然身負奇學。

同時，唐煌也證實了這桃花塢主確是傻小子霍保，至於他怎會突然變老，此刻不暇細想，眼見桃花塢主撲了過來，伸手搶去蕭立手中的玉珮和玉釵，挾走蕭鳳至，又凌空而去。

唐煌大吃一驚，他雖然不愛蕭鳳至，但此事却因他而起，萬一蕭鳳至有個不測，實在難以向蕭立交代，他大喝一聲，正要追趕，那知六大門派的高手，曾先後吃過唐煌的苦頭，此刻正是公報私仇的機會，暴喝聲中，四面八方撲了過來。

唐煌對宮驚海沉聲道：「老哥哥，你快和蕭前輩退出此場，小弟自信可以脫身，快走。」

宮驚海一看局面，深知自己在這裏幫不了忙，反而是他的累贅，立即拉着蕭立向外溜走。

迎賓館中漆黑一片，人影幢幢，奇怪的是誰也不去燃燭，這樣一來，唐煌雖無所謂，却苦了那些功力差的人物，在唐煌掃出數十掌之後，連唐煌的影子也未看清，就摔了出去。

然而，高手乃有百十個之多，同時，那些「鹽屍」及「虎面如來」等怪物，也都撲了上來。

「虎面如來」大吼一聲「滾開」，聲浪之大，連屋頂也有脫節飛去之勢，一干高手同時住手，退了三步。

唐煌知道不動手是不行了，立即撤下烏金斷魂鞭，蓄勢以待。

「虎面如來」宏聲道：「小子，是你携走了『慾海花』？」

唐煌不由大感慚愧，事實上等於

「慾海花」把自己救出不夜城，立即沉聲道：「不錯，大師有何見教？」

虎面如來宏聲道：「你可知犯了何罪？」

「在下不知犯了何罪？」

「你敢在本如來面前打馬虎眼。」

「在下是被她救出的。」

「你敢說謊？」

「不信算了。」

「本如來當然不信。」

「『夏蟲不可語冰』。」

「你說什麼？」

虎面如來文書底子有限，自然不懂。

唐煌道：「未聽淸就算了。」

「小子，本如來根本未把你放在眼目之中。」

唐煌道：「你是否把我放在眼中，根本不是什麼重要之事。」

「小子，你敢接我十招？」

「試試看吧……」

虎面如來大袖一揮，蒲扇大手在袖內一翻一甩，推出一股無儔狂飆，呈螺旋型捲到。

唐煌當然不敢大意，把內力提到九成，雙手一合一開再一扭而推出。

他推出的也是螺旋型的掌力，只不過對方由右向左，他的自左向右，適得其反，一個反五行，一個正五行，力道的運作就不同了。

「轟」然大震之下，泥塵暴旋，方圓五六丈之地難以視物，虎面如來退了七步，唐煌只退了六步半。

這似乎已有了勝負，但不明顯。只不過以他們的年紀來說，虎面如來是栽了。

虎面如來當然不會服輸，他絕不相信小唐有此功力，以爲必定小唐多用了一成功力。

於是又向唐煌全力推出一掌。

這一次唐煌自然不敢再留一分的能力了，也以十成內力推出螺旋罡飆。

雙方力道一接，天搖地動，砂飛石走，兩人各退了七步半，誰也沒有多退或少退半步。

虎面如來何等身份，不由爲之氣結。

由於他出了全力，就算唐煌施出了全力，他也算栽了。

就在這時，有人向小唐撲來。

由於泥塵氤氳瀰漫，視野不淸。

此人由後撲上，本就不懷好意。

唐煌又豈有不知，待其接近，車轉身形，「大擒拿」出手，未出三招就已擒了此人。

是不是此人太輕敵才會三招內被制呢？

唐煌低頭一看脅下那個傢伙，連動也沒動一下，心想，原來也不濟事，立即摔在地上。

奇怪的是這半天未見到桃花塢主和那五個絕世女子，唐煌心想，我必須把蕭鳳至找回，親手交與蕭立。

那知在他轉念間，突感一道勁風自背後射來，要閃已是來不及，「蓬」地一聲，屁股上被撞個正着，力道奇大，收勢不住，向前栽了一丈多遠。

未及回頭察看，「酒池雙鯨」和二十個「鹽屍」也同時撲到，陣陣屍臭中人欲嘔，唐煌厲喝一聲，掃出三鞭，力劈十餘掌，堪堪把二十個「鹽屍」震退，想不到「酒池雙鯨」竟在掌勁縫隙中滑了進來，兩腮一鼓，噴出兩道酒氣。

唐煌當然沒防這一手，同時他以爲憑一口內力吹口氣，絕不會傷人，那知兩口酒氣噴在臉上，唐煌倒吸一口冷氣，像頭重腳輕的醉人一樣，打了一個踉蹌，一張俊臉立即紅了起來。

這是什麼武功？唐煌雖然吃了虧，心裏却非常淸楚，深信絕不是邪法，這兩個傢伙既稱「酒池雙鯨」，可能採取天下名酒之精華，練成一種罡氣。

思忖間，手腳可沒閒着，「雷神鞭地」、「金枷鎖鬼」、「鬼影搜魂」，一連三絕招，狂飆乍起，只見一個個軀體失去了自制，在狂飆中旋轉，然後向四下飛出。

一聲大震，那些「鹽屍」和百十個高手滾在一團，而「酒池雙鯨」也被震到牆上，發出極大的聲音。

唐煌感覺頭昏腦脹，甩甩頭正要趁機出廳，那知又有一道勁風自身後射到，「咚」地一聲，屁股上又被撞了一下，這次力道更大，身子竟平射而出，「嘩啦」一聲，將窗櫺撞破，落在院中。

唐煌感覺屁股已被撞散似地，心想，眞是怪人怪事，動手過招那有這種打法？

眨眼工夫，「酒池雙鯨」、「飯來張口」和二十個「鹽屍」又圍了上來，其餘高手溜走了一半，剩下的都是和唐煌有深仇大恨之人。

而唐煌這時頭腦更加昏眩了，只能看到四周人影在晃動。

「酒池雙鯨」嘿嘿笑道：「小子，老夫的『見風倒』酒氣，還沒有失靈過，不過，你小子能支持這半天不倒，可見你眞有一套，這樣吧！你若能再接住我們兩口酒氣，去留由你作主！」

唐煌還眞沒有把握，但不接也不行，立即運起「離合鬆緊罡氣」把那一口酒氣向體外排洩。

「哼！」「飯來張口」冷哼了一聲，怒目瞪着「酒池雙鯨」。

唐煌感覺昏眩略好了些，却對不夜城這些傢伙下了戒心，就以「飯來張口」來說，到現在爲止，還沒見他出過手，每次攻敵，都是整個身子射向敵人，雖然乘人不備，却快得出奇。

而「酒池雙鯨」也很絕，光憑一口酒氣，就能使人醉倒，不知那桃花塢主的身手高到如何程度？

現在，「酒池雙鯨」老大對「飯來張

口」道：「范兄，剛才小弟擅專，尚請見諒，但小弟深信這小子接不下本兄弟兩口『見風倒』酒氣，不知范兄是否反對？」

「飯來張口」點點頭，好像連點頭也認爲多餘。

「酒池雙鯨」老大道：「范兄的意思是反對？」

「飯來張口」眼皮一撩，又搖搖頭。

「酒池雙鯨」老二道：「如此說來范兄是同意了？」

「飯來張口」眼睛一翻，索性閉上眼睛，不理不睬。唐煌知道此人是世上第一懶人，連肚子餓了都懶得動手，所以說話也認爲是一件痲煩的事。

這時唐煌已經閉住呼吸，準備迎敵，「酒池雙鯨」兩腮一鼓，正待吐出「見風倒」酒氣，唐煌展開「七步迷踪身法」，電欺而上，疾扣兩人的手腕。

這一來，出乎「酒池雙鯨」意料之外，兩口酒氣已經吐出，却自唐煌頭頂射出，而唐煌已經扣住了他們的小臂。

「酒池雙鯨」自以爲必定得手，他們忘記了交代一句，對方不準移動身形，更不能以攻爲守。

他們輸在不夜城主人手中，以致受人驅使，無話可說，如今栽在一個年輕人手中，既驚且怒。

豈知一道疾風電射而至，唐煌不必回頭，已知是那懶鬼偷襲，只得撤手橫閃一步，向懶鬼頭上抓去。

這一抓是含怒而發，非同小可，但懶鬼不避不閃，却大喝一聲「唐一飛」！

唐煌倏然一震，硬生生地撤回手來，退了一步，厲聲道：「唐一飛怎樣？」

這懶鬼非到十分危急或不得不說話時才張口，這句話收了效，再也懶得說話，向「酒池雙鯨」呶呶嘴，三人立即呈包圍之勢，準備聯手。

唐煌可不怕他們，收起長鞭撤下長劍，不待他們發動，一口氣攻出三十餘劍。

這是「天地二聖」的「天地十三劍」，況且唐煌內力大增，威力之大不可估計，但却無法迫退三個怪人。尤其懶鬼的打法十分奇特，懸空就撞上一頭，防不勝防。

唐煌心想，若連不夜城的小嘍囉也應付不了，如何應付「慾望神君」？又憑什麼去闖死城？

他暗哼一聲，納足「離合鬆緊罡氣」、「嗡」地一聲，長劍上竟發出奇大的聲音，雄渾的內力使劍身震成弧形，像洒落漫天弓影。

這正是他的第四招奇學「五鬼開道」，罡風勁氣令人透不過氣來，不但「酒池雙鯨」手忙腳亂，連那懶鬼也不得不出手應付。

但這招劍式太霸道，而且他們都低估了唐煌，現在要想自保都心餘力絀了。

眼看這一片弓形劍芒罩來，三個怪物必定零碎死去，突然劍[illegible]驟急而緩慢，像傾盆大雨突然[illegible]。

三個怪物撿了一條命，[illegible]步，但這時唐煌却面色大變，感[illegible]中一陣絞痛，「哇」地一聲，把隔夜飯也吐了出來。

像飯酒過多一樣，所吐的東西又腥又臭，有的自鼻孔中瀉出來，而且還沒有吐完。

「酒池雙鯨」自然知道唐煌內力深厚，雖將那口酒氣迫散，却進入胃腸之中，非吐瀉出來不可，這是除了「慾望神君」之外，第一個中了酒氣而未躺下之人。

他們當然不會放過這大好機會，疾掠而上，一邊一個，扣住了唐煌兩腋下的攢心穴。

唐煌心裏難過極了，出道以來，獲得奇遇之後，曾幾度失手，都是栽在經驗不足上，現在攢心穴被扣住，肚中仍在翻騰，却吐不出來。

現在，又想起他失踪的媽媽，他覺得自己的命運像媽媽一樣的苦，不知宮大哥有沒有媽媽的消息？

「兩位的功勞眞不小。」

聲音來自院落之外，但語音甫停，人也到了附近，唐煌還未睜開眼來，就感覺來人的語氣含有敵意，心想，必是桃花塢主五個夫人之一。

他並未睜眼，肚中不停地翻騰，只希望「酒池雙鯨」能暫時鬆鬆手，讓他吐個痛快。

只聞「酒池雙鯨」之一道：「門姑娘，這小子交給妳如何？」

姓門？唐煌睜開眼來一看，原來就是那個爲他吮屍毒的神秘少女，現在唐煌又知她就是不夜城中之人，雖然在不夜城中未見到她，但那五個少女在那裏，諒她也是，立即又閉上眼睛。

姓門的少女道：「我可不愛管這檔子閒事，一旦出了岔子，我也擔待不起。」

「酒池雙鯨」道：「門姑娘別小題大作，如果我哥們連這小子也不能送回不夜城，那眞是酒囊飯袋了。」

那姓門的少女微微一笑，道：「『酒池雙鯨』和『飯來張口』乃是不夜城中有頭有臉的人物，我門玉華自然不便低估，不過……」

門玉華放低聲音，肅然又道：「三位也許聽說過那個擎鷹的怪物吧？」

「酒池雙鯨」嘿嘿冷笑道：「管他是擎鷹的或是擎……」

他們說到這裏，好像突然想起什麼，悚然一震，道：「門姑娘是說……」

門玉華截斷他們的話，道：「不錯，那怪物剛剛在附近出現過，不是本姑娘洩氣，連我也不是人家的對手。」

「酒池雙鯨」極力表示鎭靜，互視一眼，道：「是刀山也得闖過去，門姑

娘，咱們今天要會會高人。」

門玉華道：「三位既然有此豪氣，本姑娘自也不便煞風景，不過，三位當還記得十五年前，在崤山閻王溝中，七十二個武林高手於一夜之間，雙目盡被剜去那件事？」

「酒池雙鯨」面色微變，立即又冷笑道：「門姑娘的立場是……」

門玉華沉聲道：「本姑娘特來警告，希望三位小心，別無他意，如三位懷疑本姑娘，本姑娘將和三位避道而行。」

這一手眞絕，吊足了「酒池雙鯨」的胃口，現在只有「飯來張口」范代仍然無動於衷，在一邊閉目養神。

「酒池雙鯨」老大道：「那也不必，此番面臨大敵，我們理應同仇敵愾才是，若出了岔子，不光是本兄弟的恥辱，也是門姑娘的恥辱，更是不夜城的恥辱。」

「好吧！」門玉華回頭對那些鹽屍沉喝一聲，道：「你們撤走，現在用不到你們。」

那些「鹽屍」也十分聽話，一齊退去，「酒池雙鯨」點了唐煌的穴道，挾起來就走，「飯來張口」也木然地跟在後面，門玉華殿後，出了桃花塢。

唐煌並不怕再回到不夜城，因爲他想揭開那「慾望之神」的眞面目，只是以這種方式去不夜城，必被「龍燈飛魂」及「棋魔」等人恥笑。

況且，他十分懸念自己的媽媽，想不到自己連獲奇遇，武功倍增，連媽媽的安全也無法維護。

對於這個門玉華，心中不再有半點綺念，因爲他已確定她是不夜城中之人，也就是殘害九位奇人的發號施令之人。

現在，在他腦海中盤旋着幾個人影和問題，那就是「慾海花」費小潔，失踪的媽媽及爹爹，還有死城。

一個絕世姿容的少女，竟能遵守母親的遺言，嫁給一個死人牌位，這份孝心和勇氣，確使唐煌佩服不已。

曉霧十分濃重，崤山的風竟吹不散它。

「酒池雙鯨」老二于奮挾着唐煌，老大于勉緊跟着他，門玉華此刻正領先奔行。

「呱……呱……呱……」

一陣奇大的怪叫之聲，來自天空濃霧之中，接着，一個巨大的暗影凌空飛來，帶起一片罡風。

「呱……」狂風急瀉而至，有如排山倒海，門玉華畢竟不凡，身形疾挫，貼地掠出五丈、「蓬」地一聲，于勉慘叫半聲，被一個龐然大物擊出十丈之外，那片罡風呼地掠過，連地上的石塊也飛濺起來。

于奮挾着唐煌，滾出三五丈，尚未站起來，更未看清空中是什麼怪物，只見百十丈外濃霧中，雨盞大逾海碗的黃燈電射而來。

門玉華大喝一聲：「快把那小子拋過來……」

于奮這時已發現哥哥于勉全身血漬，那個身子被擊得失去人的形態，不由驚怒交集，也就豁出去了，自不願聽別人指揮，同時毒念忽起，竟以唐煌的身軀向那飛來的龐然大物掃去。

那知這怪物飛行太快，于奮仍然遲了一步，「呱……」

于奮又是一聲慘嗥，撒手丟下唐煌，掩着左目，滾出五六丈外。

門玉華厲喝一聲，撲向唐煌，正要解他的穴道，怪物又飛了回來，原來那兩盞巨大的黃燈，是兩個巨目，兩隻巨翼平伸，竟有七八尺之長。

門玉華只得暫時放棄唐煌，撤出長劍，向那左邊的巨目戳去。

「噹」地一聲，門玉華的長劍被怪物的鋼爪震開，差點脫手飛去。但這一劍也用了十成力道，那怪物也被震得一偏，掠了過去。

門玉華出手逾電，解了唐煌的穴道，美目一掃，不由寒意陡生，原來于勉雙目已被剜去，整個身軀也變了形。

于奮被剜去左目，仍然痛得滿地亂滾，就在這眨眼工夫，那怪物又掉頭飛來，似乎這怪物每次攻襲人，都是剜取人的雙目。

門玉華這次以十二成眞力，連人帶劍向怪物胸前刺去，這種攻敵之法最爲危險，不到萬分不得已不宜使用，萬一刺不中，身懸半空，就有殺身之禍。

「克察」一聲，長劍一折爲二，那怪物似也被激出怒火，身子一偏，劃了個小半弧，以銳不可當之勢，斂翼猛衝而下。

門玉華虎口震裂，魂飛魄散，知道這怪物的巨翼、雙爪和鋼喙都厲害無比，絕不能讓牠接近，況且，她不知道唐煌這時如何了。

怪物挾着暴風衝來，門玉華集畢生功力，將那半截殘劍擲出，逕奔怪物的右目。

怪物雖然通靈，畢竟是扁毛畜牲，且下衝之勢又快，那殘劍出手就到，況且，門玉華的擲劍手法，乃是暗器至高法門，名叫「左右逢源」，不走正路，令人難以捉摸。

只聞「卜」地一聲，接着「呱呱呱！」三聲怪叫，那長劍竟沒入怪物左目之中，僅露出一個劍柄。

那怪物痛得發狂，巨翼交剪，砂飛石走，在空中翻了個身，斜撲而下。

這攻勢更加驚人，利爪箕張，向門玉華面上抓去。

門玉華身形一挫，雙掌力推而出，「蓬！」她倉促出手，僅有六七成力道，不偏不倚擊中怪物頷下。

那怪物被震得飛出三四丈，巨翼「卜卜」猛撲，黃塵暴捲，似乎也傷得不輕，但牠仍然掉過頭來，以左邊鐵

翼橫掃而下。

這一掃之力，就是一塊千斤大石也得變成石粉，門玉華自知九死一生，就地疾滾三丈，抓起一塊大石，向怪物頭上擲去。

「蓬！」碗大的石頭在怪物頭上濺起一蓬石粉，像搔癢一樣，甩甩頭再換右翼斜掃而來。

突然一聲大喝，濃霧中竄出一條毒龍似的黑影，「叭」地一聲，擊在怪物的右翼上。

像一面巨鼓被大力擂了一下一樣，那怪物痛叫一聲，連翻兩個身，墜了下來，「刈」！那左翼竟插入泥中三尺多深。

門玉華死裏逃生，擦去額上的汗水，回頭一看，唐煌握着烏金斷魂鞭，站在她的身後。

門玉華一向指揮別人，心高氣傲，但現在唐煌面前，也有點侷促不安，因爲他的風範太動人了。站在他的身邊，像手中持一面堅不可摧的盾牌一樣，有一種非常强烈的安全感。

唐煌臉上沒有一絲笑意，也沒有看門玉華一眼，抖手揮鞭，捲起于奮的身子，丟在于勉的屍身之旁，用勁奇妙，一點也沒有摔着。

他撤回長鞭，向那怪物望去，此刻曉霧已逐漸稀薄，原來這怪物是一隻奇大的貓頭鷹，這時已經拔出巨翼，側着頭把左目中的鮮血抹在羽毛上。

其實，唐煌這時要殺死這隻巨大的貓頭鷹易如反掌，只是他有點好奇，世上奇禽異獸固然很多，但像這樣大的貓頭鷹，非但未見過，也從未聽說過。

他深信這貓頭鷹就是門玉華剛才對「酒池雙鯨」說的那個擎鷹的兇禽，只是這半天未看到「飯來張口」，甚覺奇怪。

唐煌四下一看，原來那傢伙倚在一塊岩石上睡着了。

「唐大哥，謝謝你臨危援手，救我一命。」

唐煌面色肅然，道：「我們誰也不必謝誰，從現在開始，妳不欠我的情，我也不欠妳的情，將來若發現妳們暗襲九位前輩而沒有正當理由時，咱們仍是深仇大敵。」

門玉華面色一黯，道：「也好，唐大哥，將來你一定明白小妹的心意。」

唐煌冷淡地道：「在事情未澄清之先，請別這樣稱呼。」

門玉華幽幽地道：「是的，唐大哥，我知道高攀不上你。」

唐煌道：「我現在只想問你一句話，回不回答是妳的自由，我絕不怪你。」

門玉華道：「只要是我知道的，知無不言。」

唐煌沉聲道：「『慾望之神』到底是誰？」

門玉華震顫了一下，顯然這問題太嚴重了，猶疑了半天，使唐煌大感不耐，冷笑道：「我剛才說過，回不回答是妳的自由。」

門玉華急得搖搖頭，道：「不是這意思，我不想告訴你，只是爲你好。」

唐煌冷笑一聲，道：「盛情心領，妳只要回答問題的一半就行了，我想這樣不會使妳太爲難。」

唐煌一雙俊目緊盯着她的玉臉，一字一字地道：「『慾望神君』是不是家父唐一飛？」

門玉華吁了一口氣，道：「不是。」

唐煌緊張的心絃鬆了下來，心想爲人子者，動輒懷疑自己的爹爹，實在太不應該。

現在他又充滿了信心，覺得爹爹絕不是那種人，又補充一句，道：「妳沒有說謊？」

門玉華正色道：「我要是騙你，還不如乾脆不回答你的問題好些，你說是不是？」

「謝謝妳！」唐煌突然轉過身子，只見那巨大的貓頭鷹展翅飛起，落在一個身軀高大的老人肩頭之上。

唐煌心想，這就是那個擎鷹的人了，只見這老人鷹目塌鼻，雙肩奇寬，那巨大的貓頭鷹單爪站在他的右肩上，低下頭「呱呱」悲鳴着。

老人兩指一捏劍柄，拔了出來，又爲貓頭鷹敷了藥，一抬頭，鷹目中射出兩道寒芒，道：「誰說『不夜城』主人不是唐一飛？」

唐煌和門玉華同時一震，尤其是唐煌，面色一寒，向門玉華望去。那種輕視和忿怒的眼神，好像在說：妳的謊言馬上就被拆穿了。

同時他的心好像被戳了一下，面色又蒼白起來。

門玉華不由大怒，她雖知道這個人物十分厲害，盛怒之下也管不了那麼多，厲聲道：「老賊，你認識『慾望神君』？」

老人冷哂一聲，道：「妳這豈不是多此一問。」

唐煌緩緩向老人走近，雙目中射出冷厲的光芒，道：「尊駕的大名是……」

老人輕蔑地瞥了唐煌一眼，道：「老夫『大梟追魂』鐵大器，小子，你是唐一飛的兒子？」

唐煌不由駭然，這名字曾聽媽媽和幾位奇人說過，據說此人遇上大敵，人梟配合進攻，數十年來，還沒聽說過任何人能接下來。立即答道：「不錯，唐一飛乃是家父。」

「好吧。」「大梟追魂」大剌剌地道：「看在唐一飛面上，不！看在『慾望神君』面上，老夫放你一馬，但要把這妞兒留下。」

他的語氣倨傲極了，好像早就料到對方不敢違抗，而且必定感激他的恩德似的。

唐煌聳聳肩，揶揄地一笑，道：

「大話先別說在前頭，待會本人能否放過你，全看你能否說實話，鐵大器，你有何証據，『慾望之神』就是家父唐一飛？」

「大梟追魂」楞了一下，似沒想到這小子敢如此狂妄，厲笑一陣，道：「小子，你沒有資格要老夫回答這個問題，今天你死定了。」

唐煌咬咬下唇，道：「氣派是夠了，只不知手底下如何？鐵大器，據我猜想，你可能和不夜城及死城都有點淵源。」

「大梟追魂」獰笑一聲，道：「當你失去雙目時，老夫會告訴你，讓你做個明白鬼，出手吧，將來有人會爲老夫做證，是你逼老夫動手的。」

唐煌深知人鳥夾攻，非同小可，現在，必須先試試老怪的功力如何？然後再籌謀對策。

門玉華把「飯來張口」踢醒，大聲道：「范代，大敵當前，虧你能睡得着，快起來幫助唐煌，他現在雖是我們的敵人，但爲了應付更大的敵人，只得暫時和他聯手。」

唐煌大聲道：「不必了，在下今天必須使他心服口服。」

就在這說話工夫，「飯來張口」又倒地睡着了。

門玉華冷哼一聲，「叭」！一脚把他踢出兩丈多遠，狠聲道：「像你這種人活在世上，簡直是糟蹋糧食。」

唐煌運起「離合鬆緊罡氣」、「呼」地一鞭，一上手就是「雷神鞭地」，鞭梢在鐵大器面前晃動，也不知要攻他那一個方位。

鐵大器輕視之心立斂，一抖肩，那貓頭鷹「呱」地一聲飛起，左翅一斂，以右翅向唐煌斜劈而下。

而鐵大器却在這一會兒工夫，不知以何種手法，揪住了鞭梢，「哈！」老魔笑了半聲，突感那鞭梢像一條滑不溜手的鰻魚，竟從指縫中溜了出去。

而唐煌也在這刹那間撤出長劍，一式「金枷鎖鬼」，「刈」地一聲，巨大的羽毛紛紛落下，巨梟怪叫一聲，冲天而起。

但唐煌也暗吃一驚，深信若非這巨梟左目已瞎，且剛才負了傷，這一劍未必能得手，雖然如此，也感覺虎口發熱。

這一切幾乎發生在同一時間內，鐵大器笑了一半，被人家抽回鞭梢，又見愛鳥受傷，不由暴怒，「颯」地一聲，撤出一根梟頭巨尺來。

此尺長僅三尺，寬若半尺，兩面無刃，尺身上鑄着無數的梟頭，那些梟喙比鋒刃還厲害。

恰巧唐煌一鞭抽來，鐵大器一閃避過，唐煌橫掃一鞭，將空中巨梟迫了回去，又一口氣揮出七劍。

「噹噹噹！」兩人都幾乎握不住兵刃，然而，拚着虎口震裂也得握住，不然就算栽了。

「呼」！巨梟筆直衝了下來，唐煌疾閃一丈「刮」地一聲，地上被掃出一個大溝，巨梟又冲入高空。

「噹噹」之聲不絕於耳，火星在薄霧中迸射，方圓數十丈之地，被巨梟扇起無儔的風暴。

門玉華撿起那半截長劍，撲了上來，正要動手，唐煌沉聲道：「請退下去。」

門玉華不理不睬，向老魔攻出三劍，唐煌一抖長鞭，指向門玉華，一丈五六尺長的烏金斷魂鞭，竟挺得筆直，指向門玉華的心窩。

門玉華駭然而退，恰巧巨梟掠了過來，唐煌一式「鬼火燎天」，向巨梟肚上刺去。

同時長劍疾點，發出五道劍身之淚，這一招正是「五鬼開道」。

「噹」！梟頭尺被震了回去，那巨梟也被挺直的長鞭戳下一撮羽毛，「呱呱」怪叫兩聲飛入高空。

但唐煌絕不放鬆半點可逞之機，長鞭一絞，竟縮成一個鞭球，疾搗老魔的面門。

老魔現在才知道厲害，梟頭尺灑出重重尺幕，只守不攻，這樣一來，加上巨梟牽制，一時之間，唐煌要想勝他確也不易。

薄霧之中黃塵滾滾，罡風呼嘯，百十招過去，唐煌大喝一聲，施出第五式剛研出的絕學「鬼神同號」。

「噹」地一聲，老魔蹬蹬蹬退了三步，那根梟頭尺重重地擊在他自己的左肩之上，衣屑紛飛，立即露出皚皚的白骨。

老魔敗得沒有話說，一抬手，巨梟斂翼落在他的右肩之上，慘然地道：「小子，老夫只怪自己功夫不純，無話可說，咱們後會有期。」

說畢，那巨梟一展巨翼，老魔抓住牠的雙爪，帶上半空一會不見。

唐煌深信這老魔的功力，是出道以來他所遇到最高的一個，若非剛剛研成的奇學，今天恐怕要血濺荒山。

「唐大哥，」門玉華以傳音之術對他道：「請賞我一鞭或一劍，讓我身上帶點傷，回去也好交代。」

唐煌巴不得早點離開她，悶聲不響，回身掃出一鞭把門玉華捲出十餘丈之外，門玉華打了三個「寒鴉步」才站穩，招呼「飯來張口」挾着「酒池雙鯨」疾馳而去。

但門玉華在臨行時却以傳音之術道：「唐大哥，不管你對我如何，小妹對你此心不渝。」

唐煌抬起衣袖擦擦汗水，不由哼了一聲，遙望東山，已露曦光。

然而，另一個使他震驚的人影，又在視線中出現。

此人正是身軀高瘦，一身錦服的桃花塢主。

後面緊跟着五個夫人和蕭鳳至。

唐煌看到蕭鳳至，不免有些歉然，因爲她對他傾心最早，同時唐煌深

知她不會喜歡霍保。

這桃花塢主除了年齡大些之外，和霍保完全一樣，唐煌仔細看了一會，沉聲道：「霍大哥，你不認識唐小弟了麼？」

桃花塢主正要答話，那五個夫人一齊扯了他的衣袖一下，示意不叫他出聲。

唐煌冷笑道：「霍大哥，記得你以前是一位肝膽照人，敢作敢為之人，想不到去了一趟不夜城，完全變了。」

蕭鳳至自第一眼看到唐煌時，就眉黛籠煞，恨不得上去咬他幾口。

唐煌和她目光一接，心中更加不安，覺得宮大哥說得不錯，這件事做得太過份了些，如今想來，實在對不起她。只是為了自私，怕她纏自己，就把她許給一個她所不喜歡之人。

唐煌抱拳歉容道：「蕭姑娘，請恕在下一時糊塗，將霍大哥的珮玉當作自己的，企圖移花接木，成全你們兩人，其實這也是一份好意，霍大哥為人忠誠，且是名門高徒，當時在下並未考慮到姑娘不喜歡他。」

蕭鳳至突然格格嬌笑一陣，但那笑聲却非常複雜，難以捉摸她的眞正笑意。

唐煌臉上一陣青一陣白，吶吶地道：「蕭姑娘因何發笑？」

蕭鳳至面色一寒，冷峻地道：「你怎知我不喜歡他？」

唐煌不由一楞，更加不安，道：「既然蕭姑娘喜歡他，那就太好了。」

「你眞是一位君子。」蕭鳳至輕蔑地道：「尊駕憑什麼對本姑娘之事如此關心？」

唐煌張口結舌，心想，是呀！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麼？立即紅着臉，道：「既然如此，在下也就放心了。」

蕭鳳至冷笑道：「你早就該放心了，你以為你比他高明些？」

唐煌自知理屈，對於這些冷嘲熱諷只得故作不聞，道：「在下從未以為比他高明，事實上霍大哥為人憨直忠誠，樸實無華，乃是性情中人……」

蕭鳳至切斷他的話，道：「對了，一個人最重要的條件，不是英俊的外表，而是純潔的內涵，尊駕在這方面差得太多，因此，本姑娘承認以前瞎了眼，看上了一個虛有其表的騙子。」

唐煌一生中從未受過這種汚辱，一顆心像被撕裂一般，然而，有什麼辦法呢？這就叫做自取其辱啊！

蕭鳳至格格一笑，踏着春風俏步，走到桃花塢主身邊道：「塢主，請你給小妹出口氣。」

這聲小妹在唐煌聽來，心中雖無酸意，却十分不是味道，沉聲道：「請問蕭姑娘，這桃花塢主可是霍大哥？」

蕭鳳至把把身子貼在塢主身上，冷漠地道：「你沒有長眼睛？」

唐煌道：「霍大哥不過二十幾歲之人，怎會於一月之內老了數十歲？」

蕭鳳至冷笑道：「虧你自誇為了不起的人物，連這點常識都沒有，不夜城的『慾望之門』中，有酒色財氣四關，最後一關，却是世上最令人忿恨，煩惱之事，只要是有思想有心肝之人，一旦看到那些令人氣忿之事，就會像伍子胥一樣，於一夜之間鬢髮斑白。」

「哦！」唐煌恍然大悟，道：「霍大哥，想不到小弟一時疏忽，和你失去聯絡，竟使你連獲六位嬌妻，眞是可喜可賀……」

蕭鳳至一扯霍保的衣襟，道：「塢主，請你把他拏下。」

霍保似乎很聽蕭鳳至的話，其實蕭鳳至在這六個少女之中，不能算是最美的一個，但霍保却對她言聽計從，大步走向唐煌，神色木然，迎面劈出一掌。

唐煌一面招架，一面大聲道：「霍大哥，你不可和她們同流……」

「啪」！唐煌連退一大步，不由大吃一驚，心想，一個人眞能在一夜之中蒼老數十歲？而且武功增加數倍？

過去，兩個霍保也不是唐煌的敵手，雖然剛才唐煌僅出了三四成眞力，但他感覺這一掌力道之大，即使全力接下，也未必能佔上風。

就在他轉念之間，霍保得寸進尺，一口氣劈出七掌，却比七十掌還難以應付，唐煌又退了兩步。

而蕭鳳至敵意的笑聲，及那五位夫人的輕蔑哂聲，都像鋼針似的戳着他的心，唐煌將內力提到八成，回敬三掌，沉聲說道：「霍大哥，你該知道令師是死在何人之手，你應該……」

霍保悶聲不響，無動於衷，步步進逼，又將唐煌迫退三步。蕭鳳至拍手冷笑道：「只能欺負武林三四流角色，原來也是徒有虛名之輩。」

唐煌被激起怒火，輕蔑地看了蕭鳳至一眼，冷哼一聲，「五鬼開道」「鬼神同號」兩絕招同時出手。

「蓬蓬」兩聲，掌勁四溢，竟是勢均力敵，唐煌厲聲道：「霍保，你甘為不夜城驅使，可別怪小弟手下無情了……」

「鬼火燎原」以十成眞力施出，霍保脚下像爆炸開來似的，砂石向四面八方激射，但霍保在塵霧中，却像海天巨浪中的礁石，竟能屹立不搖。

罡風一陣急一陣緩，正是「離合鬆緊罡氣」發揮了威力，把霍保的一身錦袍撕得片片碎，幾乎無法遮羞。

然而，這一絕招變化無窮，霍保雖能勉強接下來，也可能受傷，就在此時，數聲嬌叱，五位夫人和蕭鳳至一擁而上，十餘道陰柔掌力山壓而來，尤其是蕭鳳至，出手攻擊的部位更加狠毒。

現在，唐煌眞動了殺機，心想，為了九位奇人的大仇，即使犧牲了霍保一人也在所不惜，在這一片幾乎無可喘氣的狂飆之中，他的身形在極小

的幅度中轉折七八次，施出第七式「鬼神皆驚」。

他這次研出的招式，一招比一招厲害，但內力消耗也大，霍保和六個女子深感畢生遭遇的最大威脅和壓力。

他們幾乎無法隨自己的意念移動身子，更不能痛痛快快喘上一口氣，只感到身上每一寸環節都負荷着千斤壓力。

狂聲呼嘯中，只聞「颯颯」的聲音，黃塵中現出六個白玉似的胴體，衣衫變成布屑，向四面飛舞。

唐煌雖然動了眞火，但仍不想殺死他們，尤其對這個被人挾持，神智不清的霍保，更不忍下手。

然而，他剛剛研成十餘招，尚沒有充裕的時間再加精研，因而此刻想立刻收回功力，根本辦不到。

就在數聲悶哼之中，一條人影穿入罡風之中，向唐煌抓去。

唐煌乍感腦後生風，不由吃了一驚，雖然此刻他那一招「神鬼皆驚」已近尾聲威力大減，但來人能穿破掌風，欺近五尺之內，功力已比這幾個人高出多多，急切中反臂一撩，以「離合鬆緊罡氣」施出一式普通招式「倒打天鐘」，這一撩之力也非同小可，那知對方似乎早料到他必出這一招，不避不閃，扣住他的「臂臑穴」，把他帶出三丈之外。

在這刹那間，霍保和六位女子驚呼一片，幾乎是裸着身子，飛出兩丈之外，差點摔倒。

唐煌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個戴着面罩的婦人，看不到她的面目，無法確定她是誰。

其中一個夫人一躍而起，以破布遮掩着隱私之處，對那婦人厲聲道：「尊駕何人？莫非是『慾望神君』派來的？」

那婦人猶疑了一下，低聲道：「不錯，本人奉神君之命，擒拏此子回城覆命。」

那夫人楞了一下，道：「尊駕可否告知大名或者讓我們看看妳的面孔？」

那婦人冷漠的道：「除了神君之外，誰也沒有資格看本人的眞正面孔。」

那夫人似感不妙，冷笑道：「尊駕就想這樣把人帶走？」

婦人輕哂一聲，道：「你說說看，怎樣才能把人帶走？」

那夫人怔了一下，道：「總得提出一點保證來，我們也好回去交代！」

那婦人伸手在頭上拔下一枝小絨花，擲在那夫人面前，道：「把這個帶回去，神君自然知道！」

唐煌向地上望去，一支白色小絨花插在地上，微微顫抖。

這種花很奇特，花葉上綻出花朵，花朵上有一層薄薄的絲絨，乍看起來，好像一層薄霧。

那夫人拈起那支小花，臉色微變，道：「妳就是『霧曇花』潘蓉蓉？」

那婦人轉身挾起唐煌，道：「看不出妳還有點見識！回城覆命去吧！」

唐煌此刻若非穴道被制，他會放聲大喊，因為他太激動了，也太高興了，想不到臥病在床的媽媽，竟有這等高絕的身手。

唐煌認識那支小絨花，那是媽媽行道武林的標記，由於她行踪詭秘，身手又高，闖出一個「霧曇花」的綽號。

霍保和六個女人眼看著唐煌被挾持而去，並未追趕，那是因為他們衣不蔽體。

不久來到一片上古的樹林之中，此刻雖然紅日東昇，但在這茂密的樹林中，仍像夜裡一樣。

那婦人放下唐煌，解了他的穴道，唐煌悲呼一聲「媽」！跪在婦人面前，淚如雨下。

他現在的興奮超過多年來所受的悲苦千萬倍，他現在的眼淚，是興奮的淚水，媽媽健康如昔，他感覺自己所吃的苦頭簡直微不足道。

滴滴淚水都淌在婦人的金蓮上，但過了好久，那婦人始終未動一下，也沒有說一句話。

唐煌以為媽媽也在傷心，本來嘛！唐煌一脈單傳，在父母面前像瑰寶一樣，母子重逢，在興奮之餘，自免不了感慨萬千。

大約有半個時辰，唐煌跪得膝蓋也酸了，那婦人仍然沒動一下，不由感到奇怪起來。他認為，最低限度，媽媽也該說幾句安慰的話。

突然，那婦人冷淡的說：「你起來看一看，我是不是你的媽媽？」

唐煌大吃一驚，仰頭一看婦人的面罩，已經取了下來，差點驚呼出聲，也差點誤認是「慾海花」費小潔。

現在，唐煌深信這美婦必是「慾海花」的媽媽「金玉雙仙」之一的費玉潔。

但是，據「慾海花」說她的媽媽已死，留下遺囑，要她遵守婚約，到死城去嫁那個死人牌位。

唐煌有點忿怒了，雖然她是「慾海花」的媽媽，但唐煌認為她是故意戲耍他，冒充他的媽媽「霧曇花」潘蓉蓉，其次，他認為這婦人的心腸狠毒，假裝死去，要她的女兒去嫁給一個空洞的名義！

唐煌一躍而起，退後三步，沉聲道：「前輩可是『慾海花』費小潔的媽媽？」

那婦人冷冷的道：「既知道又何必明知故問！」

唐煌腦中又映出「慾海花」和他臨別時的悲怨之態，想起她的多情，她的偉大，覺得這個做媽媽的不及女兒萬分之一，不由冷笑道：「以前輩的身份，似不必借人家的餘蔭，冒充家母之名！」

「哼！」費玉潔道：「將來你會知道是誰冒充誰？」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阿恨三小設下圈套，試探唐家三子誰假誰眞，結果查出老大唐子敬是冒充的，將冒充的屠城殺死，由小流浪頂替，騙過假唐威，獻計先幹掉唐子明、唐子剛，徹底佔領唐家堡，然後再包圍武館，撲殺七殺教，這個建議被接納，假唐威取出信物，下令行動，小流浪又建議採取暗襲方式，假唐威嘉許，正中七殺教的毒計，去一個死一個，可惜走了禍魁，假唐威見機溜走……



新派武俠長篇／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七殺刀

唐家堡祖孫相認　百香園老賊被困

甥舅二人彈身而上，出招如電，兩名守衛的生死不過指顧間事，乍聞一聲悶雷似的暴喝傳自牢內：「住手！」

假唐威應聲而出，眸中充滿了濃濃的殺機。

手裡握着一條鐵鍊，另一頭牽着一個人，正是恨天生的外公，唐子明的爹——唐家堡主神指唐威。

雙手雙脚均被鍊鐐銬住，由假唐威拖着走，狀甚狼狽。

另有八名高手環伺左右，戒備森嚴。小流浪也在場，夾在眞假唐威的中間。

事出意外，阿恨、唐子明心頭大駭，手中一滯，兩名守衛已退出一身之地。

阿恨怒吼道：「老賊，你好快的動作。」

假唐威厲色道：「閃開，不肯讓路的人就是跟唐老兒過不去。」

一名高手道：「這麼大歲數的人，少了一條胳膊斷了一條腿，以後的日子不好過。」

小流浪也威風凜凜的湊熱鬧：「識時務者是俊傑，好漢不吃眼前虧，乖乖的滾出去才是聰明人。」

阿恨沒有動，鐵青着臉，道：「老賊，你想幹什麼？」

假唐威面無表情的道：「眼前只要求你倆滾到外面去。」

唐子明望着老父，熱淚盈眶的道：「假如我們不答應呢？」

那名高手亮出一支匕首來，架在唐威的耳朵上，恫嚇道：「不答應就請你們先吃一隻猪耳朵。」

小流浪道：「然後就是白雲猪手，金華火腿。」

阿恨、唐子明都是聰明人，自然不敢拿唐堡主的生死當兒戲，互望一眼，心意已通，在投鼠忌器，別無良策的情況下，只好退出牢房。

外面，唐家堡內，就這麼片刻工夫，已燃起無數火把。

而且，殺聲、喊聲、格鬥聲、慘叫聲……不絕如縷。

但是，來得快，去得也急，很快便趨於沉寂。

火把則向這邊移來，虎妞、侯達、唐子剛等人相繼出現在竹林內。

阿恨急聲追問道：「那邊的情形怎麼樣？」

虎妞道：「大獲全勝，那一羣魔徒全部殲滅在獨院內外，只有馮通一人逃脫。」

唐子剛道：「別處的崗哨也逐一拔除，唐家堡終於又重見天日，當務之急是趕快把老人家救……」

話至此處，一眼見老父被人牽着，從牢房內走出來，不禁大吃一驚，惶急萬狀的道：「爹……」

僅僅喊了一聲爹，以下的話便梗住了，難以成言。

代之而來的是嚎啕大哭，兄弟倆皆痛不欲生。

神指唐威開口了：「英雄有淚不輕彈，為父的安然在此，有什麼好哭的，殺掉老賊才是唐家的好子孫。」

言來豪情萬丈，擲地有聲，眞不愧為是一個頂天立地的人物，唐子明、唐子剛兄弟深受感染，同聲一喝：「老賊納命來。」雙雙不顧一切的虎撲而上。

「站住！」

暴喝聲如雷貫頂，假唐威退後三步，一掌扣在唐堡主的頭頂「天靈」穴上，道：「不許動，誰要是再妄進一寸，馬上叫唐老兒上西天。」

子明、子剛嚇一跳，硬將前衝的勢子煞住，未敢越雷池一步。

唐威欲語未語，馮通滿面驚惶的飛奔而至，假唐威迫不及待的追問：「別處的情形怎樣？」

馮通朝阿恨、虎妞這邊瞄一眼，黯然神傷的道：「多年苦心經營的唐家堡，已全部落入唐家人的掌握之中。」

小流浪言道：「沒有關係，只要姓唐的在咱們手裡就沒有輸。」

神指唐威並不知曉小流浪是個冒牌貨，聞言勃然大怒道：「逆子，你數典忘祖，竟敢賣身投靠，簡直無恥至極，老夫容你不得。」

盛怒之下，不顧自身安危，雙手齊舉，帶同鐵鍊，猛往小流浪身上砸。

沒砸中，雙手被縛，雙脚被銬，又牽在別人的手中，根本無能為力，反被小流浪賞了他一個耳光子，道：「老匹夫，少亂拉關係，誰是你兒子，我還是你老子呢。」

阿恨暗道：「打得好。」

虎妞心說：「罵得妙。」

唐子明故意破口大罵：「惡徒，你把我哥哥怎樣了？」

小流浪故發狠語道：「早已骨化飛灰，屍骨無存。」

七殺教、唐家堡的人馬俱已到齊，牢房四週火把通明，人山人海，假唐威審度情勢，心知大勢已去，接口道：「老夫命令你們立刻退後三丈，空出一條通道來，若是不從就要拿唐老兒開刀。」

小流浪夠詭詐，也夠狡猾，大大方方的從那名高手中取過匕首，抵住唐威的心口，幫腔道：「主人之言不差，誰要是膽敢不退，就請他們先吃猪耳朵，再吃白雲猪手，金華火腿，然後再來一道清燉人心。」

說話中不停的給阿恨抛眉眼，使眼色。

阿恨會意，立刻下令退後三丈，並在中間空出一條丈許寬的通道來。

假唐威決心退走，不再多言，拉着唐威，步下牢房石階。

小流浪緊跟上來，小心翼翼的道：「主人，這個糟老頭交給屬下來招待吧。」

假唐威緩步前進，沉吟不語。

小流浪又道：「主人技深若海，身手高絕，空出雙手來也好應付突發的事故。」

這話言之成理，打動了假唐威的心，將鐵鍊交在小流浪手中，道：「千萬小心，咱們今夜能否安然脫險，全靠老狗的這一條命作護身符。」

小流浪很會演戲，將鐵鍊在唐威的脖子上繞了三圈，他退到後面去，一手握住鍊子，一手持匕首，抵住後心，道：「主人請寬心，就算他是九命狐狸，也逃不出屠城的手掌心。」

假唐威睹狀心下稍稍一寬，提聚了兩掌眞力，邁步向前行去。

「走！」

小流浪假戲眞做，猛推唐堡主，跟着假唐威走。

馮通、兩名守衛、八名高手，隨後接踵而行，大家皆舞着刀，揮着劍，流目四顧，如臨大敵。

神指唐威忽道：「子明、子剛，是唐家的子孫就不要畏首畏尾，幹掉這個老魔頭，不必顧慮為父的生死存亡。」

小流浪發狠道：「媽的，死鴨子，硬嘴巴，囊中之物還逞英雄，說大話，太自不量力了，再放半個屁，老子就要請你吃刀子了。」

這話純粹是說給假唐威聽的，先把他穩住，眼看已行至人牆的中間，猛地用力推了唐堡主一把，交給唐子明，接着跨步而上，刺了假唐威一刀。

「殺！」

「殺！」

小流浪的這一個動作，等於是下達了攻擊令，在一片喊殺聲中，阿恨、虎妞、宋玉兒、侯達、中州四怪等人全部一湧而上，從四面八方攻上去。

舉手投足之間便解決了兩名守衛。

八名高手也不堪一擊，瞬間了帳。很遺憾，假唐威沒死，小流浪一刀刺上護鏡，假唐威轉身暴喝道：「王八羔子，原來你是一名臥底的刺客，老夫差點上了你的惡當。」

劈面一掌攻來，勢如駭浪驚濤。

小流浪閃身一避，道：「別給自己遮羞，已經上了惡當，今天就認命吧。」

說話同時，招已出手，左掌右刀，雙管齊下。

阿恨、虎妞也不稍慢，兵分二路，左右夾擊。

天下可能沒有人能夠接下阿恨、虎妞、小流浪的聯手一擊，七殺刀過處，削下了假唐威的一片頭皮。

吃了虎妞的一拳，打得他眼冒金星，血氣翻騰。

小流浪更漂亮，從假唐威的臉上抓下一張人皮面具來。

面具的下面是另外一張陰險、奸

詐、黝黑的老臉。

也是一張陌生的臉孔，大家都不認識。

唐子明已從守衛的身上搜到鑰匙，打開父親的鐐銬，道：「爹，這個老魔頭是誰？」

神指唐威搖頭道：「為父的也不認得。」

唐子剛怒視着假唐威，道：「老賊，說，你究竟是那來的妖魔鬼怪？」

假唐威一語不發，探懷取出兩枚狀如葡萄，墨黑如炭的暗器，往地上一摔，通！的一聲，爆炸聲起，立刻冒出了兩團濃霧。

煙霧來得好快，瞬間便佈滿整座竹林，彼此對面不見，伸手難辨五指。

阿恨吼道：「大家提高警覺。」

虎妞說道：「別讓老賊逃走。」

小流浪道：「當心被他偷襲。」

白搭，說等於沒說，成效全無，煙消霧散時，假唐威與馮通已不知去向。

四出追趕了大半夜，依然毫無所獲，不得已只好再折返唐家堡。

* * *

大客廳內，席開數十桌，正在連夜慶祝唐家的團圓。

但在歡樂之餘，仍不免為失去的母親、兒子、媳婦、女兒，以及家下人等唏噓慨嘆不已。

由於表現傑出，厥功至偉，小流浪成為眾人心目中的大英雄，敬酒的人絡繹不絕，讚歎之聲更是此起彼落。

這小子根本不懂什麼含蓄、謙虛，逢人就說：「爽啊，爽啊，但願今夜永遠過不完。」

或者是說：「幹刺客、反間諜蠻刺激的，當英雄更是風光得不得了，以後七殺教有這一類的角色，我小流浪全包了。」

引起虎妞的反感，冷哼道：「哼，燒包。」

宋玉兒也譏諷道：「就是嘛，老王賣瓜。」

阿恨冷聲道：「小心牛屁吹破，下次當狗熊。」

神指唐威笑呵呵的道：「小英雄機警、慧黠，點子多，反應快，表演逼真，計謀百出，的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我那外孫能有小英雄一半，老夫就心滿意足了。」

小流浪故意在阿恨面前耍威風，豎一下大拇指，又伸出小指，得意洋洋的道：「聽到沒有，我是這個，老大，你是這個，老么，小好幾號呢。」

不待恨天生開口，又對神指唐威道：「老爺子，不曉得那一巴掌打得重不重？」

唐威下意識的摸一下自己挨打的面額，道：「不輕，但是很值得，是救命的一巴掌，老夫必定銘記在心，永遠不忘小英雄的援手之恩。」

小流浪道：「可惜，若是能將老賊的人頭留下來就十全十美了。」

唐威道：「老魔身手不凡，又有鐵葡萄助威，生擒活劈，談何容易，但唐家堡從此將與他勢不兩立，不論天之涯、海之角，不將他碎屍萬段，難消唐家的人心頭之恨。」

虎妞義憤填膺的道：「對，像他這樣的人確該千刀萬剮，凌遲處死。」

神指唐威敬了恨天生一杯酒，道：「阿恨，謝謝你，這一次唐家堡能重見天日，全仗七殺教大力鼎助，希望儘早能把雪蓮的孩子帶來，讓我們祖孫一見。」

唐子明道：「爹，事實上你老人家的寶貝外孫已經來了。」

神指唐威喜得站了起來，游目四望，語快且急：「是誰呀？在那兒？」

唐子剛笑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虎妞道：「比小流浪更讚、更棒、更了不起。」

宋玉兒道：「人中之龍，鳥中之鳳，獨一無二，傲視羣雄。」

唐威的眼珠瞪得老大，伸出去的手指在發抖，嘴唇也在抖，指着恨天生道：「莫非就是阿恨這孩子？」

阿恨聞言急忙離座而起，噗通！一聲跪下去，道：「外公，阿恨給你老人家磕頭了。」

想起了母親唐雪蓮的悲慘遭遇，不禁悲從中來，熱淚滾滾而下。

「可憐的孩子，快起來，起來。」

唐威也為之老淚縱橫，起身離座，親手將阿恨扶起來，祖孫二人哭作一堆。

經唐子明、虎妞等人一番勸解，始返回原位，神指唐威慈祥可親的道：「孩子，唐家堡就是你的家，也是你們大家的家，就在此住下來吧，讓我們好好敘一敘。」

阿恨道：「我們明天一早就要走。」

唐威一怔，道：「有什麼問題？」

小流浪道：「可能有問題。」

唐子剛道：「幹嘛這麼急？」

虎妞道：「該辦未辦的事還有一籮筐。」

宋玉兒道：「恨教主師父交代的事尚未完成。」

小流浪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去日月宮尋仇，下聘。」

神指唐威聽得一呆，道：「尋仇？下聘？」

虎妞道：「沒錯，日月宮主當年曾與馬驥、歐陽春等五人，在死亡谷內，斷了阿恨的師父冷面魔君賀通天的一臂一腿一目，我們是奉命出谷討帳的。」

小流浪道：「奇怪，一宮、二門、三世家，幾乎人人有份，個個上榜，怎未見老爺子金榜題名？」

唐子明想一想，道：「算算時間，那時候家父已落入老賊手中。」

侯達道：「這是因禍得福，不幸中的大幸，若非陰錯陽差的未與歐陽春他們同流，免不了又是一場厄難，一場是非。」

唐威亦有此同感，釋然一笑，道：「許是皇天有眼，不忍叫我們祖孫為敵。」

唐子剛道：「下聘又是怎麼回事？」

小流浪道：「就是討老婆的意思啦。」

「誰討老婆？」

「阿恨呀。」

「討誰？」

「日月宮的少宮主明媚。」

唐子明覺得有點糊塗，疑雲重重的道：「尋仇與娶妻是兩件極端不同的事，怎會攪在一起？」

虎妞道：「是很矛盾，但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殘肢之仇不能不報。」

小流浪道：「阿恨教主的師父老煙槍本來是要娶明媚的母親明月的，偏偏明英宮主從中作梗，以致好事難成，也就是說，日月宮欠老煙槍一個老婆，由阿恨討她的女兒回來補。」

神指唐威肅容滿面的道：「婚姻乃是終身大事，可兒戲不得，假如日月宮的少宮主無才又無貌，可如何是好，豈不要委屈了我們阿恨。」

小流浪道：「明媚姑娘有才又有貌。」

「很漂亮？」

「美得冒泡。」

「有才華？」

「才華出眾，能歌善舞。」

「武功如何？」

「出神入化，高深莫測。」

唐子剛道：「阿恨，你願意娶她？」

虎妞酸溜溜的道：「不願意才怪，早已愛死啦。」

阿恨模稜兩可的道：「不願意也不行，師命難違嘛，三舅可知日月宮的確切所在？」

唐子明道：「日月宮是一個很神秘的組織，所有的一切皆不對外公開，不過，有一處地方倒可以一試，聽說那裡常有日月宮的人出入。」

「那裡？」

「雲龍山。」

「雲龍山又在何處？」

「徐州附近。」

阿恨劍眉一揚，道：「好，明天一早我們就到雲龍山去，先跟大家告個罪，不再辭行了。」

宋玉兒亦道：「我也跟各位告個罪，明兒一早就要找我師父淨因師太去了，不再道別。」

* * *

烈山。

離徐州還有一百多里。

山下有一個小鎮，客商雲集，是南來北往的一處交通孔道。

午膳時分，「百香園」菜館生意興隆，滿坑滿谷，座無虛席。

阿恨、虎妞、小流浪、中州四怪等七人也在座，坐在臨窗面街的一個角落裡，正在吃喝打尖。

猛聽一個熟悉的聲音道：「小二，找個位子。」

店小二低聲下氣的道：「三位爺，眞對不起，小號已經客滿，請到別家去吧。」

熟悉的聲音口氣好硬：「老夫既然來了就不想走，要雅座，快！」

阿恨等人循聲望去，馬上發現，來者都是熟識之人。

發話者是假唐威。

管事馮通站在他右邊。

風塵俠客馬驥在左邊。

眞是冤家路窄，小流浪挑眉瞪眼的道：「赫，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大概是今天的時辰不錯，這裡的風水也很好。」

一按桌面，正準備彈射出去，被阿恨壓下來，道：「別亂來，這是飯館，客人又這麼多，一旦動起手來免不了會傷及善良百姓。」

小流浪不服道：「機會難得，錯過多可惜。」

阿恨道：「既然遇上了，就不會輕易放過，但不是現在，先把肚子填飽，再作計較。」

虎妞取笑道：「別一味想當英雄，謀而後動，方可穩操勝算，當心夜路走多了遇見鬼。」

那邊，店小二陪着笑臉道：「小號只有一個雅座，已經有客。」

雅座在另一邊靠牆，跟阿恨他們隔着三張桌子。

其實也不過是普通的座位，旁邊加了一道屏風罷了。

桌上有菜。

座上無人。

風塵俠客馬驥火了，道：「你這是睜着眼睛說瞎話，那裡分明空無一人。」

店小二彎腰哈背的道：「不瞞三位爺，那一桌酒席是別人訂下的，要請七位貴客。」

馮通道：「那七個人？」

「小的也不清楚。」

「人呢？」

「大概馬上就到。」

「請客的人又是那個？」

小二未及答話，假唐威搶先道：「管他是誰，咱們吃了再說。」

大步一跨，帶起了一陣旋風，與馬驥、馮通大大方方的進入雅座之內，就像回到自己家裡似的吃喝起來。

小流浪啐道：「哼，土匪。」

虎妞道：「這是他們最後的一頓晚餐。」

阿恨道：「吃飽之後送他們上黃泉路。」

話還是熱的，門口忽又出現一羣更兇更惡的人。

一共是七個，清一色光着上身，

露出紫銅色的皮膚來，胸前還有刺青，各刺着一條龍。

足履雲靴，佩着有刀，厚實、明亮、笨重、不帶鞘，是劊子手使用的那一種刀，給人一種陰森森的感覺。

個個皆粗壯結實，彷若七座小鐵塔。

人人皆目露兇芒，好似兇神惡煞般。

大家都戴着一頂奇形怪狀的瓜皮帽，一紅六黑。

一字排開，站在門口，把太陽光都遮住了，衆食客齊覺眼前一暗。

小二的眼睛則一亮，心中叫苦不迭，急忙迎上前去，卑躬屈膝的道：「七位大爺可是前來赴宴的？」

紅帽子大漢粗聲大氣的道：「老子是來吃飯的，赴什麼宴。」

小二疑惑的問：「不是有人要請客？」

紅帽子大漢吐字如刀：「沒有。」

一名黑帽子大漢吼道：「你請，快找一副座頭來。」

小二聽說七人不是來赴宴的，心頭方自一寬，聞言不由又緊張起來，滿臉堆笑的道：「非常抱歉，小號客滿，請另找別家吧。」

紅帽子大漢好兇：「既然來了就不想走，把他們扔出去。」

可不是開玩笑，是玩眞的，六個黑帽子大漢一齊動手，有的拉手，有的拽臂，有的揪屁股，像丟廢物垃圾一般，將食客扔到外面去，馬上就空出一張桌子來。

嘩啦啦的一聲響，紅帽子大漢大刀一揮，所有的杯盤碗筷也飛到門外去，猛地拍一下桌子道：「上菜。」

「是！是！」

小二嚇傻了，打死他也不敢再多言分辯，抹乾桌面，跑到後面叫菜去了。

早已驚動了掌櫃的，忙不迭的親自出面招呼，很快便將酒菜送上桌，總算把七個煞星穩下來。

鄰近的幾桌人睹狀心膽俱寒，顧不得酒未足、飯未飽，紛紛結帳離去。

連小二哥也躲得遠遠的，站到七殺教那邊去。

阿恨指着雅座道：「小二，你說那一桌酒席是別人準備請客的？」

小二道：「是這樣。」

「要請七個人？」

「對呀！」

「那條線上的？」

「武林中人。」

「何門何派？」

「據說是七殺教。」

虎妞聞言神色一緊，道：「請客的人是那位？」

小流浪道：「是公的？還是母的？可是一個漂亮的妞兒？」

店小二躬身道：「是一個男的。」

阿恨道：「叫什麼名字？」

「他沒有說。」

「多大年紀？」

「五十上下。」

「長相如何？」

「濃眉大眼，臉黑如炭。」

阿恨驚「哦」一聲，道：「莫非是他？」

小流浪眨眼道：「誰？」

虎妞道：「這還用問，八成是那個無惡不做的黑肚腸。」

小二道：「我想起來了，好像聽到有人叫他黑大爺。」

阿恨如遭棒喝，跺一跺脚跟道：「我好恨！」

輕聲細語道：「還好我們沒有吃。」

小流浪吐一下舌頭道：「吃了就麻煩了，非被阿恨逼咱們吐出來不可。」

恨天生臉一沉，道：「姓黑的何時可到？」

店小二道：「黑大爺沒有說。」

小流浪道：「媽的，身爲主人爲何不在此恭候，萬一黃牛了你們到那裡討帳去？」

店小二笑笑道：「這倒無妨，黑大爺已經預付了十兩銀子的訂金。」

「小二！」

「小二！」

話被那七個惡漢的吼聲打斷，店小二硬着頭皮趨前道：「七位大爺有何吩咐？」

紅帽子大漢吹鬍子瞪眼睛的道：「添菜，添酒。」

早先發話的黑帽子大漢道：「挑好的，揀香的，多多益善。」

另一個黑帽子大漢道：「你們百香園請客，最好別指望大爺們會付帳。」

「是！是！」

小二嚇破了膽，不敢多言，只得如言照辦，添酒又添菜。

酒已半醉，紅帽子大漢忽道：「小二，這樣喝太乏味了，要喝花酒，叫一個妞兒來陪。」

小二吃了一驚，惶聲道：「請這位大爺見諒，我們這兒沒有陪酒的姑娘。」

早先發話的那名黑帽子大漢猛一抬頭，道：「樓上就有一位動人的俏佳人。」

沒錯，樓上是有一位俏佳人，就坐在七殺教那一副座頭的上方，由於角度的關係，彼此誰也看不見誰。

是明媚，日月宮的少宮主。

正與一位十八九歲，眉清目秀的美少年同桌共飲。

紅帽子大漢道：「去，叫她下來，陪大爺喝酒。」

小二趦趄道：「不行，人家是良家婦女，又不是……」

那名黑帽子大漢喝道：「什麼良家婦女，千金小姐也照樣上床陪男人，告訴她，不會叫她白陪，只要把大爺逗得高興，定有重賞。」

猛然推了一把，一下子就把小二

推到樓梯邊上趴下了，嚇得小二魂不附體，爬起來就往樓上衝。

不一時又蹬！蹬！蹬！的下樓來，站在老遠，欲言又止。

紅帽子大漢道：「怎麼樣？小妞答應沒有？」

小二畏縮不前道：「人家不幹。」

那名黑帽子大漢虎吼一聲，道：「哼，臭婊子，給臉不要臉，這是自討苦吃。」

沒見他怎樣作勢，人已離座而起，箭也似的朝樓上躍去。

身法絕妙，速度驚人，小二的眼皮子才一眨，已到了樓頭。

可是，他快，明媚與美少年更快，定目處早已人去座空，但見餐桌之上用水酒寫下四個字。

左邊是：「欠揍！」

右邊是：「找死！」

人是何時走的？走向何方？那名黑帽子大漢根本一無所知，茫然的四下一望，道一聲：「眞是活見鬼。」立又飄落原位。

小流浪看在眼裡，頗爲不快，道：「這幾頭猪簡直太囂張了，不給他們點顏色看看，他們是不會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

正欲挺身而出，被虎妞阻住，道：「先別不務正業，咱們的正事還沒辦哩。」

阿恨道：「不錯，咱們是該辦正事了。」

立與虎妞、小流浪悄無聲息的溜入雅座之內。

逃亡的日子不好過，假唐威、馬驥、馮通可能吃了不少苦頭，吃得杯盤狼藉，湯菜橫流，仍自低頭疾食間，誤把敵人當作店小二，風塵俠客邊吃邊說道：「再來三斤燒刀子，兩籠小籠包。」

小流浪已欺至馮通身後，道：「我們沒有燒刀子，只有七殺刀。」

虎妞立在馬驥的身後，道：「也沒有小籠包，只有水煎包。」

假唐威、馬驥、馮通聞言大吃一驚，一齊抬頭望去，發現阿恨、虎妞、小流浪已近在他們身後三尺以內，此時想要起身退走，或出手進招，已然無及，不由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同聲道：「卑鄙的小人。」

阿恨在假唐威身後發話道：「放心，七殺教不會幹偷襲暗算的勾當。」

虎妞道：「但是，你們的末日已到，絕對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小流浪道：「到外面去，別弄壞了店家的桌椅，別擾了大家的酒興。」

身後有人接口道：「擾了大爺的酒興，是會人頭落地的。」

發話之人是紅帽子大漢，人已跨步而入，一雙賊眼直盯着虎妞瞧。

一霎時，六名黑帽子大漢也跟進來了，十二隻眼珠子全部色瞇瞇的凝注在虎妞嬌艷如花的臉蛋上。

一名大漢猛吃豆腐：「好標緻的小妞。」

另一名大漢的話更不堪入耳：「細皮白肉，抱在懷裡一定很爽。」

那名黑帽子大漢雙眉一挑，道：「爽就抱一抱吧，不必客氣。」

當眞邁開大步，向虎妞行走。

假唐威橫掃七人一眼，臉色接連數變，聲急語快的道：「七位可是從京裡來的？」

紅帽子大漢一怔神，指着自己胸前的刺青道：「一條龍。」

假唐威立道：「走四方。」

那名黑帽子大漢拿起一杯酒來潑在地上，道：「不喝酒。」

假唐威提高了聲音道：「愛打架。」

一條龍、走四方、不喝酒、愛打架，顯然是四句切口暗語，換句話說，他們原來是一條線上的人。

阿恨甚感驚愕了，未敢輕率大意，急忙退後三步，與虎妞、小流浪聚在一起。

紅帽子大漢爽朗一笑，語頗恭謹的道：「這眞是大水冲倒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閣下原來就是……」

假唐威揮手示意，阻止他說下去，道：「你心裡明白就好，快說你們一共來了多少人？」

紅帽子大漢道：「很多，我們只是先遣人員。」

不知何時，明媚少宮主與那美少年，又雙雙對對的出現在斜對面的樓上，明媚嬌冷的聲音道：「多一個人多白丟一條性命。」

美少年隨聲附和道：「多一個人多浪費一口棺材。」

那名黑帽子大漢聞言大怒道：「奶奶的，原來你們躲在這兒，老子今天非要妳陪酒不可。」

話落人起，撲向樓頭。

「欠揍！」

這一次明媚少宮主可沒避，玉掌一翻，印上他的左胸。

「找死！」

美少年也沒閒着，揚掌印上他的右胸。

立聽一聲殺猪似的慘叫震駭全樓，那名黑帽子大漢彷如死猪一樣，被震飛起，撞破木板牆，飛到樓外去了。

明媚與美少年不稍停留，也穿窗而出。

「那裡跑？」

「把命留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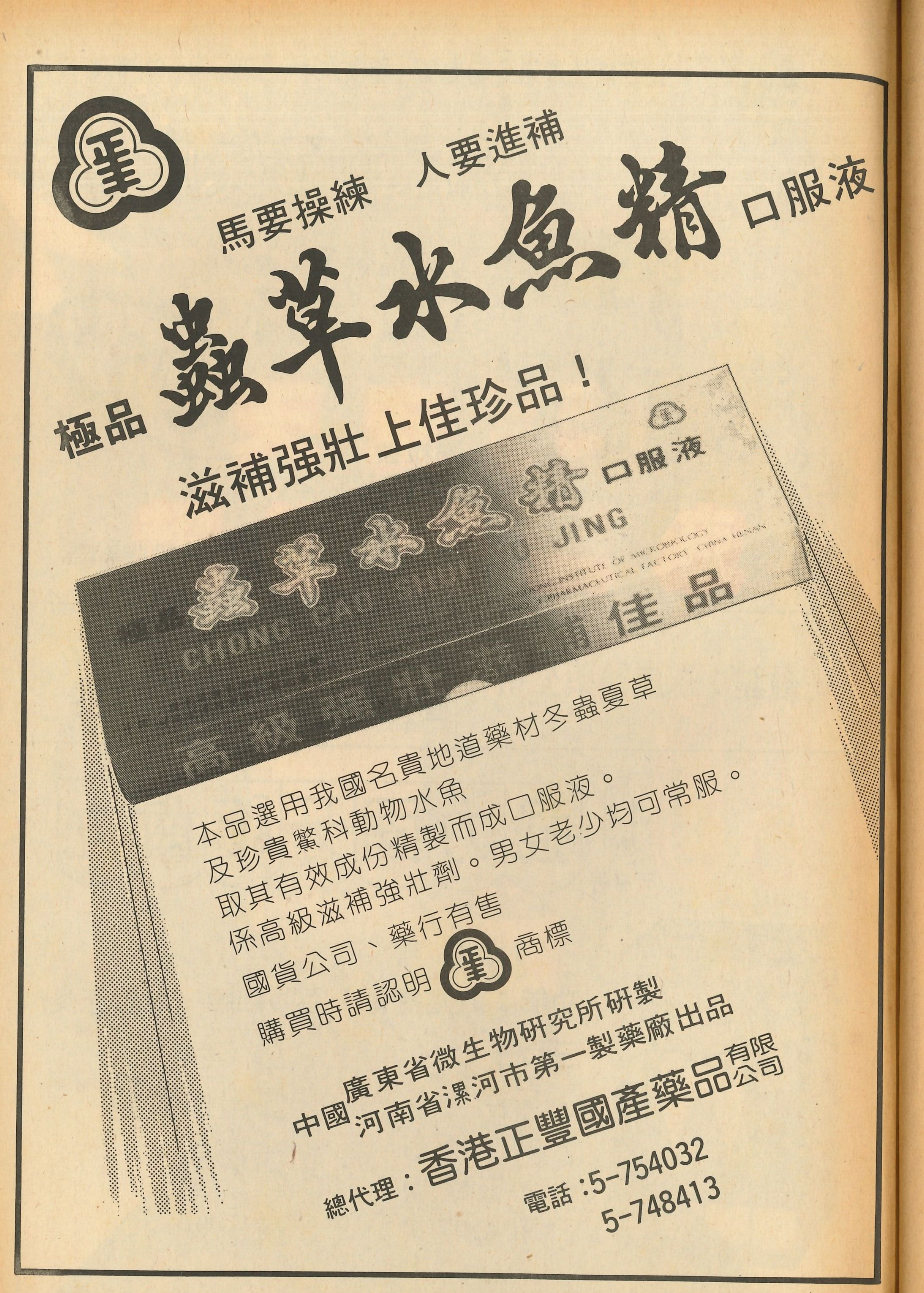
假唐威、紅帽子大漢同聲一喝，領着馬驥、馮通等人奪門而出。

馬上看到那名黑帽子大漢直挺挺的躺在院子中央，雙眼暴凸，舌頭外吐，胸前有兩個白森森的掌印。

紅帽子大漢驚呼道：「太乙神功？」

風塵俠客馬驥道：「沒錯，這個小妞正是日月宮的少宮主明媚。」

紅帽子大漢道：「好極了，若能生



擒明媚，可是大功一件。」

一眼見明媚停在屋頂未去，立即亮出大刀來，彈身飛上房。

孰料，紅帽子大漢根本上不了房，明媚、美少年佈下一道掌風，逼得他寸步難進，空自弄塌了一片屋面。

明媚少宮主嬌叱道：「你想死也別急在一時，更別冷落了另一批貴客。」

貴客係指七殺教，阿恨、虎妞、小流浪、中州四怪已接踵而出，嚴陣以待。

阿恨手握七殺刀，目泛精芒，從假唐威、馬驥、紅帽子大漢、明媚少宮主的臉上一掃而過，落在美少年的身上，醋味十足的道：「老婆，他是誰？」

明媚少宮主抿嘴一笑，僅輕描淡寫的吐出來兩個字：「朋友。」

虎妞道：「尊姓大名？」

小流浪道：「妳已經是名花有主，可不能亂交男朋友啊。」

恨天生道：「倘若另結新歡，本教、主是會吃醋的。」

小流浪道：「打翻醋罎醋罐可不好玩，說不定會鬧出人命來。」

「哼！」明媚少宮主報以一聲冷哼，不會多說半個字。

小流浪轉對假唐威道：「老匹夫，你已是喪家之犬，新賒舊欠今天要一古腦兒算清楚，快報上名來，準備挨刀，免得閻王老子再費神去查你的戶口。」

假唐威一開口就沒好話：「可惡的小兔崽子，且別管老夫是誰，先納命來爲死難的弟兄報仇，若非你冒名頂替，唐家堡怎會一敗至此。」

阿恨冷然一哂，道：「少自我安慰，善惡到頭終須報，紙是包不住火的，你今天就認命吧。」

紅帽子大漢道：「這幾個小毛頭是何來歷？」

恨天生挺着胸脯說：「小爺恨天生，又名阿恨，乃是七殺教的教主，也是武林小王爺。」

虎妞道：「本姑娘叫虎妞，七殺教的右使者，罵人最拿手，殺人也不含糊。」

小流浪道：「俺是小流浪，也叫小流氓，七殺教的左使者，殺人是本使者的專長，也是嗜好。」

阿恨故意想要耍威風，給他們一個下馬威，道：「四位護法，也自我介紹一下吧，以免這幾個魔崽子死後做鬼還不曉得是誰成全的。」

偷張道：「偷張妙手摘星辰。」

賭李道：「賭李袖中有乾坤。」

酒仙道：「酒仙飲罷仙人跳。」

丐王道：「丐王吃飯不付錢。」

紅帽子大漢冷蔑不屑的道：「哼，狐羣狗黨，跳樑小丑，七殺教算什麼東西。」

風塵俠客馬驥亦道：「中州四怪，專門作怪，惹是生非，人人見怪，也沒有甚了不起。」

假唐威突然下令道：「殺，先解決掉七殺教，再收拾日月宮。」

「是！」

此人的地位是不低，所有的人一齊應是，揮舞着大砍刀，殺將上去。

好兇好惡，好狠好毒，藍汪汪的刀光籠罩全場，六名赤膊大漢都是不要命的傢伙，大砍刀橫衝直闖，完全是拚命的打法，再加上馬驥，馮通、假唐威都不是省油的燈，一交手便氣勢逼人，七殺教這邊陣脚大亂。

這還是全仗七殺刀八面威風，虎妞、小流浪奮勇抗爭，不然情況可能會更糟。

大砍刀的確叫人頭痛，儘管七殺刀威力無邊，折損了好幾把，却依然無法遏阻六名刀客的凌厲攻勢。

中州四怪已有多人掛彩，血跡殷然。

長此下去，前途實在不敢樂觀。

驀然，場中的情況發生突變，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有人從馬驥等人的後面掩殺上來。

不是明媚、美少年。

是一羣身穿黑衣，面蒙黑巾的蒙面人。

好多，一共十二人，手執鋼刀，逢人就砍，單挑六名赤膊大漢來殺。

假唐威暴跳如雷的吼道：「朋友們是何方神聖？」

卡察！其中一人驍勇絕倫，砍掉了一名大漢的頭，算是答覆。

風塵俠客馬驥對那名殺人行兇的神秘客道：「看閣下的身手應該是個人物才對，爲何藏頭露臉見不得人？」

卡察！又一顆人頭掉下來，神秘客還是沒有開口說話。

紅帽子大漢殺機滿面的道：「難不成是一羣有口難言的啞巴？」

大砍刀猛一掄，「風狂雨驟」、「雷電交加」，以電閃雷奔之勢連攻二刀。

詎料，神秘客根本不予理會，早有兩名蒙面人揮刀接下來，他自己則抽冷子斬向另一名赤膊大漢的後腦勺。

假唐威急忙發掌馳救，口中示警：「當心身後偷襲。」

馮通、馬驥也從左右夾擊，總算險險救下了那大漢的一條命。

但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腦後的一片頭皮不見了，但見白骨森森，血如泉湧。

金鐵交鳴，閃起了一團碗大的火花，好霸道的七殺刀，一名大漢的大砍刀立告一斷爲二。

虎妞毫不容情，「五子登科」一掌將他打倒在地。

小流浪的表現也可圈可點，一招「七殺指」戳穿他的喉嚨，當場血染黃沙，命歸九幽。

七名大漢轉眼工夫便丟了四條命，頓使假唐威透體生寒，心知大事不妙，遂生退走之意，朗聲道：「咱們撤！」

（未完・十六）